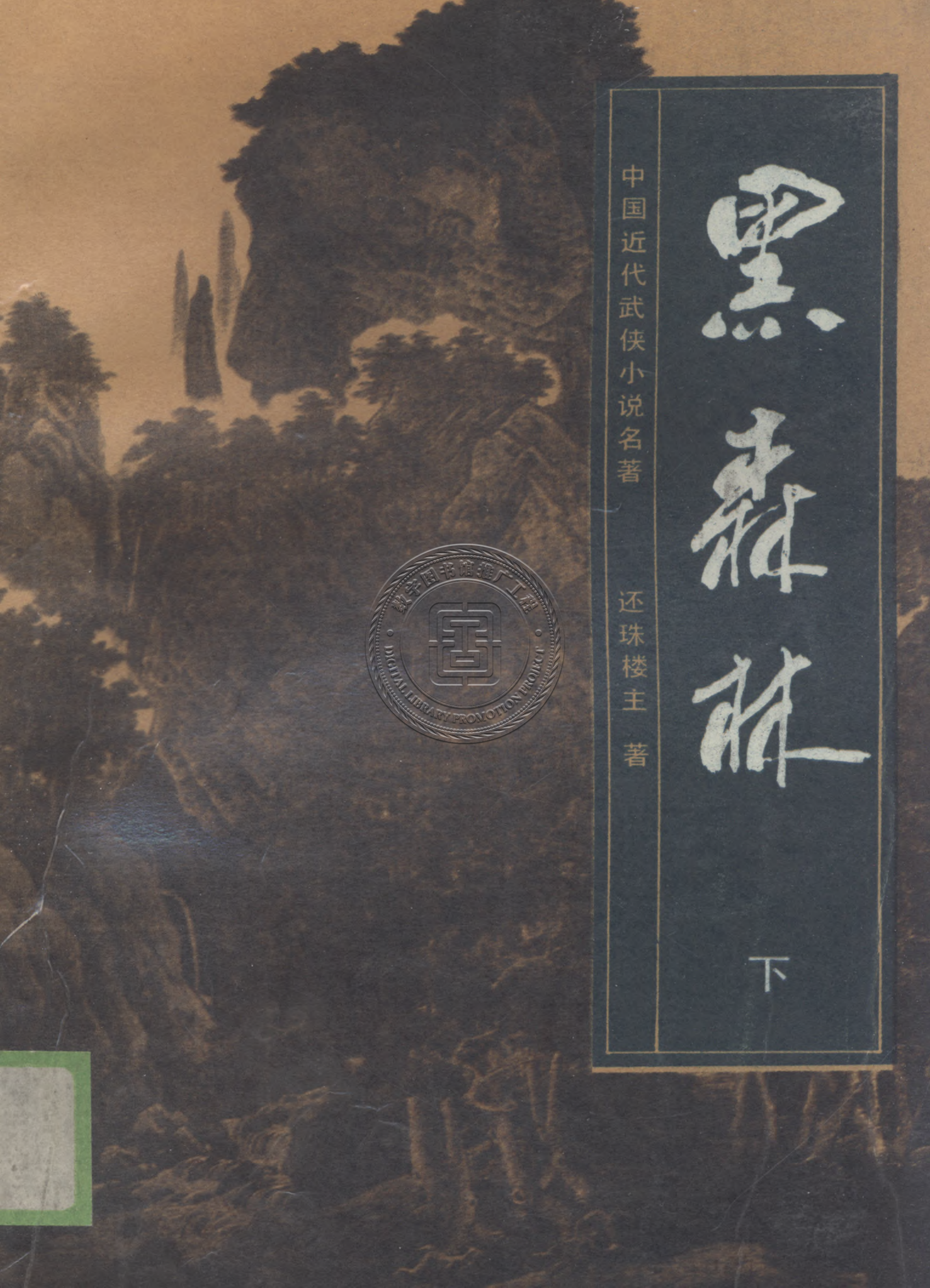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黑森林
还珠楼主　著
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作者简介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四川长寿县人，1902年生。中国第一多产作家，武侠小说之王。出身书香世家。曾任编辑、家庭教师及秘书。解放后，任上海天蟾舞台编导。1953年，参加总政京剧团。1961年病逝。

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了明末符南洲符氏父女移居苗疆，以行医为业，为救苗民不收报酬，因而引起医霸洪氏父子的嫉恨，多次雇人行刺，符氏逃难落入盗酋魔掌，其女勇入匪穴，途中遇险发生的一连串纠葛，巫婆行妖、逼婚、求仙、斗法，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表现了作者扶弱锄奸、驱邪安良的民主思想。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黑 森 林

下

还珠楼主 著



辽 沈 书 社

1989年·沈阳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二十三章　蛮荒奇遇

双珠见苗妇山兰，上来面带惊异，似有愤意，及用苗语，连说带比，互相问明大意，立时喜笑颜开，亲热非常。先不知道是何原故，后来方始问明，因其比老人阿庞，更易懂话，心中高兴。便托他朝群小打听，昨夜送信救她的夷苗，是否阿成。人在何处，可曾回转。山兰一口应诺，便朝身边两个年长的少女，说了几句，二女便如飞走去。双方一个本非野人同族，举目无亲，全仗夫妻恩爱，过着快乐日子，一经失恋，便是满腹悲愤，无可告语，忽然来了一个美貌聪明，能通苗语，又有本领的少女，越谈越投机，仿佛人在外乡，会见亲人一样。一个更是连遭险难，好容易死里逃生，但救她的，是个老年野人，一到便因性情直率，连日疲劳太甚，稍为安顿，自往树屋之中，沉沉酣睡，丢下自己一人，守在当地。双方言语，又不十分通晓。森林之中，更是禁地，不许随意窥探，后虽来了一群男女幼童，双方连说带比了一阵，问出好些意思，主人好似与别种野人不同，没有恶意。孤身女子，处此境地，对方居心，到底难测。再一想起老父，被困贼巢，业已日久，不知是何光景，本来兄姊妹三人，同往楠木林，寻访异人，难得菜花峒主，感念旧恩，派了许多人相送，接连通过好些险阻之地，眼看再有一日夜，可以赶到落魂崖下，前途虽然无人护送，照地图所开途向，一上落魂崖高岗，便是去往楠木林的正路。未

了一段幽谷险径，固是奇险，但与异人所居，相隔不远，即使遇到险难，闻声也必来援，不会坐视，谁知事太凑巧，就这末了一日夜，快到以前，连遇地震山崩，火山爆发，差一点把命送掉。如今兄姊妹三人，中途离散，自己连遇凶险，勉强逃生来此，前途如何，和这野人心意，尚不可知。妹子和路清，更是不知下落，越想心越烦，不是这群幼童，在旁说笑亲热，几乎伤心落泪，哭出声来。正在强忍悲愤准备细心打听，先通了这些小野人的语言，好去探问阿成下落。不料对方，一时误会，往取水果，无意之中，引来这一个美貌聪明的苗妇，非但心情灵巧，彼此投缘，一见如故。对人也极真诚，最难得是，以前无意中，学了两种熟苗语言。山兰均能通晓，以后不致词不达意，有口难言，发生误会，并还可以探听对方心意虚实。穷途之中，得此热情良好的伴侣，由不得愁怀大减，喜出望外，彼此都是倾心结纳，当然水乳交融，越来越亲热。

旁边那些男女幼童，休看野人，年幼无知，因受老人阿庞，常时教练。随时随地，都有戒心。如非双珠，是在老人所居空地之内，照例应以客礼相待。只是林中相遇，立存敌意，便给他多么心爱之物，也是休想打动。先前虽喜双珠人好，又拿了人家东西，围在身旁，争先献媚，内中几个年长一点的，依然怀有疑念。这时听山兰一说，得知双珠，乃老祖阿庞，请来的佳客，越发欢喜。疑念一消，想起自己，离开防守之地，已有好些时候，同伴还不知道底细，忙和山兰说好，赶往通知，以免万一误会，生出疑忌，山兰也真忠实，立命去的人，就便访问阿成下落，酋长带人，往除凶苗，可曾回转，有无这样一个夷苗在内，多去几人，前往探询，以免夫妻不和。丈夫知道老人睡熟，暂时不来禀告，径

由正面森林，回往月儿湖。这般防守后面的人，不曾看见，暂时还未得信，累双珠悬念。二次派出的人走后，山兰又笑道："听你所说，那些食人凶苗，非被杀光不可，这等大胜，我丈夫回来，必要杀牛击鼓，跳月吹笙，犒劳全族的人，事前应有牛角吹动，这时尚无声息。你说那阿成，决不认得路，要来，也和大家一起。不会独自走来，恐去的人，白跑一趟，还问不出来呢。计算时候，他们就由森林之中，绕路回转，没有老公公树顶上面走得快，照说也该走到。并且内中，还有两个勇士，连我丈夫，虽不如老公公那么轻快，也能由树顶上面，空身走回，怎么也该有点信息动静，是何原故？"话未说完，先是两声极长的号角，鸣鸣吹动，山兰刚刚改口笑呼，他们果然大获全胜，赶回来了。跟着，又听芦笙鸣鸣，皮鼓砰砰，同时响将起来，树上鼾声忽止。随见老人阿庞，援树而下，见二女对坐说笑，甚是高兴。因双珠不大懂话，便令山兰，转告双珠，令其随意饮食行动，只不要入林太远，最好和山兰一起，以免一不小心，迷路遇险。方才本想寻一苗女，与之作伴，因年长的人，均已出发，剩下都是老弱，人又倦极，不及安排，便自熟睡。

难得二女，一见如故，再好没有，现以上宾相待，无论要什东西，或是人倦想睡，只须开口，便由山兰，招呼引去，身边这些男女幼童，也可告知。当时便可办到，双珠自和山兰，谈了一阵，问知当地风俗，人虽野蛮，颇通情理。老人阿庞，威力最大，以前曾往汉城，受过汉人好处，存有好感。并曾立誓，永不伤害一个汉人，此来决无恶意，只肯照他誓约而行，宾主双方，再稍投机，非但可以放走，并还派人护送。听完之后，心神大定，本意少却许多顾虑，这时二次相见，越觉阿庞，貌虽老丑，满头白须白发，围绕飘拂，只露

双目口鼻在外。但那神情，十分善良，老带着一脸笑容，决不象是存有恶念，越发心安。先谢了救命之恩，估计阿成，必已随同回转，便托阿庞，命人喊来相见。商计未来之事。阿庞笑说："今夜跳月庆功，全族的人，连外客均要到场，我此时便须前往主持。你说那人，对你实在忠义。为了救你命都不要，我已发令，当他是自己人。只在对敌之时，不曾死伤，你不寻他，他也必来寻你。我到那里，命人送他快来，与你相见便了。"

双珠不曾通晓对方语言，不知老人，误认阿成是她情人。山兰因听当夜跳月，又和丈夫相见，想起前情，甚是悲愤，心中有事，老人又走得急，并未详细告知，只说了一个大概，更未提起老人误认情侣之事。双珠见这两个主人，这样好法，竟出意料，先还苦盼阿成音信，以便人来商量，作伴同行，往楠木林，寻我那姓木的异人。并打听妹子、路清的踪迹，是否曾经见到。等了一阵，没有回音。山兰因她昨夜，吃了大亏。夜来跳月，又是通宵欢会，劝令安卧些时，双珠先还不肯。后因对方，盛意殷勤，不便坚拒。心想，到她住屋之中等候，也是一样，先去幼童，忽然奔回报信，说那异人，不叫阿成，因在对敌之时，为生苗所伤，现已上药，正在静养。并说：当地治毒箭的伤药，十分灵效，只人未死以前，敷将上去，不论肿起多高，至多一日夜，便可痊愈，此乃昔年恩人所留。那年为了将药用完，虽知治法，中有一种主药，当地不产，后为毒蟒所伤，几乎送命。幸而遇见救星，非但带有此药，他那苗峒之中，又产有大量主药金铃草。事后托他运来不少，除配药外，并还种了一大片。如今花林里面，便种有不少药草。每年少死伤许多人，至今都在感激这两个恩人的好处等语。双珠一听金铃草，心虽一

动，但因那人，不是阿成，失望之余，心中悲苦。又因野人山森林深处，乃父南洲，从未到过，决无两次赠药救人之事。何况所说金铃草，又由苗峒之中移来。知道父亲所配几种灵药治法，一向逢人便告，必是由别处苗峒中，辗转流传，连野人也被得去。心想，来者既非阿成，人又伤重病倒，赤身涂药，不便往见。好在此药，灵效无比，多重伤毒，不出两日，便可痊愈。夜来还要跳月，初次经历，不知当地风俗，愁急无用，还是养好精神，到时赴约，相机行事为妙。念头一转，山兰又在力劝，便同去往塘边。山兰所居树屋之内，席地同卧，对面说笑了一阵，渐觉疲倦，就此安然睡去，醒来山月已快高去，遥闻芦笙皮鼓之声，隐隐传来。知道跳月盛会，已将开始，连忙起身洗漱。初意受伤夷苗，虽非阿成，也是同行八十壮士之一。否则，决不会这样舍死忘生，来救自己。可惜事前不知，遇救之时，人在藤包以内，老人阿庞，飞驰又快，又忙着用暗器，去打身后敌人，火场那面，便看不见，没有看出是谁。心想，此人伤势，如不甚重，敷药之后，有了这大半日光阴，人已能够坐起，勉强走动，他们把菜花峒主哈瓜布，奉若神明，奉命护送。为了地震，中途失散，无心巧遇，定必追随不舍。不论此人是谁，便这八十个忠实壮士的安危，也在悬念。且喜受伤未死，正好打听这般人的下落，以及妹子和路清，是否见到。未睡以前，本就想往探望，因山兰力阻，又觉野人风俗，多半奇特，出乎情理，并有各种禁忌。主人待我虽好，到底生人初来，不知真相。何况伤人敷药，身上一丝不挂，人也往往昏迷不醒，不应惊扰，因此未去。醒后越想越烦，急于前往探询，正在更换衣服，准备起身。山兰见她，忙着起身，更衣之时，越显细腰猿臂，肤如玉雪，通体圆融，一尘不

染，端的明艳绝伦，丰神绝代，连自己见了，也是爱极。睡前又问出对方，身有要事，还有一兄一妹，和八十多个同伴，均在地震之时逃散。吉凶难定，不知去向。只等住上一两日，问明楠木林途向，便非走不可，越发生出同情，恋恋不舍。又因人太美艳，代她愁虑，忙拦阻道："妹子你不要忙，时候还早呢，实不相瞒，我真爱你已极。方才结了姊妹，更把你看得比亲人还重，我们虽是森林中的野人，但极讲理。虽然不会强迫，但你这样美貌，那受伤人，如不是你丈夫，谁都可以向你求爱。你如不允，立时把你当成外人，虽然无辜不致加害，到底讨厌。上路时节，先就不便。你一个孤身汉家女子，这样凶险难走。危机密布的黑森林，他们不肯出力护送，你多大本领，也难走到。我看老公公，对你极好，方才并还抽空，亲身来此看望。对你十分怜爱，命我好好照应。我知老公公，以前受过汉人之恩，十分感激。每次立下大功，众人朝他，欢呼感谢，说这多年来，没有老公公领头作主，早为仇敌和毒蛇猛兽所伤害。大家也不会过得这样好法。他必问明众人，一齐归功于他，没有异言。方说，你们能有今日，虽然靠我领头的多，但是追本穷源，不是当年那汉家恩人，将我救活，早已身死江边哪得回来。便我这里，好些灵药，也是此人所赐。可惜一别数十年，不曾再见。后听一老白夷说起，恩人已死，我们无从报答他的好处。便要记准他当年所说，任何种族，都是一家，就是对方不曾开化，也应互相帮助，和兄弟一样，把心思体力，合成一起，互相帮助，一同进化。只能去掉种族私见，同心同德，相处以诚，不存敌意，便是一家兄弟，决不可互相恃强争斗，引起凶杀，两败俱伤等等极有道理的好话。你们以后，遇见采荒汉客，虽然人心不一，不能都象老恩人那样好法，

我们这里，出产又多，不容外人生心，随时都要警惕。但对来人，仍须看在老恩人面上，和他托我的话。那人如好，自然当他上客，请来月儿湖居住，格外照应，护送回去。便看出是坏人，拿他不准。也不可轻易动手杀害。必须把我寻去，或是引来这里，由我查问，如真是个坏人，再由我召集众人，商计处置，也还不迟。只有一毫可原，便须从宽发落，这类话，随时都在谈起，今日看他意思，对你更是好极。恰巧你睡时，我代你盖了一片兽皮，你又未脱衣服，那只被藤枝勒伤的手腕，恰又露出在外。我先听你说过，汉家女子，不愿和人跳月的话。立时乘机说你虽非寻常汉家女子，颇有勇力，曾经孤身一人，在森林中，连遇奇险，走了两天一夜，不曾停止，并还遇见毒蟒野兽，均得脱身，还杀了几只猛兽，或女凶苗的酋长。连我们这里壮士，均所不能的事，你都办到。但是无意之中，遭那食人凶苗暗算，绑紧了一夜，一路挣扎，虽将绑的藤麻挣断，人已受伤，只为初来，不知底细，勉强坐在那里，因有极大胆勇，先前看不出来。自从和我相见不久，我看出你，勉强支持，才来这里同卧。如今周身酸痛，并还好些伤处，因恐他代你敷药，难免看破。又说你自带伤药极有灵效，业已敷过，只是周身酸痛。她是汉家人，没有跳月风俗，最好夜来，只令旁观，免得带病跳月，支持不住。他当时沉吟，将头微点，虽似答应，你去如早，仍难免于有人向你引逗。最好你一到，便借感谢为名，拜老公公做义父，一面装病，他只答应收你做干女儿，势必更加亲切，不问行止，都无人敢欺你了。”

双珠闻言，立被提醒，想起山中，生苗野猓，对于外族妇女，十九动强，无理可说。一个处得不好，便有性命之忧。自己因在花蓝家，跳月比武，占了上风，无形中，引起

轻敌之念，忘却孤身在此，今非昔比。一个不巧，凶多吉少。对方万一相强，便极难处。再要为了美色取祸，更是冤枉。难得山兰，有此好心，心中感激，方才睡时，二人业已认了姊妹。经此一来，情份更深，便照所说行事。准备后半夜，跳月开始。方始起身，率性人也卧倒，装睡等候。山兰一面准备饮食，一面和她说笑，隔了半个时辰，远闻鼓乐之声，越来越盛。方觉跳月必已开始，山兰长女，忽然奔来，吱吱喳喳说了一阵苗语。大意是说：跳月业已开始，乃父酋长黄山都，因听众幼童说，双珠如何美貌，现和乃母，住在一起，不见前往，命来探望，并催快去。双珠看出少女说时，面有愤容。山兰听完，也极生气，分明对方，另有用意。山兰料得不差，且喜方才，不曾前往。否则，这酋长的为人，睡前已听山兰说过，样样都好，就是好色如命。再想起方才拦阻语气，多一半固然为了双方，一见如故，格外关心，恐其犯禁。一半还是另有深意，惟恐自己貌美，丈夫无良，起什恶念之故，再一想到此女睡前，所吐满腹幽怨，越发代她不平。等乃女被山兰骂走之下，便拉住她的手，婉言笑劝，说："姊妹的事，我已知道，但你当初，夫妻本来恩爱，自从你丈夫，做了酋长，方始变心，照你所说，一半固是他的不好，但你平日，对他负气多疑，也有害处。依我所见，休说蛮苗种族，便我汉家人中，象你这样美貌聪明的，也是极少。何况寻常汉人中的美女，不象病人，就象疯子，多半弱不禁风，好吃懒做，只供丈夫玩弄，和旁人羡慕，争夺勾引，平日坐享现成，别无用处。一旦人老珠黄，便处处受欺受气，仰人鼻息，回忆当年盛时得意之状，空自悲痛伤心，无可如何，我父女是医生，见的人多，只稍有钱人家的妇女，十有八九，都是胃病和经血不调。便这个原故，最可气

是，一些该死的无聊文人，把女子当成花草，说什么红颜只合青春死，未应佳人到白头，好使人们常时想她那青春红颜之美，免见人老厌恶等等的话，却不想人都一样，真要情深爱重，男女都相同。人还是那个人。他老，你也不曾留住青春。经过多年，同甘共苦，亲爱精诚的结合，感情只有更深。因他年轻时，心力两面，都曾帮助过自己，应该对她更好，才是道理。如何昧良，变起心来。自来不平之事，莫过于此。你们山中种族，虽然也有男尊女卑的不平风俗。因生长山中，都能以劳力自给，人人有用。不是和花鸟一般，摆样子的东西。并且婚姻，都由各人自愿，好合恶离，各随其便。感情一坏，各自东西，离开丈夫，照样自食其力。至多心中难过一阵，只不甚老仍可按着各人年貌心意，另觅配偶，得到一个好丈夫，便可把前事，冷淡下去，不致永远苦痛，各以情爱有无，来作分合，比我们汉人夫妇，比较还算好的。你又这样能干，照你所说，你如觉着丈夫，对你变心，不可挽回，这类昧良的人，要他何用，如其彼此余情未断，你更爱他，不舍分离，只要不是为了不舍酋长夫人之尊，便须想到双方，本是恩爱夫妻，年纪又轻，丈夫固然好色，又在酋长可以多娶的恶习相沿之下。不听老公公良言，生出二心。照他以前那样爱你，未老以前，怎会发生此事。自己也必有什缺点。也许人太热情，妒念太重，样样多心，不知以至诚感动，和本身的能力，做出事来。取得他和全族敬爱，专一多疑善妒，争风吃醋，吵得太凶，丈夫又非安份的人，于是双方，越走越远。以我之见，你有两条路走，夫妻同居，由于情爱，无情则离，如其勉强，只有苦痛，这样骄狂昧良，无耻的丈夫，不值迁就。如真爱他，不舍分离，第一要将此事放开，他不睬你，你也不去睬他，拿出你的智能，

做起事来，样样抢在众人的前面，先取得了全族中人的敬爱，让他看了眼红可惜，你只发挥你的本事，不去理他，而他所爱新人，无论品貌才能，样样又都不如你，一面受到全族中人公论的指责，当然后悔，回心转意，求你重圆旧梦，那时你便成了主动，由这暂时分居之中，也可看出他的为人，是否值得做你丈夫，以定离合。岂不比你现在这样吵闹争斗，越来情感越伤，终于破脸成仇，还要多受悲苦，好得多么，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未嫁少女，如在汉城之中，说这类话，必受众人笑骂，羞个半死。只为我爹爹，明白事理，无论什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只不合乎情理的，必要寻出他的根源和合理的方法。我姊妹从小听惯，又生长在南荒汉苗杂居之处。否则，就我心里有话，也是怕羞，不敢出口，你只记住，一个人要为众人出力，才能建立事业，得到人心。只要得到众人敬爱，非但无往不利，谁也不敢对你，丝毫轻侮。女子专凭美貌争宠，青春不能常葆，终有年老色衰之时。先不立下根基，到时休说苦痛伤心，你便为此送命，也无一人，对你怜惜。真太冤枉，徒自气苦，什么用呢？”

山兰闻言，有些醒悟，正在寻思发呆。耳听笙歌喧腾中杂牛角之声，探头一望月色，忽然惊道，只顾听妹子说话有意思，忘了天已不早。老公公曾说，妹子就是伤病疲倦，今夜庆功盛会，也要到场，晚去无妨，不去却不相宜。否则，除非真个不能支持，如被他们看出是假病，必当看他不起，一当外人看待，便决不肯出力。你还要在黑森林中，冒险前进，有不少的险路，孤身一人 无人相助，如何行呢，快些走吧！

双珠也觉夜色已深，先因山兰劝她装病，吃饱再走，本是边吃边谈，业已吃了七八成饱，衣履也都穿着整齐，为防万一，借口包裹中有药，可医毒蛊伤病，和山兰说好，连兵器也

是随身未带，并将所剩几件零星礼物，凑在一起，准备送与酋长。匆匆下林，见一轮明月朗照中天，天青云白，花影离披，平波渺渺，方塘如鉴，为了跳月盛会，连花林摊十来所树屋中的野人，俱早走光。问知这些野人，黄昏以前，已同赶回，因水塘一带是禁地，无人敢往走动，所以不曾惊醒。森林寂寂，月华如水，空山无人，野花自芳。隐闻箫声大作，杂以蛮讴，别有一种幽丽豪野的情趣，使人神往，二女刚走不几步，便见一个老野人和一少女飞驰而来。后面还跟着几个男女幼童，山兰之女，也在其内。转眼对面。问知老人阿庞，见月上中天，跳月早已开始。二女久不见去，故意命人传令。说汉客真个病如未愈，无须前往，只命山兰一人，前往问话。汉客如其能往旁观，和老人一同饮食，却是再好没有。为防人都走光，双珠无人照应，并命这一老一少，来此作伴。另外几个男女幼童。一则，野人生来情热，日里相见，都爱双珠，内中三个，又听出乃父，业已愤怒。说双珠不去，是被乃母留住，恐双方为此，又要吵闹争斗，赶来劝告。山兰一听，便知老人怜爱双珠，极想她去，又恐汉家女子胆小，不惯与野人跳月，胆怯不去，引出误会，故意把话，说在头里。其实还是想她前往。好在来的两人，均不通熟苗言语。重向双珠嘱咐，说老人对她极好，不可得罪，最好照她方才所说，认为父女，一面装着本是伤病疲倦，为感老人和众人相救之德，勉强挣扎前往。为了服药，山兰不曾呼唤，睡起太迟，故此耽搁等语。

双珠早就看出她至诚好心，样样关切，全都答应。一同起身，往月儿湖赶去，到了路上，才知当地，离月儿湖，如照寻常走法。少说还有七八里路，林中昏黑，到处都是密林密莽，如非有人，引路抄近，所行都是直径。好些地方，均

由树缝和枯林穴中穿过，免走四五里冤枉路，实际只得三四里之遥。至少也要半个多时辰，才能到达。并还问出老人，心计周密，这条捷径，不是事前奉命，或有要事往来。为防万一仇敌来此，被其看破，寻常往来，均所不许。后又试出这条捷径，看似黑暗崎岖，在野人领路之下，一点也不难走，并有皮灯照亮。一路飞驰，不消片刻，便是到达。双珠耳听笙歌欢呼之声，越来越近，前途树林，行列越稀，林隙中望去，已能望出前途空地上的火光。并有对对情侣，互相搂抱，出没隐现，两侧疏林无人之处，知道跳月，早已开始。场上少年男女，大都各寻爱侣，有了对子，无须多担心事，侧顾山兰，病虽未愈，因在睡前，给她服了一点健神的药。又经几次劝勉，跑了一段急路，只是微微有些喘息，与初见时，情景不同，性本好强，来喊的那两个野人，和同来男女幼童，又催快走，只得听之。估计前行不满十丈，便可走出森林。那形如新月的湖波和广场空地上，野人所生的几座火堆，也都在望。鼻间业已闻到酒肉松柴香味。暗忖：起初只说，黑森林中野人，不知如何野蛮凶恶，想不到会有这样勇敢、忠实、义气、公平的品格风俗。可见人的智能，多半相同，全是境遇所限，和领导人的得法，随同多少年的变迁经历，自然进化，乃是一定不移之理。不过深山森林之中，与世隔绝，见闻太少，路走得慢而已。像这类野人，只一走出森林之外，立可发挥他那忠实勇敢，天真诚朴，多力耐劳的美德。比那一般游手好闲，一味巧取豪夺，专享现成的奸恶小人，反而高明得多。如何能够轻视他们呢？心正寻思，离开外面广场越近，林中虽是一片阴黑。外面火月交辉之下，明如白昼，最前一排树林，已有月光照下，再走三五丈，经过两排稀落落的椰林，便到场上。遥望广场中心，笙歌喧

闹，人影歌声，交织起伏，看去热闹非常，同来几个男女幼童，早就抢先跑去。二女正在说笑，眼前人影一晃，道旁大树之后，忽然闪出一个头插鸟羽，耳戴金环，上穿虎皮披肩，下穿虎皮围裙，脚蹬藤鞋，右臂和两腿，一齐裸露在外的中年野人，挡住去路，相隔约有六七尺光景。双珠平日，随父行医，苗蛮风俗礼节，知道不少，人又聪明机警，见那野人，和老人阿庞，一样装束，更要整齐华丽，头插鸟羽，比来接的野人，又多又长，年纪不过三四十岁，生得十分雄壮，双手叉胸，望着自己，料知来人，不是酋长黄山都，也是族中首要人物，不敢怠慢。正要上前礼谢，托山兰代为通话致意。还未开口，山兰已面容骤变，本是十分愤怒，往前抢去，行时朝自己侧顾，看了一眼。怒容忽然收敛，先朝来人，说了几句，那野人先见山兰，也是带有怒容，后见对方，不曾发作，也变着一脸强笑。二人语声都急，一句也听不出。双珠越看二人，越象夫妻，想起来时之言，存有戒心，假装不解，停步相待，刚看出这男女二人，似在争论，忽听出山兰，似说自己有病。心方一动，便听林外，长啸之声。跟着，又吼了几句，与今早遇救时，所闻相同。知道老人阿庞所发。正不知是何用意，野人闻声，立时住口。山兰也不再往下说，面现惊喜之容，各自回转。刚用苗语，说野人是他丈夫，对方业已转身走去。因已快到，时有对对情侣，欢呼歌唱，相携相抱。在附近树林中穿过，不便多问，看出山兰意思，似要自己谨慎。便留了心，出林一看，那广场竟有三四百亩方圆。前途还有一列小石山，山上长长短短，大大小小，一连挂着，共有十几处瀑布喷泉。山上又无树木，通体皆石，偏又长满肥苔草花之类，映着月光，本就绿油油的，看去又滑又亮。上面再挂着大小瀑布。内有几

条：高长阔大，远望过去，不是玉龙倒挂，匹练抛空；便是珠帘喷雪，银蛇蜿蜒，将那宽约数十丈，高约一二十丈危峰峭壁，上面的青碧山色，分隔成大小十好几片。山脚前面，又有大小四五处喷泉涌起，最高大的，竟达好几丈，直似一根笔直的晶玉水柱，冲空直上，离地六七丈，再往四面散开，宛如天花宝盖，零雨飘空，飞舞而下，下面便是那片形似月牙的湖塘，恰巧整整齐齐，做大半环，围在那座石山的前面，最大一根水柱，又在湖的中心，所有瀑布喷泉，齐往湖中喷注。这一邻近，那轰轰发发，铿铿锵锵，宏细相间的，泉瀑之声，越发洋洋盈耳。加上明月清风之下的笙歌蛮讴，汇成一片从来未听过音节。当空明月，照在上面，闪动起各式各样的银辉。绮丽无俦，这等天然生就的美景奇观。出生以来，从未见到，不禁暗中叫绝，赞美不止。再看火堆，共是五处，均在湖边。顺着半弧形，做一排点燃，每堆约有两丈以内方圆，四面围满铁架，上烤各种牛羊野兽的肉类。火前放着好几十个整段木头挖空而成的酒桶，内里插着许多细竹管，另外还有两座野灶，用大铁锅，煮着各种食物，如糌粑，饭团之类。均用树叶包裹，任人随意取食。所烤肉类，多半烤熟，焦香四流，熟的吃完，便有执事野人将生肉整片搭来，挂将上去。吃的人都是自拔佩刀，斫上一大块，走往一旁，与家人子女同食。有的围着酒桶旁边，口衔竹管，吸酒而饮，吸高了兴，便在月明之中，欢呼舞蹈，歌唱起来。这些都是已成婚的中老年夫妻，和所生子女聚在场上，吃了又唱，唱了又吃，尽情欢乐，高兴非常。那些跳月赶野郎的野人。已早寻到各人爱侣，带了酒肉，自寻隐僻无人之处，饮食欢聚，多半走开。就有去而复转的，也是先前情热，不曾吃饱尽量，打算找补，大都单人前来，取了酒

食，转身就走。也有男女同回，见状兴起，杂在人堆里面，歌舞吹唱上一阵，方始走去，但是极少。

老人阿庞，独坐在当中火堆的前面，一根断树桩上，旁边围着几千男女幼童，正在饮食，先见酋长黄山都，刚刚赶到，朝老人双手交拜起立。双方先是争论，结果，黄山都不再开口，被老人说了几句，坐向一旁。身边除新回去的三少女外，还有一个周身赤裸，只腰间围着一片兽皮的苗妇，年约二三十岁，浓眉大眼，头上挽着一个发髻，脑后却又披着两尺来长的短发，颈间挂着五六圈，各式各样的金银玉石，骨角料珠之类。形态甚是淫荡，望着黄山都，不时献媚。低声说笑，看那装束神情，均与当地野人不同，一望而知是个别族妇女，料是山兰所说，酋长新娶的次妻。这时，二女边走边看，已绕到老人面前。同时场上歌舞的野人，除却两旁各有十几个，轮班击鼓吹笙的老野人外，一见双珠，多半跟踪赶来。互相笑语，指说不已。双珠早得山兰指教，话已想好，先朝众人含笑点头，举手示谢。一到当地，便舍了山兰，抢步跑上前去，双手叉胸，朝老人作十字形，拜将下去。随说因感救命之恩，想拜他为义父。说完，山兰已早赶到，也向老人礼拜，并代双珠做通事，说明她的心意。老人本爱双珠，胆勇聪明，人又美貌，平日对于汉人，又最有好感，本就心存爱护，不知双珠，急于想他帮助，往楠木林寻那姓木异人，求援救父，又感救命之恩，才有此举。闻言喜出望外，当时答诺。并按族中礼节，起身伸出双手，将双珠亲自扶起，令和山兰，同坐身旁，饮酒吃肉。双珠连说带比，并由山兰，从旁代说，生病未愈，连夜失眠，山兰奉老人之命，不曾喊醒，所以来迟，请老人转告全族弟兄姊妹，不要见怪，如今刚刚吃完了药，不思饮食，只能勉强奉

陪，少吃一点等语。老人看出二女，投缘交厚，越发高兴，便向众人，大声宣示，并说双珠，孤身弱女，同行八十余人，遭此地震山崩的灾变，孤身犯险，在飞泉崖，火山附近，最危险的森林之中，走了两日夜，连遇毒蛇猛兽，均仗她的胆勇本领，脱险闯过，平安无事。最后为食人生苗所骗，加以好几天的惊险疲劳，被毒草迷昏过去，方为仇敌所困，现已做了我的干女儿，你们以后，须要当她自家人看待，遇事互相帮助，不可坐视。众人早听山兰说过，业已高兴，闻言欢声雷动，同朝上面，拜了几拜，分别走去。重又饮食歌舞起来，双珠先听黄山都，好色如命，方才以酋长之尊，不等自己走到，先往林中窥探，用心难测，正装糊涂，老人忽然手指黄山都，令二人以兄妹之礼相见，双珠无法，只得任其亲了一下手脚。因知山兰妒心太重，黄山都又将自己的脚握紧，贴在嘴上不放，心中越发厌恶。暗忖：野人最尚勇力，我人生得秀气，莫要被他看轻，乘着老人，注视对方，不曾留意自己，先朝山兰，使一眼色，表示心烦。再装生病力乏，一只脚站立不稳，暗用师传本领，将全身之力，运向脚上，一绷一抖，表面看去，虽然一点也不显眼，但这内家真功夫，休说一个只有一身蛮力，不会用巧劲的野人，便是武功稍差的人，也禁不住。黄山都色令智昏，双手捧着双珠一只胫肌丰妍、底平指敛、肤如玉雪的白足，正在连亲带嗅，爱不忍释，非但新近用暴力由别族中掳来的一个荡妇，和他以前的恩爱妻子，各现怒容，不曾留意，连老人阿庞，看他这样无礼，已现不快之容，不是觉着当夜庆功欢会，不愿使他当众难堪，已早喝骂。就这样，也快发话禁止的神情，同样毫无警觉，只顾心中盘算，这汉家女子，实在可爱，又做了老人的干女儿，孤身无依，想必不会再走，以

后用什方法，向老人请求，或是勾引到手。猛觉对方，似在喘息，抬头一看，刚瞥见对方，眉头微皱，面有痛苦之容，以为汉家少女，生得秀气，也许自己，将他捏痛，第一次看到这样美人。平日所见妇女，均成粪土，心生怜爱，正待松手，起立献媚，就势搂抱亲热。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心念微动，瞬息之间，猛觉手上一震，虎口几乎崩裂，奇痛非常。当时还不知道对方内外功，都有高明传授，经此两次安眠，体力早已回复，先前所受浮伤，又不甚重，敷药之后，肿痛已消，和平日一样，全身都是本领，存心给他苦吃，率性松手也罢。因双珠暗用内家真力，手虽震痛，表面看不出来，非但不知利害，反想抓紧，经此一来，苦头吃得更大，双珠见他，还不知趣，心更有气，故意唉呀一声，假装怕痛，身子往旁一歪，山兰在旁，早看出她厌恶不悦之容，二人又极投缘，如非双珠来时力劝，觉着有理，一路盘算，想好主意，几次怒火，都是强行忍耐过去。不必见她丈夫，这等丑态，便那旁立荡妇的妖形怪状，早已按捺不住，扑上前去，和乃夫哭骂争吵起来。一见双珠要倒，急怒交加，忙伸双手扶住，正待发作，方觉双珠，将她的手捏了一把，忽听又是一声唉呀，声音比双珠要大得多，再看他那荒淫无耻的丈夫，业已跌坐在地。双珠不是自己扶住，仿佛也要跌倒神气。先还不甚明白。心想，丈夫乃全族中第一勇士，如何经不起人家稍为一挣，痛得一手乱抖，面都变色。忽听老人，低声怒喝。大意是说："我这干女儿，休看生得秀气，本领却是最高，这还是在病中，无意之间，站立不稳，你又抓紧不放，她往旁倒，挣了一挣，你便痛成这个样子。如其真个动手，岂不吃亏丢人。好在自家兄妹，她又不是存心，大家不曾看见，她是汉家女子，不喜欢你亲热，还

不同了你那野女人往那旁快活去，还在这里气人不成。

第二十四章　双收义女喜得明珠

老人说时，黄山都吃双珠，一挣一抖，痛得手指骨极似要断裂神气，由不得喊了一声，又觉此举丢人，总算发妇讨好得快，抢前将他扶起，心疑双珠闹鬼。再一细看，对方也是满面惊慌，如非山兰扶住，人已倒地。丝毫看不出为敌之意，心中奇怪，忽听老人，这等说法，又见对方，被山兰扶坐一旁，面有负痛之容，又用一手捏脚，仿佛方才被他捏痛。业已怀恨，连头都不曾回。老人口气又极严厉，照例不敢违抗。只得忍痛，惊疑而去。山兰毕竟聪明得多。一听老人，这等说法，再想起方才扶抱双珠时，稍一沾身，人便立稳，和未扶她一样。丈夫却已跌坐地上，痛得抱着一只手乱甩，双珠又在自己手上，捏了一把，好似有心做作神气，再想起她孤身一人，深入森林，连经奇险，许多惊人的英勇奇迹。当时醒悟，忍不住含笑看了她一眼。双珠仍装伤痛疲倦，惊恐之状，坐定还在微微喘息。满脸惊恐之容，又托自己代为解说。说她独脚难支，不曾立稳。不知酋长，怎会跌倒，无心冒犯。请告义父等语。忙照所说，向老人说了一遍，老人性虽粗野，人却聪明，又知汉人，武功好的，往往人一沾身，便为所伤，和会法术一样。先见双珠，宝剑暗器，无不锋利。黄昏后回来探看，包中除各种特效膏丸外，并有苗人所用毒弩。如非本领真高，所行一路，毒蛇猛兽最多，并有吞人毒蟒出没，乃黑森林中，最危险之处。便是自己，也非带了多人，样样均有准备，不敢前往。何况孤身，就说地震之后，林中蛇兽，多半逃窜，当地并未波及，末了

一段，连树也未震倒一棵，照着平日经验，猛兽只有更多，她却安然无事。后来虽然受骗昏迷，困在藤夹之内。救她时节，手上那么坚韧的藤麻，竟被挣断。并用毒弩，由藤夹缝中，连伤数人，始终没有丝毫胆怯。休说汉家少女，便是多么凶悍的凶苗野猓，处到这等境地，就不吓昏过去。落在自己这样，异族中人手中，也必惊慌胆怯，她却若无其事。听那夷苗说："此女一身惊人本领，未到飞泉崖以前，并还杀过一条白美人，本领之高，可想而知。"心疑黄山都，妄动色念，将对方激怒，受了暗算。暗中查看，因双珠装得极象，山兰做通事，话又说得巧妙，又觉不似。虽然疑念未消，表面上却未露出，双珠随即请求，要与昨夜引了野人救她的夷苗相见。那夷苗名叫伊瓦布，老人先当双珠情人，直到夜来，三次往探，人已清醒，方始问出并非情侣。只是痛恨生苗，又因此女，善于医药，救过他的性命，意欲报恩，便不遇自己，和同行壮士，也必与凶苗一拚等语。

双珠听老人说："那夷苗，非但不是阿成，并且不是莱花峒来的摆夷，名字虽与摆夷相仿，但是江这面的好些种族的姓名，末了多有一个布字，声音又多相似，不是细心，听不出来。由莱花峒起身之后，一则人多，记不过来。二则，头目另有称呼，一直不曾留意他的名姓。只以大二两字分别，中间虽有几个，常在身旁，稍通言语，比较接近的壮士，姓名末了一字，非蚌即布，容易相混。仔细寻思，那相识十几人，记得姓名的，并无此人。何况所说救命之恩，又指医病而言，心虽失望，还想前往探看，向其致谢。并看那人，是何来历。后听老人说，夷苗伊瓦布，所中乃是凶苗毒刀，初救回来时，人已周身浮肿，伤口腥血四流，臭气难闻，污秽不堪。连我们都难近身。如不是我走时，心喜此人忠义，

曾下严令，无论如何，都要保他回来。因那伤血奇毒，旁人沾上一点就烂，甚而送命，早已弃之而去。等到抬回，我在花林塘树腹之上，被角声惊醒赶来，人已神智昏迷，苦痛不堪。总算他不该死，非但这类解毒药草，我们这里，出产最多，遍地都是，医治方法，也比别族，要好得多。小山后面的星星泉，又是天生温泉，专治这类伤毒。就这样，还是我亲自领头下手，将他身上勒紧快要嵌进皮肉的皮裙沙笼，轻轻用快刀挑断，一面用刀，放去污血，把捣碎的药草，和上泥浆，从头到脚，周身包满。等把毒水吸干，结成干皮，剥将下来，放在温泉里面，洗个干净。二次再用药泥包裹，似这样一日好儿次，药泥一干，便与从新包扎洗浴，才得脱险。因他受伤之后，走这一条远路，毒气业已大发，不是一日半日，所能医好。并且昏迷时多，清醒时少，天黑以后，前往探看，见他肿已消去多半，毒还未尽，身上干药皮，已揭换过四次。时候业已加长，性命虽可保住，至少还要一两天，才得复原。这时，他人恰巧清醒，不曾昏睡，本意你二人，必有话说，想使今夜见面。因他再三苦说，他虽感你救命之恩，你并未必看他得重。并且你是汉家女子，决不愿见赤身的人。他又污秽狼藉，所住之处，是一专门洗涤伤毒的树屋。除下面温泉而外，并用竹筒接上山泉，随时均可冲洗干净。走进门去，还是腥秽难闻。伤口又时有毒水浸出。象你这样爱干净的人，如何能当？请我将你拦住，说他一好，当时便可见面。在此数日之内，千万不要自己走动。他还有话，当面再说，我先当你二人，非亲即故，交情甚深，后听他说，共只救他时，先后见过几面，他虽感恩入骨，你心中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想起昨夜，他为救你脱险，那般情急勇敢，命都不要神气，还在奇怪。先还当他爱你，等我一问，

他更惶急。说你和天上神仙一样，如何敢作此想。神情也无虚假，妙在你也果然不认得他。真想不出什么道理，如今人在山后树屋之中，我叵儿黄山都的家，也在附近。我已命他，暂时照料，决可无事。你这人心好，知恩感德，本是应该，不过既这等说法，树屋之中，也真臭得难闻。你等此人，痊愈再见，也是一样。你说那楠木林，我先不知是在那里，我昔年原在摆夷峒中，住过几年。懂他的话，方才也曾谈起，才知你说那地方，离此甚远。我虽不曾直达当地，但却晓得途向。你前日走了反路，所以越走越远，你如非去不可，这样孤身上路，决办不到。路还不曾走完一半，人先送命。就是伊瓦布，忠心护送，共只二人，也闯不过那几处奇险，非我带了多人，亲身护送不可。不过再有三日，乃是这里一年一度的星月盛典，全族中人，均要祭奉月神。以前还要由别处掳来一个生人，烧杀祭神。否则，便有凶灾。只我一人，不信此事，但又强那本族中的老巫婆不过，虽然众人，对我信服，只一说到神的意思，我便强他不过。我如发怒，不听巫婆的话，众人便要向我哭求。一不违众，只好闷气答应。那巫婆偏又是我对头，不是人心归向，早已被她害死。这年，我又受她暗算，几被她用阴谋引来的毒蟒所杀，蒙一外来恩人，解救回来。无意中谈起，他也是受巫婆挟制，看出许多虚假，人去之后，想起巫婆说我五日之内必死。尸骨无存。第三日便遇毒蟒，人却未死，越发生疑，暗中留心窥探，果然发现许多弊病，原来所有邪法，都是骗人之物，无一是真，可是全族中人，什么都肯听话。只一说要杀巫婆，不是面面相觑，不敢答应，便是同声哭求。她想叫人害我，也是如此，我两次气急，将她抓起，想要掼杀，人便同声哭喊，跪了一地，实在无法，彼此仇怨越深，我不杀她，早晚也

必害我。我已年老，死活无关，但这巫婆，淫凶狠毒，又贪、又残，我如不在，更是无恶不作，全族中人，必要受她大害。最后被我想出一个主意，因有两次，外族掳来祭神的生人，都因对方，派人暗中行贿，被她偷偷把人放走。另用一具死尸替换，还有一次，先往对方恐吓，如不向她行贿，便要把人掳去。对方答应，另寻别人晦气，如其不允，立时假托神命，说对方冒犯神怒，非要拿来祭神不可。仗着众人用勇本领，结果，虽将那人，掳来烧死。可是对方和我们一样，也是久居山中的苗疆，不过人蠢一点，人数较少，稍微吃亏。老巫婆师徒二人，又喜夸大，事前还要张扬，明言下手日期，人家当然有了防备，祭神的礼物，虽然掳回，但比每次大举出猎野兽，还要凶险艰难。无一次不死伤好些人。还要多结仇怨，时刻提防人家报复，终年如临大敌，至今还有一两家强敌，仇还不曾真解。我越想越不近情理，因她常时借此作弊，把擒来的人替换，甚而急切间，寻不到生人。寻些死人骨头，和野兽残尸代替。因防被人看破，所用祭礼，都用藥草，层层包裹，谁也不许走近火台一步，被我看出之后，也不说破，先和他打赌。假说，我也梦见月神，说巫婆作恶太多，当年非死不可。以后只是生物，不论人兽，均可祭神。她说断无此理，我还说她，到时自上火台，并还出于自愿，她自然大怒暴跳，和我打赌，恰巧这年，她又闹鬼，把擒来的放掉，我明知不问，另外偷偷扎一草架。在敬神以前，将她师徒，用药草迷倒绑起，临时换上。照例装入草架，均由她师徒，私在隐秘之处包扎，不许人看，到了时候，再出八人，将那上有本椎的藤兜，抬到火台上去，一到便要抬走，不许回顾互相说话。草架藤兜，也不许人，稍为挨近。到了半夜，闻得她那鬼叫一般的人骨哨子，发出号令，把火点

起，我和全族中人，跪在台前，等候火烧活人。她却满头都是草花，身蟠毒蛇，一丝不挂，先在林中闹鬼，突然旋风一般，跳将出来，装神装鬼，一直闹得天明，才算完事。因她一向机密，装腔作态，向不许人，在祭神以前，看她动静，照例抬了就走。时候一到，我早在暗中，叫我女儿，前三日装病，藏在林内，用她人骨哨子，发完号令，鬼叫上几声，这里把火点燃，她自不会出现。人们因她祭神时花样百出，迟早不同，又都害怕，均未理会。我所装人草架，乃是同人冒险，由北山采来的油藤编成，火烧不断，等到外面的草烧光，火光中现出两人，人们才知是她师徒，业已烧死。事后经我力保，第二年祭神，不许再用生人，祭完如有灾难，我必自上火台，烧杀祭神。一面推是月神梦中显灵所说。一面细说无故掳人，平白结怨树敌，循环报复，多添死亡。种种利害，众人因巫婆师徒，均会神法。曾说，我虽可恶，但肯为众出力，又是全族之首，所以样样宽容。否则，她师徒只一抬手，便可要我性命。身边并有天神保护，不是冒犯月神，自愿烧杀。怎会本来的人不见，换上她们师徒在内，事前事后，通没一点声息，何况人都在场，谁也不曾离开。我那女儿，年才九岁，断无擒此两人，并还包扎在内之理，本来那人，如何不见，及往对方探询，才知是她，得贿买放，听说巫婆已死，才敢说出。众人越信果是作弊受罚，为神所杀，第二年我用一只山羊，做了祭礼。非但当年，没有灾害。反因没有往别族掳人，减少伤亡。跟着，又是好几年的平安，尤其没有妖巫师徒，任性欺凌，挑拨是非。兴风作浪，于中取利，人更亲热和气，没有争斗。我再随时分说，好在有实事为证。果然多此巫婆，有害无益。也就不想再请，我假借神命，将她除去。一般少年男女，虽已明白，年纪大一点

的。只管谁也不曾见过月神，到底对她什么好处，是个什么样子，还是相言。好在无须为此结仇害人，多出伤亡，而这一天，以后，又是树叶逐渐飘零，人们都要忙着准备食粮之际，借此快乐一日夜，已是应该。何况此乃祖先当初寻到月儿湖，安生立命之日，我们山中，没有年月日子，只知以月圆为度，算到第八个月圆的第三夜里，每隔三五年，多出一月，一向均有一老年人，专记此事，非但从未错过，连天时风雨，水大水小，和大群野兽毒虫，附近经过，均可预先猜测出来。以前老巫婆和她勾结，专拿这些吓人，好的说神佑，是她功劳，坏的说是犯了神怒，只怪众人冒犯，与她无干，目前敬神之事，虽成一种虚礼，但是每年一次，历代相传，除去巫婆之后，人比以前，过得更好，由前年起，并还寻出一条通往山外的秘径。人家进不来，我们却可将山中出产，运往中途崖峒之内，等那山外人来，与之订约交换，连山中没有的许多珍贵有用之物，均可换到。所以人们越发高兴，这一天和你们汉家人过年差不多，到时谁也不肯走开，必须到第四、五日午后，才能派人护送，好女娃子，不要心急，我很爱你，虽不知你的心意真假，无论如何，也必帮你到底，放心好了。”

双珠看出老人阿庞，甚是至诚，人也方正和善，大出理想之外，自从地震之后，迷了方向，知道野人烈凡都所居，与楠木林，东西斜对，虽不知有多远，但是父亲，和诸位师长异人，既命照着书信行事，先见楠木林隐居的男女异人，向其求教，指点途向，可见双方，一定相认，所遇野人，连老酋长阿庞，生长森林，八九十岁的人，都不知有此两个异人。连楠木林，都未到过，方才虽听夷苗伊瓦布说起，知道有这一片地方，仍说不曾去过，相隔更远，久闻烈凡都，人最凶烈，他那一群野人，又极野蛮慓悍，不会这样

通情达理，连蛮族中迷信妖巫风俗，都能自家改革，同类之间，这样亲爱公平，真乃从所未闻之事。休说山中野人，便是寻常熟苗，也无如此明理，这类森林中的野蛮种族颇多，平日互相攻击仇杀，结怨甚深，循环报复，终年不解，烈凡都那样猛恶，以前又有掳劫外族男女祭神的恶习，一个不巧，对方就许是他仇敌。他们风俗奇异，还是到了时机再问，谨慎些好，今夜月色，已将正圆，不是十六也是十五，要有三、四日，才可起身，早说也是无用，与其无意之中，为了说话疏忽，犯他的忌，不如忍耐几天，至少也等伊瓦布，复原起身，仔细探询，问清他的来历，再作打算。既非莱花峒同行壮士，怎会相识，到底以前对他，有什好处，这样拚死相救。主意打定，含笑谢诺。

老人见双珠笑语温柔，又肯听话，孤身少女，落在自己这类野人巢穴之中，始终言动安详，毫不心慌胆怯，并还认为父女，实在是知恩感德，并非由于胆小害怕，想求照应。越发喜爱，笑说：好女娃儿，我知这里，你们汉家人，住不惯，早晚终想回去。但你放心，你既是我女儿，必当亲的看待，只等过了祭月盛典，去留都可随你的便。除却是你本人愿意，无论何事，决不许人，欺侮强迫，做你不高兴的事。如有冒犯，你便是我，你只自信有理，是他欺你，不是你的过错，你也不曾先伤害他们，我们虽是野人，样样都要公平合理，只管拿我这根皮鞭，打他便了。这里虽然也有酋长，经我多年和众人商量改变，谁也不许做那倚强凌弱，无理欺人之事。因我年纪最老，人最公平，从来没有做过不合人心之事。又曾为众人，立过好些功劳。全族中人，都和我亲如父子。现在虽将酋长让人，为了以前，出过两件事，我又年老，不肯再做，经众公认，由新立酋长，统率他们，我再照

着众人的意思，随时监督管教，好了是受全族尊敬，永远做将下去。他如不好，只要有人，和我一说，我便或明或暗，和他理论，加以责罚，就用此鞭打他。本来此鞭，关系颇重，不能借与外人，单是我的乾女儿，还不能够借去，一则，你在这里，没有多少天的耽搁，不愿为你在此，生出事来，使我全族，为一、二人丢脸，违背昔年无故不欺负汉家人的誓约，我又看出有人，想要欺你，你如愿意，自然不管，但我看出你决不愿意，一个外族来的孤身女子，无故受到欺凌。我们脸上，太无光彩，你也难免为难。为此将鞭暂时借你，作为防身之用，以免连日事忙，我一个照看不到，受人欺负。你有此鞭在手，谁均不敢和你为难。但你事前也要想好不可轻用。尤其你那随身兵器毒弩，我已看过，均极利害，你的本领又高，常人未必打你得过，这里最忌凶杀。多么可恶，也只能用鞭打他，千万不可伤害一人。否则，便我全族之敌，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出去。我也无法保全你了。我借此鞭用意，一半固然爱你胆勇聪明，人好美貌，又有良心，一多半还是怕你，迫于无奈，出手伤人，犯了众怒，使我好心，变成恶意，左右两难之故。千万你要明白，有了此鞭，更要小心和气，把理占住才好呢。”

双珠经这长期谈说，野人语音，又较单纯，初听颇乱，时候一久，便通大意，人又聪明细心，本就会意，再见老人，一双精光闪闪的老眼，不时斜视黄山郜和那荡妇，面有怒容，语声也极高亢，方才赶来围观的男女苗人，已早欢呼走去。笙鼓歌舞之声，始终未停，泉瀑轰轰，又极震耳，老人话声，虽为所掩，但是酋长和那荡妇，却坐在相隔不远的另一树桩之上。料已听去，等山兰代老人，把话翻完，由不得喜出望外，心更感慰，连声称谢。先装有病，来时业已吃了大半饱，只在老人笑劝之下，跟着吃了一点。因听山兰，暗中示

意，低声耳语，得知黄山都听了老人之言，又见双珠，把鞭接过，围在腰间，满面俱是愧愤之容。只是不敢发作，后经荡妇不住献媚劝酒，方始稍好，目光不时仍注在自己身上。料知山兰睡前所说，业已应验。对方不怀好意，又是一个酋长，自己处境，本极可虑，且喜老人阿庞，具有极大威权，最受全族爱戴，居然偏向自己，对于汉人，怀有好感，也许可以无事。再想孤身作客，来在这类野蛮部落之中，稍一疏忽，便蹈危机，对方多不好，也是为首主人。反正停留没有几天，便要起身，此去未必还会再来，虽蒙老人，借此皮鞭，多了一层保护，到底强宾不压主。能够随时留意，设法规避，不与此人交结，安然离去，不生事故，方为上策。心中盘算，仗着山兰，是个极好的耳目，难得彼此投机，一见如故，率性假装不知，又坐在老人之侧，始终只和老人、山兰，随坐在旁，自去自来的男女幼童，说笑亲密，始终不曾侧脸看那酋长荡妇。这般小野人，都喜双珠，内中几个，日里得过好处的，业已传遍，虽因老人劝止，说双珠东西，业已送完，下余都是随身应用之物，对方不给，不许再要。但对双珠，都有先入之见，认她是个好人佳客，再听说是老人义女成了一家，越发高兴。用苗语喊她姑姑娘娘之类，呼朋引伴，相继赶来观看。双珠人又和气，喜爱幼童天真，引得这些小野人，欢喜非常。后听老人笑说，双珠有病，你们人多太吵，等她病好，再和你们同玩，不要使她劳神，方始走开。

先在花林塘相遇，有一个年约八、九岁，名叫鸦鸦的少女，生得最逗人喜欢，双珠也最爱她，胆勇聪明，因其一到，便迎将上来，跟在身边，始终不肯离去。当地野人风俗，与别处不同，跳月刚开始时，除老人阿庞，年纪太老，孤身一人，已有多年，不曾加入，只主持一些礼节仪式，发号施

令而外。余者不问男女老少，全都一起，欢呼舞蹈。另外分出一些人来奏乐，等到跳过一阵，便由那些未成家少年男女，各寻意中人，引逗舞蹈，情歌相答，一面饮食歌唱，一面调情。最后离开广场，走往隐僻之处，各自谈心快乐。留在广场上的人，便各随自己心意，饮食歌舞，欢呼作乐，此息彼起，跳上一阵，便各回到原坐之处，饮食旁观，一时兴起。又同奔往场上，欢呼舞蹈起来。这类都是有家室的人，多半同了自家父母妻子，聚在一起，偶然约上两家最亲近的同族而又人少的，坐在那里，各不相混。老人只有两女一子，业已先后身死，剩下八九个孙儿女和外孙，最大的不过十二、三岁，也和别的野人一样，围坐在老人身旁，不时往来场中，唱歌舞蹈。双珠看出这些野人，都是一家围聚，除少年情侣外，就往场中歌舞，偶然也用竹管，将木桶中的酒，狂饮一阵。多一半，还是取了酒肉，回到自家人的坐处，一同饮食，便方才那些好奇来观的男女幼童，和自己说笑一阵，也都回到自己父母家人身旁。只鸦鸦一人，依依身侧，不肯离去。见她生得体格健实，一双眼睛，又黑又亮，苹果脸上，不时浮起两个笑涡。由不得心生怜爱，便把她揽在怀中。随意取些食物与她，等老人把方才的话谈完，无意中，问她父母家人，现在何处？如何不往相聚？山兰从旁，插口代说，才知鸦鸦之父，也是族中壮士，前四年，众人正要举他做酋长，这日同了黄山都和几个野人出猎，忽然失踪，等到寻见，已只剩下一堆白骨，旁边蟒迹甚多，知被毒蟒所杀。乃母夫妻情热，前往报仇，居然寻到一条大蟒，将其杀死。可是人也为蟒所伤，如非黄山都得信赶去，拚死力相助，命早不保。不久人便悲愤而死。黄山都也因此举，得了勇名，为全族中第一勇士，跟着选了酋长。

彼时鸦鸦年才五岁，从此剩她一人，虽然年幼，最是勇敢机警，从小便知练习射箭掷矛，只是性情古怪，独居乃母树屋之中，不肯跟随别的大人。后被老人知道，方始带往花林塘，也是独居一所小屋，不论和她多好的童伴，向例都在下面游戏。轻易不容一人上去，老人因她年幼，树屋本是现成，因其再三苦求，非要独居不可。恰巧那所树屋又小，本是老人闲中无事，随意造成，打算将来，分给一个年老无力的族人居住。见她小小年纪，有此胆勇，又能随意上下绳梯，毫不胆怯，便依了她，后在暗中留意，见她每日练习刀矛弓矢甚勤。后往屋中查看，寻出一包涂矛弩的毒药，说是父母所留，知是奇毒，从来不曾动过，另有几支毒弩，也是如此。老人生疑再三盘问，说是父母均死毒蟒之手，准备大来尽杀林中毒蟒之用。老人见她说时，泪随声下，甚是悲壮，越发怜爱。由此便令众人，对她格外照看，以免年幼无知，去往林中犯险，一晃数年，均无异状。只每年祭神过节，老是孤身一人坐在隐僻无人之处饮食。也和同伴一同歌舞欢笑。跳完一阵，自行归坐，从不与人合流，连老人叫她同坐，也只略坐片刻，便即离开。命人往寻，业已孤身一人坐回原处。对于老人，却是亲热已极。

这时，不知怎的，对于双珠却这样依恋不舍，想是少女好奇，双珠人又和善，更易亲近之故。说过也就拉倒，老人离开了一年，鸦鸦对她，越发亲热，常往所居楼上玩耍，遇事便做，十分勤快。老人见她聪明又爱劳作，见鸦鸦不像别的孙儿女那样顽皮，遇事相助，自己稍为倦卧，便守在旁边，声息皆无，因此越来越爱，老人平日睡眠极少，又无定时，日常无事，必有两次小睡。无论何人，都不令其上屋，只鸦鸦从不惊动，有她在旁，并有好些方便，渐渐习以为常。几次叫

她同住一屋。鸦鸦推说："恐别的兄弟姊妹不高兴，室中有人同卧，也睡不着。"只得罢了。见她和双珠亲热，守在旁边不去，也颇高兴，笑问："这个新姑姑，已做了我的女儿，你也做她女儿，可愿意么？"鸦鸦闻言，立时喜诺，照着野人礼节，喊了一声好娘娘，便扑上身去。双珠虽是未婚少女，平日温柔娴静，但极明白事理，心有主见。内性刚强，胜于男子，一点不以为意，平日又知各蛮族的风俗。对于鸦鸦，反更怜爱。无意中笑问："我原是遭难遇救，蒙老公公救我来此，将来也许常来看望义父，不会在此久居。我很爱你，你又没有父母兄弟，孤身一人，肯跟我去么？"说时，本令山兰，代为通话。不料鸦鸦，竟能会意，连说愿意。双珠知道这类蛮女，最是天真诚朴，没有虚假，由山兰把话问明之后，连老人也觉出于意料。因鸦鸦少女心直，先颇高兴。后来问出自己年幼，义母身有要事，前途艰险，须等将来接她，暂时不能同行，便是失望，倚在怀中，满面都是愁苦之容。双珠本极爱她。觉着此女，聪明胆勇，不该说笑引逗，使其失望难过，方要好言相劝。说自己将来一定把她接去，只要老公公答应，不论多么艰难，决不辜负她的心意。鸦鸦不知想到什么，忽然转忧为喜，并托山兰转告，要好娘娘，答应要她，不是汉家人假话，她便高兴。就不来接，自己也会寻去，并请双珠，未走以前，住在她的屋内。众人知她，年幼稚气，连地方途向，都不知道，如何能够孤身往寻，恐其失望难过，也都笑诺。

山兰也和双珠，越来越投机，不舍离开，便告鸦鸦长幼三人，同住自己屋内。鸦鸦居然点头答应。老人和山兰，均觉她当夜改了脾气。只说双珠人好之故，长幼数人，说笑饮食，不觉残月西斜，场上的人，仍在歌舞狂欢，不曾停止。双珠先想装病，早回花林塘安息。好在鸦鸦，常时往来两地，

明日便可令她，窥探夷苗伊瓦布的伤势，只要稍好，便可提前相见。后见老人，对她爱重，高兴头上，听口气似想自己，与之同回，觉着身受此老救命之恩，人又这样好法，以后之事，还要仗他相助。不应使其扫兴。又听山兰，说那皮鞭的威信，带在身上，决无一人敢于冒犯。自己几次探询老人和伊瓦布，夜来问答的话，均与来时所料相左。听那意思，好像一个身染重病，被他父女姊妹，以全力救活的苗人，乃是别峒摆夷，并非同来壮士，更非阿成寻来。中间鸦鸦讨好巴结。又自往山后，夷苗养病的树屋之内探看，问其是否阿成。和她同行壮士？后来归报，说那夷苗，周身肿胀，皮肤紫黑，脸上还有一条黑印，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阿成。也未由莱花峒来。与回答老人的话，大致相同，自说人虽稍好，但极疲倦，身上一丝不挂，敷满伤药，刚刚好了一点，想多睡上些时，最好容他静养，复原之后，便向主人谢恩。问知双珠，已拜老人为父，又收鸦鸦做了义女，面上神情，似颇欢喜，并问汉家女子，叫什名字等话。双珠闻言，越知不是阿成。心中失望，不由把前念，打消了一半。又见酋长黄山都，虽然前后过来了几次，只朝自己，看上几眼，一言未发，也未再有无礼举动，每来老人双目，均注定在他面上，对方似有畏惧之容，知这老酋长，威权甚重，谁也不敢违抗。越发放心，等其转身归坐。暗中偷觑，那同坐苗妇，神态浮荡，不时斜视自己。带出妒恨之容。心想，这类苗妇，多疑善妒。双方正在情热头上，也不容这野人，有什异图，还是讨这老酋长的欢心，一同回去。人散再走为是，便坐了下来。这一场庆功欢宴，直到天光大亮，朝阳已然升起，方始停止。

双珠先对黄山都，本怀轻视之念，等到快要终场，忽然看出对方，也和老人一样，受全族众人敬重。所有野人，大

都十八为群，朝他礼拜欢呼，和对老人一样至诚。有的并还伏在他的身前，把脚捧起，踏向头上。以示敬爱之意。同声称赞，说他如何勇敢聪明。能为众人出力，将食人凶苗，这样大害，一举除去，还得了许多东西，感激非常等语。对于老人阿庞，也是同样欢呼礼拜，亲热已极，直分不出什么高低。昨夜见他，和那新掳来的荡妇，搂抱亲热。好些不堪的丑态。这时，独立场中，向众发令，身上装束，既极威武，人又生得雄壮，尤其野人甚多，少说也有一千以上，同向这老少二人，相继欢呼声震林野，手中刀矛高扬，闪闪生光，并且先拜酋长，后拜老人，看去声势，也颇惊人，不禁心生警惕，格外戒备不提。

事前，黄山都曾来面前，向山兰陪笑，说了一阵，双方语声都急，似在争论，听不出是何用处。老人并还插嘴，说了几句。黄山都看了自己一眼，随即走去，山兰满脸均是愤激之容。老人又说了几句，仿佛是在解劝，山兰不听神情，荡妇本与酋长，形影不离，终场时节，似想同受族人礼拜，被黄山都止住，低声说了几句，独自走向场中，向众发话，荡妇始而欲行又止，由此便朝山兰怒视，好似迁怒神气。山兰瞥见，当时起立，似想发作，被老人止住。荡妇似知不敌，忙即偏头，另看别处，对于双珠，不时媚笑，表示亲近之意，与初见时怒视不同。双珠因黄山都业已走往前面，暗中留意，看得毕真。心料这两人各怀妒愤，又见老人，脸容不快，未便询问，后随老人，受完礼拜，同转花林塘路上，设词探询，才知道这类庆功典礼，由开始到终场，酋长例受族人，礼拜敬爱，本应酋长夫妇并立。山兰因愤丈夫无良，得新忘旧。又看出他来请自己，往受全族礼敬，是因看出她和双珠交好，别有野心，虽经老人劝说，仍是一口坚拒，黄

山都因觉当夜老人，也有怪他之意，并将皮鞭，借与双珠防身。当面不敢有什么举动。只得强忍气愤，率性连荡妇，也不令其一同向前。独自一人，立向场中。荡妇阴谋未成，自己也不能同受众人礼拜，自然怀恨，但又无可如何。

双珠早就看出那苗妇，人并不美，非但神情淫荡，酋长黄山都，已为所惑。并且目有凶光，决非善良。山兰先还听劝，见人之后，便妒火中烧，便不由自主，惟恐自己走后，受狗男女阴谋暗算，到了先住树屋之内，重又婉言力劝，山兰也觉有理，心中感激。连声应诺。

双珠见她聪明晓事，又听说以前，每见必要争吵拚命，像昨夜那样，已是听了自己的劝，忍而又忍，比以前要好得多。也许仍照自己所说去做，也颇高兴。鸦鸦由此，便和双珠同卧，睡到第二日午后起身。鸦鸦业已先醒，独自走去，一会回报，说伊瓦布，还未复原。说他一好，便来相见，此时千万不要寻去。双珠只得罢了。

花林塘共只住有十来家野人，除一般男女幼童外，大人不得老人允许，谁也不敢走动，便黄山都也非有事求见，不能随意走进，已成习惯。双珠先不知道，急于准备起身，明知无益，仍约了山兰，借打猎游玩为名，入林探路。走出十来里，方觉道路虽然艰险。这一带毒蛇猛兽，还不甚多，忽然发现有人在旁窥探，山兰还当外族仇敌，忙发警号，吹动人骨哨子，一面戒备，往回退走，跟着，便见黄山都，首先赶来，野人也相继赶到，四面搜索，并无影迹，后听鸦鸦，背人告知，说暗中窥探的，便是酋长和那荡妇，还有两个族中壮士。双珠心虽生疑，因其夫妻不和，见面并未交谈，便往左近搜索。沿途本有野人守望，相隔不远，相继赶到，似因受过老人警告，妄念已息，只看了一眼，话都未说。闻言将

信将疑，见鸦鸦说时，十分气愤，还劝了她几句，次日因听老人说，楠木林相隔，虽然甚远，但有一条捷径，刚刚访问出来，只有两三日路程，便可赶到，心中一喜，又和山兰，同往探看，刚走出三四里，山兰忽然腹痛，去往一旁便解。鸦鸦好似有什警觉，刚往斜刺里奔去，双珠因她年纪虽小，动作轻快，机警非常。林中的路又熟，常时走开，转眼就回，当地林深竹密，甚是难走，光景又极黑暗，山兰恐他迷路，说好不令走开，正拿着那盏皮灯笼想心事，忽听面前，似有响动。定睛一看，灯光之下，面前立着二人：正是酋长黄山都和那荡妇，身后还跟着三个身材高大，貌相狞恶的野人，满脸诡笑，神情大是不善，心中一惊。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五章　古洞艳尸

前文符双珠被食人生苗骗往谷中，将人迷倒绑入藤夹之内，正待天明烧杀祭神，幸被摆夷伊瓦布，引来大群野人救往花林塘。夜来老酋长阿庞，举行跳月庆功大会，双珠得了新酋长之妻山兰的指教，拜老人阿庞，做了义父。又收一九岁孤女鸦鸦，做了义女。一直坐到次日天明，方由月儿湖回转花林塘树屋之中。睡到午后起身，几次查问，都说引人救她的夷苗，名叫伊瓦布，不是莱花峒头目阿成，也非同行八十壮士中人。并说所发伤毒甚重，周身赤裸，卧在月儿湖崖后，星星泉树屋里面，正在调养，身上臭秽不堪，老人、山兰，同声劝说，不令前往探看。后令鸦鸦往问，回报也说，伊瓦布并不知道阿成是谁，请双珠不要看他。人一复原，自会来见等语。

双珠虽然失望，但是无法，一心欲往楠木林，寻访姓木的男女异人，因听老人阿庞说起，此去道路甚远，危险异常。新由同族野人口中，问出一条捷径，比较近出不少的路。一时无聊，便借打猎为名，约了山兰，前往探路，鸦鸦也跟了去。当第一夜，月儿湖跳月之时，老人阿庞，看出山兰之夫酋长黄山都，见双珠美貌，动了色心，知道汉家少女，不会自愿嫁与野人，双珠面上，已显不快之容，并还暗用武功，故意把脚一挣，身子一侧，把黄山都跌了一交，震得生疼，虎口几乎崩裂。惟恐男女双方，发生争斗，反德为怨，甚而引起凶杀，有违平日爱护汉人的初心。何况这个汉家女子，并不好惹，曾经孤身一人，在黑森林中，连经奇险，走了两天一夜，不曾休息，最后被擒，还是被食人凶苗所骗，用毒草迷倒，遇救之时，绑还未脱，便用暗器，隔着藤隙，把追来的凶苗打死了好几个，非但胆勇绝伦，从未见过，身边还有极厉害的兵刃暗器，内中一种弩箭，更是奇毒。万一双方失和，动起手来，黄山都为她所杀。本族便要少掉一个勇士，甚而死伤不止一个。在众人复仇之下，双珠的性命，也必难保。为防两败俱伤，彼此不利，对于双珠那样美慧胆勇，知恩感德，更极怜爱。于是把同族公献，身边佩带，专门管制酋长的一条皮鞭解下，借与双珠，随时防身，有了此鞭，无论何人，均不得稍为侵犯，准备过了当月十八，全族野人，公祭星月的盛典佳节之后，再想法子，送双珠起身。

双珠自然高兴，心中感谢。后听山兰也和老人一样说法，有此一鞭在手，非但所有野人，不敢侮犯，并还惟命是从，如见老人一样，不由胆大心安。心想，反正无事，楠木林相隔虽远，无人护送相助同行。暂时虽难走到，借此窥探当地形势，查看野人风俗，也比闷坐花林塘树屋之中，要强得

多。哪知头一次走出数里，便发现旁边有人窥探，林中昏黑，形势险恶，山兰人更机警，惟恐仇敌，掩来暗算，自家人少，不敢怠慢。刚刚发出紧急信号，便见黄山都，同了两个心腹野人，当先赶到。跟着，附近埋伏守望的野人也分头赶来，在当地搜索了一阵，并无人影，后听鸦鸦，背人密告，说方才所见暗影中的可疑人影，业已看出，乃是黄山都，最好留心一点。

双珠觉得黄山都，对面时节，只朝山兰，问答了几句，便即走开，好似经过老人警告，又吃了一点小苦头，妄念已消神气，闻言并未理会，因见鸦鸦说时，神态激昂，面带悲愤，一口咬定，非是黄山都不可，并还不令山兰听见。对方一到，立时住口，好生奇怪，只当小人眼花，不曾看清，也许从小孤苦，被黄山都打骂过，心中怀恨，并代自己不平，心有成见所致。正想探询，山兰恰巧寻来说笑，就此岔开，不曾在意。

次日因觉明夜，便是十八祭神盛典。这一天，野人看的最重，和汉人过年一样，家家树屋上，都扎有不少松枝花草，挂满饮食应用之物，月儿湖前广场四外，并还挂满野人特制的火绳皮灯。人们来往欢呼，往场上抬送酒肉，络绎不绝。少年壮士，便三五成群，四处打猎杀蟒，准备明日夜来欢会助兴之用。好些一年一度轻易不用的乐器，如石鼓，竹笙，长筒，号角之类，均是祖上所留，也都陈列出来，放在广场之上。野人平日，不问男女老少，从八九岁起，均要出力劳作，通体无一闲人，虽然轻重大小不等，却不许人懒惰，每年只此星月佳节，前后数日之内，可以随意游玩。但这几天，人们均要设法欢乐，准备到了正日子，狂欢一日夜，照样还是无什闲人，愿意休息，却也无妨，山兰一则有病，得到老人特许，二则，奉命陪客，心又烦闷，贪和双珠亲近说话，只把点缀佳节的花草果品，准备了一下，稍为离开，便寻了

来。鸦鸦更是拜了义母之后，除却奉命往月儿湖，探询伤人，去了两次。终日都守在双珠身旁，形影不离。双珠见无什事，老人昨日，还曾谈上一阵，临睡方始分手，当日为了这多少年来的盛典佳节，都须由他主持。虽因年老退休，另外立了酋长。到了十七八九这三天，仍是受众恭敬，将他迎往月儿湖，主持全局。布置一切，住在特备的木台小屋之内，要到十九夜里，才能回来。走时，本想双珠、山兰同往。双珠心中有事，急于起身，又觉这般野人，虽然纯朴天真，但有许多奇怪风俗，均非所习。身是外族子女，和老人同坐台上，受众礼敬，也有好些拘束。同时想起昨日所探途径，前面还有一片山坡，地势逐渐高起，内中仿佛还有溪谷，中途发现警兆，不曾深入，便被山兰、鸦鸦劝回。意欲再往查探，山兰本和双珠投缘，同住了两三日，情感越厚，爱到极点，明知此举无益，那一带又当两起宿仇大敌的来路，许多可虑。昨日业已发现警兆，是否旁有强敌潜伏窥探，也不知道。一个不巧，还要遇险。本意等到事完，由老人作主，护送上路，无须多此一举，偏是爱极双珠，见她想去心切，不忍违背，仍是长幼三人，一同前往。

林中昏黑，宛如深夜，每人均带有一盏皮灯，一路留心，到处静悄悄的，并无动静，路比昨日，也走远了多一倍。双珠看出昨日所见，乃森林中的一片高岗，坡道平斜，并不十分难走。人已越过那条形似山谷的斜坡，四外林木，越发高大，行列也是疏密相同，容易通行。林中并有许多怪石奇峰，参差罗列，均不甚高。最高大的，才只三四丈，形势却极险怪，大都平地拔起，极易藏伏敌人，皮灯微光照处，黑影幢幢，宛如山魈鬼物，张牙舞爪，森列两旁，待要攫人而噬，狰狞可怖。方想，这许多怪石，真有奸细掩来，野人手

里，都拿着这类皮灯笼，岂不更易被人暗算。山兰忽然内
去往树石之后，双珠因觉地形险恶，手中皮灯，易做敌
标。恰巧旁边树上，有一枯树丫，离地不高，便将两
灯，一齐挂在上面，身立灯旁大树之下，等候山兰解
来，同往前面探路，忽然回头，鸦鸦不知去向。因知此
年虽九岁，机警矫健，动作如飞。林中道路又熟，两次
途中，均曾不时走开，连灯都不曾用，仗着野人从小练
目力，去往左右前途，窥探动静，随时归报，业已看惯
边并还带有兵器。手法甚准，先不放心，劝她不听。连
也说，此女胆勇灵巧，心思更细，有的大人，都未必能
她那样轻快机警，足可无妨。以为不耐守候，又往前
探，并未在意，正在盘算未来之事，猛觉前面有了轻微响
心中警觉，忙即戒备，往后闪避，跟着人影一晃，身前
来了一男一女，定睛一看，正是酋长黄山都和那苗妇，
还跟着三个身材高大，手持刀矛，腰间挂着一圈长索
人，灯影昏茫中，看出前面男女两人，面带诡笑，虽因老
鞭，围在腰间，又听老人和山兰，说得那么结实，有
恐，心仍厌恶。尤其是那苗妇，神情凶狡，一望而知不
意。双方言语，不甚通晓，无话可说，刚呼喊得一声：
姊姊快来！我不懂话”。旁立苗妇，已用苗语代答，笑
“你不要怕，你不要慌，我丈夫并无他意，只是你不
规矩。如今要你回去，否则，便将老公公的长鞭，留下也

双珠闻言，半信半疑，因见黄山都，双手叉胸，
后三野人，做半环形，将前面挡住，并无别的动作，
放。又知野人风俗奇特，也许无意之中，犯了禁忌，
思，一手将鞭取下，一手握剑，故意大声喝道：“我
什错事，怎会犯你规矩，酋长的话，我听不懂，你这

见过，又非他的同族，所说不足为凭，好在山兰姊妹，少时就到，等她回来问明之后，我如真个犯规，自会向我义父请罪认罚便了。”苗妇本是别族中掳来的熟苗，又被黄山都，转掳了来，性最淫荡，又喜自大。一听山兰说她不是野人同族，十分轻视，狞笑喝道：“你如在花林塘内，便是我们上客，就往森林中走动，有我们的人同路，也还无妨。何况你还拿有老公公的神鞭，本来不会管你闲事，你可知道这条神鞭，只能在花林塘，月儿湖，这条路上走动。这一面是禁地，前面三十多里，便是我们仇敌巢穴，休说外人，除却老公公，便本族中人，也不能走过山这面来么！”话未说完，忽听一声怒叱，一条人影，已由斜刺里，飞扑过来，苗妇手疾眼快，忙即闪开，黄山都抢救更急，已将那人挡住，来者正是山兰。为了病还未好，连陪双珠，玩了两天，高兴头上，野人饮食，又无节制，酒肉生冷，同时下肚，方才腹痛如割。因恐双珠嫌臭，特意走远了一些。刚刚赶回，便见丈夫，拦住双珠。苗妇在用苗语，发话恐吓，不由激动怒火，也未听清来意，便猛扑上前，吃黄山都拦住，越发妒愤，刚刚大声哭喊咒骂，待要拚命。忽听双珠急呼，姊姊莫忙，问完他们来意再说。我有老公公皮鞭在此，你忘了连日劝你的话么！你病还不曾好，怎又与人怄气。山兰这时，对于双珠，已是言听计从，忙即气愤愤骂了一句，便将手松开，由此双方，各用蛮语，争论起来。

双珠见山兰，那样情急咒骂，黄山都终始冷冷的，立在她的对面，并无回手之意。等对方把手松开，方始发话，比起平日所见，专喜欺凌妇女，动手毒打的苗儸之类，似好得多。方觉此人，虽然薄幸昧良，得新忘旧，并还不知美丑好歹，人却沉稳，不似别的蛮族那样凶暴，也许当地风俗较好

之故，忽然看出山兰开头十分气盛，争了一阵，声音渐低。好似有些顾忌理亏，软将下来，黄山都说的话，并不甚多，神情颇傲，苗妇闪在对方身旁，满脸都是得意之容，心方不解。山兰业已带着满脸怒意，回身相告，并将长鞭要去，转递黄山都，拉了双珠，边走边说，大意一时疏忽，忘却这条神鞭，不能离开花林塘、月儿湖，方圆十里之内。尤其来这一面，更是强仇大敌，盘踞之所。此鞭乃全族中人，用毒蛇脊筋所制，献与老人之时，曾由许多壮年男子，挑破中指，滴血立誓，并向月神，许过心愿，然后献与老人，看得十分珍贵。老人阿庞，虽可随意佩带，为防万一失落，除却责罚犯过的酋长和大小头目外，并不当它兵器使用。每次远出，也都留在家中，极少带走。这多年来，共只暂时交与两个本族中的老人掌管，均因老人，出外时久，要好几天才回。为防酋长，无人监督，偶然犯法，做错了事，无人能制之故，老人一回，当时便要交还，在家时节，交人佩带，尚是初次。何况是个外人，来客不经老人之命，私入森林，照例本当仇敌看待，幸而自己同路，又是老人义女，入林稍远，虽然无妨，这条神鞭，却是不能过界，山兰因见老人，对双珠亲如父女，众人皆知，本身又是酋长之妻，无论如何，不会有人作梗，忘了神鞭过境，远离花林塘十里的戒条，更没想到丈夫和那苗妇，心中怀恨，有意作对，虽有自己在旁，老人不曾吩咐，又有义父女的情份。不是外人，事出无知，好些推说，决不致于真个受罚，就罚也可由她承当，但要再往前进，此鞭必被黄山都拿去，不知出什花样，实在气她不过，准备回去，反告一状，乘机报复。等到走回来路山后再将鞭要回，交与双珠。拚着受众公审，吃点小亏，打那苗妇一顿。仗着平日人缘，和老人宠爱，也决无妨，凑巧辩理时

节，话说得好，得到众人同情，还可转败为胜。乐得将计就计，由双珠借一题目，或是明言，昨日丈夫，便带人暗中掩来，明知神鞭不能过界，故意不说，后被自己看破，误认奸细，当时回转，因未过界，奸谋未成，今日又跟了来。就算误犯规矩，像狗男女这样行为，也非本族人情所许，明日便是佳节，他乃本族酋长，不为同族中人出力，增加快乐，听荡妇之言，反用阴谋暗算，纵人犯法，再来作对，就这一条理由，便可自打他一顿，好歹先出一口恶气，便将心意说了出来。

双珠早就听出那苗妇苗语，说得不在自己以下，人颇聪明，野人的话，也一样会说，见山兰气愤头上，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恐被对头听去，更加作对。偷窥苗妇，正向黄山都交头接耳，低声密语，料其决无好意，几次低嘱，令其留心。山兰非但毫无戒心，反怒答道“他们欺你初来，不懂这里规矩，故意作对，真个可恶。我说什么，也饶那狗婆娘不得。今天非打她不可，正要他们听见呢！好妹子，你不要怕，就算犯规，当众评理下来，也没什大不了事，何况过节祭神这几天，谁都可以自由自在，样样放宽，就犯一点规，只要没有杀伤，也无妨碍，越过山头，那没良心的，如其心痛狗婆娘，恐怕弄巧成拙。不将神鞭还我，便说他们，倚强硬夺了去。我们人已回到界内，决不怕他，我更有理可说。要他们的好看呢！”

双珠觉着那苗妇，非但淫凶泼悍，貌更粗丑，估计黄山都这样得新忘旧的野人，双方情爱，决不能久。照近日见闻，山兰非但美貌聪明，能干耐劳，为老人和全族中人所喜，并还立过一次大功，仗着应变机警，三年前同了几个本族妇女，无意中发现强敌，乘虚来犯，只凭手中矛弩和疑兵之计，支持了大半日，终于候到自己的人，相继赶回，大获

全胜。因此黄山都，虽然昧良变心，并不敢对她十分虐待。哪一样都比苗妇高得多，只要照着自己所说去做，必占上风无疑。但照目前这等做法，却有好些不妥，难得双方一见如故，这样情厚，自己又不能常住在此，恐其各走极端，两败俱伤。不说别的，为了这种薄情无耻的男子，悲愤成疾，也是不值。昨日回去，业已劝好，不料还是这样气盛，知其口直心快，当时按捺不住，人却聪明听劝，正在低声劝解，最好息事宁人，不可做得太过。忽然想起方才所说，黄山都昨日暗中窥探之言，虽是气话，正与鸦鸦所说相合，照此情势，狗男女分明存有深心，阴谋决不止此。山兰却说得如此轻松，莫要另外还有文章不成？又想，鸦鸦本在一起，忽然失踪不见，此女机警异常，山兰说她去年才只八岁，公然孤身出外探敌，连遇两次猛兽，均被避过。归途并还打死一只。一个人常时往返数十里，那一面道路，她都熟悉，所行比这一带远得多，好些大人，都没她熟。虽不致于遇险失落，她和我这样亲热，怎会悄没声，人便走去，至今不归，方才她人刚走，对头便是出现，昨日又是她说，暗中窥探的实是狗男女，并非敌人，神情十分悲愤。此时想起，俱都有因，莫要此女业已看出奸谋，暗中溜走，去向老人报信不成？听说这里的人，样样公平，不论何人犯规，一体受罚，除非有理，真要犯规，便老人也无用处。不过事情难料，对头知其有心陷害，或是另有别的凶谋，有她赶往通知，到底要好得多。何况此女生长此间，是否犯规，和事情大小，想必知道。既敢背了对头，绕往前途告发，可知并无妨碍，如无用意，隔了这多时候，人早寻来，哪有不见之理。再一回忆，鸦鸦先在自己身后，并未往前走动，转眼人便不见，不是往旁便是往后，越想越觉所料不差。否则，此女那样依恋，形影不离，

再三背人苦求，非要答应带她同走，并将所练刀矛，和纵跃飞驰之能，当面施展。说她非但从小习耐劳苦，连忍饿忍热忍冷，以及多走长路，能下苦心练过，尤其是走长路，已有两年。不曾断过一天。因其年幼，家无大人管束，老人怜她孤苦，令其同住花林塘，并命众人另眼相看，从无一人，欺负过她，老人事情又忙，每日起居，均有定时，一出外就是多少天，鸦鸦仗着无人过问，除常孤身远出，探路探敌之外，便是约了童伴，练习应敌，往来两地，由她自愿做探子，满林飞驰，跑上一整天，不算稀奇，两三天不眠不休，也不饮食，均不妨事，暗中练习，不知有多少次，如肯带走，决不累赘，并且大家都好等语，就这两三日光阴，连汉语带熟苗语言，竟学会了不少，不会的，也能闻声会意，略比即知，这等灵慧的幼童，实是少有。另有一件奇怪，除对老人阿庞一人，最为忠心感激而外，山兰平日，也极爱她，她表面也颇表示亲热，神情却不真切。山兰如其咒骂黄山都，必在一旁，随声附和，格外显得高兴。对于自己，却是亲热依恋，样样出于真诚。防人之心更严，当着人，都是不相干的话，只一背人，心要苦求同行，极力表示她的本领能干，不怕吃苦，说完，也必再三嘱咐，千万不可把所说的话，告知别人，每一提起黄山都，终忍不住带出一种悲愤之容。偶然有时警觉，还要故意想法遮掩。几次探询，答话支吾，并请不可告诉山兰，以防他们是夫妻，难免泄漏。对她忌恨，越看越觉她人小心深，自有难言之隐。实在见她可怜可爱。情不可却。当日曾露了一点带她同行的口风，欢喜得眼花乱转，抱着自己直喊亲娘。此女生长山中，老人那样钟爱，众人也无一个对她欺凌，除却父母双亡，家无亲人，只比别的幼童，还要自在。如说幼童好奇，对汉家人，发生倾慕，但

是汉城之中，不曾去过，以前话都不懂一句，如何一见倾心。对一个异言异俗的外族中人，这等亲热依恋，实在不解。但经细心查看，对于自己，实与山兰不同，没有丝毫虚伪，越想越料方才失踪，必有深意。恐被对头听去，也未出口。山兰满腔愤怒，鸦鸦一向自往自来，见惯无奇，心中有气，又想乘机报复，回到禁地之内，将鞭讨还，把苗妇打上一顿，也未想起询问鸦鸦何往，怎未同回。正走之间，二女树上挂的两只皮灯笼，早被后面两个野人代接了去。走往前面，山兰乐得省事，也未理会，眼看越过岗顶，顺坡而下。到了坡那面来路，便可将鞭讨还出气。暗影中回顾苗妇，好似怕打离开，不知何往。只剩黄山都，同一野人，在后面交头接耳，低声说话，相隔约有一两丈双珠正劝山兰，此时不必与人怄气，无须打她，前面持灯野人，忽然走远了些。山兰恐双珠没有灯光照亮，行走不便，方要喊住。隐闻身后脚步之声，回顾身后二人顺坡而下，相隔已近。丈夫手中，有一盏皮灯，先隐黑暗之中，上路方始取出，同行野人，也是族中勇士，乃他心腹，每次出外掳抢，并往别族中，强奸妇女，都是此人引头。冒险往探虚实，再引丈夫同去，苗妇便他掳来，最是可恶。心正厌恨，打算走快一点，后面皮灯，忽被丈夫摸灭，以为不愿看他，重又勾动怒火，刚要喝问，双珠也听出身后两人走近，回顾对头，将灯熄灭，忙把山兰的手一拉，低说“不要理他。”一面准备，脚底加快，朝下赶去。猛瞥见前途昏灯影里，苗妇忽然出现，还未看真，眼前倏地一暗，前面两盏皮灯，同时熄灭。双珠人本机警，早疑对头，别有阴谋，一见灯灭，忙伸手腰间，去取灯筒，刚刚握着灯柄，还未晃燃，忽听山兰怒吼了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心中微惊，转眼之间，一股从未

闻过的奇怪香味，带着一蓬灰沙也似的香粉，已当头撒下，情知不妙。耳听山兰，似已倒地，料定中了暗算，急怒攻心，手中宝剑，刚一拔出，未及舞动，人已头晕沉醉，四肢无力，知觉皆失，昏迷倒地。

隔了些时，觉着头上冰凉，睁眼一看，山兰不知何往，人已落在一处山洞之中，旁边还点着一盏野人用石块掘成的油灯。对面壁上，悬着燎火，古洞阴森，冷气侵肌，怪石林立，昏影幢幢，宛如鬼物，比森林中所见，还要可怖。周身业已湿透，水迹淋漓，仿佛刚由水里，被人捞起。又卧在冰凉山石之上，越发冷得难受。连忙坐起一看，宝剑包袱暗器之类，有的藏在身上未动，有的放在旁边，均未失去。山兰和对头狗男女，不知何往。忙将宝剑挂上，包袱背好，轻悄悄往洞外掩去。刚想起森林昏黑，灯筒药引，多半湿透，不能晃燃。这里不知何处，分明落在对头手中。就此出去，不知途向，也难逃走，此洞地势宽大，那旁石上，还铺有兽皮，必是狗男女的巢穴，不如隐身石后，先把解药取出闻上，以防再中暗算。等到人来，探明真相，将其擒住，也不杀他。只要迫令引路，寻见老人、山兰立可无事。就算自己，犯了规矩，他们这等阴谋害人，我也有理可说，不会吃亏，怎么也比乱闯要好得多。念头一转，瞥见前面洞旁，立着两块怪石，既可隐身，逃走起来，也甚方便。刚往石后走去，脚底忽然绊了一下，洞虽高大，地势高低不平，石根错落起伏，波浪也似。双珠由昏迷之中惊醒，看出形势危险，未免有些心慌。光景又极昏暗，高一脚，低一脚，往前掩去。没想到洞口横着这样一个东西，等到一脚踏上，觉着软腻腻的，大惊纵退，低头一看，乃是一具女人尸首，先还当是山兰，被那不良的丈夫所害，心正愤极。忽然发现旁边，放

有不少火把油藤之类，又觉女尸，仿佛还未断气，想起包袱中，带有各种急救之药，因是来时特制，外面还套着一层油绸布袋，连地震时，那大风雨，都未湿透，还有一点引火之物，也在包中。四顾无人，到处静悄悄的，素性义气。想到山兰，一个萍水相逢的异族苗女，竟能一见如故，结为至交姊妹。这数日来，样样都得她的帮助，不由激动平日义侠天性，忙取了一根油藤，赶往洞壁所悬油藤燎火之下，伸手点燃，上来断定女尸，非是山兰不可，决无二人。甚是情急，平时动作又快，将火点燃匆匆赶回，人还未到，便想将身上外面带有水迹的包袱解开，只顾急于救人，连身上水湿寒冷，也都忘却，这类油藤，乃野人山中特产，火光作紫绿色，油性极重，又极耐燃。野人常时用来点火照亮，加上别的竹丝麻经之类，结成燎索，长的往往终宵不断。双珠手中，虽是一根未编过的细藤，照起明来，比那皮灯，却亮得多，只管山洞高大，阴气太重，冷气森森，光照不远，丈许方圆之内，仍是看得毕真，目光到处。瞥见女尸，俯伏地上，缩成一团。仿佛中了奇毒，但是后背全裸，人较粗壮，颈上还挂着好些野人特有的装饰颈链，一望而知不是山兰。心虽稍定，平日乐于救人，天性义侠，已成习惯，见那女尸，虽然伏在地上，声息皆无，方才被自己踏了一脚，也无丝毫回应，手脚皮肤，尚在颤动不停，似还未死。先因苗妇，最得酋长宠爱，不会遭到这样凶杀。只看出所中伤毒甚重，打算救转再说。等到抓住那人肩膀，翻将过来一看，竟是方才和酋长同谋，暗算自己和山兰的那个苗妇。因其所受的伤，奇毒无比，人虽无救，周身皮肤，还在颤动不休，不禁大惊。暗忖，这婆娘方才还向酋长献媚，合谋害人，怎会惨死在此，看这神气，分明被人暗杀，中有奇毒的镖弩之类，如何

身上没有伤痕，是何原故？本想将人救转，盘问真情，就便以恩相结，化除敌意，及至伸手一试，脉息已停，身上皮肉，也由快而慢，停了颤动。火光照处，面容惨厉，似由洞外，受伤逃来，不等遇救，人便倒地。

苗妇死前痛苦已极，一双凶睛，业已突出眶外，握拳透爪，口张未闭，就这转眼之间，周身皮肤，业已变成灰绿颜色，肩上并有一片浮肿，馒头也似凸起，正往外胀，这才看出肿处中心，有芝麻大小一粒紫黑血球露出，已然冻结。猛想起前听父亲说，昔年祖父，曾往野人山行医，归途快要出山，走往迈立开江路上，忽然发现野人所用毒刺，毒性猛烈，真个从所未见，后来费了许多心力，均未查问出这类毒刺，如何制造。只发明了两种解毒之药，但是被刺的人，解救稍迟，至多走出五十步外，仍无生理。如再中在五官心腹要害之处，更难活命。端的猛烈无比。后来听说这东西，乃是黑森林中，一个野人部落中的妖巫所有。她那取毒制造之法，一向秘不告人。所以连她本族中人，也不知道。祖父为了此事，曾经深入黑森林好几次，休说妖巫，连前在江边所闻，野人的同类，也未遇到一个。临死还命父亲留意。并说那两种解毒灵药，还不算是十分特效。父亲因那两种药膏药丸，多重伤毒，至多一日，就可转危为安，轻一点的，更是当时痊愈，其效如神。而这类毒刺，自从祖父，见过一次，这多年来，从无一人发现。连向野人山，黑森林内外，各种苗蛮部落，屡次探询，也无一人得知。连这一种野人，多说没有见过，偶然有人见到，也是其说不一。这类毒刺，仍是不知。料知祖父所见野人，必定隐在森林深处，从来不与世通。故此连山中苗猡，均不知他底细，好在深藏荒山森林，深秘之区，这样暗无天日，到处布满毒蛇猛兽的黑森林，

平日大队探荒的人，分由各路入山，往往走上多少天，看不见一丝天光，无论如何走法，去的人多么胆勇，至多走进数十里为止，从无两起探荒人相遇，会合一路之事，可见出入都难，这类野人，从古以来，便伏在森林里面，聚族而居，自生自灭，不会出山害人，每日医病又忙，终年用心，解救伤毒的药。已无法使其再加灵效，年月一久，只偶然谈起而外，已不再注重此事，不料这里忽然发现，那伤口当时结疤，跟着肿胀，周身皮肉，化成绿色毒水，朝外喷射，无论人畜，只在七天之内，沾上一点，便难医治。虽没有受伤毒重，医治如不得法，照样也是送命，正与眼前所见，完全相同。

念头一转，越发警惕，不敢立近，忙即往旁避开。心疑苗妇，淫荡善妒，泼悍无耻。多半先和凶酋合谋，将自己和山兰，用毒药迷倒，擒来洞中。因见凶酋，生出邪念，心中妒愤，与之吵闹争斗，激怒苗酋，送了性命。山兰也许凶多吉少，继一想，所料好些不合情理。第一，凶酋全族之长，虽有老人阿庞，这个管头，但仍具有威权，人又强勇多力，对付一个苗妇，就说怒火头上，不念旧情，无论用什方法，均可杀死，何况又是外族掳来的女子，一经失宠，便和俘虏奴隶差不多，决不敢和他反抗，何致使用这等凶毒无比的手法？并且苗妇死时，应往外逃，如何反往里逃，断无此理！至于山兰，凶酋虽然不念旧情，照当地野人的风俗，比平日所见苗猓，高明得多。非但男女平等，差不甚多；最重要是，对待外敌，虽然讲究越有胆勇越好。谁能拚命杀敌，不畏艰险劳苦，并不问他本身力量大小，均受同族中人敬仰，尊为勇士，与别的部落中，专重蛮力，迥不相同。对于自己人，却是最忌同类相残，便是对方，有什过失，也须由酋长，集众公判才能处罚。除父母长兄外，便是幼童，也不得随

意欺凌，人都养成一种自尊自爱，互相亲热，共同对外的美德。除却一些奇特的野蛮风俗，还未改变而外，好些地方，在自己心目中看去，真比寻常不明理的汉人，高明得多。山兰虽因丈夫变心，失了宠爱。凶酋想要随意杀她，决办不到，何况夫妻失和，人都知道，一旦失踪，全族中人，都要向他追问。老人阿庞，更是放他不过。否则，照山兰那重妒念，和平日吵闹情景，换在别的种族，好了被迫遗弃，稍一不妙，不是苗女情热，夫妻拚命，同归于尽，便为男的所杀，决无幸免。怎会失和这久，安然无事。男的非但不敢对她十分虐待，连所爱苗妇，都要避讳。不敢公然露出歧视。为了山兰，不肯和所爱荡妇一起，去受族人礼敬。凶苗只得独自向前，连苗妇也只好撇开，初来那日跳月，曾经眼见。自己和山兰、鸦鸦，同出探路，人都知道，忽然失踪，少掉两个大人，便鸦鸦不往告发，凶苗也未必有此胆量。如说山兰未死，但又不应这样光景，凶酋人又何往，如何连同行三四个野人，也不知去向。鸦鸦对我，那么亲热依恋，此事不应不知，如往老人那里送信，应有人来解救。否则，也必寻来，以平日观察所得，这类迷药，随便决不能醒，估计就算冷水，可以解救，也不会当时就醒，可是用冷水泼救的人，今在何处，醒来也有片刻，始终未见一人。

林中光景虽黑，这一带，好似野人山中的一片盆地，四时花果不断，气候温和，今日阳光更好，入林以前，曾觉天暖，恐要落雨，山兰还说，花林塘气候，终年如此。高低相差，并不甚多，每隔些日，虽有阵雨，片刻即停，到了雨季，方始每日都有大雨，但因地势甚好，下得最大时，平地可以行舟，水深常达三五尺，豪雨一停，当时便可流干，决不妨事。现在正是干季，隔个十天八天不下雨，是常事，天气却

是越往后越暖，不足为奇，因此衣更穿得单薄，此洞为何这样阴冷，宛如九、十月天气，一身水湿，越发难耐，乘此无人，或逃或留，都应换上干衣，才好应付。洞中隐藏之处甚多，就有人来，空洞传音，老远也可听出，内里又似有人居住，野人喜洁，甚是干净，有两块大平石上，并还铺有几层兽皮，心疑当地，乃是凶酋背人行乐之地，也许山兰醒来，将苗妇杀死，和凶酋拚命，一同打到月儿湖去；或是老人得信，派人寻来，恰巧苗妇已死，一同喊走，匆忙之中，无人顾到自己；或是地方隐秘，凶酋不说实话，甚而山兰，都不知道，都在意中。主意打定，匆匆寻到隐僻之处，将手上所点藤枝熄灭，借着附近壁上的燎火照亮，解开包袱，取出干衣，匆匆换好。一面回忆前情，还有于理不合之处：第一，无论如何说法，都应有人，不应把自己，放在一边，置之不管。如其凶酋，将我救醒，这类迷药，应有解法，不应用水泼醒。如是别人，更无不见之理。正在寻思不解，猛瞥见幽灵也似，由洞外掩进一条黑影，因其动作轻灵，而又敏捷，藏处离洞口较远，直到近前，方始看出。又是那么东张西望，掩掩藏藏神气。先还疑是对头奸细，如是老人派来迎接，不应这样鬼祟动作，暗中戒备。细看来人，神态慌张，防备后面有人追赶神气，途中两次停顿，掩往一旁，仿佛知道洞中无人。专一防备外面，手中刀矛并举，作出戒备之势。后见没有动静，忽然拨头转身，往方才卧处，飞扑过去。一见人已避开，不禁噫了一声，满脸都是悲愤情急之容。洞中除立处墙上，悬着一条燎火而外。那铺有兽皮，和方才卧倒的平石的中间，还有一盏石灯，不曾熄灭。当那来人，快走近时，业已看出所带刀矛，甚是眼熟，心中一动，后来那人，扑到先卧之处，惊呼侧转，双方恰巧对面，不禁惊喜交集。

原来洞外赶来的，正是前救莱花峒头目．曾经立誓相从，改名阿成的那个忠心义气的摆夷，不知怎会寻来此地。不由喜出望外，宛如人在异乡，忽遇亲人一样，不顾寻思阿成怎会出现。只知是为自己而来，慌不迭，低呼了一声“阿成！”便往前面赶去。

第二十六章 绝处喜重逢甫脱凶樊 又入死域

阿成冒着奇险，赶来当地，发现双珠，不在洞中，正在忧急悲愤，无计可施，又知情势凶险，再不逃走，便无幸免，没想到人在洞中，并不曾走，也是喜出望外。双方刚一对面。阿成便说：“事不宜迟，我们走得越快越好，主人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说罢，一路东张西望，捞起双珠所换湿衣，卷成一团。问知并无余物，匆匆便催起身，往外走去，双珠心中本极惊疑，再见阿成，神态慌张，仿佛发生极严重的变故。危机一发情景，料知不是寻常，边走边问：“那日天明前，引了野人，救我出险的伊瓦布，可是你么？”阿成边走边答：“伊瓦布是我假名，因为那年，两次采荒，均遇野人，先是对方偷盗我们兽皮和大象牙，发生争斗。他们人少，峒主哈瓜布夫妇，又在一起，野人如何能打得过，被我们杀死了十几个，余均逃走。第二次又与相遇，为了事前戒备，早就防到他要复仇，防御周密，刚一出现。便被打倒了七、八个，用的多是毒弩，后面野人，纷纷惊退。峒主擒到五个，用药救活，想要拷问，谁知野人甚是狡猾，明明懂话，听出峒主是想讲和，只要以后互不相犯，便不伤他性命，竟装不懂。一味乞怜求饶，峒主只当真个言语不通，正

想设法，教他言语。第二日一早，不知被他用什方法，全数逃走。只有两个受伤较重，逃出不远，藏在树腹之中，互相低声咒骂，非要报仇不可。这才听出这类野人的话。我们有好些人，俱都通晓。被擒时，他们偏故意那么鬼叫。咒骂的话，又极凶毒。正要擒回拷问，那两野人见被看破，自知无法逃走，二次假装投降。刚由树林中走出，立用所盗毒弩，朝我们的人乱打，不是峒主夫妇和两个勇士，正由后面赶到，去的人不及防备，没料到他已折箭为誓，手中刀矛，也都放下。还会下此毒手，他们弩箭，打得极准，手法甚快，所盗又是毒箭，骤出意外，休想活命。总算后去的人，看他情急拚命，扬手几枝镖枪，将其打死。就这样，仍被伤了两人。内中一个，并还送命，峒主知道双方仇怨，越结越深。这类野人，虽极野蛮，但极凶恶慓悍，形踪飘忽，来去如飞，森林之中，光景又极黑暗，随时都有受他暗算的危险，以后每次采荒，必是大队出发，飞泉崖前面一段，便是他们出没之地。两次相遇，均在那里，满拟野人，必要报复，接连两年往来好几次。不知怎的，一个也未遇上，虽未出事。但知对头决不甘心。也许看出我们人多利害，两次吃亏，有些胆寒，不敢冒失下手。我们采荒的人只一走单，必为所伤。走过当地，照例格外防备。这次主人去往楠木林寻人，峒主非要派人护送。便由于此，那日地震之时，我刚赶到飞泉崖前，相去还有三十来里，眼看就到。心想：照我这等走法，就是主人多么心急，也必追上。我已往返急赶了两日夜，不曾停步，气力实在支持不住。正恐主人天亮起身，那一带不透天光，并有三五成群的，各种大小野兽，和毒蛇大蟒之类，纷纷往我来路左右飞驰。我只孤身一人，又当精疲力竭之际，先颇心慌，怕它望见灯筒光亮，朝人扑来无法

抵敌。后来看出，这些连平日采荒，都难得遇到，有的并还从未见过的猛恶凶毒的东西。只管接连不断，由前侧两面亡命飞驰而来，越往后越多，只不挡它的路，见人连头都未回。内有两次闪避不及，竟由身旁窜过，离身只两三尺，差一点便被撞上，等我瞥见它那亮蓝色的凶睛和飞星一般射到，忙即往旁闪避，它已一阵风也似，擦身而过，因其为数太多，一群接一群满林乱窜，到处都是。前面刚刚避开，身后又有两只横窜过来。末了一次，脊梁骨还被擦了一下，我已被它撞滚倒跌地上。等到惊慌爬起，它早走远，有那目力强的，见人并还自己避开。绕着前侧两面驰去，照我们的平日经历，刚看出林中发生变故，不是遇见大群仇敌围攻，定是有什比它凶恶得多的毒蛇猛兽之类，在后追逐。和那日抓杀犀牛的怪兽嘤嘤一样。否则，无此景象，为数也决不会这多。如是大群过境，象那日犀群一样，最多时，往往两三日过不完是常事。但决不会这样零星小群，杂在一起。我已避开它们来路，依然到处都是，又是这样，分头乱窜，由两面逃来，专往我来路一面逃去，越来越多，种类不一，随时随地，均可遇见。后又遇见大群地虎，这东西长才尺许，原是林中特产之物，又象是虫，又象是兽，藏在深草里面，平日难得见到。这时，竟和潮水一般，由斜刺里涌来，地面都被布满，走得又快，灯筒照处，成千累万。一条条黑影，和箭一般，贴着地皮，由右而左，往斜刺里，飞射过去。林中地面，均被布满。这东西虽然胆小多疑，见人惊避，它那后半身，一打就死，但是头有尖角，平伸向前，比铁还硬。一旦激怒，情急拚命，只要有上十来个一起，不论人兽，被它撞上，非伤不可。撞得重的，连腿也被撞断，同类越多，它也越凶。除那生有密鳞的大蟒，专吞此物，是它克星而外，寻

常猛兽，都不肯去惹它。何况这样多法，最奇是地虎大群飞驰，别的毒蛇猛兽，照样和它杂在一起，仿佛互不相犯。有的猛兽，身强力壮，将它踏死，并有蛇蟒，昂首驰过，它也一味飞驰，无一反顾，路被隔断，非等过完，无法再进，我正饥疲交加，举步皆难，何况前后左右，到处都是这些东西。由前侧两面，往斜刺里，飞驰过去，如何走法总算运气，身侧是两株极粗大的骈生树木，内中一株，并有极大树穴，先还藏有蛇蟒之类，业已逃走，但甚干净，实在无法，只得钻将进去，取出饮食，冒着危险，吃了一饱，居未将然毒蛇引来。心想，此事奇怪，隔了这多时候，蛇兽不知驶过多少，并未发现有什奇怪凶毒之物追来。如说主人和我们八十个弟兄，在飞泉崖、馒头山，一带打猎，将其惊走，不会这样杂乱，多得出奇，心正不解。

跟着，便觉天眩地转，有些头昏，只当力乏所致，接连两次过去，才疑心是地震。仔细查看，除大群蛇兽，还在满林飞驰外，别的均无动静，树穴离地，有两丈高，里面又深又大，并有几个小洞，最低的离地也有八、九尺，除蛇蟒外，猛兽决攻不进。灯筒一照，正看下面，吃饱之后，还是无法上路。人又倦极，微一迷糊，人便昏沉睡去。睡梦中，忽被连声大震惊醒。耳听轰轰乱响，树折木断，地震山崩，当时急得心都要碎，惟恐主人还未起身，和众弟兄一同遭难。树幕又厚，密不透风，无法钻上，同时，又觉大股热风，一阵接一阵吹来，正是飞泉崖那面，越发心慌，地底还在波动，整株大树，常被震断，被上面树幕挂住，有的折而未断，有的断做两段，下面还立着一段大树桩，上半段因年深月久，吃那繁茂的树枝连住，不能下落。随同地震之势，荡秋千一般，摇摆不停。上面的残枝碎叶，受不住那猛烈的震撼摇晃，纷纷断裂，一片轧轧之声，暴雨一般飞舞而下，声势之

猛恶，实是惊人。连耳朵都被震聋。明知前进是死，我终舍不得主人和同行八十弟兄，决计拚性命不要，也将这些人寻到才罢。二次鼓起勇气，想要前进。这时，下面满林逃窜的蛇蟒虫兽，已无踪影，却闻到好几股焦臭气味，平日静得一丝风都没有的黑森林，吃这大量热风，不时涌到，本就热极，气都难透。走不几步，又有一股热烟，随同热风涌到，几乎闭过气去，正打不起主意，地面忽然崩裂了一条大缝，树林倒断不少，当时现出一条天光，也只丈许来宽，树高缝长，由下仰望，更象一条线。最奇是裂得那么整齐，仿佛刀切一样。尤其我立的那一面，连树枝都没有多少，看出天色通红，时有黑烟飘过。分明林中起了大火，这比地震，还要凶险，往往一烧就是数十百里一大片。幸而山中天气奇特，照例火起不久，至多烧上两三天，必有大雨。内中许多树木，又不易燃，才得保住。否则，不消几场大火，便可将这大片森林，全数烧光。可是这样大的热风，却极可虑，后来想起，主人是在上风一面，照我计算，天亮已久，事前约好，等我不到，天明只管上路。我自会随后往落魂崖追去。如已起身，多半不会受害，只恨自己不好，走时不该托人转告主人途中相待。如在落魂崖等候还好，要在飞泉崖等候，吉凶便是难料。又不知道地震是否是在馒头山一带，如其来在主人们的前面，简直休想活命。正在情急伤心，难得上面，裂开一条树缝，立时冒险援上，到顶一看，果是馒头山火山爆发。下风这面已成火海，当空虽然一片通红，遥望日色昏濛，业已偏西，似要下雨神气。飞泉崖已不知去向，到处地震山崩，眼看火的前端，相隔只三、四里，带着大量热沙的黑烟，被狂风一吹，满空飞舞，不时由头上飘过，落在身上，烫得生疼，如非此时，树叶潮湿，下风一带树木，有

油的极少，相隔又远，吃那热烟中的火星，落将下来，早已点燃，连当地也成了火海。就这样，早晚上面树幕，被热风烤焦，内中再有几枝枯木，被火引燃，还是不保，先是悲愤欲死。后想，自家人一个未见，火山不知何时爆发。离醒已有不少时候，看这神气，吉凶难定。我这一面，更加危险，再不设法避开，平白送命，并无益处。同时看出风向稍转，火势只管延烧越宽。风却小了许多，天已不早，并且专烧东西一面，如其避开风向，绕将过去。只要眼前所见地势，不再大片崩塌，仍可绕将过去。好歹也要寻到主人，和众弟兄再说。刚把形势途向看好，援将下来，到了地上。忽然又是一声大震，人被震昏过去。

醒来一看，前后左右，满地都是裂缝，到处都有天光透下。仰望天色，已然入夜，耳听雷电交鸣，轰轰发发之声，分外猛烈，才知天下大雨，地震也是停止。心中略定，重又上路，地形已变，不能再走平日往来之路，只照树顶所见，觅路前进。走出不远，先发现大树上面，削去一片树皮，上有同行弟兄，所留标记，照此寻去，连发现了好几处标记。后又遇到一个受伤的同伴。他说火山爆发时，他们正在馒头山附近采荒，无意中发现一种最珍奇的小兽，跟踪追逐，约有十来里，到一大山洞中，才知这类小兽，藏在洞中一个褪了壳的大乌龟内。那龟大得出奇，并且左近洞外，也有一张龟壳，内中盘着两条毒蟒，到时刚刚窜走，其行如飞，这类长大凶毒之物，平日见人必伤，当头两人，已被吓昏，事起仓猝，正在惊呼急叫，分头逃窜，准备把人散开，照平日杀蟒之法，和它拚斗。谁知那么凶毒的大蟒，竟连头也未回。自顾自穿林而去，仿佛受了大惊一样，内一同伴，胆子最大，骤出意料，恐伤前面弟兄，还打了它两梭镖，内中一镖，并

还打中蟒尾，竟如无觉，因那龟壳之内，藏有珍珠，十分贵重，东西又大，从来少见。意欲将它设法运将回去，又想先把珍珠取下，互相争论不决。派人往飞泉崖送信，想请头目主持，再把另外两面的人，喊来相助。四面围捕那些珍奇小兽，这时，恰巧赶到，正说头目昨夜还和三位客人一起，此时不知何往，也许走开。并说，三人业已移卧崖顶，忽然觉着地震，内有几个年长一点，有过经验的人，看出形势不妙。如往回走，非要遇上受害不可，又想起昨夜馒头山石缝中，有黑烟冒出之事，忽然醒悟，料知来路，是片火山。照此情势，一个不巧，当时爆发。心想，三位客人，均有极好武功，何况还有头目，和几个弟兄，在彼留守。这不比途遇蛇兽野人，须要人多，才能防御，似此天灾地震，人多并无用处，照着平日遇到非常之变，便须相机应付，分合随意，趋吉避凶，看事而行。不可拘束着惯例，便由那几个有经验的，年长者为首，把人分成好几路，避开火山风向，和震势来路一面，分头觅地避难，以免全数波及，刚刚把人，分配停当，就这人声喧哗之中，忽然惊天动地，一声大震。跟着，火山爆发，他这一起，共十四人，逃出不远，连经奇险，人却未伤，没有多时，另外几路，也往这条路上逃来，大家会合，一点人数，共只死了五个，都是走着走着，地面忽然崩裂，落在地缝之中，他本来也不致于受伤，只为逃命心切，仗着脚程最快，一个人逃向前面，离开同伴较远，惊慌过甚，将路走差，等到觉出众人，已往斜刺里逃过，重又赶往正路，就这前后相差，片刻之间，恰巧上面一株断树，将附在树幕上面的枝叶震断，落将下来。虽未打中头顶，砸成肉饼，但是那树，业已半枯，上面枝干太多，树身格外粗大，落处林木又稀。这时，震势猛烈，双耳欲聋，事前不曾警

觉，等到看出，想要逃避，业已无及，吃一根比人还粗的树干扫中，将腿打断，先还想同伴，救他回去。一路拚命急呼狂喊。爬将过去，无奈火山爆发，地震山崩，声势猛恶，同伴合在一起，都急于逃出险地，无一回顾。明见前途，灯筒闪动，隐现林隙之中，最初相隔，不到半里，竟无一人听出。勉强挣扎，忍着奇痛，爬来此地，前途灯光早隐，人也力竭，不能再动。自知同伴走远，生路已绝，经过这一日夜，越发痛苦不堪，就是有人救回，也难活命。几次想要自杀，均因逃时心慌，受伤之后，身边兵刃暗器，全数遗失，人又有气无力，只能在此认命等死。连想一头撞死自杀，都办不到，实在痛苦不堪。好容易遇见我去，讨了一点水吃，把话说完，非要我将他杀死不可。我见他实在苦痛难当，就有好心，将他背走，早晚仍是必死。还要多受好些活罪，命仍不保，实在无法，只得照他所说，刺了他一箭，匆匆将其放向树穴里面，沿路追来。心想，他们共只死了几个人，还是凑巧，这时雷电交鸣，雨势越大，地震早已停止，火也熄灭。照他说那意思，地震之时，天已大亮，飞泉崖还未崩塌，相隔还有好几里，风向相反，休说主人这样聪明胆勇，便是阿成和那几个留守的人，也均机警晓事，必知趋避，何况象你们三位这样好人，断无遇害之理。越想越觉主人，不会死伤。心却悬念已极，又料主人，必由飞泉崖后逃走，更无二路，连费了许多心力，攀援飞渡，经过不少险难，内有两次，遇见地缝隔断，两岸相隔太远，连身边的套索，都无法抛过，勉强寻到仄一点的地方，急匆匆砍些树枝，连藤扎成索桥，搁在下面最仄之处，人缒下去，由上渡过，再由对岸援上，几乎落在那无底深沟之内，送了性命。又费许多心力，才寻到飞泉崖后，大片震塌的空地之上，忽又发现大群

马熊。同时，寻到半段残尸，虽知不是主人，既有弟兄，伤亡在此，飞泉崖又全部震塌，可见吉凶难定，正在忧疑，马熊忽然大群移动，往斜刺里森林中驰去，只剩一只最大的母熊，新生一只小熊，伏卧地上，血流甚多。另有十来只同类，环绕在旁。我知大群马熊，已去林中求食。母熊新产，只有十来只，在旁守卫，不去惹它。决不伤人，本想由那峰侧绕过，无意中发现两根熟肉骨头，和一件破旧上衣，正是主人所穿。跟着，又看出好些脚印，一路查看，看出主人走了错路，去往前途森林之中。跟踪寻来，以后每走一段，必发现浮泥中，有好些汉家女子的脚印。怎么用心查看，也只一人，心疑内中两人，必已遇害，或是逃散。但那破衣，曾见主人穿过。你姊妹身材貌相，虽然相同，但是主人所穿，没有那条彩线，我早认明，断定无差。便跟踪追了下来，连赶了不少的路，又发现一条死蟒，身中毒弩，以为那蟒，受伤负痛，朝人急追，主人必在前面，哪知走错了路，顺着蟒头再追，怎么用心，也看不出再有脚印出现。心正失望，忽听侧面怒吼，象是野人，又疑主人，在前被困，忙将灯筒收起，循声追去，行约半里，忽见天光，这才看出，下面是大片平地，比森林低得多，有一群食人生苗，围着主人，正往前走，我知这种生苗，最是凶野，不论人兽蛇蟒，被他擒到，当时生吃下去，主人居然未被捆绑，虽有凶苗，四面环绕，神态从容，身边兵器包袱，也未夺去，宝剑又未拔在手内，仿佛此举，出于自愿，先还狂喜，正要出声呼喊，忽想起这类凶苗，毫无人性，连自己的人，照样都要残杀生吃，何况外人。就是主人，神勇聪明，将他震住，其心到底难测，并且这类凶苗，以前森林中原有好几处，我们采荒的人，常受其害。后来峒主大怒，带了多人，入林搜杀，近数年来，

业已绝迹，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伙，他们生吃活人时，残忍已极，和狼一样，我们并还抢了几个回去，能通他们语言，这时所见，非但形貌装束，差不许多，连所用石刀石矛，和月牙弯刀，吼啸时的怪声，也无一样不同。这豺狼不如的生苗，天性凶恶，外人对他多好，均无用处，心生忧疑，便未开口。轻悄悄掩在后面，尾随下去。刚进山谷，便遇一个埋伏谷口的凶苗，想要暗算，幸我事前警觉，恐其出声，惊动同类，众寡不敌，假作不知，暗中戒备。等他快要扑到，冷不防一矛一弩，朝他刺去，这凶苗似想独吃我的人血，连声也未出，便被我杀死在地。我将尸首藏起，一路留心，掩到里面，留神查听，先还不知主人那样危险，见你卧在石上，几次想要过去警告，未得其便，后来看出形势不妙，你已睡熟。跟着，偷听凶苗说你要到天明上台，只知不是好话，也未听清，人又饥渴起来，干粮业已用完。来时，见野生山粮甚多，树上还有果子，打算吃饱再来，在天明前，引你逃走。途遇野人，无意中结交了一个，这才引了他们前去，将主人救走。我因这类野人，与三、四年前两次相遇的对头，声音貌相，大同小异，差不甚多。想起双方，仇怨甚深，如知我是莱花峒摆夷，决难活命。我又受伤中毒，无计可施，因恐主人，泄漏机密，只好装不相识。只说我家住迈立开江上游，因主人父女是医生，昔年救过性命，我虽认得恩人。恩人早已将我忘记，连姓名俱都改变，准备伤好复原，再与主人相见。先还担心，脱出火坑，又入虎穴，后和老人阿庞几次相见，再听蛮女鸦鸦来说，得知主人做了他的义女，甚是安乐。只那酋长黄山都十分淫恶，虽有老公公保护，在此日久终难免于受害。并说，她也拜你为母，准备同走，一心盼望我在星月节前复原，过了十八，三人一同上路。那小蛮

女，甚是聪明。第一次来时，除说主人安乐外，什么都不肯说。无论何事，总是先问后说。第二次已然问完我的伤病，快要起身，不知怎会看出我是阿成，再三盘问不算，并还向我折箭为誓，说她把你当娘，生死相从，决无二心，因我拚命救主，对我也极忠诚，休看年幼，决不泄露。要我说出真情，我终因她年小，不是同族，以前仇恨太深，再三掩饰，她便生气，说我不说真话，将来必要后悔，末了又说，酋长不是好人，千万随时留心。防他闹鬼。因知我对主人忠心，她说的话，不会泄露方始明言，后又取出一块白药，说是此药，珍贵无比。今朝方由老公公屋里偷来，要我赶紧吃下。我也知道此药好处。这时，人本好了多半，虽喜此女灵巧，身在虎穴之中，到底顾虑，她见我答话吞吐，先颇愤怒，急得跳脚，后来又转喜容，转身驰去。隔了多半日，眼看天已入夜，崖前广场上，野人甚多，正在准备明日过节之事，热闹非常。老人阿庞，忽来看望，我也正要走出，承他送了一身衣裳。兵器也都发还。并命一个小野人，领我往花林塘，与你相见。刚到路上，鸦鸦突由树后纵出，说奉主人之命，命我前往，将小野人打发回去，领我在暗林中，赶了好多路，我正奇怪，走了这多的路，如何未到，鸦鸦忽说，主人已被酋长，用药迷倒，擒往前面山洞之内，还有她的婆娘山兰，也被迷昏过去，因这里规矩，不许杀害自己人，如今把人，困在另一山洞里面，正在威胁利诱，说山兰和主人，情如姊妹，如肯答应将主人收作次妻，他便从此和她恩爱，并将所恨苗妇去掉。山兰先颇暴跳，后来竟被说动，既想回复夫妻情爱，又不舍得主人远去，已有允意。山兰只一点头，主人便有危险，本意想向老公公告发，但是此举，只能使那恶人受罚。照样还做酋长。太不上算，一个人又敌他不过，

为救好娘娘，实在无法。只得仍往告发，难得我会寻来。他知那小野人，喜欢热闹，一说便可支走，为此纵出，将其拦住。我们必须快走，才来得及等语。我话还不曾听完，便是愤极，同她一路飞驰，途中望见一盏皮灯，她说那是酋长的死党，不可被他看见。刚刚藏起，对面三个野人，已说笑走来。大意是说，山兰业已答应，为防老公公寻她，命那三个心腹，赶回探望，老人如问，便代设词遮掩，说山兰听了主人之劝，业已与他和好，如今正在花林塘欢饮，此是老人最喜之事，决不致于喊他。当夜老人，又不会回去，等到明日，主人业已被他强迫为妻，更是喜事。如非山兰，要将主人救醒，问明心意再定，业已下手。同时，听出这类迷药，冷水可以泼醒，鸦鸦便和我商量，她寻冷水，先救主人，我往斜对面小洞中探看，相机行事，将其拦住。只要挡上片刻，主人一醒，便不怕他。

我因这类野人，最是合群，对方又是酋长，如与为敌，必难逃走，只想将其拦住，同见老公公说理，并无杀他之意。到后一看，山兰正和苗妇拚斗，那万恶的酋长，只作旁观，谁也不帮，一味笑说。山兰如肯答应相助，强迫主人嫁他，便帮她下手，将苗妇杀死。否则，山兰有病，不是苗妇敌手，早晚必为所杀。你自己不在花林塘养病，无故生事，出来寻仇，就是被杀，苗妇在他保护之下，至多受罚，也不致于送命，他只答应前事，照样宠爱。山兰算是白死，与他无干。我听此言，业已恨极，事有凑巧，我因看出情势不妙，已想赶往鸦鸦所说洞中，主人如醒，见面之后，或是乘机逃走，或是一同藏起，由鸦鸦引路，掩往月儿湖，去向老公公告发评理，均可免难。谁知走出不远，这厮由后追来，竟被看破。我正回身，和他拚斗，不知怎的，被我一拳

打倒，就此断气。跟着，便见苗妇跑来，似往此洞赶进，我刚要追，鸦鸦忽然出现，将我拉往一旁，说主人已被救醒，苗妇前往，只是送死。我不该将酋长打死。山兰因敌不过苗妇，业已逃往月儿湖告发。少时便有人来，他虽夫妻失和，但因以前，受过酋长救命之恩，只管妒愤，情爱甚深，如知被杀，我们三人，谁也休想活命。你快将这尸首，隐藏起来，再往对面洞内，引了好狼娘，上路逃走。我往来路，去骗他们，使其途中耽搁，免被追上，事完自会追来，和你同路，并说，我的貌相身材，和以前的事，均听主人说过，非是阿成不可。她早看出，不必隐瞒，我看出她聪明胆大，真对主人忠心。刚答，我是阿成，她便喜得乱跳，连说好好。如飞驰去。我照所说，将对头死尸藏好，便追了来，果然主人已醒。黑暗中见那苗妇，倒在地上，腥秽难闻，可是主人所杀的么？”

双珠告以苗妇身中毒刺，并非自己所杀，二人均料山兰情急，将苗妇用毒刺杀死，因恐丈夫怪她，不敢追来，赶往月儿湖告发。只奇怪鸦鸦，是她同族少女，为何不愿在此。对于一个新认得的外族女子，这样忠勇出力，拚性命也要一同上路，是何缘故？好生不解。

二人边谈边走。一则，林中昏黑，道路崎岖，无人引路，难于行走。二则，双珠因觉鸦鸦对她，这样忠勇义气，不应负她。何况死了两人，恐其受累，又有誓死相从之言。无论如何，也应将其带了逃走，再三和阿成说，要等鸦鸦追来同行，不可弃之而去，正走之间，猛瞥见前途，似有皮灯微光闪动，双珠还当鸦鸦寻来，走过了头。正要呼喊，刚吃阿成止住。猛又瞥见右侧，也有同样昏灯光影闪动，往身前驰来。并还不止一处，转眼之间，前后左右，都是这类昏濛濛的皮灯光影，明灭隐现，少说也有三、四十盏。双珠方觉

形势不妙。阿成赶往前面窥探，忽然回身，低声急呼："我们业被四面包围，就和他们拚斗，主人快往树后藏起，等人过去，速往楠木林那面逃走！"双珠自然不肯，力说："哪有此理。"阿成匆匆说完，已抢先迎上，朝那最近的一面扑去，厉声急呼："此事莫怪我们，到了月儿湖再讲！"话才出口，双珠只顾担心阿成安危，随后追去。百忙中，耳听身旁身后，似有动静，心方警觉，知中疑兵之计。敌人借着灯光，惑乱心神，业已暗中掩来。正待发话，隐闻山兰哭喊之声，心中一喜，觉得有了证明。忽听连声怒吼，身上接连几紧。为了对方，曾有救命之恩，人极讲理，山兰和自己同时被凶酋迷倒，可以作证，并无为敌之意，手中宝剑，还未拔出，周身已被野人特制的十来根套索，当头罩下。跟着，又听阿成怒吼，数十盏皮灯，同时照处，身外已被那形态狞恶，面容悲愤的野人围满。山兰不见，阿成是否逃走，也不知道。连日曾听山兰说过。知道当地风俗，擒来汉人，非经老人阿庞，当众审问，除却真有罪恶，犯了大的禁忌，不得丝毫伤害。心虽有点发慌，只是悬念阿成、鸦鸦的安危。对于自己，仍极自信。急呼了几声山兰，未听答应。一面又朝众野人，用新学来的语言，大声和他讲理，哪知这群野人，竟和木偶一般，丝毫不听分说，也不动手，数十枝明晃晃的长矛，一齐注定双珠，环成一圈。有的并还作出投掷之势，仿佛对方，稍为抗拒，立下毒手神气。

双珠知道不可理喻，先以为老人，还不知道，后来看出形势严重，自家身上，大大小小，套着十来条坚韧无比的细长套索，但都不会十分收紧，手脚也可随意动作。只双手不想法，伸不出去，下半身更松，便迈步急驰，均可办到。野人只管满脸悲愤之容，并不动手，只逼着自己随同前进，似

往月儿湖一面走去。照此情势，分明不是老人命令，也必犯了对方大忌，激动众怒，才会有此现象。否则，老人阿庞，最具威权，自己是他义女，众人皆知。前夜跳月，并还受到全族尊敬欢呼，众野人断无不知之理，怎会睬都不睬。如说这些都是凶酋死党，一则，对头已死，无人主持，不会发动这快。二则，山兰方才还在野人丛中哭喊，她和自己同样受到狗男女的侵害，真情必已知悉，我并不曾杀人。只阿成一人可虑，对方何以这样大举？如与相抗，乘着套索，不曾收紧，冷不防取出兵刃暗器，与之拚斗，非不可能，无奈身受人家救命之恩，连日这样厚待，不应以怨报德。再照连日观察，对方虽是一些未开化的种族，因其领导有人，样样公平合理，人心团结，便是凶酋黄山都，也只在恶习相沿之下。好色自私，并不倚仗他的威权，欺压同类，一旦身死，人心自必悲愤。这类野人，所用兵器，虽无高明传授，因其常年在森林中与毒蛇猛兽搏斗，加上别的种族，随时侵害，引起凶杀，自然而然练成一种成法。人又强健多力，并非易与。何况身落人手，从头到膝，连套带缠，环绕上这许多坚韧套索，决非一举可以全数斩断。何况这许多敌人，均是一条心，全神贯注在自己一人身上，稍为一动，数十根长矛梭镖，一齐刺到，如何能当。林中这样昏黑，路更不熟，一个不能脱身，砍翻射杀上几个，反更自趋灭亡。好在我非凶手，就是阿成杀了凶酋，也非无理可说，不如老老实实跟到月儿湖，老人总要出来，见面之后，再作计较。即使有什么凶险，对方见我一直都未反抗，决不留心，也可出其不意，纵身逃走。再说这类纯朴忠义而又勇敢的好野人，除非万不得已，为了自救，也实不应伤害。主意打定，料知山兰虽然跟来，必有极大顾虑。不敢上前相见，初来不久，许多风

俗，均不晓得，这样乱喊下去，反而有害。率性不再开口，一路盘算应付方法，随同前进。

两地相隔，竟有好几十里，和花林塘、月儿湖、成一三角形。这般野人，平日走惯，双珠脚程又快，也经过两个时辰，方始到达。前途似早得到信息，人还不曾赶到，前面广场上，已是一片怒吼之声。红光照耀，明如白昼，才知天已深夜，到后一看，所有野人，不分男女老少，俱都神态激昂，面容悲愤，怒视自己。偌大一片广场，到处灯火通明。当夜月色，又不甚亮。这时，已快偏西，在两千来个野人，怒吼发威之下，声势更是惊人。比起那日跳月，看去还要势盛。双珠到时野人手中刀矛，一齐挥动，电光闪闪，其密如林。越显得整片广场，都在杀气笼罩之下。双珠素来胆勇机警，先颇镇静，后见众人，这样激怒悲愤，老人阿庞，不在场上，自己已被众野人，逼向场中心。新搭木台之上，对面也有一座形如新月的木台，作半环形，将当中星形小台，远远围住，猛想起此是野人祭月神的所在。以前用人祭神，近年改用牲畜野兽，被烧杀的人畜，便在这座星形小台之上，分明我已成了祭品，明日便非烧杀不可，心念才动，猛觉身上一紧，低头一看，野人手法，甚是灵巧。走时，套索虽松，稍为一收，立即将人套紧，双珠已被这十来根套索，紧紧绑向木台中心，木桩之上，虽仗心灵手巧，一条右膀，早在暗中设法，脱出了些，未被全数绑紧，又知众寡悬殊，越抗拒越糟，始终不曾反抗。野人也未十分注意，但那周身绑绳，虽被取走了一多半，少说还有三条长索，环绕身上，只比方才更紧更密。从肩膀起，直到两腿，均被缠紧。当初收紧时，因知无力与抗，一经警觉，便不再动，听其自然。一面暗中用力，周身鼓劲，并将双臂，微微向外绷住，不令缠

紧，眼看野人一个接一个，将套索取下，只剩三人，环台急转，把自己绕上几圈，再将三根套索归一，在后面打上死结，转眼便是停当。先极愤怒，继一想，烧人祭神，要到明日夜里，事已至此，愁急无用，老人阿庞，尚未见到，阿成不曾被擒，鸦鸦也未露面。有这一日夜的光阴，焉知没有生机出现。听说被做祭品的俘虏，照例死前，可以任意讨取饮食。我由午前，起身出游，走出约有两个时辰，便觉腹饥，跟着，便被凶酋迷倒，此时更是饥渴交加，反正该死不得活，何苦受饿。少时人静一点，向他讨些吃的，先解去了饥渴，应付起来，也有精力。

四面一看，人绑定后，对面新月台的中央，忽然立上五个手持长矛，身材高大的野人，怒吼了几声，场上两千来个野人，刀矛并举，一齐响应，怒吼之声，震撼山野，双珠看出群情愤激，为了凶酋被杀而起。此时开口，徒自取辱，又料自己性命，十九难保，也是怨苦悲愤，暗中运用两膀之力，试了一下，觉着脱出，决非难事。心虽越宽，但也十分紧张，正在忧疑，忽见众野人，吼过三次，忽然停止，纷纷散去，场上共只剩下一些扎制皮灯火炬，准备明日过节的老弱妇孺，心情越定，暗忖明日星月佳节，对方要狂欢一日夜，当日必须饱睡，老人不见，也许已回花林塘安眠，还不知道此事。如往好的来想，老人固是一线生机，便是自己，只要候到夜深人静，冷不防悄悄把手松脱，抽出宝剑，割断绑绳，只一脱身，窜入森林，凭自己的机警本领，也非没有指望。正在寻思，几次想将双手伸出，均因机缘不巧，有人在旁走过。最可气是，几个赶制小火炬的男女幼童，事完之后，老在台旁，追逐往来。内有两个，那日初来，并还相识。山兰之女，也有一个在内，平日相遇，那么亲热，这

时也将自己当成仇敌，几次喊她上台问话，理都不理。偏在一旁讨厌。别的野人散在四边做事，相隔均远。惟独这八九个男女幼童，离台最近，老在当地，游戏欢笑，停留下去。稍有动作，立被看破。看那意思，虽不象是有心监视，身上绑着这紧的藤索，多快手法，也难将其一时割断。何况台后，是否有人防守，也看不出。空自气急，无计可施。心想，这般小野人，如不走开，天亮之后，脱身更难。何况明日又是星月佳节，人数更多，自己人地生疏，这样暗无天日的黑森林，从未走过，不象对头，生长林中，往来飞驰，见惯无奇，耳目先没他们敏锐，就逃出去，除非阿成、鸦鸦，三人同路，事前还要备有食粮，也是无法上路。何况我往楠木林之事，他们业已知道，只一逃走，定必顺路穷追，双方快慢悬殊，早晚仍被追上。此时就能脱身，不过多挨些时，多高本领，也打不过人多。平地之上，还好应付，森林之中，到处密林丛莽，暗如黑夜，人不能永远不眠不休，不进饮食。这般野人，与花蓝家白夷不同，最是合群，复仇心重，以和外敌拚命为勇，不死不休。稍一疏忽，便为所杀。除却老人阿庞，亲来解救，还有一线生机。此外更无别路。

双珠正在有些心寒，不敢冒失妄动，忽听一种从未听过的笙管之声，起自前面月台之后，湖对岸花树林中，双珠早已看出月台后面，危崖浅坡侧面花林中，还有一座小木台，上面搭着一间小屋，昨日就听山兰说起，老人阿庞，最受众人敬爱，每当星月佳节的前三日，便要移居月儿湖。至到十九夜里，才能回去。因防初来不知禁忌，又听山兰凶酋怀有恶意，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过了十八、就可起身，何苦多生枝节。自从看完跳月回去，一直未只说老人，住在广场中心木台之上，方才见人不在，还

人已回花林塘安卧，也未留意，此时乐声起自湖边木台之上，莫非老人尚在里面，并不曾走？初被擒时，群情愤激，那样怒吼，怎会不曾惊动，难道此举，奉命而行，已得老人同意不成？如其所料不差，照此老那么机警灵巧，胆勇绝伦，如其同样为仇，脱身更是无望。心中一惊，目光到处，二十八个短装花衣，年约八、九岁，臂腿全裸，手持竹笙竹箫，和小铁皮鼓的男女幼童，已由花林中出现，环湖走来，分成两面，绕过月形长台，到了台前，靠近中心暗设的木级之下，再分左右，缓步走上，做八字形，排列台上。一路细吹细打，从未停止，虽是野人独有的乐器，听去别有一种天然音节，悠扬悦耳，甚是好听。这些幼童，每面十四人，男女相间，高低如一，都穿着一身白色莲花短裙，肩披上画星月的白色披肩。一个个短发裁云，肤如玉雪。这时，环场都是燎火火炬，和各色各样的皮灯，火架之类。一齐点燃，火光熊熊中，时有黑烟飘动，已偏西的大半轮明月，又在满空浮云簇拥之下，时隐时现。大片广场，均在这类烟火笼罩之下。月台前后，火架更多，因还未到祭神时节，虽未全数点燃，台上下已是一片通明。光景虽然甚亮，但是星月朦胧之下，面前现出这样从未见过的诡异情景。四下景物，全被火光映成红色，加上黑烟缭绕，随风飘动，这二十八个男女幼童，又是那等美丽奇怪的打扮，由不得使人生出一种神秘之感，身在困中，越觉恐怖。

群幼童到了台上，吹打一阵，便舞蹈歌唱起来，就这载歌载舞之中，一个白衣白发的老人，忽由台后居中走上，双珠刚看出那腰着兽皮短裙，半肩裸露，身穿一件其长拖地的白色斗篷，手持新月银刀的，正是老人阿庞，连山兰的幼女、鸦鸦，杂于众幼童中，也被认出。四外一看，不禁惊疑起来。

第二十七章　神勇，刚烈，紧张，奇险

原来乐声一起，广场四外，那许多扎灯火的老弱妇女，先就肃静无声。等到幼童走到月台之上，人便散光，连台旁那些幼童，也都拿起兵器驰去。才知这伙幼童，并非真个在旁游戏，实在还是暗中看守自己，等到老人由台后走上，身后又有五个野人中的勇士，拿了刀矛梭镖之类，走往台前，朝着老人，双手交叉拜舞，行那最敬之礼。老人说了几句，意似令其退去。五野人好似有些不愿，但又不敢违抗。最后老人，又说了两句，没有听出意思，五野人方始露出喜容，和方才退去的老少野人一样，朝着台上，礼拜倒退而去。身后有无野人，虽不知道，月光所及之处，除却老人阿庞和那二十八个幼童而外，业已走光。去时人都叉手礼拜，各就近处，倒退入林，动作极快，转眼无踪，先以为老人一到，必有话说，哪知连正眼也未看自己一下，遣走众人之后，只在台上，众幼童吹打歌舞声中，仰首朝天，望空凝视，又象祷告，又象观察天气。对于自己直如未见。料知犯了对方大忌，老人已被触怒，连自己被擒，也是他的命令，想要靠他脱身之望，业已断绝。

双珠不禁激动平日刚烈之性。暗忖，野人到底还是野人。对方虽比别的种族，明白事理，终有许多奇怪风俗，一个无心触犯，照样无理可讲。如此话都不说一句，到底为了何事将人烧杀？对方愚昧无知，还在其次，我也死得冤枉。先想厉声喝问，如其讲理，我在此作客，并未动他一草一木，又被狗男女暗算，是个受害的人，话讲得通，将我放下，非但化敌为友，自己事完，必以全力，助其进化。如其有心欺

骗，救我前来，是为缺少祭神的人，和食人生苗一样凶残，或是临时利用，非用活人烧死祭神不可，无理可讲，我能脱身，固是先办正事要紧，将来也不容他。如其被他追上，便仗一身本领，把这类残忍野蛮的野人，拚得一个是一个，决不白死。照此情势，先前所想，业已成虚，仍非设法自救不可，正打算乘老人向空注视出神，众幼童歌舞方酣，不会留意自己，场上野人，业已退去，又都是些老弱妇孺，壮年人均已归卧，逃走比较容易的当儿，暗将双臂脱出，拔剑断绑，冷不防纵身逃走。再不，抢上台去，率性擒贼擒王，先向老人质问，说理便罢，真要不通情理，无故害人，便将他打倒擒住，迫令折箭为誓，讲和放走。怎么也比等死的强。心念才动，忽然回忆方才众人，愤急怒吼之状，如说专为擒人祭神，不会这样紧张狂烈，神情悲愤。尤其内有许多幼童，都和自己，亲热非常，前日还往花林塘，追随下去，后经山兰，再三劝阻，老人并曾发话劝止，不令扰闹尊客，只许义女鸦鸦一人相从。除鸦鸦瞒了乃父黄山都，偷偷去过两次而外，连山兰的长次二女，均不令其在旁。恰又遇到星月佳节，一年一度的盛典，幼童都喜热闹，方始未往花林塘去，就这样，偶然途中相遇，还是亲热欢呼，十分依恋，被擒之后，竟会成了仇敌，从无一人现出笑容，见了自己，多半怒目相视，就有两个未带敌意的，也都不肯理睬，其中必有原因。并且，老人和山兰，前后所说，对方实与寻常生苗野猓不同，天下事不论多么误会，是非曲直，早晚分明，莫要本来有理可说，为了一时激怒，行动冒失，错上加错，误人误己，岂不冤枉！对方这样歌舞望天，沉吟不语，必是有什奇怪祭神的风俗礼节，还未做完，此时不宜扰他，还是忍耐些时，先和他讨些饮食，吃饱再与讲理，并可探出一点虚

实，岂不稳妥得多。话到口边，重又止住，正打算静以观变。等到对方，做完应有仪式，再作计较。

这时，老人忽然把手一挥，说了两句，众幼童立分两路，跳往台下，一路歌舞吹打，稀落落围成一圈，为了地方广大，二十八个幼童分布开来，差不多要隔十好几丈，才有一人。老人仍是仰首向天，一言不发，等众幼童，环成一圈，跳向林边，分别立定。二次把手一举，喊了一声茫都，众幼童乐声立止，飞也似往林中倒退进去。

双珠方想，这时台上，只得老人一个，可惜太远，连日所学野人言语，又极生硬，有的话还未必通晓，不知能否与之问答。老人已由对面台上走下，初下时节，脚步颇慢，一到台下，立时加快，迎面往小台走上，还未到达，双珠业已看出对方，满脸都是忧急关切之容。心便宽了好些，刚一对面，未容开口，老人已先说道："乖女儿，我已曾令山兰，再三警告，这里除却仇敌，向不轻易杀人。何况你是我的义女，又是一个汉家人中的佳客，如何这等粗心，将黄山都杀死！"双珠忙说："我未杀他，并还被他迷倒。"老人竟不容往下多说，低声急语拦道："你先不要开口，听我来说，我也明知此事，不能怪你，凶手多半与你无干。但我全族中人，最是亲爱，不容外人伤害，尤其妖巫死后，起初归我一人掌管，本受全族敬爱，我说的话，无一敢强，他们就有一点不愿意，也因我这多年来，为他们出力太多，敬爱太深，从来不肯违背。权力最重，只为昔年，做错一件事，虽蒙全族原谅，经众公议，许我十年之内，将那祖传宝物取回。但我彼时，因觉自家年老，天性好动，不怕危险，说不定孤身出外，遇险死伤。后起无人，早就想到另立酋长，起初只为妖巫未死，虽和众人商计，死了两个帮手。我的权力，

仍未放弃，谁知这日，竟被妖巫引来毒蟒暗算，本是九死一生，幸蒙一个外来的恩人相助，将我救回。我因不知能否得生，同时发觉妖巫阴谋，心中恨毒，恰巧那人，托我一事，报恩心切，一时疏忽，答应所求不算，并将妖巫所管一件祖传之宝，交与那人带走，约定七年之内交还。此举原有两层用意，第一，为了报恩，第二，为了想除妖巫这个大害，准备数年之内，除她不掉，到第七年上，便是每隔十二年，祭祖神的公会，这比星月佳节，还要热闹，所有祖传宝物，连同许多年来，保藏积蓄的无数珍贵之物，都要取出，放在广场之上，使全族中人，大家观赏，共要快乐上八十三天，到了雨季，方始中止。

藏宝之处，就在崖后花林之中，外表是座小石山，通体皆石，只有一个洞穴，越下去越深。底层更是深达数十丈，也有一个可容两人出入的小洞，四外还有尺许数寸不等的小穴，都与下面相通。底下挂着几条长绳竹兜，平日得到珍奇之物，便缒将下去，照例能下而不能上，不到时候，除非妖巫和我，全都答应，将当中封洞石门开放，谁也无法下去，将其取出。其实，那座石门，只是重大，造得又巧，内中还有一座木门，看似神奇，真开起来，并不十分艰难，只为历代相传，非我和妖巫，每人所管的一件宝物，合在一起，插向洞环当中，不能将那中心尺许方圆的木板打开，那座石门，也被里面的石桩捆住，无法推动，并不足奇。无奈积习相沿，非此不可。先准备在此数年之中，能将妖巫除去，自然绝妙，否则，她那一件随身佩带的宝物，无意之中，失落地上，被我得来，暂时虽然不便明言，到了公会年限，却可向其责问。万一我为所害，我那恩人，也可照我所说，拿了此宝，向酋长声明她的罪恶，妖巫失去宝物，已犯大忌，她恐

到时，无法掩饰，又造了一件假的，形式和真的一样，只是新旧不同，一望而知。上面还有许多记印，也易识破，此举罪恶更大，一经泄漏，必要激动公愤。可是我和她多年对头，如先举发，非但引起众人疑心，还要被她反咬一口，说我偷去，满拟主意想得极好，谁知才隔两年，妖巫便被我除去，她被火烧杀，人都知她将此宝，带在身上，随火同化，本可无事，也是我心粗大意，平日不善说谎，又因除去妖巫，原是假借月神显灵，知道众人，信神太深，怎么劝说，也不肯听。为坚众人信心，先说此宝，已被祖神收转，要到十年之内才得归还。没想到后来经我苦口劝说，有许多不讲理的风俗，全都被我改掉，无须装神弄鬼。只要真有实效，做将出来，人也照样相信。只对祖神月神，仍极尊敬，这年偏又遇到高兴头上，竟当众人，把前事说将出来，年轻人还不怎样，一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多半怪我，不该将祖传之宝，借与外人，总算平日敬爱太深，没有要我当神伏罪，只限十年之内，将宝物取还。不料满了七年约期，和我约好的恩人，竟无音信，出山往寻，又犯祖宗大忌，日常盼望山外，有人来此，托他带信，未得如愿。想起众人多许我的三年期限，转眼隔近，心便愁急。当此事发生之后，我本恐将来老死，无人接替。只管众人爱我，到时也决不肯要我受罚。我仍借此为由，非要另立酋长不可，先选了一个帮手做酋长。没有两年，便因打猎受伤，病发身死。第二个乃全族中第一勇士，比头一任酋长，还要聪明能干，肯代众人出力，这个便是你大前夜所收义女，鸦鸦之父拉都，业已商定，正在聚众公选，忽有数人不服，为首的便是黄山都，他也是族中勇士，和鸦鸦之父拉都，一样勇猛多力，聪明能干。他说拉都，好些地方，都比他强，只不该娶了妖巫之妹为妻。并说，拉妻学

邪法，本是妖巫一党，如立此人，必有后患，我们全族，虽然勇于公战，最忌私斗，伤害自家人，更是大禁。但是祖宗相传，新立酋长，必须众心悦服，全族敬爱，如其有人反对，共有两样方法解决。一是互相角力斗智，争为众人立功。一是经众公议，虽仍他做酋长，但要以身作则，处处帮助对头，一面多立功劳，做出许多好的事情，使对方无一样能够及他，直到心服口服，无话可说，便他一人反抗，也非众人所能允许，方算真个接位。而那对头，从此便要奉他为主，无论何事，均不得丝毫反抗，众人以为双方，都是族中最有名的勇士，似此各不相下。黄山都年轻气盛，必以角力斗智，来分胜败。这一动手，便将拉都打死，也不能算犯罪。正恐伤掉一个可惜，谁知黄山都，竟不肯走头一条路。他说，我们全族，最忌凶杀，自来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对拉都，原极敬爱，不过为了大家，想逼拉都，将妖巫之妹逐去，另娶妻子，免留后患，他偏爱她美貌，执意不肯，所以不服。他夫妻真要能为众人，多立功劳，做出实事，使我去掉疑虑，心服口服，情愿从此做他奴隶，决无话说，黄山都素有勇名，颇得人心，只是拉都，立功最多，比他更好，所以稍为落后，二人如其角力，无论何人伤亡，均非众人所愿，这等说法，人心自然欢喜，二人平日，反更亲热，一晃两年，黄山都几次当众声言，并向我和拉都力说，他已心服口服，情愿放弃成见，去做新酋长的奴隶，请拉都正式接位。拉都人好，双方情分又厚，觉着祖宗规矩，经众公选的人，如有少数同族，起来反抗，所说如其有理，当时虽然答应他的请求，只反对的人，不过半数，酋长照样接位，但不能执掌大权，非到对方服输，谁也无话可说，不算真个众人之首。可是众人愿意，而又没有选错的首领，他要领头反

抗，只管新立的酋长，为了全族不能一心，自家惭愧，样样都要谨慎小心，为众表率，还要多立功劳，用实在的事情，来使对方服输。可是一旦反抗的人，理屈词穷，自甘认罪以后，因其违背众人公意，便要罚做新酋长的奴隶，中间如有阴谋暗算，或是报复私怨，更和对敌时擒来的俘虏一样，至少众人，也都看他不起。黄山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觉着一经当众服输，委曲了他，于心不忍，老是延迟不决，又拖了一年，黄山都固是感激异常，全族中人，本对这两个可以代我的勇士，万分敬爱，也未照旧例，向二人催逼，内中几个长老，正把众人的意思和我商量，想要设一两全之策，由我提议作主，使他二人，一正一副，都做酋长。不料拉都，忽为毒蟒所杀，众人全都悲愤情急，黄山都代拉都报仇，往杀毒蟒，几乎丧命，由此对他，越发敬爱，他也真个能得人心，除却近年好色，对不起他婆娘外，无一样不合众人心意。拉都死后，他妻乃这里第一美人，夫妻十分恩爱，不久自杀，剩下鸦鸦一个孤女。先前鸦鸦曾托一同伴，向我说理，证明你未杀人，我也知道此事不能怪你。无奈人心愤急，那化名伊瓦布的阿成，又是你的情人，为了救你，才将黄山都杀死。彼时，山兰已被那无耻淫妇黑苗婆娘打败逃走，中途越想越气，本来就要回身拚命，又听她丈夫喊杀之声，心疑你已醒转，她虽满腹悲愤，但是以前夫妻情爱极深，又受过她丈夫救命之恩，黄山都只管对她不起，心中还是关切，本意你身边，带有毒弩，本领又高，恐他丈夫，不是对手，又防两败俱伤，欲往劝解，并向丈夫警告，说是此事，我已得信，就要寻来，到后一看，黄山都已重伤中毒，倒在地上，如换常人，早已不能开口，仗着体力强健，人又勇猛，只怒吼得一声汉家娃，人便断气，死得极惨。她知不是你的敌手，恨到

急处，忙即奔回，一面连发警号，一面派人送信，因她不曾在场，没想到是你情人所杀，所中也非毒弩。等到领了多人，照我平日应敌之法，四面包围，将你擒住，她哭喊了两声，人便自杀身死。经此一来，人心越发悲愤，众人只当是你所杀，即便不是，去的人一时疏忽，凶手业已快被擒住，为了复仇心切，全副心神，注定在你一人身上。正凶手反被逃走，我虽能得人心，这样群情愤激之事，也是不能作主，如非方才鸦鸦托人，来说真情，经过仔细询问，又命人前往查看，得知所说不假，此时我也不会和你对面说话。就这样，我也费了多少心计，将人遣开，方得和你详谈经过，我实爱你如女，想救你命，无奈众人，这样愤怒，我实无计可施，你如妄想逃走，非但逃走不脱，至多被你杀伤数人，仇恨更深，早晚仍被擒回，死得更惨。你便多有本领，也是万来不得。但你不可失望伤心，胆小害怕，拿人烧杀祭神之事，近年业已禁止，连俘虏都不许用。否则，你遇救到此，没有几天，那多食人生苗，用作祭神之物，岂不正好，我决不许人，再开这样恶例，非但烧杀不会，便是要死，也要过了十八夜里，有这一日夜的光阴，或许有法可想。否则，你虽不曾杀人，到底是你情人，便将凶手擒到，众人怒火正盛之际，你也难于活命，如肯听话，暂时耐性忍受，我必以全力，为你设法。虽不敢放你逃走，以犯众怒，也许到时，发现生机，真要不行，我已年老，又受过汉人大恩，决不愿见你这样一个我生平从未见过的好女儿，惨死在众人手内。有许多话，不能先说，你可放心，到了真个不可开交，我豁出受众公审，或是以死力争，也必救你下来。你虽从此算是本族中人，不得脱身，并还要代众人，出力立功，算是补偿黄山都死去的损失，要经不少艰难危险，好歹性命总可保住。照我族中规矩，被擒

的人，无论多大仇敌，临死以前，须要何物，只合情理，均可答应，天亮人来，只管索讨酒食，吃饱之后，到底壮点胆力，也许我还命人送到。万一能够平安脱险，岂不更好！”

双珠连日，本已学会好些言语，在老人口说手比之下，就不懂的，也都会意，看出对方满脸愁急之容，神情那样紧张，只管嘱咐安心大胆，听那口气，仍是凶多吉少，便保得性命，也难脱身。冒险逃走，更是无望。否则，那日跳月回去，当着老人和山兰，先后演过两次，武功暗器，自己本领，对方不是不知，竟会这等说法。可见防御周密，无计可施。同时，看出老人，词色诚恳，决无虚假，如不依他，只有更糟。好在祭神，是在月台之上，与我无干，就是被杀，也有一场热闹好看。要到十九日里，才得遇害。有这一天多的光阴，就许发现生机，也不一定。略一寻思，只得称谢应诺。想说凶酋荡妇，阴谋暗算经过，刚一开口，老人便答：“我已知道，你只晚出片刻，人在洞中，或是湿衣未脱，便可无事，如今虽非凶手，也算同谋，至少也是凶手一党。众人见我全族中，两个智勇双全，最有本领的勇士首领，在此两三年内，相继死去，一个又被外人惨杀，全都咬牙切齿，难于理喻。除非我拿命来拚，你还要显出本领，真个做我女儿，永远为他出力，并在三月之内，选一丈夫，或者才能无事。否则，我也不会这样作难了。我已借着占星为名，把人遣开，并令奏乐幼童，去往林中，分头巡查，不许一人，来此窥探，才得和你明言心事，免你冒失，妄想逃走，祸闯更大，活命更难，我还不免伤人，岂非两误，话已说完，我不能在此久停，也无法放你下来，至多天亮人来，你凭良心，真听我的良言相劝，我命人将绑松开，容你可以随意坐卧，只不离台一步，或者能够办到。不过，你如骗我，乘

机逃走，你固难免惨死，我也失去众人信仰，同受其害。我知你不是寻常汉家女子，十分相信，并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为想逃生骗我，我也愿意，乘我在此，不妨说出，只不当面明言，想要逃走，就是假话，也可答应，你意如何？”

双珠人本刚烈，胆勇绝伦，又为对方至诚所感，脱口慨然答道：“干爹，你是好人，我不骗你，我一孤身女子，受人阴谋暗算，本是受害的人，还要遭此冤枉惨杀，心实不平。只有三寸气在，和一线脱身之机，决不束手待毙，稍有机会，必以全力相拚，冒险逃走。实不相瞒，我身有要事，就仗干爹之力保全，免于枉杀，也决不会做你们的俘虏，在此久留。我的性命，本是你们所救，譬如已死凶苗之手，又当如何，干爹放心，就我能够逃走，有人追来，看在干爹面上，决不以怨报德，必尽可能，仗我智计机警脱身。无论如何，也不杀死一人，彼此互斗，为了脱身，轻伤或者难免。却望干爹原谅。我不得已便了。”

老人阿庞，少年时往来汉城，虽是汉苗杂居的边疆地带，所见妇女，都是大脚，稍为穷苦的人家，都耐劳作，像这胆勇机智，本领高强，遇到生死关头，这样激昂慷慨，毫无惧怯，并还知恩感德，义理分明的奇女子，还是第一次见到。人又生得那么美秀，周身绑紧木台桩上，始终神色不变，就这胆力，已足惊人。最难得是，自己业已露了口风，要她危急关头，乘隙逃走，连故意欺骗，均所无妨。她依然不肯说句假话。明知凶险万分，竟说非逃不可，连做俘虏，都以严词拒绝，休说汉家女子，便是这多年来，所见最强悍的勇士，也无一人，有此壮烈，不禁大为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想了一想，慨然答道：“你真是我好女儿，天已快亮，四外树屋中，人虽睡熟，相隔又远，不会听见，到底不可不防，如被

警觉，万一遇机逃走，又多阻力，好自保重。照我这样，不必当人，我便可命人送来酒食，望你胆子越大越好，心思越细越好，能在重重埋伏和各路穷追之下，避开原走的路，由崖后花林绕山而过，逃将出去，我就谢天谢地了！”说罢，比了两个手势，朝双珠的脚亲了一下，含泪往对面台上走去。

双珠听出对方示意，要她去崖后穿林绕山而逃，并比手势，要在吃饱之后，到了明日中午，方始上路，料有原因，仰望月落参横，东方已有明意，耳听笙歌之声，那二十八个男女幼童，又由林中歌舞而来，仍作两行，往对台上走去。跟着，便见林中，逐渐有人走出，越来越多。知道此时，不是机会。否则，老人走前，不会比出那样手势，仍以安心守候为是。方想起山兰告发，出于意料，此女死得也极冤枉，这类无知识的妇女，实在可怜。鸦鸦行动尤为奇怪，不知何故，始终未见，仿佛暗中出力，想要解救神气。难道这样一个小女娃，还是救星不成？心正寻思，越想，越觉处境虽极凶险，生机并未断绝。只不知鸦鸦，为何要说阿成是我情人，此人十分忠义，他是正凶，且喜未被对头擒住。否则，决无生路，以他那样忠义，知我被擒，拚着性命不要，也非来此解救不可，此时未见动静，也许他和鸦鸦正在一起商计。因鸦鸦深知利害，不令平白送死，将其劝住，早晚仍非发动不可。但盼他不要被野人擒住才好。念头还未转完，忽见两个中年妇人，端了两大盆酒食山果，走上台来。一个并将双珠绑绳松开，露出一条手臂。一个便将酒食捧上，先是面带悲愤之容，一言不发。解绑的一个，并还握着一枝锋利的镖枪，注视着自己，作出稍有逃意，立即刺击之势。双珠知道误会已深，无理可讲，也不理她。为防少时不易逃走，右臂不动，只将左膀脱出，从容饮食，暗中留意，瞥见台

下，约有百十个男女野人，俱都手持刀矛，环立四外，目光一齐注向台上，深幸方才，不曾冒失。否则，非糟不可，越料老人之言无差。此时必须镇静从容，装作听天由命，老实已极。使对方减少疑虑，才有便宜，便自顾自，饮食起来。

双珠平日，随父医病，人最温和，比起双玉天真娇憨，有时还要嫌烦，露出不快之意的，更好得多。心思又细，越是贫苦病人，越是体贴周到，终日没有疾声厉色。那么爱干净的人，所医都是穷苦污秽的土人。时常还要洗涤病人脓血，为之包扎，丝毫不以为意，只更用心，谁都说她耐烦脾气好，温柔和善，从来少见。实则，内心最为刚烈，平日看去，那么温柔娴雅，气度安详，对人谦和。可是到了这等紧要关头，落在敌人手里，立将本性激发，自然强傲，不肯丝毫卑屈。虽知此时越装老实越好，但仍不肯笑脸向敌，讨好献媚，或是做出一副怕死的可怜相，以博对方怜悯。人虽美秀，自有一种英爽不屈的傲气。接过酒食竟和平日一样，从容饮食，神色丝毫未变。一个人的爱美之心，根于天性，何况双珠，前两日夜里，还是老人阿庞义女，受过全体野人尊敬。此时，忽成待死之囚，照着杀害本族酋长的仇敌，死法十分惨酷。被擒的人，偏又生得鲜花一样的好看，只管积习相沿。二蛮妇上来把她当成仇敌，由不得也生出一种怜惜之念。这两个中年妇女的儿女，均在双珠来日，最先见到。还得了些心爱东西回去。说得来客，好到极点，早就留有好感。心中忿怒，本是一时感情冲动。见她孤身一人，绑在台上。来时，又听老人说起，双珠并非凶手，还是被害的人，因情人阿成救她，将酋长杀死。山兰误报，死无对凭，被擒来此，真正凶手，又未擒着，以致受累。虽因凶手，是她情人。事又由她而起，还是有些迁怒，只为老人之命，不敢不

遭，当地旧规，俘虏罪人，临死以前，除松绑须得老人允许，或经众人同意而外。照例有求必应，必须送来。初上来时，还是满面怒容，及至见面之后。先就觉着，这样好看有本事的少女，死得可惜。再一想到死时身受之惨，越发心寒，生出同情。以为对方，一个孤身少女，处此凶险之境，不会不知利害。就说饥渴求食，也未必还有心肠，能多吞吃下去，寻常罪人求食，至多照她所说，拿上两样拉倒。这次老人，想是看在父女情分，尽好的与她送来，这么秀气的汉家少女，当此生死关头，必已心寒胆落，事前又未索讨，就是肯吃，也必不多，不过借此机会，将上半身的绑索，稍为松动一点，减少苦痛罢了。及见双珠，只松左臂，说是一手尽可够用，不必费事。已出意料，后来见她，食量虽然不大，每一样俱都尝着，非但从容咀嚼，吃得甚香；神态尤为安详。除头上秀发，被套索弄乱，蓬松不整而外，丝毫不显惊慌。灯火光中，照见短发披云，丝丝疏秀，反更显得貌比花娇，人同玉艳，英姿飒爽，容光照人，活了这大年纪，无论本族异族中的妇女，几时见到过这样好的人品？便拉都之妻，号称全族中第一美人，以及由外族中，娶来的美人山兰，比起此女，也是相去远甚。

别的不说，单说这胆力，便比以前擒来的那些凶悍苗奴，还要勇壮，最难得是，这样安详自然，周身绑紧，死在临头，竟会若无其事，不禁由惊奇佩服，转为爱好怜惜，尽消敌意，生出同情。内中一个，首先问道：姑娘，我听说酋长不是你所杀，你还被他迷倒，是真的么？双珠先见来人，怒目相视，不愿理他。及见对方面色，忽转和善，好言相问，暗忖，单是负气，并无用处。人在患难关头，只要心细胆大，应变机警，到处都是生机，只不放过机会，便可免去死

亡。我只不向她们低头屈服，好言相问，回答何妨，就更探询这不讲理的报仇之法，岂不也好。便将前事经过，说个大概，并说："凶酋黄山都和荡妇之死，由于毒刺吹针，但这一种凶器，奇毒无比，我是被药迷倒，醒来未见此人，虽只听说，也是中毒，不知虚实。那苗妇的死尸，醒来却曾见到，所中毒刺，奇毒无比。我只知道这类毒刺的利害，非但身边，没有此物，并还不曾见过。因我父亲，想寻几根这类毒刺，发明解药，多少年来，不曾发现，先疑他们，自相残杀，跟着，阿成赶来，引我逃走，也曾疑心他有此物，曾经询问，他说，身边只有十几枝新发还的毒弩，并无这类毒刺。他和你们的酋长动手，也未用什么兵器，最后被他一拳打倒，便逃了来，等我被擒，方始得知，先因事情冤枉，又不容人分说，实在气愤，天明前，老公公在对面台上观星，事完向我说了几句，也只略说经过，未容开口，此时想起，此事还有许多疑点，非但黄山都之死，与我无干。便阿成也只和他打过一架，决非凶手，他之被杀，另有原因。也许此人，淫恶阴险，另有仇家，用阴谋将他暗杀，阿成适逢其会，刚巧遇上，也未可知。别的不说，你们转问老人，我和阿成，均蒙你们救来，休说不会以怨报德，就黄山都，多么凶恶卑鄙，欺人太甚，至多稍为抗拒，保全自己，决不会伤他的性命，何况这里规矩，我都知道，他虽酋长，还有我义父，可以作主，只一逃回月儿湖，便可讲理，又有神鞭护身，中毒昏迷，乃是出于意外，醒来人在山洞之中，什么不知，怎会伤他？再者，阿成初来，伤毒甚重，赤身裸体，卧在崖后，我和他虽未见面，他那随身兵器毒弩，均被义父搜去，刚发还不久，而那十几枝毒弩，义父也必知道数目。用过没有，一望而知。就是用过，也与毒刺，大小不同，死人

身上皮色，先不一样，我随身兵器，义父也都看过，哪有这样凶毒之物。请他不可冒失，还要仔细查考，误杀两个好人，还在其次。使那真正凶手，漏网逃走，岂不冤枉。”

二蛮妇见双珠，口说手比，蛮语虽还生硬，词色那样慷慨坦然，丝毫不象虚假，由不得更加感动，先是连声答应。听完，互一低声商计，忽又面现愁容，双珠边吃，边偷听二妇，低声议论，仿佛先后死这两个酋长，最受全族敬爱，关系重要，事又仓猝，最要紧是山兰自杀，死无对证，群情这样愤激，如非星月佳节，照例不能杀人。被擒之时，双珠早已成了肉泥，事前还要受尽种种酷毒，端的惨极，这等非常之变，在佳节将临的头一天，自己人为外人所杀，死的又是酋长夫妇。便老人阿庞，当时出头，也压不住众人的怒火。当此众人悲愤，情急，盛怒之下，真正凶手，又未寻到，百口难分。野人又太爱群，自家人决不容外敌伤害，便认为双珠，不是凶手，也必迁怒，何况酋长死时，曾说了一句，为汉家女子而死的话。山兰死前，又哭喊，要为丈夫报仇。便老人阿庞，恐也难于解救。并还谈到，当地无论何事，均以众人心意向背而定，事虽万分凶险，但听老公公那样说法，双珠人又这样美貌胆勇，死了实在可惜。何况并未亲手杀人，就说她是祸根，也所难怪。准备向老人复命之后，乘这一日夜的光阴，联合几个亲厚的人，逢人劝说，至少也等将凶手擒到再定杀否，或照旧例，强迫双珠为奴，为众人出力赎罪等语。

双珠暗中留意，有的话虽听不懂，却也明白几分，知这两个蛮妇，出于真诚，照此情势，野人只是怒火头上，群情愤激，一生误会，便不可收拾。只知激烈悲愤，不计是非，如论本性，这般野人，并非无理可讲，人更天真诚朴，没有

虚假，是非一明，立可无事。无奈事机紧急，只此一日光阴。休说真正凶手，不能擒到，阿成这样忠义勇敢的人，如被擒来惨杀，不论是否冤枉，也非自己所愿，何况凶酋，咎有应得，阿成杀他，由于自卫，也不应该受这惨祸。听对方说得这样艰难，可知老人阿庞，权力虽高，并不能为了私情，违反众意，野人偏是这样偏重感情，没有理智，性又如此猛烈，众怒已被山兰激发，想要挽回，实是极难之事。不由把方才想起毒刺并非自己和阿成所有，可作反证的一线希望，又减少了许多，表面却不露出，从容吃完，谢了二蛮妇，听其走去。

天亮之后，广场上，人来渐多，但比昨日，少掉十之八九，后在无意中，发现台侧，和昨夜一样，老有几个男女幼童，追逐游戏，往来不去，但不似昨夜那样仇视，试一开口，乘着大人隔远，向其探询，竟是有问必答。并还试探着，凑近前来，故意坐在台侧木梯之上，每次答话，头均望着有大人的一面，旁边并有两个同伴，假装和她指点说笑。另外还有一两个，立在台上张望，每遇大人走近，便即低声警告，往往话还未完，便即中止，假装顽皮，上下追逐，闹着一堆。仔细一看，共是六人，内中一个，便是鸦鸦，每次多她回答，忽然醒悟，这几个幼童，有意在此不去，料是老人阿庞，暗中派来，陪伴自己，准备随时送消息。因知野人，常受外敌侵害，只把对方，当作敌人，便是通体一致，老少皆同，为防走口，先还郑重，不敢冒失，时候一久，看出这几个小野人，均是真心倾向，试一探询，是否老人派来，却答不是。鸦鸦并说，乃父不好，所宠苗妇，淫凶阴险，性又奇妒，一面强迫三小姊妹，做她女儿，蛊惑凶酋，不令三女，跟随乃母，欲使病中孤寂，气愤而死，好由她做正妻，一面挑拨他父女情感，常时借故毒打，并在石穴之

中，藏了两条毒蛇，巧诱三女，前往附近采果，暗将毒蛇放出。幸而鸦鸦，和内中两个年长的同伴，看出阴谋，不知用什么方法，将毒蛇杀死，这类事，林中常有，苗妇又当宠爱头上，便往告发，也是无用。乃母知道，必与狗男女拚命，又要吃亏。再经鸦鸦力劝，只得忍气，仗着年幼，大人照规矩，不能毒打，时常逃往花林塘，与乃母同居。几次问娘，阿伯这样不好，为何不肯分离？乃母答以昔年曾受救命之恩，夫妻本极恩爱，全是狗婆娘所害，早晚病好起来，必与拚命，丈夫如能回心转意，自然快活。否则，昔年恩爱时节，曾有同生共死之言，你父如死，我不独生，要我分离，也都不肯，真个逼急，便与同归于尽等语。

鸦鸦见乃母对父热爱，凶酋这样薄情无义，老大不以为然，一面又因荡妇挑拨，常受辱骂，无故欺凌，于是对这狗男女，生出反感，只是无可奈何。所以这次狗男女惨死，并不动念，想起亲娘，虽极伤心，但是死由自杀，与平日所说相合。并且乃父，这样无良，活在那里，也是难过，早晚必被气死。眼看乃父与仇人快活亲热，只是悲痛，本来约好六个知心同伴，连她七人，准备乃母，如被气死，大来必为报仇。难得三人同死，正合心意，本就不怪双珠，再听别人，说她无辜，连老公公，也是这样说法。想起前两日，待她的好处，越发不平。因此约了几个同伴，来此作陪等情。双珠也未问出所以然来，因探出这几个小人，非但没有敌意，到了紧要关头，并还全力相助。虽然人小，最大的不过十一、二岁。但是这类小野人，个个胆勇机警，动作轻快，多力耐劳，生长此间，熟于地理，真比寻常大人，还要得用。就是心神上，也能得到一点安慰。谈了些时，问知大人，除隔日睡足的少数人不算，为了当夜，星月佳节，通宵狂欢，多半

还在高卧未起。

老人又有中午时节，是逃走机会的表示，天明便有这六个小人，假装游戏，来此作伴，他们都将老公公，奉若神明，虽不肯说是老人派来。暗中非有人主持不可。否则，小人哪有这样心计，不禁重又现出生机，加上这般小人，笑语天真，词意亲切，比初见时更盛，不由愁怀大解，反觉有趣，高兴起来。

第二十八章　危机起伏中的奇男奇女

人在患难之中，求生盼救心切，一面觉着时间太长，心中愁急，最好当时便可脱身。连分秒之差，都不能等。一面却又感觉来日苦短，时光易逝，转眼之间，便与死期隔近。心情紧张悲苦，愁虑到了极点。

双珠虽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奇女子，善于沉着应变，没有上文所说之甚，当此死生关头，到底也有一点难免。何况人又明白，善于料事，比那昏愚无知，只晓悲愤忧急的人，虽然不同，但更知道利害，时时刻刻，都在用心观察，暗中准备，稍有脱身之机，决不使其放过。因此外表看去，比常人安详，自然得多。心情却更紧张，只不胆怯，惊慌而已。眼看朝阳，渐渐升起，晨雾全消。昨夜空中布满的浮云，也都散尽，重又现出明朗朗的天空，碧霄万里，湛然无际。四外水碧山青，佳树葱茏，花光如锦，加上佳节到来，野人用人工装点出来的各种灯彩花卉，虽然祭月盛典，要在日落以后，山月将升之际开始，这还不到时候。野人都在高卧未醒，除却一些按年轮值，布置会场和抬送酒食，斩杀牲畜的执事人们，连昨夜那些扎灯彩的，俱都回屋安睡，人只到

了十之一二。但是此去彼来，十分忙碌，显得那么热闹欢乐。昨夜所见愤激情景，如非偶然有人经过，怒目相视，几乎换了一个境界。虽是殊风异俗，蛮荒野域，也别有一种繁富热烈情景。比起城市中人，过年过节，种种铺张，反更觉着天真朴实，别有风味，使人兴奋，不是身在困中，也必参与无疑。

正在寻思，忽然觉着日轮快近中天，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丝毫看不出可以逃生之机。方想老人阿庞，虽是森林中的野人，颇有智慧，人更诚恳纯朴。回忆昨夜相见情景，决无虚假，此时离中午，业已不远，怎会毫无动静。试向鸦鸦等幼童，设词探询，竟答："老人占星回去，和身边旁的人谈了几句，便和众幼童一起安睡，要到正午才醒。"听那口气，不象有什准备，心方生疑，内两幼童，中途离开，忽然急匆匆跑了回来和鸦鸦等在下面，密谈了一阵，便各飞驰而去。

这时只剩鸦鸦一人掩上台来，不等发问，便低声密告，说："本来正午时节，全族中人均要去往崖后星星泉中沐浴更衣，准备夜来祭神。此时如能自行断绑逃走，比较容易，并且逃时，不由正路，最好假装去寻老公公话别。或是讲理，只要说出身是老公公的义女，不舍分离，想在死前，见上一面。便被众人发现，也不致于加害，这等举动，非众人所能意料，又是当地风俗人情所许，出于双珠自愿，不是有人指教。所走并非逃路一面，而老公公，所居木屋里面，供有月神，不是老人指定的人，谁也不敢走上。到了里面，再能得到老人默许，便可由木屋后面小径，偷偷逃走。那座木台，虽是禁地，双珠业已入内，又是必死的人，众人就是愤怒，也只围在台前不会抢上。更想不到人会绕山穿林而逃。只管事后追赶，擒到死得更惨，比较却易逃走，此举虽与老人威

信有关，但他平日最得人心，至多受上一次有名无实的公审，吃众人虚张声势，吵上一阵。再由人领头，历述老人多少年来的功劳，照样可以无事。只要事前对神立誓非他指教，由于顾念父女之情一时疏忽，致被对头逃走，就算过去。众幼童虽未奉有明令，但因昨夜老人，那些言动，业已看出几分，本意到了时机，双珠能够领会老人心意，再妙没有。否则，便由鸦鸦暗中告知，照众幼童的估计，多半能够安然脱险，不致受害。

谁知事情中变，凶酋黄山都，还有五个死党，均是他的心腹。内中一个，原是外族黑苗，俘虏之子，照当地风俗，外族俘虏，如能为众立功，非但免去为奴，住满十年以上，便算是一家人，同样看待。此人名叫戛老麻，平日勾引凶酋，仗着胆勇常时远出，借打猎为名，去往远近小部落中，掳抢人畜，强奸妇女。因其只有五个死党，同出同进，凡是为恶树敌之事，非但不令老人知道，也不令别的野人参与，因此始终无人得知。并在毒龙冈蟒洞里面，设下一处巢穴，专供掳来妇女淫乐之用。五人之中以戛老麻，最为凶狡。凶酋所恋苗妇，便是他的同族黑苗，经他设法掳来，并与通奸，互相勾结，无所不为。另外几个死党，虽是他的心腹，但对老人最为忠心敬爱，见这狗男女三人狼狈为奸，越来越不象话，不以为然，时常劝解，均不肯听，后来发现，凶酋未做酋长以前，便和戛老麻勾结，犯过一桩大罪。一则，拿他不准，死无对证，只听到两句背后之言，不足为凭，爱惜凶酋，胆勇能干，又受狗男女三人的挟制，常加威迫，不敢不从，终日忧疑苦在心里，只是无计可施。照凶苗心意，老人虽然怜爱双珠，决不肯违反众人心意，将她放下。今朝不知怎的，因清早送酒食的两个蛮妇，逢人劝告，力说双珠死得冤

枉，非但不是凶手，并还是个受害的人，不应杀害，被他听去，心疑老人，委曲求全，想照昔年允许罪人将功折罪的旧例，把双珠留将下来，想起对方，虽是汉家少女，胆勇过人，曾以孤身女子，深入黑森林，连经奇险，并还亲手杀死过一条大蟒，甩杀一个食人生苗，种种使人惊奇的传说，如其留她在此，照着当地，只肯为众立功，便受尊敬爱护的风俗，名为奴隶，实则无异众人之首。等到公选时节，再要无人比她得过，简直就和酋长，差不许多，何况又是老人阿庞的义女。昨日阴谋暗算，便是自己下手，面貌已被认出，此仇一结，或明或暗，均无幸免，越想越觉可虑。于是乘着群情愤激，虽听二蛮妇，极力分说，还在半信半疑之际，一面领头发难，一面激动众怒，要为凶酋报仇，去向老人阿庞请求。说："凶酋夫妇，死得太惨，人心万分悲愤，就是今夜星月佳节，不应凶杀，但我们自己人，已有三个死在前面，此女虽非凶手，也是起祸根苗，事情由她而起。何况此女，机警异常，胆勇多力，一旦被她乘隙逃走，便难擒回。无论如何，也要先将脚筋抽去，倒吊起来，使她吃上两天苦头，稍出恶气。过了佳节，再行集合众人，为已死三人，报仇泄恨。如今正在发动，连睡的人均被喊醒，准备午前先将双珠吊起，毒刑鞭打上一阵。到了日光当顶，再往星星泉，沐浴更衣。现离中午，不过个把时辰，转眼就到，逃是没法逃。但是此事，实在气人，时机这样紧迫，必须另作打算"等语，说完，便往台下，连纵带跳飞驰而去。

双珠见她说时，握紧两只小拳头，神态慌张，满脸愤激之容，匆匆把话说完，不容回问，便如飞往下驰去，走的又是星月台后面，因其人小身矮，前面横着那个形如新月的长大木台，鸦鸦绕台而驶，走往台后，也不知是否去寻老人送信，

料知情势危急，想要一拚。又觉幼童之言，不可尽信。二蛮妇走时，曾有无论消息好坏，必来送信之言，看去十分热诚，当时不曾理会。照鸦鸦说，既在向人分说，证明自己冤枉，遇到这样危机，不会不来告知。何况老人阿庞，具有无上威权，不得他的允许，也必不敢妄动。被擒之后，曾经暗中试验，身上绑索，虽是藤经生麻结成，十分坚韧，仗着师门真传，绑时，曾经暗运气功，往外绷紧，因未丝毫抗拒，对方也未留意，本来右臂便可松脱，双手又未反绑，方才二蛮妇，将左臂放开之后，忽生同情，不是自己恐人看破，松松的缠上两道，几乎就此走去。这一来，稍把真气一提，身子往里一收，不用刀剑，也可松脱。只下半身一根缠得较紧，不消两剑也可斩断。老人再三嘱咐，又打手势，不到时机，千万不可冒失逃走，还是照他所说行事。既然野人中午均要沐浴更衣，老人曾有暗示，便鸦鸦等，也是这等说法。反正形势一样凶险，还是照他所说而行。稳妥一点，并还不致与老人心意相左，引使不快，多生枝节。好在连日精力养足，昨日起来得迟，共只一夜无眠，饭已吃饱，绑索又被二蛮妇，松去了些，真要事出意料，野人受了对头蛊惑，非提前杀害不可。仗着这身本领，再与一拚也来得及。主意打定，便在暗中窥探前、左、右三面动静。

双珠心思细密，知道前三面来人，老远均可看见。只后面被身后木桩挡住，不能看到。但是台在广场中心，地方广大，身后来人，只要留心，也可听出。又知野人，除环场树屋之外，还是不少住在树林里面，如有人来，后面最多，左右两面，还有一些人来。前面崖后，由星星泉起，连那一片花林小山，均是野人全族中的圣地。近年还许人春秋佳日前往赏花采果，去时也极恭敬，事完即退。如在以前，连那号

称最干净的童男女，在妖巫严令禁止之下，均不许其走进一步。前日无意之中，听山兰说起，花林地方不大，似只二、三百亩方圆，除却一两千株花果树，均是丛林密莽，本就无法通行。前面还隔着一条绝壑，对岸削壁千寻，碧苔如油，寻常蛇蟒，也难上下。过去便是连野人也未走过的黑森林，乃是一条死路。不知老人怎会暗示由此逃走，也许知道另外三面，都难免于被野人，堵截追上，逃不出去。只崖后死路，无人防守，虽有绝壑阻路，逃走不脱，另外却有藏伏之处。或是族中圣地，野人迷信鬼神，不敢深入穷搜，意欲令我藏在里面，等到事情过去，是非曲直，也都分明，再照他的原意，打发上路，也未可知。否则，于理不合。心方寻思，以为戛老麻激怒的对头，必由后面赶来。只顾留神，静听身后动静，没有想到左右两面。再看广场上，人来人去，虽然比前较多，都是为了筹备夜来欢度佳节之事。但在广场的中心，月儿湖的前面，与月台正对。对面月台，高达丈许，除崖前花林，和老人所居崖缺浅坡花林中的木台木屋，隐约可以看出外，别的均被挡住，方觉场上，并无异状，多半鸦鸦等幼童，年幼无知，误信凶苗和少数人的叫嚣，以为大难将临，惊慌起来。看鸦鸦去路，正是月儿湖后，必是往寻老人送信，此老对我，十分爱护，闻报必有准备，只奇怪两地相隔甚近，鸦鸦跑得又快，如有好音，必先来报，怎会去了顿饭光景，不见回来。还有她那几个同伴，所去之处，多不相同。都说，为我而去，人却分开，是何原故，心中不解。忽然看出两旁场边，扎有灯彩的高树之上，多半有人，匆匆上落，前所未见。知道野人，所居树屋，均藏在四围高树繁枝之内，以为天已不早，昨夜先睡的人，业已睡足起身，再一细看，树上下来的人，均已分别闪入树后森林之中，仿佛与

场上那些做事的野人，均不一起。原有的人，也少了许多，尤其少年男女，更是极少，那象有什变故发生，正觉鸦鸦等，方才所闻不实。野人把这一年一度的佳节，看得十分重要，决不致于在这前半日，打破旧习，任性凶杀一个外族女子。太阳再有半个多时辰，就到顶上，应是沐浴更衣之时，便要发难，也来不及，野人天性守旧，决不肯随便改变他的习惯。如今场上野人越少，少壮男女，几乎没有见到，老人暗示中午逃走，多半有望。我被擒之后，从未妄动，对方当我笼中之鸟，必存轻视，只等日光当顶，人再陆续走开，便可冷不防，断绑而逃，率性冲往对岸花林之中。照鸦鸦所说，先见老人，再作计较，方为上策。想到这里，勇气大增，精神立振，刚把右手，轻轻松脱，乘着无人留意，匆匆把绑绳，松了两圈，虚笼在外。然后双手并用，将蛮妇方才所打的一个绳结，改成活扣，一拉便开，然后看准宝剑暗器的部位，想好方法，如何下手。到时只将内中一根绳结在后，绑得较紧的长索，用剑斩断，立时纵身而起，就有敌人围攻，凭自己的轻功和一身本领，杀出重围，也非难事。

正在查看道路形势，想起老人所居花林木屋，虽与崖后花林相通，但那星星泉，也偏在崖后，正是野人聚会沐浴之所。此去岂不撞上，湖中心喷泉和崖上的瀑布又多。遮住目光看不真切，遥望过去，只见崖前一片花林，两面均与崖后相通。老人木屋，便掩映在这碧水青山绣崖飞泉之间。时近中午，泉瀑之势越盛，相隔虽远，听去仍是轰轰震耳，稍远一点，声音便听不出。对面月台，虽不在场的中心，比较靠前，离湖少说也有三数十丈。湖中那根冲天水柱和崖上大小六七条飞瀑流泉，合成一种宏细相间的天然音乐。水光映日，散为丽彩，千万飞雪，与十丈珠帘，互相辉映，比起跳月所见，

还要好看，端的气象万千，雄丽绝伦。暗忖，这样好的天然奇景，先防凶酋生事，只月下一见，不曾再来观赏。昨夜到此，也有不少时光，偏因危机当前，心情不定，没有仔细领略。这时方始想起，可见人当生死关头，大都不能忘我。

平日自负女中英雄，任他多么凶险艰难，均非所计。一旦身临其境，便不能十分镇静，眼前放着这好一片奇景壮观，直如未见，岂非笑话。怎的这样没有勇气。哪知她这里，雄心刚起，念头还未转完，猛瞥见对面台上，日前新拜的义父阿庞，重又出现，还是昨夜那样打扮，好似一到，便看出双珠心意，刚一对面，便厉声喝道："好女儿，我虽知你受了冤枉，但是真正凶手，无法判明，并且阿成也未擒到。如今众怒难平，非要使你先受惨刑不可，经我力争，仍无用处，勉强答应，暂缓三个时辰，日落以前动手。你想中午乘隙逃走，已不可能，就能脱身，被他擒住，所受苦痛，更甚于死。你有多大本领，也无用处，总算他们看在我的份上，许你自杀。"话未说完，忽听一人，声如狼嗥，接口喝道："老公公只顾父女私情，偏向外人，不想酋长黄山都，死得多惨，象他那样胆勇能干的头领，哪里还有，我戛老麻，决不服气，好些弟兄姊妹，也和我一样心意，非先把这狗女娃的脚筋挑断，恶气难消！"老人方在厉声怒喝："此事经过众人公议，你只鼓动几个少数人出头，便要冤杀好人，是何道理？你们真要不服，只把各人刀矛举起作证，经我指点人数，如有一半以上，我老公公，便算偏向外人，先死在你们面前便了。"双珠目光到处，就这转眼之间，场上人已布满，来势之快，直出意外。同时，瞥见右侧月台角上，立着二、三十个貌相狞恶的少年野人，戛老麻大声一呼，全场震动，好似刚平息的怒火，重被凶苗点燃。面上都现愤激之容，三、五成群，纷纷

交头接耳，口说手比，指着自己，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戛老麻正是昨日所见凶酋同党野人之一，通体漆黑，貌相也最狞恶。一面发威怒吼，并将手中刀矛，一齐舞动，状类疯狂，暴跳如雷，凶苗身旁同立的二、三十个少年野人，手中刀矛，业已举起，老人好似看出众人，要被激动，也是不等话完，便即发威怒吼，双方都是吼声洪厉，震动全场。

众人先似不以老人为然，面带悲愤不悦之容。及至听到末两句，想是平日敬爱老人过深，知他天性猛烈，言出必行，惟恐激出事来，逼得太紧，老人真个自杀。面上立转惊疑之容，刚举起来的刀矛，由不得纷纷下垂，面面相觑，呆立不动，便凶苗煽动的那数十个天性强暴，记仇心盛的野人，本已刀矛并举，随同凶苗舞动，只等双方争论完毕，便要发难光景。吃老人这几声怒吼，也都收风，不敢言动。

双珠看出老人威信，真得人心，心方赞佩，只顾跟望老人，听他发话，朝右角扫了一眼，不曾再看。并没想到变生仓猝，对头业已发难。正想，老人虽然不能救我，既以全力拦阻，拖延时刻，也许还有生机。忽听台下，一片骚动之声，低头一看，正是凶苗戛老麻，双手摇晃着明光耀眼的刀矛，也不等老人话完，便由面前人丛中冲出，抢先赶将过来。一面厉声怒吼，只听出复仇二字，离台已只丈许，转眼就要扑上。不知凶苗，因老人说他，违反众人公议的话，照着旧规，不能当场争胜，取得大众同情，便受严罚，或是永做奴隶。想起自己，本是黑苗俘虏，对方如是常人，还好一点，偏是全族中的圣人，具有无上威信的老酋长阿庞，一见众人已被激动，老人这一情急怒吼，非但快要舞动的刀矛，全数下垂，无一敢抗，并且全场肃静无声，分明立于必败之地。老人天性刚烈，疾恶如仇，方才请求杀害双珠时，听他

口气，大是不妙，好象以前勾引酋长为恶之事，业已得知，不过为了星月佳节，格外宽容，节后仍要当众公审，拷问罪状。这一与之对立，原想激怒众人，败中取胜，使老人威信扫地，以免日后受制服罪，原是迫不得已的阴谋下策，不料对方，多少年来的功劳，恩德在人，深入人心，虽不以他偏向外人为然，决不舍她为此丧亡，连带吃亏。休说全场野人，连昨夜到今早，用尽心力，蛊惑激动的那些同党，俱都大惊失色，无一敢动，自知弄巧成拙。照此情势，少时对方，只要出死力，以老命来向众人要挟，便照将功折罪的旧例，把义女算作自己人，又非正凶，将仇人放掉，那在意中，如何不情急万分，竟将凶野天性激动，想将双珠杀死再说。

怒火攻心，更无顾忌，竟由人丛中，悄悄掩将过来，快到台前，方始怒吼咒骂，舞动手中刀矛，往小台猛扑上去。台下野人虽对老人，万分敬爱，但均恨极双珠，凶苗此举，多半合乎心意，无一拦阻。眼看情势危急，凶苗转眼，扑到台上，猛下毒手。双珠也是激怒，刚把真气一提，暗握剑柄，待要拔剑迎敌，真来不及便将凶苗，先行杀死，然后断绑而起，冲上月台，照着前日所闻，不杀降俘，和无力反抗的人，要杀也须经过公议，得到老人酋长命令的惯例，和他讲理。自己被擒，并未反抗，业已认命等死，为何不先当众说明罪状，未经分辩，这样欺人太甚，由他一人，越众向前，下此毒手，当然容他不得。为想表示自己胆勇，和尊重老人威信，不是凶苗，逼得太紧，只想被杀以前，讲理分辩，并无为敌之意，事前又曾准备停当，脱绑容易，只以全神贯注仇敌，暗握剑柄，并未当时发难，正想危机瞬息，杀出重围不难。如何逃法，凶苗这等无礼，老人怎未阻止，猛瞥见老人阿庞，先似不曾留意，忽然瞥见凶苗，越众行刺，满头须发皆张，刚

望着自己，怒吼得半声，忽然伸手向天，哈哈怪笑。同时，又听身后，有两幼童，急呼之声，危机一发之际，当然无暇细听，一见凶苗，已到台下，只一两纵，便可扑上。人还未到，手中长矛，业已扬起，知道凶苗的长矛，百发百中，剑还不曾拔出，身绑桩上，无法闪避。心中一惊，手中剑还未出鞘，忽听一声怒吼惊呼，阳光之下，两支亮晶晶的长矛，一上一下，交错而过。下面那支，手法慌乱，匆匆发出，人未被它打中。并还偏在台的侧面，带着亮晶晶的寒光，斜飞上去。朝下发的一支，却是又劲又急，飕的一声，由自己身后，朝下打到。凶苗首当其冲，一声怒吼过处，手中长矛，往上斜飞，人却被那由上而下的短矛，透胸而过，钉在地上。跟着，双珠便觉身上一松，绑绳全断。一条人影，业已抢上前面。定睛一看，正是阿成。当时惊喜交集，刚在欢呼："你怎会上台来，快些和我冲出重围，只要越过月台，便可逃出去了！"话未说完，耳听阿成急呼："主人千万不可妄动，这里三面都是死路。一面又有重重险阻，就此逃走，比登天还难，阿成自有主意，主人立在一旁，听我和他们讲理便了。"说时，台下已是一阵大乱，因阿成一矛，将凶苗打个透穿之后，抢到前面，一手握着弩筒，指定下面，另一手早随前纵之势，拔出一柄当地野人所用的月牙弯刀，独立台口，已先怒吼了几声，大意是说，我决不逃，如其有人上来，莫怪我毒弩利害。众野人一见变出非常，凶苗被人一矛，钉在地上，刚刚激怒，同声怒吼呐喊，待往上涌。星台三面，人都围满。因听老人发话，俱都靠近月台一面，最前面的，相隔也有三、四丈。星台后面的人，也早抢到前面，故此急切间，还未扑上。但众野人，同仇敌忾，来势极猛，又不怕死，本是不容分说，阿成只管厉声怒吼，并拦他们不

住。也是老人阿庞，由昨夜起，费了许多心思，想要保全双珠，好容易用尽心力，代她想出生机，忽被凶苗看破，煽惑众人，激动公愤，赶来作梗。并还通知四面轮值防守的人，严密戒备，非但要将双珠杀死，死前还要使其多受苦痛。心已愤怒，方才又费许多唇舌，劝说群人，设法拖延，想使双珠，挨到日落以前再杀，以便另打主意。方法还未想好，因恐众人，受了凶苗之愚，暗算行刺，又防双珠，不知利害，到了中午，照昨夜暗示，冒失逃走，送了性命。想借宣布罪状为由，使双珠当众讲理，不到公审受刑，分辩以前，先使众人，知她冤枉，再借双方分辩为由，证明杀人毒刺，不是她和阿成所有，必须另觅凶手，才能判断，只众人听出有理，稍有可乘之机，立时发令，等擒到正凶，一齐处置，这样双珠受苦，虽仍不免，命却可以保全。

不料凶苗作对到底，忽然当众，二次激动公愤，想要惨杀双珠。老人本极机智，一见凶苗，还勾结得有二、三十个无知少年在旁助威，忽然醒悟，知道凶苗非但想杀双珠，并还打算借此为由，想使众人对他生出恶感，推倒他的威信，分虽用心狠毒，别有阴谋，与方才在林中争论时所料，一点不差。不禁急怒交加，把心一横，激动平日刚烈之性，更不再有顾忌，公然当众发话，要拚老命，假使众人，受凶苗愚弄，执迷不悟，定要和他反抗，所举刀矛，超过半数以上，立照旧规，当众自杀。初意，原是一时愤急，怒火上攻，冲口而出，深知凶苗黄山都，乃全族中，第一勇士，平日立功不少，一旦死去，继起无人，下余的人，虽均胆勇忠实，均无凶酋聪明能干，许多事都做得和自己一样，又得山兰之教，善于做作，假仁假义，平日颇得人心，忽被外人所杀，群情愤急，不可压制。再被凶苗煽惑，已失理性，不容分

说，除却有限二、三十个男女幼童，和几个中老年人而外，都把双珠，当成深仇，恨不能吃她的肉，自己只管恨极凶苗，一不违众，话说出去，并无把握。哪知多少年来，历尽艰险，出死入生，以全力率领众人，共谋安乐，兴利除害，好处太多。当日居然收到报答，明是众人大不愿意之事，竟因他这几声怒吼，情愿放弃成见，非但恐他，激怒太甚，与凶苗对立，比人不过，愤而自杀。反恐附和凶苗，伤了他的威信颜面，一个个不约而同，自将手中刀矛垂下，连凶苗先所煽惑，性最激烈强暴的，二、三十个无知少年，也无一人例外。老人看出众心如一，这样对他敬爱，虽然双珠不是另有善策，仍无生路。反而因此一举，自己不好意思再公然违背众意，明白袒护，逃生更难。为了昔年对于降俘，宽大太甚，把凶苗父子，当成自己人，以致留下祸根，平日专引黄山都，作恶树敌，日前发觉他的罪状，想要除去，未得其便，今日竟想推翻自己的黑苗戛老麻，只一过节儿，便可收集人证，明证其罪。刚刚由怒转喜，心中高兴，凶苗忽然不知何往，先还当他，心生畏惧，躲向一旁，猛瞥见台前，刚安静下去的人们，忽又起了骚动。定睛一看，正是凶苗由环台人丛中，偷偷掩往正面，突然冲出，越过前面空地，朝对面星台上的双珠，怒吼扑去，右手长矛，业已高举过顶，心中一惊，如在平日，早将腰间飞刀发出，先将凶苗打倒再说。无奈这时，两台相隔颇远，就有飞刀镖矛，也难打中，何况当日，星月佳节，照例只穿那件长大拖地的白衣，腰间围着一条兽皮短裙，除左手一管发号令的金角外，寸铁皆无。凶苗似知阴谋败露，野性大发，业已情急拚命，一定制他不住。此举又暗合众人的心意，以为双珠，凶多吉少，九死一生，急怒交加之中，刚怒吼得半声。猛瞥见双珠右手，忽然脱

出，将剑柄握住，心方一动。同时，又见木桩后面，闪出一个身材雄壮，手持飞矛弩筒的壮汉，正是阿成。不知怎会突然出现，料知无妨，忙即住口，先没想到阿成这样大胆，只当他是救人心切，抢前保护，只将凶苗，暂时挡住，双珠便不致死。谁知下手这快，人现矛发，只一扬手，便将凶苗，钉在地上。心虽暗中叫苦，觉着这么一来，又是一个死无对证，人心越怒，想救双珠更难。但对二人，越发同情，满拟双珠，脱绑之后，定必随同杀出重围，此外别无生路，只得听之。但这两人，本领均极高强，逃不出去，固是冤枉，如被逃出，自已人也难免伤亡，岂不更糟。

老人阿庞正在左右两难，心中愁急，忽看出阿成，抢到台口，并不逃走，反而回手向双珠拦住，一面向众发话，大有替死之意。这等忠义勇敢，非但自已，佩服爱惜，便众人多少也必感动，就是杀他，也只一矛了事，不会受那惨酷之刑。可是众人，激怒前扑，对方手中拿着毒弩，肩上还有十几支飞矛梭镖，势非两败俱伤不可。这时老人心里一急，猛想起手中金角，无异祖神号令。一经吹动，谁也不敢违抗。凶苗也许不能拦阻，众人断无不遵之理。忙即回手吹动，接连两声，极尖锐的角声过处，众野人扑向台前已只丈许光景，手中刀矛，映日生光，纷纷怒吼，正要朝上猛扑，阿成看出事急，也是变计，本心又不愿用毒弩，伤害野人，本是虚声恐吓，一见无用，正待回手，拔下身后梭镖，连刀并用，和双珠合力冲杀出来，刚急呼的一声主人。台下野人，业将手中刀矛，二次放下，带着满面怒容，转向老人立定，重又肃静无声，随听老人，厉声喝说："凶手虽然杀我两人，但是一个好汉，他既来此，这等义勇的人，虽是仇敌，也应对他尊敬。我已看出他乃自行投到，不会逃走，只是想要讲

理。惟恐你们，不容分说，逼得他无计可施，打伤你们弟兄姊妹，岂不使我痛心。这才发令禁止上前，我并非帮助外人，袒护义女。但我都山族，自祖宗迁居以来，一向公平讲理，无论多深多大的仇，对方死前，也须容他，开口说理，嘱咐后事，索讨饮食，不应这样乱来。何况戛老麻，原是黑苗余孽，人最奸恶，他因近来被我发现恶迹，故意煽惑你们，意欲借此与我作对。象方才他那样，对一个业已被擒，没有丝毫反抗的少女，不经公审，便想行刺，先就丢我族中的脸。阿成为了保全主人，自行投到，未等出面，见他行凶，救主心切，将其刺杀，就是戛老麻没有罪恶，这等举动，死得也不冤枉。你们如何忘却我数十年来的教训，在他二人，不曾下台，未现逃意以前，这样倚众欺少，岂不惭愧！只要他们该死，我第一个先就不放逃走。何况你们，且先听我的话，不许妄动，决不因我一人私爱，使你们全都不快。你且回看，人家多么勇敢可爱，哪有丝毫逃意。等把阿成的话听明，再作打算吧！"众人先听角声，虽然不敢违抗，因戛老麻一死，人心越发暴怒，以为老人，偏向仇敌，在话未完，角声不曾再吹以前，又照例不能言动，心正万分不平，闻言均觉所说有理，立时转怒为喜，等老人话完，重取金角一吹，发出一种洪亮的金声之后。忽然暴雷也似，同声欢呼，各举刀矛，纷朝老人礼拜。方始回过身子，内有好些，均疑仇敌乘机逃走，及至回身一看，由不得重又欢呼起来。

原来，对面台上，两个仇敌，男的在前，女的稍为偏后，双珠正在整理衣履头发，神态已极自然，丰神又极美艳，细腰猿背，玉立亭亭，缟衣如雪，与玉肤相映，阳光之下，越显仪态万方，英姿飒爽，由不得使人有天人鸾鹤之感。无形中生出一种敬爱之意。阿成虽然年已三十，摆夷本

来生得雄壮英俊，阿成更是摆夷中的壮士，人既强健，这时伤病初愈，旧衣尽失，所穿都是老人所赠新衣。因喜他忠义胆勇，特以勇士服装相赠，并未赤脚，上身斜披着一片虎皮半臂，腰围虎皮短裙，左挂箭囊，肩挂长弓，脚登一双兽皮软靴，通体全新。除原有的兵器毒弩，分插肩背腰间之外，背上并还斜插着十来支不知哪里弄来的梭镖飞矛之类。左手握着一柄月牙弯刀，长达三尺。右手一支弩筒，所有兵器，都是寒光闪闪，耀日生辉，乃野人中勇士所用之物。本来两脚微张，一手持刀，一手握弩，身微前扑，神情愤急，宛如一只受迫负隅的猛兽，目光注定前面，大有一触即发，暴起向人猛扑之势，威风凛凛，勇猛非常。等到众人转身回顾，对方竟将全身兵刃暗器，一齐掼向地上，一件不留，双手叉腰，挺立台上。那英勇沉着气概，野人还是第一次看到，难得对方，既无敌意，又无逃意。老人阿庞所料，一点不差。既佩服老人的先知，又佩服对方的神勇，由不得互相惊奇，欢呼起来。

阿成因双珠，蛮语生硬，两次拦阻，不令上前。刚刚说定，把兵器抛下，野人已先回身。等到下面欢呼，乱过一阵，方始大声喝道："诸位弟兄姊妹，听我讲理，杀人者死。我决不逃。我命本是老公公所救，决不恩将仇报。不信你们请看，我这弩箭，有毒的箭头，已早拔去。方才只是你们不容讲理，故意拿它骗人罢了。"说罢，先将弩筒，抛将下去。接口说道："你们酋长黄山都，虽被我失手打死，但与我的主人无干，我阿成情愿来此领罪，任凭你们惨杀，决无话说，你看如何？"双珠早就看出阿成是想来此替死。几次想着上前，均被拦住。再如相强，便要当时自杀，先颇愁急，后听老人说："凶苗奚老麻，罪有应得，"众人也被说动，此外更无作对的人，心想，狗男女之死，明是毒刺所

伤，我二人并无此物。有好些情理可讲，对方只容开口，便可分辩。何况老人素有威信，又在暗中相助，蛮人尚勇，阿成此举，已使对方，生出敬爱，不如等他说完。相机行事，免得争论，无益有害，及听阿成自认失手将人打死，不禁又惊又急，忙即抢上前去，将阿成往旁一推，怒喝，“你不听话，我先自杀，酋长明是毒刺所杀，那么强壮的人，无人暗算，怎会被你空手打死？”这时台下，正在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双珠业已听出众人口风。对于阿成这样义勇，虽极赞佩尊敬，仍把他当作仇敌，非与酋长抵命不可。只商计死前不可凌辱，有求必应，死得要快，不使苦痛而已。同时，瞥见老人，也是满面愁惜之容，心本忧疑，因比阿成力大，阿成强她不过，刚被推开抢向台口。忽听阿成低声悄说：“主人不可示弱，休说我难免死，便是主人，恐也难保。”双珠闻言大惊。不禁急怒交加，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九章　绝处逢生最怜弱女

前文符双珠，好容易死里逃生，被老人阿庞，救往野人部落之中。又因凶酋黄山都看中她的美貌，阴谋擒去。刚刚醒转，先发现酋长所恋苗妇死尸。跟着，摆夷阿成寻来，说凶酋已被打死。二人刚刚逃出不远，便被凶酋之妻山兰引来大群野人，将其围困。阿成抽空逃走，双珠却被野人用套索擒往月儿湖，准备公审处死。老人阿庞，虽想解救，但因群情愤激，甚是为难。两次由自己和两蛮妇，向双珠暗示逃走的时刻方法，双珠正在暗中准备，不料凶酋死党戛老麻，看出老人心意。鼓动全体野人，往寻老人请求杀死双珠，为凶酋报仇。老人看出凶苗，另有阴谋，又知双珠冤枉，当众发

话，仗着数十年来，功德在人，众望所归，凶酋戛老麻，当时虽被止住。但因所用阴谋，已被老人看破，过了星月佳节，难免受罚。以前凶谋暴露，更是凶多吉少，自知弄巧成拙，怒火攻心之下，竟将凶野之性激发，悄没声掩往台前，想到冷不防，刺杀双珠泄恨。眼看危急万分，阿成忽由双珠身后纵出，扬手一矛，便将凶酋，钉死地上，众野人不知底细，自更激怒，正待一拥齐上，将双珠、阿成，惨杀报仇。幸而老人阿庞，取出祖传金角，发令止住。一面向众宣说，对方决不逃走，如其罪有应得，也应按照平日公平合理方法处置，经过公审，问明情由，才能杀害。众野人先还不快，只为敬爱老人太深，所吹又是祖传严令，金角神笛，不敢不听。及至把话听完，回头一看，方才全身带满兵器，手持毒弩刀矛的强敌阿成，本来独立台口，剑拔弩张，和追急了的猛兽一样，待要反噬拚命神气，忽将所有兵器，全数掼在地上，大声述说，身受野人救命之恩，此来只是讲理，决不与众人为敌等语。

双珠从小生长边荒，深知蛮苗风俗，听阿成自认失手，将凶酋打死，便发了急。猛力一拉，将阿成推向一旁，挺身向前，大声分辩，说狗男女之死，由于毒针吹弩，自己和阿成，随身兵器，义父阿庞，均曾见过，并无这类凶毒之物。

阿成本来另有用意，听双珠这等说法，忙又上前，悄声说道："我虽那等说法，主人能否活命，尚还难保。如今死无对证，他们专讲以牙还牙，一命抵一命，我们如再推托，还被他们耻笑没有勇气，并无用处，不如由我一人承当，多少还有一点生机，好在主人被他阴谋暗害在前，你又不曾动手，只真讲理，就有活路。否则，到时……。"话未说完，双珠知他抱定替死之念而来，自然不肯独生，已先接口低喝，

“明明有理可说，为何不容开口？我们死活都在一路，哪有叫你替死之理！”二人正在争论，台下众野人，始而为二人刚烈胆勇之气所慑，静听对方发话，没有开口。及见二人都是一个不曾说完，又被另一个拦住，口气也不相符。双珠手里还拿着宝剑，内中几个平日为戛老麻所愚，情义较厚的，首先发怒，厉声大喝：“非要二人为死人抵命不可。”下面众人，同声附和，喊杀之声，重又震撼山野。

阿成看出不妙，一意保全双珠，急得无法，低声急呼：“主人不知这里规矩，我已受过鸦鸦指教，如肯照我所说去做，也许连我也可无事。否则，一个也是休想活命。”双珠闻言，心正半信半疑，猛瞥见对面月台上，老人阿庞，乘着众人，面向自己，暗中摇手示意，猛想起方才本是危机一发，全亏义父止住。照此神气，明想保全他那威信，业已眼见，如何忘却，方觉阿成所说，也许是真。众野人不知老人别有心计，正向双珠示意打手势，分了点神，开头还有一点顾忌，及见老人，没有禁止，有两三个领头一发动，立时蜂拥而上，朝二人所立小台扑去。相隔只两三丈，转眼就到。双珠见势不佳，正在急呼，阿成快将地下兵器拾起，索性照我方才所说，由对面月台，冲将出去。话还不曾说完，当头十几个野人，已快冲上台阶，双珠急怒交加，更不怠慢。刚要抢前迎敌，忽听一声怒吼，阿成已先向台口，猛扑过去，仍是赤手空拳，双手交胸，毫无抵抗表示。双珠自更情急万分，一声怒叱，待要抢往前面，将他拉退，前锋一二十个野人，已快冲到阿成面前，本是刀矛并举，似因对方，束手待杀，没有反抗，各将兵器垂下，人仍往上扑来。内中两个，业已取出身边套索，眼看双方对面，就要扑上。就这危机瞬息之际，忽听对面台上，金角之声又起。同一角声，不知怎

的，吹法不同，比第一次所闻，还要凄厉，尖锐刺耳。双珠惟恐阿成被杀，业已情急拚命，手刚拉住阿成肩膀，未及用力，见那大群野人，真听号令，那么猛恶的声势，一闻角声，立似潮水一般退去。但都立在台下，并未回顾，相隔也近，满脸都是怒容，角声忽又一变，众野人立往两旁，略为散开，让出一条四五尺宽的人道，经此一来，越觉老人，极力保全，阿成不致遇害，心方略宽。角声止处，忽听老人笑呼："好女儿快到我这里来，有话和你商量。阿成可在台上等候，不可同来。"

双珠见众野人，已全回过身去，心想，看此情势，分明义父想救我们，这般野人，也决不敢违抗，必是有什要紧话，不便明言。想要和我当面商量，也许昨夜所说，留我在此，将功折罪之事。恐我二人不愿，使其为难，先行探询。虽然阿成不能同去，不大放心，但是此外无法，只容讲理，便可脱难。如其是因方才所说毒针，将他打动，另外还能寻出凶手，立可转危为安，反正不去不行，且到对面台上再说。

下面野人，业已疑心老人，为了义女私爱，袒护仇敌，如无把握，怎会容我与之对面，心正寻思。猛觉腿脚被人抱住，低头一看，正是阿成，跪伏地上，朝自己腿脚，连亲不已，双目中已流下泪来。

双珠平日虽极大方，没有男女之见，到底汉家女子，象蛮苗中，许多搂抱亲热的礼节，俱都讨厌，如在平日，定必不快，此时身在患难之中，对方又是舍死忘生，患难相从，受尽惊险劳苦，为救自己，始终孤忠激烈，视死如归。由不得心情早被感动。见他那样热烈神气，又见对面台上下，肃静无声，许多野人，都低了头。老人阿庞，说完前言，便立台口相待，更未催问。不知阿成，业已明白对方心意，早在

身后，打了手势，只觉情形可疑，不是好兆，同时觉着阿成对她，万分敬爱，情热到了极点，忍不住伸手抚摸阿成头发低声笑问道：“阿成！你可知道义父是何用意，可能求他许我二人同去么！”阿成本是提心吊胆，惟恐双珠动怒，见她任凭抱着腿脚亲热，不以为意，业已心花怒放，感激涕零，再见这等温柔抚问，越发喜极欲狂，本要起立。闻言，率性把双珠的两腿抱紧，颤声答道：“主人这样待我，死也心甘，我决不能够同去，你如开口，于我反有大害，只你一人前往，才有希望，请快去吧！”

双珠不知阿成前妻早死，自一见面，便种下爱根，但是深知汉苗风俗习惯不同，自己年纪，又大了十多岁，尤其这类汉人中的女英雄，怎会看他得上，峒主法令又严，空自暗地爱慕，不敢表示。他本菜花峒中最有名的勇士，又是一个大头目。这次护送，本来派的别人，全因不舍双珠，意欲多见一日是一日，自告奋勇，一路跟来，偏巧第一夜，便遇奇险。全仗双珠机警神速，于危机一发之中，将其救往树上。于是又生出感恩图报之念。心想，我虽不配做她丈夫，做她家奴，随她一世，就便报恩。还可永远相见，岂非绝妙之事。于是拿定主意，相从为奴，本来热爱，感恩之心更盛，拚性命不要，往返奔驰，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好容易刚脱险境，又入危机。双珠被擒之时，因其刚刚病起，离开不久，虽和双珠同路逃走，山兰并未提他一字，野人不甚对他注意。又知此时，一同被擒，平白送命，于事无补，仗着身强力健，得过哈瓜布传授，学会一种扑跌手法，从小练有极好目力，能在暗中视物，竟将擒他的两个野人甩倒，乘隙逃走。后来二次遇见鸦鸦，问知许多事情，经鸦鸦寻来几个幼童，把他藏在札燎火的藤筐中，抬往星台附近，由幼童代为

望风。乘人无觉，偷偷掩往星台下面，空底之内藏起，早就准备到了中午时刻，相机行事，眼望上面，只有一板之隔，心中热爱的人，不能见面，并还被人绑紧木桩之上，正在心痛悲愤，忽得急报，凶苗戛老麻，故意作对，非杀双珠不可。当时急怒交加，愤不欲生，竟不听旁人暗中劝告，由台下木板缝中，悄悄钻出，将鸦鸦托人暗中送来的几件兵器，连同自己所有，一齐带好，径由台下，掩身翻将上去。

这时，所有野人，除台后六七个幼童，装扎燎火，做两三起，远近散立而外，所有野人，均在凶苗鼓动之下，分由两旁树林，绕往月台后面花林之中，去向老人阿庞，请求发令，在未沐浴以前，先将双珠杀死，为凶酋报仇。老人自然不愿杀害双珠，知道日光当顶，一到中午，便须开始沐浴更衣，照着当地旧规，杀人以前，必须经过公审。午后日色一偏，便是佳节开始，不能见血，看出群情愤激，不便公然袒护，上来先装不知，故意延宕，等到紧急关头，然后提出公审旧规，把事情推到黄昏以前，彼时如能设法解救更好。否则，又因佳节期间，不能杀人，推到十九夜里，一面设法，擒那放毒针的凶手，只一擒到，便可无事。一步推一步的主意，本来早就想好，不料凶苗作对，当众质问，方始激动怒火。这时，所有野人，俱都围在月台前面，无一留意台后，竟被阿成，悄没声翻到台上，藏在双珠所绑木桩之后，谁也不曾看出。便是双珠，也因下面怒吼，全神贯注台下对头，心情紧张，也未听出身后有人。等到一矛将凶苗，钉死地上，便知事已闹开。就是凶酋，非他所杀，也非抵命不可，乐得两罪归一，一身承当。双珠偏不知他心意，抢前拦阻，对头果然激怒，纷纷抢上，正待挺身上前，忽听角声，将野人止住。心上人业已抢在前面，忙即抽空，正向老人比手

势。一听那等说法，立即醒悟，自知必死。忽然勾动平日热爱，想起心上人，从此更无再见之望。一时情不自禁，又恐双珠生气，不敢搂抱，便用苗夷族中最恭敬的礼节，本意只想亲脚，等到跪伏下去，越看那细白匀圆的两条玉腿，和那胫肌丰妍底平指敛的双脚，不由爱到极点，抱着狂亲，正自惊喜交集，心头怦怦乱跳，不舍放下，再听双珠，那等口气，真个死也甘心，喜极欲狂，语声都颤。双珠正觉阿成，紧抱双腿，有些异样，心方微动，待令松开，一见这等悲喜交集的至诚词色，知道这类夷苗，情感太热，人又天真，也就不忍拒绝，听完正在盘算，一面留意对面台上老人的神色，猛又觉着腿上一松，阿成忽然起立，颤声急呼："主人还不快去，天已不早，一交中午，他们便要沐浴祭神，万一误事，如何是好！"双珠仍不明白，阿成是因午前如不解决此事，双珠多半还要绑起，等候公审，多吃苦头，特意催她前往，闻言警觉。同时，又见老人，面有笑容，又在以目示意，以为所说不差，只得起身走下，因听阿成，临别时说，到了对面，须将兵刃暗器，交与老人，途中千万不可回顾，只当真有这样风俗。心想，我们本无伤人之念，先将兵器放下，减少对方敌意，原极有理。义父这等口气神情，多半无妨，便照所说，从容往对面月台走去。

到了台上，也未回顾，先将兵刃暗器解下，放在地上，再向老人礼拜。刚刚起立，猛觉眼前一花，身上一紧，重又被人用套索，绑了一个结实。动手的全是少年妇女。除却一根套索，手中并未持有兵器，心中不解，情急愤怒，正要喝问："我已网中之鱼，既不与你为敌，又不逃走，这等行为，分明有心捉弄，是何原故？"老人已先开口笑道："好女儿，休要怪我无礼，杀人者死，此是无法之事，连我也做不

得主，我原知你二人，均非真正凶手，本意保全。谁知这该死的夏老麻，不听号令，越众行凶。你那情人，将他打伤倒地也罢，偏又将其钉死地上，以致死无对证，连他以前的罪恶，都难追问。照这里一命抵一命的规矩，你肯做我女儿，还能活命，他却非死不可，本来只想喊你一人上台，两下隔开，以免动手时节，你因护他，受了误伤，如再因此伤人，命更难保。准备你一上台，便可下手，后来看出阿成，虽然情甘替死，并还催我下手，但你二人，情深爱重，对面台上动手，你必拚命抢救，天又不早，因阿成先在你身后打手势，这场公审，决没有几句话的工夫，他一点头，便可下手。方才已用金角神笛发令，经我力保，此事与你无干，凶手又由阿成一人，承当了去，休说我无恶意，连他们也不会伤你，只消住过七日，应了我族中的礼节，便可送你上路，连在此为奴，将功折罪，俱都无须，防你反抗生事，使我为难。只得使你先委屈片刻，等阿成死后，便开放了！”双珠这时，不知何故，对于阿成，生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情感，闻言，才知老人用意，所说又非无理。因未听见身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不由心胆皆裂。原来阿成，知事奇险，自己不死，双珠必难活命。死志已决，等他走后，便立向台口，朝下面野人，连打手势，将双手一背，静候捆绑。

众野人原得角声暗示，一切均由老人作主，决无丝毫使其不平。先还以为对面男女二人，有心欺骗，各不相符，后见阿成，搂抱双珠腿脚，亲热情景，看出二人，真是情侣，这等生离死别，互相爱护，一个争死，一个准备拚命的悲愤壮烈情景，由不得纷纷感动，复仇之心，虽然一点未消，对于阿成，反更生出敬意，并无一人，抢先发难，直到双珠走后，阿成招手示意，暗示不可令双珠看见，否则，还有变

故，这才由众人中，走出数人，因阿成自甘抵命，并无抗意，只照旧例，走上五人。一个解下套索，将阿成绑向桩上，绑得也不甚紧。另四个各将刀矛举起，对准阿成头和胸腹等处，等老人阿庞，和双珠把话说完，当众公审，只要阿成，自愿抵命，不要分辩，立刻下手。看在双珠眼里，情势自极险恶，当时悲愤填胸，大声哭喊："义父！你如真个爱我这干女儿，便请设法，将阿成放下，至少也等过了十九，由我二人，擒来用毒刺的凶手，或是当众公审，由我一人讲理，我们死活，都在一路，决不独生，否则，我也必死！"

老人见她那样激昂悲壮，也颇感动，凄然答道："好女儿，可知我一人不能违抗众人，业已用尽苦心，才得保全一个么，为了救你，也说不得了，说罢，也不再理双珠，连朝对面，厉声喝问了三次，阿成始终昂然自若，神色不动，从容将头微点，一言不发，态甚强傲，双珠先急得双脚乱跳，偏被几个大力的蛮妇，两面夹紧，绑索又极坚韧，无法挣断，后来又将两脚绑上，越发跳动皆难，正急得心血欲喷，连声怒喝："如杀阿成，连我一起！"忽见老人，又吹金角，声更刺耳，料是发令杀人，正在悲愤情急，无计可施，忽见群苗，各举刀矛，同声怒吼起来，吼一次，手中刀矛，便高举一次，千百道寒光，在日光中，一齐闪动，耀眼欲花，头一声不曾听清，好似烈凡都三字，心中一动，忙即停住哭喊，静心一听，第二次怒吼又起，喊的果是烈凡都，一点不差，不知要喊过七声，方始下手，惟恐太迟误事，刚刚急呼义父，猛一回顾，老人阿庞，满面愁容，凑将过来，看意思，似因自己，情急悲愤，打算劝慰神气，忙喊："义父！你是烈凡都么？我找的正是你，你那人骨锁钥，便在我的身上，快莫杀我阿成，等我说完来意，事完之后，将我二

人！一同杀死，决无话说，可好！”

说时，瞥见斜对面，有三个幼童，由森林中，飞驰而来，当头一个女孩，似颇眼熟，又似长路跑来，刚出树林，便跌了一交，另两同伴，正抢前扶起，相隔颇远，不曾看清。紧急关头，也未想到别的。老人阿庞，早为阿成义勇忠烈所动，想要保全，又无法子，又认定二人是情侣，否则，双方不会这样情热，惟恐双珠殉情，辜负本心。正在为难，想要解劝，忽听双珠，竟知道本族隐语神言，喊自己做烈凡都，心方一动。又听人骨锁钥信符，就在身边，想起昔年，恩人之约，此女竟为自己而来，不禁心花怒发，不顾说话，忙取金角吹动，这时下面野人，正喊到第六声，台上四个行刑的野人，已各将手中刀矛，二次扬起，作出猛砍猛刺之势，只等第七声喊过，阿成便非死不可。台下还有两三百个，手持长弓长箭的野人，也将弓拉满，对准台上，形势险恶已极，就这死生呼吸之间，角声忽起，双珠方听出音韵悠扬，与前两次所闻，迥不相同。忽听台下，暴雷也似吼将起来，大惊前看，心神大定。原来台下野人，听出人骨锁钥，业已寻回。这祖传之宝，忽然珠还，认作天大喜事，当时惊喜欲狂，同声呐喊，欢呼起来。对面台上四个野人，也都抢向台口，朝着老人这面，欢呼舞蹈，表示庆祝之意。双珠身上绑索，立被松开，先前做梦也未想到这一小块人骨，会有这大权威，绝处逢生，惊喜过甚，竟比昨夜被擒，所受刺激，还要利害。加以一夜挣扎，始终不曾坐卧，方才用力太猛，一个立足不稳，几乎晕倒。老人连忙将她扶起，低声急呼“好女儿，你所说是真的么！”双珠连声口答：“是真，这东西乃我爹爹由花蓝家白夷那里取来，交他的人，便是花蓝家的老酋长。另外还有许多要紧话，要和你说呢！”

说时，看出老人，惊喜兴奋，紧张神情，料知事关重要。经此一来，阿成必可无事，方悔来时，不明方向，顾虑太多。只知记准书信和异人所说谨秘之言，始终不敢探询烈凡都的下落，白吃了这场苦头。忽然想起，昨夜遇救醒来，周身水湿，换衣服的时节，好似胸前没有挂着这样东西，跟着，阿成寻来，惊慌逃遁之中，一直不曾想起，也未摸过，莫要被凶苗迷倒时，将它失去，岂不大糟，心中一虚，忙伸手怀中一摸，那块人骨信符，已不知去向，如换平日，双珠人最机警沉着，就是发现遗失，表面上也不致于惊慌，被人看出，当时只将乃父符南洲，得这块人骨锁钥的经过，以及花蓝家老夷酋死前所托的话，说将出来。

老人阿庞，对她和阿成，十分爱重。人更明白，深知这些祖传之宝，均是毫无灵感的枯骨朽木兽角所制，只是祖先遗留，妖巫借此妖言惑众，做些手法，愚弄众人之物。除装神弄鬼，惑乱人心而外，一点没有实用。无奈积习相沿，难于更改，妖巫虽经除去，族人仍有许多迷信，彼时觉着大害已除，留下这些东西，可以激励人心，易于统率，又是祖先遗留之物，也就听之，和这一年一度的星月佳节一样，非但不曾全数改革，反因内有好些用处，加以重视，保留下来，虽然众人信奉鬼神，由来已久，未必全听。但是老年人成见太深，难于改变，反正离死将近的人，不妨听其自然。那些幼童少年，原是后起接替的人，照理应该随时劝告，使其明白才对，结果却因积重难返，要费不少心力，才能成功。一时懈憧，又想借这类东西，增加自己的尊严威信，只将妖巫平日的奸谋妖言揭破，并未真用全力，将这迷信鬼神的风俗，全数去掉，才有今日之事发生。眼看两个心爱的少年男女，受辱受害，用尽心力，难于全保，是否能将这最心爱的干

女儿救下，还拿不准，这都不去说他。万一满了十年限期，这块号称祖传之宝的枯骨，不能回转，就是众人爱戴，不肯因此生出恶念，或是反抗，到底交待不过，面子上也太不好看。当初又因报恩心切，以为自家年老，强仇尚在，危机隐伏，随时均可发难，此举非但可以报恩，使那老夷苗，将那祖传三宝，保存下来，不致背叛他的人夺去。来取时节，自己万一遇害，也可照着所说，用这块死人骨作证，喊出烈凡都的名号，当众声明妖巫罪状，代为报仇。对方如为奸人暗算，有人拿了人骨锁钥寻来，也是一样可为自己报仇，岂非两全其美。想不到作法自毙，反把自己绑住，自己不能离山远出，无人引导，也不知道地方，心腹可靠的人，只有前死酋长拉都，未等起身，便为毒蟒所杀。黄山都虽是族中勇士，人也忠实，但是性情浮躁，心意不定，对他以前最心爱贤能的妻子，尚且抛弃，又最贪色，常有可疑形迹。近来发现越多，正在细心考查，又为阿成所杀，连一个最可靠的山兰，也都殉情身死。昨夜得信，还在愁虑，想不到这最心爱的干女儿，是为送还人骨锁钥而来，当时虽然惊喜交集，不过交待自家以前所约的话，对那一块枯骨的本身，并不十分宝贵，更不相信上面附有祖先神灵，就是知道中途失去，心虽着急，当时也必设法掩饰，将众怒先平下去，乘着中午沐浴之际，缓和二人危机，甚而将其放下，都在意中。双珠因知事关重大，这东西，非但关系二人生命，对于杀贼除害，援救父亲出险之事，俱在这块死人骨上面，如何不慌。当时急得心魂皆颤，真比昨夜生死关头的心情，紧张得多，这一出声惊呼，说是丢了。老人又惊又急之下，想要遮掩，已来不及。刚刚为她解绑的那些女野人，见她惊慌急呼神情，知这最重要的祖传之宝，不是失去，也是说谎。不由大怒，方才又喊了两声烈凡都，

犯了族中大忌，一个个怒发如狂，竟不等吩咐，当头六七个，各将套索，抢先撒下，当时收紧，双珠惊慌情急之中，又当连经奇险，劳乏之余，不及与抗，微一疏忽，三次又被绑紧，再想挣扎脱身，业已无及，反被暗中打了几下。别的女野人再一同声怒吼，台下大群野人，一齐响应，神态悲愤，比前还要猛恶，大有决不两立之势。另一面，阿成更不必说，老人阿庞，见此情势，也慌得没有了主意，眼看台上下男女野人，一个个手举刀矛弓矢，分成两面，注定这两个所爱的少年男女，愤怒已极。料知连双珠也是必死无救了，除非那块死人骨，当时便可寻到，决无生路。仰望日光，不久便要当顶。听台上下怒吼的口气，业已异口同声，要请自己发令，非在午前，将人杀死，泄恨不可。

这类激怒众人的事，自己多有权力威信，也强不过去。正在假装镇静，一步缓一步，走往台口，待借查问人骨锁钥来历，怎会失落为由，拖延上一半日，再打主意。猛听出台下，似有幼童哭叫之声。跟着，西南角上，人便骚动，一路乱将过来，好似一群人浪，正往两旁闪开。随听乱的来路一面，有了欢呼之声，心中一动，忙即定睛注视，乃是三个男女幼童，两前一后，抬着一个女孩，由人丛中，钻将过来，走得极快。被抬的女孩，正是鸦鸦，后面还跟着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蛮妇。也有三个幼童，跟随扶助，往两台中间，狂奔而来。

鸦鸦好似受伤，行走不动，双手向上连挥，哭喊不已，所过之处，众野人只一耳闻目睹的，便即转怒为喜，自将兵器垂下，欢呼起来。可是来人，都是幼童，身材短小，又由人丛中穿过，许多野人，还不知道，怒吼之声，仍极猛烈，鸦鸦哭喊，为其所掩，一句也听不出。猛想起这女孩，平日和我虽极亲热，但她一向举动奇怪，不像幼童，晚夜曾由她和两

个同伴三次向我密告，天明后不曾再见，不似往时那样，守在身旁，寸步不离，她拜双珠为母，看作亲娘一样，并和我说，想要跟她一路。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忽然负伤跑来，所过之处，人都消去愤怒，跑得这急，后面还跟着以前妖巫的姊姊，此女最是聪明机警，能干多力，巫姊噶婆，又有两三个幼童架住，身边全都带有兵器。这般小人，并非易与，胆子又大，莫要真正凶手。被她擒来，寻出毒针下落。但此一举，先来还可保全二人性命。这时，业已来迟，至多保得阿成，双珠乱喊神号，犯了大忌，又将人骨锁钥遗失，反更危险，决难活命，人又如此欢呼作什！心方奇怪，忽听欢声大作，转眼由少而多，传播过来，竟将怒吼之声，压了下去。刚听出两句，满心欢喜，不顾发话，先朝女野人怒吼，令将双珠放下，不许动手。无论何事，由我承当，当头三个幼童，已扶了鸦鸦，喘吁吁由台下抢上。见了老人，正扑地礼拜，瞥见双珠，被人绑紧，还未松开，突然颠着一只脚，猛扑过去，刚喊得一声好娘，似又想起一事，重又停步，带着满脸悲愤之容，厉声怒吼了三声烈凡都。同时，手中扬起一物，向众狂挥，双珠刚认出那是自己所失的人骨信符，心情大定，绑也被人松开。台上下重又暴雷也似，同喊烈凡都，声震云霄，半晌不绝。

鸦鸦喊完，便朝前扑去，双珠知她拚了性命，来救自己，腿上鲜血淋漓，明已受伤，越发怜爱感慰。刚一把搂向怀中，鸦鸦说得一句怪我不好，稍停再说，不怕他们害你，人已回转身去，再看对面，老人也带着满面笑容走过，刚到面前，鸦鸦便挣脱双珠的手，一脚点地，挺立向前，先将右手人骨锁钥一举，老人立时单脚跪倒，先捧起鸦鸦一双带伤的小脚，亲了一亲，再将人骨接过，看完起立，转身朝外，

手取金角，吹了几声，台下一片欢呼声中，阿成已被放落，随同老人把手一招，竟往月台上面奔来，还未到达，老人转身，正对双珠说："我们的祖传至宝，果然是你送回，他们已都知道，就有多大乱子，也可无妨，你夫妻随我过完快乐节，随意上路了。"

双珠老听对方说，她和阿成是情侣，先想探询虚实，使其增加对阿成的好意，自己向来不计这些嫌疑，也未分辩，后来被擒，和老人等问答，虽曾谈到此事，无暇多说，末了更为阿成至诚感动。再说也实无心及此，一听这等说法，心中好笑。正想开口答说："不是夫妻，我乃符南洲之女，为了救父除害而来，并未与人有什婚姻之意。"鸦鸦已咬牙切齿，朝着老人怒吼道："事情不能算完，不能因为祖传至宝，冤枉两个好人，恶人该杀，凶手是我，我不过报我父母之仇，不是无故杀人罢了。"说罢，随手取出一根小竹管，老人一见，便认出那是妖巫生前的杀人利器，毒药吹针，死时苦搜不见，不知怎会落在鸦鸦手内。猛一回忆以前疑心之事，忽然醒悟，不禁又惊又喜。刚手指鸦鸦，急声问道："黄山都竟死在你毒针之下么？照你所说，莫非你父拉都，为毒蟒所杀，还有什么阴谋暗害不成"？

鸦鸦原从昨夜双珠被擒起，一直不眠不休，往来奔驰，打算救这义母脱险，因其年小力弱。虽有几个平日结交的同伴相助，年纪都和她差不许多，只有一人稍长，由后半夜起，俱都守在双珠台旁，不曾离开。孤身一人，遭遇更加艰险劳苦，连在森林之中，遇险受伤，出林时节，负痛狂奔，跑得太急，又跌了一交重的，将小腿上皮肉，擦破一大片，鲜血淋漓，痛不可当，遥望场上，形势严重，稍为迟延，便要带抬，如飞赶来。本是满腹悲愤，再见双珠，被绑甚紧，想起

无法挽救。只得咬牙忍受，由那三个忠实交厚的同伴，连扶自家误事，更是情急悲苦，全凭一股勇气，忍痛扑上，看出双珠阿成果然平安无事，悲喜交集，气已散了一些。等把话说完，人已精力交瞰，痛得不能支持，勉强应得一声：到"一点不差！"人便支持不住，往后一仰，如非双珠就势抱住，几乎跌倒。老人闻言，仰望中午相隔越近，方想说，今日之事，暂且不提，等过了星月佳节，当众公审，只要真个情真罪当。鸦鸦非但不罚，并还有功，真做族中勇士。话还不曾出口，先是阿成走上台来，朝老人匆匆交手礼拜，便跪伏在双珠的脚前，双珠刚伸手，将他拉起，跟着便听怪叫之声，二人往前一看，正是那和幼童同来的老妇，看那貌相神情，一望而知，是个久居当地的外族妇女，面容十分惨厉。鸦鸦正在嘶声急呼："噶婆知道此事！"

第三十章　　老蛮婆悲愤吐凶谋

那叫噶婆的老苗妇，已向老人面前立定，连声怒吼，说之不已，双珠因那老苗妇，形貌丑恶，声如狼嗥，听不真切。转向阿成，鸦鸦和另两幼童，也在一旁，连比带说。才知噶婆便是前死妖巫之姊。姊妹三人，只第二个人最阴险，虽是外族妇女，因其世代为巫，在野人部落中，弄些手法，妖言惑众，已有三世。除噶婆最蠢，性也凶野，仗着妖巫势力，算是巫姊，孤身一人，同受众人供养而外。第三个妹子，年纪最轻，为当地第一美人，起初黄山都，曾想求爱，因其看中拉都英雄诚实，不肯答应。结果，嫁与拉都，夫妻二人，十分恩爱。不久，黄山都也将山兰救回山去，做了夫妻。二人同是貌美聪明，不相高下，本来相安无事，这日，黄山都将酒吃醉，

无意之中，与之相遇，忽又勾动邪念，方欲强迫奸淫，不料妖巫走来，吓退回去，拉妻因对方，未等真个动强，便即惊退。丈夫情爱深厚，知道此事，决不甘休，又因平日不满妖巫所为，老恐她和老人，两败俱伤，意欲设法化解，所以连妖巫，向其盘问，也未明言，只说黄山都发酒疯，对于丈夫并未提起，心却厌恶，未免现于词色，野人平日相聚，均极亲热，拉妻人又和善，与两个姊姊，迥不相同，只管两姊从小怜爱，始终不肯与之合流，也不将她隐秘之事，向人泄漏。对于同族，从不肯仗着妖巫势力欺压，丈夫又是全族勇士，因此人缘最好，无论见谁，都是有说有笑。独对黄山都冷淡不理。黄山都一直恨在心里，自已理亏，不敢发作，等到推选酋长，拉都得到众人拥护，就要继任，因恐拉妻日后和他为难，始而起来反对，借口拉妻乃妖巫之妹，将来是个祸害，如做酋长，必须夫妻离开，拉都不肯，于是双方订约，照本族规矩，各自争取人心，将来再定。结果黄山都失败，因得凶苗戛老麻之教，表面假装愧悔屈服，表示好意。拉都本来爱他武勇，又知众人心意，不愿两败俱伤，竟为他花言巧语所惑，信任非凡，常同出入。可是这类订约，均有限期，到时不是酋长去位，便要与人为奴，死活听命，事出公意，非少数反抗的人，所得而私。拉都为爱他的胆勇，业已故意推延了一年左右，再不认错服输，非但无法交待，还要被人耻笑，本来就和戛老麻商计，想要暗杀拉都，免去为奴，还可接那酋长之位，无奈拉都，本领高强，夫妻二人，均极机警。拉妻更有戒心，想要谋杀，实是万难，一个弄巧成拙，身败名裂，还要当众公审，遭那惨杀，用尽心思，没有机会。一经正式为奴，便是拉都日后身死，酋长也轮不着他，正苦无法，忽听三个心腹同党密告，说上次妖

巫，用来暗算老公公的毒蟒，又在毒龙冈崖洞之中出现。并还发现一个奇怪女人，象是妖巫之姊，莫要此人，也会法术，能够驱遣毒蟒，想要暗算老公公，为她妹子报仇。因知毒蟒利害，又恐她也会什神法，不敢上前，特来报信。那三个野人和黄山都、戛老麻，情分最深，常时背了老人，偷偷远出，掳抢远近部落中的妇女，在隐僻无人之处，一同奸淫作乐，已有年余。当日发现毒蟒，噶婆行迹可疑。如照往日，必向老人告密，以后几次凶杀，也不致于发生。偏是事情凑巧，老人恰不在家，回走不远，迎头遇见的，便这两人。黄山都还未开口，戛老麻人最凶狡，忽然想起，这条毒蟒，如是噶婆所养，大可利用。暗中伸手，将黄山都一拉，推说："毒蟒虽然可怕，人更危险，先往探看明白，再作计较。如其真有暗算老公公的形迹，此是一件大功劳，正好可以代你请求，以此折罪，免使为奴，受那苦痛羞辱。"

三野人自然愿意，互相折箭为誓，决不再向旁人提说，只由五人暗中窥探，看破奸谋，杀蟒寻人之后，再由黄山都一人前往请功。商定起身，掩往一看，果是一条奇毒无比的大蟒，长只两丈，但是又凶又毒，灵活无比。为了去的五人生长森林之中，目力甚强，毒龙冈向来又是毒蛇大蟒出没之区，以前向无人迹往来。最奇是，所有虫蟒，无论多么凶毒，只在冈的对面，游行蟠踞，不论人兽，遇上便是凶多吉少，但那冈南一带，好似无形中有条界线，非但从不越过，就有胆大的人，故意前往引逗，蛇蟒由后追来，也只追到那冈顶草地前面为止。只管发威喷毒，决不过界，妖巫在日，说是她的法力，为了老人不信，并还约好日期，由她作法驱蛇，引逗为戏。事前说定不许伤害，到时，众野人带了灯笼和特制的火把，带上毒矛毒弩，戒备前往，到后一看，妖巫

业已先到，手摇铜铃，口吹竹笛，周身赤裸，穿着一身花草编成的衣裙，脚穿长统皮靴。另一手拿着一个细长的树枝，枝头分扎着五个草球，披头散发，正在又吹又唱，口中不时发出极难听的怪啸，旁边树上，还挂着几十盏皮灯笼，众人早被喝住，定睛一看。昏灯影里，树上地下，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长蛇毒蟒，少说也有十好几条，做一圈将妖巫围在当中，一动不动，只有一条大白美人和一条最毒小花蟒蟠在一堆，随同妖巫歌舞之声，不住摆动摇晃，或是随同妖巫手中草球舞动，上下起落，东摇西晃，夭矫屈伸，均随人意。那么长大凶毒之物，居然那么驯善，没有一条敢于反抗。众野人久受妖妇愚弄，见是实事，决不是假，同声欢呼，称赞不已，老人阿庞，忽然看出破绽，刚怒吼一声，待往前面扑去，拉都对于老人，最是忠心，力气又差不多，知其素来不信妖巫邪法，前面蛇蟒腥毒之气，业已中人欲呕，妖巫竟能随意戏弄，如何是假，双方乃是不解之仇，恐其怒火头上，为毒蟒所害，此是老人自己违约，妖巫更有话说，慌不迭拚命将他抱住，不令过去，老人正在怒吼强挣，妖巫业已警觉，忽然把手一扬，立有一片五色火烟，发出一种极难闻的腥香之气。跟着，又起了一片浓雾，老人本往前扑，忽然喝令众人速退，等到火散烟消，连蛇蟒带妖巫，一齐不见，众人均觉奇怪。老人笑说："你们不要为她所惑，我还没有拿着把柄，为防反噬，误伤你们，我明知她，另有道路回去，此时也许赶在我们前面出现，但也不去叫破。你们如其不信，不妨照我所说，快些赶往前途两处路口，觅地隐藏，包你看出她的诡计，只不可被她警觉，以防受害便了。"说完，令众自回。

内中几个胆大忠心的野人，便照所说僻径，朝前追去，内中一起，正是拉都夫妇，当时均说未见，直到妖巫死后，

才听拉都说，他夫妇，刚赶到前面树后藏起，便见妖巫，亡命一般跑过，不知怎的竟会警觉树后有人，重又回身，手中毒弩飞针连同身上暗藏的一条奇毒无比的小蛇，业已全数出现。拉妻看出不妙，忙由树后冲出，抢到前面，妖巫原有一条隐秘的险路，打算抢在众人前面，故示神奇。不料老人，地理最熟，这几条险僻之路，虽不常时往来。俱都清楚，忽然看破她的诡诈，派人堵截窥视，竟被识破，妖巫羞恼成怒，本要发作，一看是他最心爱的妹子，当时不忍下那毒手，迫令二人罚誓，不许向人泄露，便可无事。拉都忠于老人，不肯屈服，眼看闹翻，拉妻深知乃姊心毒，双方都热爱自己，夫妻之情更深，首先折箭为誓。并说，丈夫如对人说，她也必死，才得保住。拉都无法，方始答应，但要妖巫归途，不许装神装鬼，才肯代守秘密。因不知爱妻苦心，事如闹翻，老人也未必能免于害。便自己丈夫，也必惨死。特意委屈求全，以死要挟。夫妻二人，几乎为此反目。就这样，仍向老人暗中告密，并未隐瞒。黄山都说拉妻，通敌怀恨，这个也是话柄。前听老人说过："知道妖巫祖传，邪法，并不稀奇，那呼蛇驱蟒之法，一半仗着祖宗秘传深知蛇蟒习性，和所喜欢的声音，喜欢玩具的各种毒草毒花，身穿草衣，便是这类有毒的花草，那五个草球，便是蛇蟒心爱之物，连口中笛声，均是她闹鬼骗人的方法。因这一条界限，均在暗中种有毒蟒畏忌的毒草，因其种法巧妙，杂在乱草之中，又比常草，生得细小，并还不止一类，内有两种，寄生树上，和藤蔓纠结一起，看不出来，加以远近高低，疏密不同，蛇蟒却是一到冈顶有草之处，闻见所厌闻的气味，立时警觉，退将回去，他却说是神法之力，实在还是骗人，但这类话，只有限几人知道，噶婆乃妖巫之姊，平日独居妖巫常住的崖洞旁边，人又污秽，

貌相丑恶，谁都看她不起，她也终日守在洞内，难得与人来往，全仗拉妻照应，偶然也在林中觅食，除却公饮跳月和过节祭神，难得见她的面，忽然在此，弄蛇戏蟒，非有阴谋不可。夏老麻又在旁边，暗中示意，便将那三个野人遣开，分成两路，前往窥探。事前告以如见人蟒一起，无须害怕，最好不要现形，听令而行，跟着，二恶商计，想下主意，掩往一看，噶婆正在戏蟒，和妖巫一样手法，手中也拿着草球，但未吹那竹笛，蟒只一条最毒的独角花蟒，看那意思，人蟒十分亲热，分明养熟之物，二恶本来胆大，突然现身，纵将过去，噶婆见阴谋毒计，被人看破，急怒交加中，正要驱蟒伤人，二恶立即低声警告，悄说："我们人多，就被毒蟒杀死，你也难逃活命，何况手中毒弩的利害，你也知道，就是此蟒，皮鳞坚厚，不能杀死，你也必死。如肯听我的话讲和，非但不向人说，还有许多好处。"

噶婆彼时被他吓住，连声答应，便照所说，先将毒蟒，引往洞中藏起，立下毒誓，答应样样听命，决无反抗，黄山都听了凶苗指教，知她最爱妹子，先不露出所想阴谋，只说："你那仇人，我也知道，我知你得了妖巫传授，善于驯练毒蛇，如肯将那法子传我，便你将来，有什举动，只要做得干净，不被人知，我二人便装不知，决不举发。"

噶婆原因恨毒老人阿庞，仗着家传驯练毒蟒之法，做过妖巫副手，这条毒角花蟒，又是两姊妹从小擒来喂养，本意遇机暗杀老人之用。未等下手，妖巫师徒，先被老人，用计烧死。近年越发长大，分外猛恶凶毒。这东西，更有一件奇处，因其凶毒太甚，不知底的人，事前没有防御方法，就它认得主人，不肯加害，也难与之亲近。连那别的毒蛇大蟒，发觉有他气味，也必闻风远避，如由秘径，每日前往驯练喂

养，因身上带有它的气味，连林中蛇兽，也不敢来侵犯，真个再妙没有，近日正想瞒着妹子，暗中窥探，只要老人，孤身经过毒龙冈一带，立即将蟒放出，将其惨杀。谁知被人窥破，既惜性命，又想报仇，闻言以为多了两个党羽，反倒高兴起来。非但尽心传授，并还送了许多防身御毒的药草，一由戛老麻，想好说词，欺骗三个野人，不使得知。每日分别前往传授演习，因那毒蟒，灵慧无比，从小便受驯练，最听主人的话，照着噶婆所传，不消半月，二恶竟能随意指挥。末了想好阴谋，先约拉都打猎，为防拉妻警觉，生疑劝阻，故意不提所去之地，再由戛老麻，引了三个无知同党野人，临时诱敌，表面分成两路，追赶野兽。实则，诱入伏地，戛老麻等三个野人，照他所说分开，去追那最珍奇的小野兽，忽推发现两只，逃往洞内，前往搜索，因那小兽，野人最是珍贵，难得发现，沿途无什蛇兽踪迹，只见到一只二恶故意放逃的小兽，已早无踪，戛老麻当先入洞，又在里面急呼，业已打倒了一只，还有一只，不可放逃。拉都丝毫不曾疑心，身刚入洞，觉着里面，冷气逼人，照着平日经历，料知内有毒蟒，不知中计，为恐同伴受伤，方喝留意，戛老麻已狂呼飞窜出来，心中一惊，未及闪避，一条花鳞独角大蟒，业已窜上身来，只吼得半声，便被猛张血口，将头颈连肩咬住，两丈多长的身子，转风车也似，接连几绕，便将人身缠紧，休说蟒口毒牙，咬中必死，连口中毒气，也挡不住，便这条蟒脊上一条其坚如铁的倒须硬刺，也和锯刀一样，缠人时节，照例必用这条蟒脊反卷，其势又猛又急，随同蟒身急转，周身皮肉，宛如锯刀错割一般，当时鲜血淋漓，绽裂开好几圈血口，如何还能活命。人一断气，蟒也松开，将人啃咬起来。

那三个野人，受人利用，还不知道，绕路跑来，刚刚到

达，耳听二人，惊呼急叫之声，拿了皮灯，亡命窜出，后追一条毒蟒，正是那日所见。酋长拉都，闪避不及，已被咬死，吓得心胆俱寒，正往回路飞逃。黄山都突然迎面赶来，问知前事，朝着四人，怒吼暴跳，故意恐吓，三野人不知二恶串通，前些日又曾滴血立誓，言明同生共死，效忠于黄山都，无论发生何事，决不反叛。一时糊涂，受了挟制，二恶再假装商量，说酋长是我们引出，如今为蟒所杀，许多嫌疑，还是假装寻他，不要提起，把话商定，便朝另一面猎场，飞驰过去，把预先准备好的野兽，挂在树上，四面呐喊搜索，故意使人看出，当地本是来时所说行猎之地。中途改道，诱杀拉都，再回原处，又是绕路前往，曾经过两处守望所在。人都知道，同时还有预约的二十多个野人，随后赶到，恰巧相遇，合在一起，过了多半日，方始假装糊涂，寻找拉都，戛老麻故意说是拉妻有病，拉都来时，本极勉强，方才谈起妻病，还不放心，曾有回去探望之言，必已回去。这类野人，平日胆勇粗野，孤身来往，不畏险阻，越是勇士，胆子越大。此事本不足奇，何况同族中人，最为亲热，从无自相杀害之事，谁也不曾疑心。本来阴谋，也不致于这样隐秘。只为拉妻，病了两天，还未全愈，噶婆又被二恶挟制，五日之内，不许离开所居一步。直到第二日，尚无人知，最后还是拉妻，见丈夫未回，森林中的野人，远出迷路，因事不归，迟个两三日，虽是常情，但是拉妻深知二恶不是好人，那日一同来约打猎，并非远地，如何去了两天，不见回转，忙寻黄山都来，探询丈夫何往，黄山都竟假装不知，答以“同出打猎，中途折转，探望妻病。分手时节，还有多人在旁，俱都听见，怎会还未回转。”说罢，便装愁急，一路喊人，入林搜索，拉妻提心吊胆，又等了一天。到第四

日，才有同族野人来报，发现蟒洞中的人骨衣物，和所用兵器，拉妻虽得乃姊怜爱，因其不喜所为，毒龙冈洞中藏蟒之事，并不知道。噶婆虽知上了二恶的当，害了妹夫，一则，野人不讲贞操，夫死随意改嫁，没有相干，求爱的人越多，反更体面，不怕没有丈夫；又恨拉都生前，效忠老人，专与妖巫妹子作对，双方只在背后，吵了一顿，一句也未向人泄露。

开头拉妻虽极悲愤，立志报仇殉夫。因听众口一词，均说丈夫中途折转，不知五恶，连成一片，另外所问几个野人，又都受过黄山都的威协利诱，而这类事，以前并未有过，就有一点疑心，也自想开，并未料到仇人。这样阴险，等到病势稍好，带了毒弩毒矛，仗着以前妖巫所传杀蟒之法，晓得一个大概，也未和噶婆商量，便往报仇，不料那蟒，凶毒机警，颇通人性，利害非常。不是黄山都，尾随在后，几为所杀。就这样，拉妻上来，只凭妖巫所传，一知半解，和蟒相持，那蟒虽因拉妻手中，拿有禁制它的草团，不敢冲上。但是看出对方，立意拚命，势不两立。鳞甲缝中，又连中了两支毒弩，毒性虽未全发，麻痒难当，不由激动平日凶毒野性，两次难备一蟒鞭，将人打成粉碎，均被拉妻避开，并还引往透光所在，人蟒相持，眼看危险万分，黄山都早就得信赶来，守在一旁，本意拉妻死后，再杀毒蟒。不知怎的，越看越爱，重又勾动淫心。暗忖：拉都死后，自己做了酋长，正好向其求爱，被蟒所杀，岂不可惜，便在一旁，连发暗号，令蟒速退，蟒都不听，恰巧那蟒，怒极发威，竟向拉妻拚命，猛张血口，连那平日畏惧的草球，也都不怕，朝人猛扑过去，黄山都看出不妙，接连两支毒弩，一支毒矛，照准蟒口打进，人也随同冲出，扬手一套索，将人套住，往旁一拉，拉妻顺坡滚落，悲愤急怒，再受惊吓，就此

晕死过去。醒来人被黄山都抱起，还有几个野人，一同往回急驰，问知毒蟒已被杀死，先还心存感激，后觉黄山都，抱法有异，回忆前情，业已有些疑愤，因她已代丈夫，做了酋长，不应使其难堪，只得忍气，黄山都见自家刚一表示爱意，对方当时变色不语，也就不再调戏，又爱又恨，故意借话示威，意似此后孤儿寡母的安危，全在他的手内。拉妻闻言，越发生疑，病后力弱，先和毒蟒拚命，用力过度。又因丈夫惨死，万分悲痛。连受惊险疲劳之余，身再负伤，几面夹攻，就此病倒。

眼看病势，越来越重。这日老人阿庞，看望刚走，噶婆忽然偷偷掩上树屋，拉妻最不喜这大姊，平日只管照应，并不与之常见。这时，见她带着一身腥秽，赶来探病。先颇不耐，后想，自己母家，只此一个亲人，虽然当地野人，在老人阿庞统率之下，好些风俗习惯，俱都改掉，只要在此住满年限，立下功劳，便是外族中人，也都一律看待。哪怕是个俘虏奴隶，也可提高，与之一样。平日相处又好，算起来，并无妨碍。不过，丈夫死后，剩我孤身一人，黄山都又垂涎我的美色，一定不怀好意。我丈夫做了几年酋长，照着旧规，本可多娶两三个妻子，他却对我还是那样恩爱，为了黄山都，怀恨作对，拚命力争，情愿不做酋长，也不将我抛弃。在野人中，这等英勇忠实，多情多意的好丈夫，那里还有。此后黄山都，势力最大，决不容我安身，他又是我最厌恨的人，病好起来，也是悲痛苦恼，没有生人乐趣。打定主意，一死殉夫，抛下一个孤女，就是老人阿庞，和众弟兄姊妹，能够照应，多此一个亲人，到底好些。何况大姊平日，又最怜爱鸦鸦，她那么丑恶凶狠的人，对我女儿，却是关切爱护到了极点，何不就便托他一托，也较安心。念头一转，未

及开口，噶婆知她怕脏，并不走近，忽然跪地，号哭起来，拉妻先当她，因妹夫惨死，伤心悲吊，后来看出噶婆面容，万分悲愤激烈，状类疯狂，哭喊好似勉强压低，但那愤急丑厉之状，从所未见，不时并还探头下面，东张西望，神情也极诡秘，似有难言之痛。不禁惊疑，刚要发问，鸦鸦也被惊醒，刚立起来，喊了一声大娘娘，噶婆忽似疯了一般，回过身去，跪伏在鸦鸦身前，要鸦鸦用脚，踏她的头。拉妻知道女儿，年幼天真，虽嫌大姨臭秽。但因对方怜爱体贴，无微不至。无论在森林中，得到什么好的食物，必要偷偷设法送来，并还将妖巫姊姊遗留下的东西，做成玩具，与她玩耍，因知自己夫妻不喜欢她，都是抽空掩来，将鸦鸦引往无人之处，一同游玩，百依百随，从来不使女儿不快，想尽方法，讨她欢喜。并将祖传几件凶毒的暗器，妖巫生前最为珍秘，连对自己，都不肯泄漏的吹针毒刺钩弩之类，去掉上面的毒，细心传授。另外告以分辨各种药草，以及服用之法。因此双方情份甚深。为了不愿人知，并还约有暗号，平日一呼即去，连父母也禁止不住，最肯听她的话，所说从不向人泄露。自己本不知道这老少二人情分深厚，还是丈夫死后，母女二人，抱头痛哭，鸦鸦悲愤头上，自说，将来长大，必要杀尽林中毒蟒，为乃父报仇，漏了口风，方始问将出来。

本来噶婆，照例至多三、四日，必要偷偷掩来附近，与鸦鸦独自玩上一阵才去。不知怎的，由出事前两日起，差不多已有半月光阴，始终不见人来，连日鸦鸦，还在盼望，说要前往寻她。因见女儿年幼，太不放心，再三劝阻，不令她去。当此深更半夜，人都睡熟的阴沉天气，忽然偷偷掩来，她和丈夫是对头，见面这等悲痛，已是可疑。末了对于一个小辈外甥女，又使出原来本族中向仇敌伏罪的最重礼节，仿

佛做了大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她和二姊一样，天性凶残，因
憤丈夫泄机，帮助老人除害，常时愤怒，曾对鸦鸦说，她如
不是我妹子的丈夫和你的阿爸，决不与之甘休，为了爱你母
女太深，他是你们亲人，心虽恨他，还愿他好，他做酋长，
我只喜欢。并说，黄山都不是好人，要我留心等语。他虽粗
蠢，也学有不少邪法，二姊那些凶器毒药，有两件最毒的，
老公公始终不曾搜出，也无一人发现，她传授鸦鸦的暗器，虽
是仿制，此针无毒，但这两样东西，十分细小，尤其是那毒刺吹
针，比汉人卖的针还细，如无毒药精炼，就是学会，也无用处。
分明这些凶毒之物，连那几种毒药，均在她的手内。也许为了
报仇，连以前当众所发毒誓，都是假话，莫要毒蟒，是她暗中训
练，不知用什么阴谋，将丈夫害死。此时见我母女，天良发现，
自知铸成大错，方始愧悔痛哭。想我母女，饶恕她的罪恶，
才有这等举动，想到这里，再一回忆丈夫死时惨状，不禁怒
火中烧，目眦欲裂，竟忘了病势沉重，立由地上，纵将起
来，怒吼得一声："那是你做的么！"双手一张，待要猛扑过去与
之拚命，噶婆似早防到，连忙往旁纵开，低声喝道："不是我
做的事，但我悔恨已极，请你听完再说。"鸦鸦也知噶婆，不
会害他父亲，也由旁边抢过，抱紧乃母双脚，低声哭喊："娘
不要气苦，大姨娘决不会害我阿爸的。"话刚说完，噶婆悔
恨伤心太过，竟几乎昏倒在地，拉妻听出内有隐情，噶婆至
少必知此事，方才起得太猛，一扑不中，便成强弩之末，站
立不稳，头昏腿软，坐倒地上，喘吁吁戟指哭喊道："你说你
说，我丈夫是怎么死的？"噶婆听她，高声哭喊，忙摇手低
喝："好妹子，声音放低一点，我今夜冒险来，便为寻你母
女，商量报仇之事，如被对头听去，连你母女，也活不成
了。"

拉妻看出对方神情，诚恳悲切，料有原因。便说："我树屋，离地最高，树身也大，最近的人家，相隔也有二三丈，只此一处。住着两个年老妇女，你不用这样惊慌，有快说，我心都急碎了！"噶婆仍不放心，又往下面，探头望，侧耳细听了两次，方始哭诉经过。并说："对头在凶苗老麻相助之下，人多势盛，近又添了几个死党，如非我向她立过毒誓，并有要挟之法，将他骗住，说好只要彼此约，便各不相犯，照样也是难保，今夜之来，最犯大忌，道命必不保，如今你在病中，万非其敌。稍被看破，连鸦也休想活命了，他们业已准备，等你病势稍好，便来强奸强迫做他次妻，不允定必暗害。他们诡计多端，你就病好瞒着众人，偷偷赶到花林塘，向老公告发，想要报仇，也无用。一则，他方法做得巧妙，妹夫明被毒蟒杀死，他这恶贼反因冒险救你回来，得到众人格外尊敬，谁也不知他已学驯练毒蟒，和杀蟒之法。口说无凭。我如去做证人，休说人向来厌恶，平日面都不见，只凭口舌，没有实证，公审时，他必说我忌恨以前杀妹之仇，乘机陷害，再由那十几新旧死党，出头作证，告他不倒，我为仇敌所杀，原不惜。你母女二人，早晚必为这厮阴谋所害，转不如暂时说，你能嫁他，拚着一身，为丈夫报仇，下手容易得多。真不愿，等病稍好，先不向人露出，人已痊愈，突然冷防，乘着阴天黑夜，逃往花林塘，或是挨到老公公，到月湖来时，当众请求，也不露出口风，只说，母女二人，在伤心，意欲迁往花林塘，与老公公，同住一地，平日不要身走动，等鸦鸦长大，有了好帮手，我那毒刺吹针，也得心应手，或明或暗，均可报仇。千万不可急此一时。拉始而咬牙切齿，和鸦鸦一同静听，听完也未回答。想了

晌，忽然惨笑道："大姊，我不怪你，但你虽未杀我丈夫，终是因你而死，先颇对你愤恨，后想仇敌，明知我丈夫忠厚义气，宽宏大量，不会要他为奴，仍恐公论不容，和他的体面，百计千方，用尽阴谋毒计，便没有你这条毒蟒，也必不免于祸。方始回过味来，如今别无话说，我人已力尽筋疲，病恐难好。就能活在世上，报仇也非容易，鸦鸦虽小，颇有志气，望你格外怜爱，将你所能，尽量传授，切不可使人知道。我还有些话，要和她说，天已不早，恐人看破，你快回去吧！"噶婆见状，自更感动，强忍痛泪，咬牙切齿，舞着一双又粗又大，乌黑的双手，悄悄走去。

拉妻见女儿只上来号哭了两声，以后便噙着一泡痛泪，面容悲愤，一言不发，同时觉得人已不支，忙将女儿，揽在怀中，教了许多复仇方法。母女二人，又哭数了半夜，到了次日，人便悲愤而死。

由此鸦鸦立志报仇，不久移居花林塘，因想乘机下手，父母遗留的毒药和各种兵器，早在暗中藏起，并未交出。后被老人发现，恐其年幼无知，发生危险，强索了去。鸦鸦无法，借着亲热服侍，常往老人屋中，看好藏处，准备随时取用。一面结交了六个同伴，七人互相立誓，祸福同当，以作将来帮手。借着看望大姨，偷偷前往，把毒刺飞针，练得精熟，因噶婆恐其无知，弄巧成拙，或被别人发现，仍不肯交她带回。双珠一到，想起前事，激发报仇之念，自知人小力弱，大人不会疑心，这类毒刺，除妖巫外，休说是用，见都难得有人见到，决不会疑心是她。何况噶婆又说，妹子死后，更觉生趣毫无，老人之仇，又不能报，早准备犯誓自杀，祸福安危，已全不在心上。万一有人看破，她便出头承当，本来无妨，但不愿噶婆，为此送命。意欲杀人之后，随

了双珠，一同上路，以免泄漏。否则，事情早已过去，如凭她和噶婆，口说仇人罪恶，没有实证，又是本族酋长，一个激动众怒，便难分辩。只有照着乃母所说行做方法最妥。不料这日，刚刚准备停当，将毒刺要来，藏在身边，想等义母，动身之后，中途设法折转，杀了仇人，再行赶去，便不致生出别的枝节。哪知真的毒刺吹针，刚得到手。忽然警觉前侧两面，均有人影，在黑暗中闪动。想起昨日黄山都，曾在暗中尾随窥探，心中惊疑，知其不怀好意，先往一旁藏起，后见双珠被擒，忙即尾随下去，见人被藏在洞内，凶酋虽然险恶强暴。一则，和山兰余情未断。二则，这类凶杀自己人，杀的又是恩爱妻子，决非老人阿庞所许，便众人也必不能容忍，苗妇再在一旁蛊惑，意欲激令决裂，决计先把山兰说好，再行下手。因防知道地方，特将山兰，搭往相隔半里多的另一小洞之中，将人救醒，与之商量。全被鸦鸦，偷听了去，因得噶婆传授，知道这类迷人药草的解法，先乘对方争吵之际，往来路飞跑，本意往寻老人告发，走出不远，想起这一往返奔驰，道路甚远，即便把人喊来，义母必已受害，自己立志报仇，好容易遇此机会，如何看见仇敌人多，胆小害怕。想到这里，乃母死时，吞声悲泣，咬牙切齿，和所说乃父被毒蟒咬杀，死时的惨状，重又涌上心头，越加激发平日复仇之念，急切间寻不到解药，正打算取了泉水，将义母泼醒，隐在黑暗之中，等狗男女进来，每人射他一针，义母如在此时醒转，一同逃走，自合心意。否则，一人拚他两三个，报了亲仇，也是值得。何况自己人小，容易掩藏，吹针毒刺，更极利害，中人必死，决不能跑出五十步外，就被仇敌看破，只在对面以前，不被杀死，扬手张嘴，便可成功，尤其吹针小管，细才一指，长仅一两寸，制作精巧，含在嘴里，

着不出来，就被当时擒住，也断无不中之理。

主意打定，心胆立壮，方要回身，望见前面，皮灯闪动，离地不高，知是一个小人，试发一个暗号，竟是所交七友之一。同时看出同来的人，竟是阿成，越发欢喜。因要暗杀凶酋，恐其泄机，只教了一套话，令向老人禀告，打发回去，一面拉着阿成飞跑，告以前事，分头下手，经过情形，和前文差不多。（事详前文），只有许多话，连阿成也被蒙在鼓里，鸦鸦连用毒针，杀死凶酋苗妇之后，本来随同去往洞中，看双珠醒未，商计同逃之事，继一想，凶酋还有几个死党，内中戛老麻，最是凶狡，虽被凶酋遣开，也许还要回来，此是元凶首恶之一，如何容他，活在世上。念头一转，便未现身与阿成相见，正往回路，窥探那四个死党的踪迹，忽见山兰奔回，发现凶酋黄山都，横倒地上，先是哭喊喝问，隐闻凶酋，也怒吼了一声，相隔颇远，又知山兰，对夫情热，并未死心，恐被看破，未敢上前。遥听二人，哭吼语气，凶酋好似说了一句汉家女子，底下便无声息，方想起噶婆所说，中毒的人，虽极苦痛，如其体力强健，所伤不是要害，没有用力狂奔，还能挣扎盏茶光景，照此情势，必被阿成，一拳打昏，刚刚醒转，毒性发作，快要断气，恰巧山兰，去而复转，夫妻对面，只怒吼了一声，毒性业已大发，昏迷死去。忽见山兰，由暗影中，如飞跑回，料知不妙，忙即掩身跟将下去，果然跑出只两三里，还未跑到守望之地，便因急怒交加，伤心太过，一交绊倒，昏跌地上，明知此是祸害，想要给她一针，又觉不忍，略一寻思，山兰已挣扎起立，取出牛角狂吹，发动警号，料知形势险恶，不知如何是好，猛觉身子，被人夹起，往旁闪去，先颇惊慌，想要反抗，发那毒刺，忽然闻到那人身上，带有腥秽之气，以前闻

过，未等开口，对方似也防她出手，早将握有毒刺甩筒的右手，连筒捉住。同时，鸦鸦也是闻出那是噶婆身上的气味，隐闻那人低喝："不可开口，"便不再强，噶婆以前和巫妖，狼狈为奸，那一带地理极熟，接连几转，不消片刻，便由一片密布丛莽的秘径之中，侧身穿入，到后一看，乃是毒龙冈后，一片危崖的下面，上面并有一片空隙，可透天光。夕阳虽快落山，斜日反照，看得逼真，鸦鸦等噶婆放下，刚看出她一张蓬头散发，狞厉丑怪的脸上，带着一片惨笑，口里连声夸好，忽然嗒的一声，低头一看，正是那块死人骨所制的锁钥信符，落在地上。未等下手，已被噶婆抢去，仔细看完，喜得乱跳乱蹦，一面和鸦鸦说那东西的权威。野人对它，如何信仰，失去多年，今日竟得回转。手如拿有这块刻有骷髅的人骨锁钥，便是所向无敌，谁也不敢与之相抗。

鸦鸦闻言，虽颇高兴，因这祖传之宝，不应落在外人手中。噶婆的话，不曾说清，不知那是失去之物，非但想不起用它之法，反恐此与双珠有害，又太关心双珠，和阿成的安危，并未将它带走。等到赶往原地一看，阿成、双珠，均已不在，洞中没有争斗痕迹，不知逃走也未。心想，山兰已将野人引来，二人如往楠木林一面，非被追上不可。好在路熟腿快，不如去往回路探听，万一被擒，也好救她。正想用什方法解救，好在大仇已报，只要放此二人，便是替死，也是心愿；如其三人同死，白便宜戛老麻，却是不来，业已打好事完自首之念。正往前赶，忽遇阿成，得知山兰自杀，双珠已被擒去，心中悲愤已极，忙将阿成，引往隐僻之处藏起，重又回赶，一路掩掩藏藏，快到月儿湖，天早入夜，作贼心虚，还有一个极恶穷凶的仇人，不曾杀死，自己一见投缘，当她亲娘看待的人，又被众人，冤枉擒去，凶多吉少，势难

兼顾。正觉两难，忽遇两个同盟幼童，问出因她年小，在山兰迷倒以前，人便走开，一直无人看见，谁也不曾对她疑心。老人阿庞，因其曾随二女出猎，此时未归，还在悬念，忙向二童，又教了一套言语，令寻老人密告，并将另外几个同盟小友喊来，用巧言激动，说双珠是她义母，如何冤枉，以及凶酋杀害父母之事，只不令其向外传扬。阿成隐藏之处，原离月儿湖不远，几次想要冒险拚命，往救双珠，均被鸦鸦劝止，说此去平白送死，毫无用处，等我见完老公公回来，探明口风，再作计较。一面令那几个同伴，送饮食兵器，去与阿成，令其等信，并说，佳节以前，不会杀人，无须忧急，自己偷偷掩往老人那里，告知前事。本来还未想到骷髅锁钥的用处。后和阿成，藏在场侧大树穴中，偷听老人口气，到了天明，又发现凶苗戛老麻的阴谋，方始着急。因阿成立志替死，为了仇人不曾死完，急于救出双珠，只得答应，当地风俗禁忌，已在昨夜告知，等到准备停当，快要起身，二人无意中，忽然谈起人骨骷髅锁钥之事，鸦鸦问知这件祖传至宝，双珠一来，便藏在身上，并非当地所得，阿成由菜花峒起身时，因爱双珠美貌，全神贯注在她一人身上，穿的衣服，又极单薄，曾经看出胸前，有一两三寸大小的东西，挂在衣服里面，凸起一块，中途杀那大蟒，脱换血衣时节，曾见双珠，代为取下，又偷看到一眼，仿佛象个刻有骷髅的死人骨，当时觉着这类东西，乃蛮苗洞中巫师，用来行法的死人骨，越是生苗野猓，看得越重。心上人是个汉家女子，怎会把它，带在身边？还在奇怪，及听鸦鸦询问，这块人骨锁钥，是否见过，问知野人祖传之宝，忽然警觉，想起那日，夜宿森林，遇见大群凶犀，被主人救起之事。为了下面犀群太多，同在一株树上，睡梦中听他三人，低声密

谈，说起此行用意，以及几次打听野人烈凡都之事，也许与此有关。便向鸦鸦打听，可知“烈凡都”是谁？鸦鸦闻言大惊，说这三字，如何可以妄自出口，被人听去，向你索讨祖神信符，拿不出来，休想活命。随将平日所闻，失宝订约，花蓝夷，逾期不来的大概，以及烈凡都乃祖神尊号，非有重大的事发生，不能妄喊，禁忌甚多，一一说出。这时，二人如同往见老人，详言经过，也可无事。偏是鸦鸦年幼，不知细底，更不知这件枯骨信符的用法，何况失而复得，对方千辛万苦，专为送宝而来，便闯多大乱子，也不妨事。一心复仇，东西又不在身上。听完，只代双珠后悔，前两日不曾明言来意，并未想到它可救人。仍照预定，由众幼童，用藤兜掩护，将阿成送往台上，刚到不多一会，戛老麻便要挟老人，率众发难。鸦鸦藏在一旁，方觉阿成，只一出面，义母便可放下。谁知凶苗戛老麻，受了老人怒喝警告，恼羞成怒，越众行凶，被阿成一矛，钉死地上，看出群情越发愤激。休说阿成，便自己上前自首，也是无用。万分惶急之中，忽见一个，比她年长的盟友龙都，同了那几个同盟兄弟姊妹，飞驰赶来。见面一说，才知先和阿成说时，龙都因往花林，窥探动静，没有在旁。后来听说前事，知道这是一个救星。上次众人公会，还曾在旁，非但听老人阿庞，亲口说过，并且他的父亲，便是随同老人行礼的一个老祭师，对这一块死人骨的威力用处，全都晓得。匆匆相见，问明东西不在身旁，鸦鸦急得无法，见仇人凶苗已死，业已准备自首之时，出了这大波折，急得跳脚，不顾多说，便同往寻噶婆。

因事危急，噶婆所居虽近，地势隐僻，人又古怪，向不许别的幼童，前往走动，独自当先狂奔。由昨日起，不眠不休，力气用得太过，又当心慌忙乱之际。去时已跌了两交，

忍痛爬起，正往前奔 总算运气，迎头遇见噶婆，喘吁吁说明心意，噶婆本意是想仇人已死，只剩戛老麻一个，和几个不知情的同党，最心爱的鸦鸦，不久必去，自己年老，平日受众厌恶，活在那里，也无趣味。再一想到两个心爱妹子的仇恨，越发情急痛心，本意是想，带了仅剩下的两根毒刺，赶来暗杀戛老麻，为妹子报仇，省得鸦鸦孤身犯险，事成之后，再仗着这块人骨锁钥脱难。不能办到，便即自杀。鸦鸦说得太急，不曾听清，开头不肯交还，后来鸦鸦．情急拚命，说亲娘已死，难得来了一个好娘，她如被害，我决不想活命，说罢，便朝树上撞去，虽经同伴抢救，不曾送命，人却急昏过去。

噶婆本极爱她，已想答应，当时救醒，又听说仇人已被阿成一矛刺死，不禁狂喜，非但将那人骨锁钥交还，并还告以用法。老少七人，除去拉拉，年纪太小，不曾跟来，另外几个，均比拉拉年长，全都爱她。同在一起，知事紧急，一路往回飞驰，仗着走出不远，转眼便自赶回，出林时节，鸦鸦心急太甚，平日步法本快，又因噶婆一说，精神大振，不知日夜奔驰，伤敝疲劳之余，一时兴奋，没有长性，一眼望见前面月台上，绑着双珠，众声怒吼，形势严重，知道老人阿庞，最爱她这义母。竟会把人绑到月台上去，分明众怒难犯，人已凶多吉少，越发心慌悲急，重又抢先，拚命向前狂奔，连纵带跳，共只三四个起落，本来脚底，已在发飘，伤处疼痛，一不留神，吃断树桩旁边，露出地面的树根，猛的一绊，去势太急，甯出一丈多远，跌倒地上，一条小腿，被地上石块，擦破了两条裂口，鲜血直流，连痛带急，两眼发黑，几乎晕死过去。幸而后面同伴赶到，将她救起，朝前飞驰，这才缓了一口气。

这伙幼童，最是身轻腿快，噶婆年老，竟追不上，又见情势危急，心里一慌，还未出林，又跌了一交重的，头还撞在树上，遥望鸦鸦跌倒，忙告另一幼童，急速抢先，将其抬起，由人丛中，一路喊将过去，自己也在两个幼童，扶持之下，忍痛急赶，到了台上，瞥见鸦鸦腿上鲜血淋漓，好生心痛，知其力已用尽，不耐多说，忙即抢先发话，说完前言，便朝老人厉声怒喝："我也自知我姊妹以前，为恶该死，但我三妹，死得冤枉。几次想要为她二人报仇，均想不起个好主意。想不到我外甥女鸦鸦，小小年纪，如此胆勇，将这仇人杀死。但是戛老麻为阿成所杀，无法公审，失去对证。虽仗祖先神符之力，将他放下，是非真假，仍不能使人全信，何况这两个仇人，还有几个死党，就因神命，不为报仇，也必暗中怀恨，我原想用你们祖宗的灵骨和你作对。如今业已想开，我这样人，实不该留在世上，留在哪里，也是有害。不说杀妹之仇，你实是一个好人，我现听鸦鸦平日之劝，业已打消复仇之念。不过，我已立誓在先，不能报仇，便须自杀。为了证实这两个恶人的罪恶，成全我外甥女的孝心，并免那个忠勇无比的好男子，不受冤枉，照你族中规矩，拿这条命，来作证明吧！"老人见她，形貌那样丑秽，声如狼嗥，神情却极悲壮激昂，台上下那许多野人，全都听她说话，丝毫声息皆无，方觉此人居然悔过，并能揭发阴谋，保全两个好人，证明恶人罪状，是个有功的人，忽听出有了自杀之意，忙喝："事已明白，不消如此！"哪知噶婆，自知众人厌恶，鸦鸦一走，更无生人乐趣，死志已决，还未说完，已先准备，手中握有一把，长才三寸的毒刀，旁人谁也不曾看出，等到说完，一声吓人怪笑过处，手朝胸前一按，便不再动，也未倒地。人本丑怪，头蓬得和乱茅草一般，又是瞋目

怪笑，口中稀落落露出几枚利齿，张而未闭，神情越发狞厉凶猛，看去直和恶鬼一样。

众人先未看出她手有毒刀，尸首未倒，不知人已自杀，还是老人见多识广，见她一手扬起，作出仰天狂笑之势，一手握拳，贴在胸前，手指缝中，似有一线白光，映日生辉，知其手有凶器。同时，鸦鸦也在双珠扶抱劝阻之下，挣扑上前，刚伸小手一拉，双珠闻不惯那腥秽之气，又不舍得放下这智勇双全，美慧义烈的爱女，无意中搂着鸦鸦侧脸往旁一闪，叭哒一声，死尸跌翻在地，众人才知人已断气。那毒刀非但奇毒，并且一经刺中，人便发麻，失去知觉，伤在要害，死得更快。端的猛烈无比，鸦鸦想起她平日的好处，不由伤心痛哭起来。双珠知那伤毒甚重，强将鸦鸦抱起，再三劝说，不令近前，以防沾染。野人最尚胆勇义气，噶婆虽是众人平日厌恨的人，见此壮烈举动，却是惊佩已极。又知这三个狗男女的罪恶，死得不亏，对于鸦鸦，更是称赞，认为全族中从来未有的少年女勇士，先被噶婆语声镇住，全场肃静。噶婆一死，对这男女老少四个英雄，敬佩到了极点，由不得同声欢呼起来。

第三十一章　好事近，喜音来

老人看出群情兴奋，转怒为喜，非但不怪自己偏心，反倒增加威信，也是喜极。仰望日色，恰巧当顶，忙用金角发令，分别去往星星泉沐浴，并派当年轮值的人，将这两具死尸，迅速抬去火葬，打扫干净。准备黄昏月上，同度佳节。角声一止，众人相继欢呼散去，老人见鸦鸦，已经双珠，取出伤药，代为敷好伤处。忽然闻到药香甚熟，想起那日花林

塘，开她包袱，只知带有许多药粉药膏，不曾细看，见其手法有异，心中一动，越发高兴，忙喊："好女儿，好孙孙！你们和阿成，太辛苦了，可到林内软床上，歇上些时，稍为养神，吃点酒肉，同度佳节吧！"双珠等长幼二人，自然疲极，鸦鸦身上，又有好几处伤痕，虽经双珠，上了伤药，也只暂时止住痛苦流血，本定事完，为她洗涤，重新包扎，早就不耐久候，只为台上下野人，对他三人，欢呼热烈，并用英雄勇士，好人义气，种种称赞的话，同声欢啸。此是蛮族中最重要的礼节，必须接受，不能退走。还要忍着苦痛，扬手欢呼，与之应合，以示亲热。

其实，阿成还好，双珠早已支持不住，手中还要抱着一个鸦鸦，一听说走，想起因祸得福，无意之中，竟将所寻的老野人寻到，人又这等好法，满心欢喜，刚刚应诺，待要转身。猛觉左手，被人扶住，回看正是阿成，方想说是无须，忽然一腿抽筋，又酸又痛，几乎不能举步。回忆前事，知由昨日，被擒到此，站立时太多，连经惊险挣扎，一夜无眠，本就疲劳不堪。第三次被擒时，连台上妇女，均被激怒，用力最猛，绑得最紧，自己因见性命关头，阿成危机一发，心更冤苦悲愤，由不得生出一种强抗之力，拚命挣扎，比前两次也更加激烈。及至绝处逢生，惊喜交集之际，眼见鸦鸦，小小年纪，为她拚命，壮烈情景，周身都是伤痕，人已快要倒地，只顾抢前扶抱。跟着，又受众人欢呼尊敬，兴奋头上，全副心神，贯注台下，忘了末次挣扎剧烈，腿已扭筋，又被人打了几下，只知受了点伤，还不觉得。好容易挨到事完起身，这一转步，才觉痛不可当，念头一转，便任阿成扶了，一同走下。

那花林偏在崖侧的坡上，那崖通体壁立，满布苔藓，其

碧如油，上下挂着好几条大小瀑布，宛如七八条玉龙银蛇，蜿蜒飞舞，奔腾急窜在那大片碧幕之上。共只这一片两三亩宽的浅坡，原是崖缺，经过老人阿庞，多少年来，经营布置，种了许多花树，种类甚多，一直通到崖后坡下，与后面大片花林相连，终年花开不断。坡前不远，便是月儿湖的湾角，上面搭一条独木桥，湖中心那根擎天水柱，宛如一幢银花宝盖，挺立湖上。玉雪纷飞，飘舞而下。水声轰轰，加上那些无数的水点，打在湖面之上，叮叮冬冬，响起一片繁音，直似大吕黄钟，钧天广乐，箫韶竞奏，杂以笙簧，宏细相间，合成一种自然的音乐，美妙无与伦比。老人所居木屋，专为祭神时，暂居之用，由往节前数日，临时建成，虽然简单朴素，只有一座木台，上面用树干花草，搭盖成一所小屋，大只方丈，仅容一、二人居住。但是风景绮丽，从来少见。台前并有一片空地，每株大花树下，均有野人，用生麻藤经结成的软床，和幼童摇篮一样，悬在那里。双珠回顾大群野人，除十几个男女幼童外，并无一人跟来。问知人已绕往坡后，星星泉中沐浴，温泉虽不算小，为了当地人多，分班入浴，要两三个时辰，日色偏西，方得洗完。自觉伤痛难忍，鸦鸦更是面容惨白，偎在自己怀中，抱紧头颈，不时低声娇呼好娘娘，亲热已极，越看越爱，也不住亲她额角，因不愿示弱，已然强忍苦痛，往前走去，好容易一步一步，挨到木台前面，想随老人，走往台上。不知怎的，腿又扭了一下，当时奇痛难忍，不禁嗳了一声，几乎站立不稳。幸而阿成在旁扶持，人已痛得面上变色，急汗交流，老人闻声回顾，看出双珠，苦痛狼狈之状，鸦鸦也是警觉，连声急呼，说："好娘人太疲倦，昨夜想已受伤，老公公快帮她一帮！"忙即立定，先想叫阿成抱将上去，双珠想起前情，自不愿意，连说："无须，我在

下面歇息，也是一样。”老人以为汉家女子怕羞，不愿当人受丈夫怜爱搂抱，忙令阿成，接过鸦鸦，笑问双珠：“下面没有坐处，本定去往台上，吃点酒肉，随你心意，在我屋中，或是花林软床之上，睡它一觉。看你神气，受伤想必不轻，人也过于疲劳，我是你的义父，如不嫌弃，由我捧你到软床上去可好！”双珠连声谢诺。

老人大喜。双珠对这忠厚慈祥，朴实勇敢，而又聪明机智的老人，早在无形中，生出一种亲热尊敬之感，便由他用双手，轻轻兜着肩背双腿，捧向软床之上放下。阿成自然关心双珠伤势，因鸦鸦对这义母，十分依恋，定要同卧，不愿分开，好在野人所制软兜悬床，又长又大，坚韧而有弹性。上面铺着极厚的兽皮，和草席之类，睡在上面，十分舒服，便将鸦鸦放在双珠床上与之并卧。

老人知道阿成也是连受惊险，一夜无眠。见相隔六、七尺远，还有一张软床，与之斜对，便令卧在上面，养息些时。等自己取来伤药，洗涤包扎之后，再起饮食。阿成终不放心，先用蛮礼，向老人拜谢好意，并说：“我主人乃符老太公的孙女，医道极好。她父亲符南洲，本领更高，由伊拉瓦底江，直到迈立开江那面，所有各峒蛮苗夷猓，受他好处的人甚多。我这位主人，身边便有伤药，不过我不知道用法，只要向她问明，不消一日，便可痊愈。来时，曾在我们峒中试过，医了不少的人，都是如此。”说时，老人正代双珠，将包袱兵刃取下，又将鸦鸦所剩毒刺吹针要去，以防转侧之间，受了误伤。闻言想起前事，觉着阿成，明是爱极双珠，无论一言一动，均有至情流露。如何喊她主人。可是双珠，并无种族之见，真个当他奴隶。阿成未说真名以前，曾有过救命之恩的话，我一直当他二人情侣，双珠并未否认，是何原故。

如其双方，都有意思，求爱未成，象这样的好男好女，理应助其成功。这时，最好连自己的心事，也先不去说破，等他们精神恢复，然后背人细问，如其所料不差，岂非一件快活事情。还有花蓝家峒酋，是我恩人，当初曾经约有隐语，言明彼此有事，均须出力扶助。双珠尚有许多话，因见人多，没有明言，也要向她探询，不必忙此一时。想到这里，侧顾阿成，正向双珠躬身请问："主人药在何处，如何用法？"满面都是忧喜之容。及听双珠，所说药名，内有两种，竟和自己所有一样。阿成又在忙取水瓢，笑说："他们伤处，我已看过，你主人只是扭了点筋，左脚红肿，又由昨日被擒，立到现在，所以痛苦不堪，余者均是浮伤，并不妨事，你说那两种伤药，我这里甚多，也是昔年一位老恩公所留。虽是仿制，因这里药草，力大性长，只比以前，更有灵效，酒水棉布，也都现成。当时便可取来。另一样药，专为鸦鸦流血太多之用，你去取来。前说两样，由我命人往取，代为医治，好女儿的药，也许更灵，你们还要走上不少险路，莫要糟蹋，留在途中应急吧。"双珠早就听说，老人受过汉人救命之恩，并藏有大量灵药，凡是蛮荒森林中特有的伤毒重病，差不多全部能医。几次想问，均因星月佳节，相见时少，自己又防惹事，不肯到月儿湖来，未得机会，照他所说，这两样伤药，全是祖父、父亲，精制灵药，他如何会知道药名用法，一点不差，并还全是汉音。虽说近数十年来，这种药方，逢人遍告，到处赠送，遇到夷苗蛮猓求医，住得稍远的，恐其弄错，传方之外，并将药草原样，以及制法功效，如何使用，对方叫什名字，俱都一一指明，细心指教，不厌烦琐。来人如其扭蠢，还要留在小江楼，随时观看，学会之后，令其亲手配制，父亲在旁监督，往往闹到深夜才罢。一次没有学

会，下次来了再学。外面当然传布开去。但听山兰说，老人少说也有四、五十年，不曾出山，并且野人不与世通，怎会这样清楚。老人又说，此是昔年一位老恩人所赐，莫非所说恩人，便是祖父不成，事情如其巧合，看他这样感恩图报，性又那么忠实勇猛，在野人中，具有极高威信，求他相助，必更容易，心正高兴。老人话未说完，鸦鸦几个结义的小盟友，连拉拉也在其内，一直守候在旁，早已分途，往月儿湖对面，飞驰而去。回得极快，药和酒水，全都取到，阿成忙用木瓢，取了清水，照双珠所说，为她洗涤伤处，双珠本想先医鸦鸦，同时想起，方才危急关头，阿成跪地亲脚，抱紧双腿，以及追随扶持，全副心神，贯注在自己身上的情景。心又一动，方喊："阿成，你怎不知轻重，鸦鸦人小，伤处比我利害，快些医她。不要管我。"

鸦鸦本来偎在双珠怀中，心里说不出的喜欢，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秀目，不时看完双珠，又看阿成，想起大功告成，受人尊敬，还得了一个好亲娘，不久便与同行，省得一年到头，闷在这黑暗的森林里面，看见父母遗迹，悲伤难过，正说不出的得意洋洋。闻言忙道："这药真灵，我已不痛，我要阿成叔叔，先代我好娘娘洗脚医伤呢！"

阿成心虽愿意，但对双珠，一心恭顺，尊若天神，见说时面无笑容，本意恐其不快，再一回忆，拚死替主，危急关头，情不自禁的情形，越发面红心跳，哪里还敢下手。双珠见他，本是万分至诚，因听自己一说，立时缩退，面胀通红，仿佛又想下手，又不敢违抗的神情。忍不住嫣然微笑，未及开口，老人已先说道："你先去医治鸦鸦，我医好你主人，再来上药吧！"阿成见双珠，面有笑容，心才稍放，只是关切太甚，意欲早使止痛痊愈，本无他念。又觉老人，年长能

行，不像自己是个外行，有他亲自下手，要强得多，忙即连声应诺，分头行事。代将伤处污血洗净，用棉布蘸干，再由老人分别敷上伤药，连双珠脚筋，也被揉转复原。转眼痛止凉生，暂时觉着舒服已极。双珠一闻药香，便知祖传药方，所制灵药，森林中的药料，只有更好。见阿成还守在旁边，笑说："蒙你两次救我性命，实在感激，你太辛苦，还不早点安息，养好精神起身，我还有话要说呢。"阿成诺诺连声，因恐双珠，嫌他粗野，特意去往后面相隔较远，并有花树遮掩的软床之上卧倒，老人问知这长幼三人，全都不饿，均要起身再吃，也就不再勉强。那十几个幼童，因要随同淋浴，也都相继散去。只老人业在清早浴过，同了四个轮值的男女幼童，走往木台小屋之内，准备夜来祭神之事不提。

双珠见旁边，还有一个小野人，坚持不去，问知鸦鸦所交结义盟友之一，年纪最长，已十五岁，名叫龙都，这次出力最多，便朝他谢了两句。劝令卧在对面软榻之上，伤痛之后，卧处舒服，不由神倦欲眠，和鸦鸦谈不两句，便自睡熟。醒来，觉着左腿肿胀，不能弯转，鸦鸦业已不在身边，先颇惊奇，低头查看，才知末次被困时，因为挣得太猛。吃套索的藤，将腿上皮肉，擦破一条小口，那藤大概有毒，老人敷药时，只当扭了筋骨，揉好之后，将药敷上，不曾留意。为了疲劳太甚，一觉睡醒，天已入夜，伤毒也是发作，且喜自己会医，不是外行。忙坐起一看，人已走光，耳听前面，笙歌欢呼之声，宛如潮涌，此起彼伏，热闹已极。腿虽肿胀微麻，因先敷有伤药，并不甚痛，精神业已恢复，又有一身极好武功，自然不在心上。忙即坐起，觉着腹饥，正将旁边包袱打开，取出刀钳药物，待将毒血放掉，搽上药膏，再取泉

水，稍为梳洗，去往场上，看野人过节热闹。好在十九以前，多么重要的事，野人除有强敌上门，照例也不会出去走动，率性候到过了十九，再向老人，说明来意。忽然发现毒气甚重，不是先敷伤药，也有消毒之功，减少许多危害，差一点没被窜入筋骨里去。这一惊，真非小可，照此情势，在这两三日内，非但不能用力过猛，最好静养，路都不走，才好得快，否则还要讨厌，深悔先前，人太疲倦，以为老人，是个内行，又太自恃本领，觉着伤处，无什重要，只是疲劳太甚，扭了点筋，业已揉好上药，便不妨事，不曾亲自细看。没想到野人所用套索，也会有毒，再不便是末次被擒时节，挣扎太猛，那些女野人，又在怒火头上，知道老人袒护，下手暗算，用那有毒的藤鞭，抽了一下，当时也曾觉着异样。因当生死关头，没有在意。跟着，转危为安，兴奋太甚，就此忽略过去，想到这里，方觉套索不应有毒，二次细心查看，果然肿处，有几个细如毫发的黑点，忙用银针一挑，果是毒藤上面的刺毛，才知擦破之处的伤痕，适逢其会混在一起，并不相干。乃是末了被蛮妇暗中抽了两鞭的伤毒，刚刚仔细用银针将毒刺全数挑出，放去污血，觉着腿上舒服了些。待取山泉洗涤上药，加以包扎，猛觉灯光照处，侧面地上，现出一条人影，抬头一看，正是阿成捧了水瓢，立在旁边，相隔约有两丈，目光正对自己。双珠对他，本极感念，先还以为他和鸦鸦去往湖前看热闹，不料远远守在一旁，因见自己，医伤上药忙去取了水来，在旁等候，由不得心生感激，脱口喊了一声："阿成！"人便应声而至，到了面前，见双珠腿上，紫血淋漓，惊呼道："主人腿上中毒了，可要我将毒吸去！"双珠笑说："无妨，不消如此，再重一点的毒，我也能治。可惜先不知道，耽误了些时候，今夜他们过节，恐怕

不能前往了，你怎不去随同过节，守在这里作什？”阿成本将水瓢捧起，跪向床前。双珠瞋了他一眼，接口笑说：“我不喜人恭敬，快些起来。”说完，一面伸手，将水接过，放在软床之上，边说边谈。阿成起身笑说：“方才老公公，见主人睡得甚香，不令惊动，他说，最热闹是在月上中天之后起始。此时尚早，主人又是外来贵客，并非本族中人，尽可随意，睡得这样香甜，可知劳倦太甚，暂时不要惊动，睡醒之后，照他心意，不可勉强。本来想留两人，在此照应，我知今夜，全体野人，连那四外防守外敌的，都要轮流到场，鸦鸦身还有伤，也非去不可。再三向他推谢，方始答应由我一人在此守候服侍。他把鸦鸦抱去不久，又命人送来许多酒肉，和干鲜果子，我守在旁边，等了两个时辰，见主人睡得十分安稳，因腿上盖有薄被，不曾揭看，连鸦鸦中间抽空赶回两次，均不知伤处有毒，肿胀这高，主人将伤医好，可要吃点东西么！”双珠问出阿成，因自己不曾饮食，他也未用，便怪他道：“你怎如此心实，那多东西，少留一点，我也吃不完，听鸦鸦说，你还是我被擒之后，经她苦劝，天明前吃过一顿。今日水米不打牙，你我连共患难，情义深厚，应和兄妹一样，何必这等拘束，快些取来，你先饮食，我还有点事，须往那旁走动。你却不许跟来，等我洗漱完毕，再回来吃，不要等我。这主奴二字，也须去掉。从今以后，你我算是结义兄妹。再要喊我主人，我就不理你了。”

阿成闻言心生惶恐，也不知是惊是喜，但对双珠，一意服从，恨不能把这人，顶在头上，含在嘴里，心里不肯违抗。当时虽是诺诺连声，说一句，应一句，自己却觉不配，面上神情，却是窘极，双珠见他，对于自己，又是忠心，又是义气，样样死心塌地，百依百随，不禁嫣然一笑，起身下床，

一腿胼胝，行动当然不便，阿成忙用手扶，双珠也不拒绝，走出一段，忽然停步，笑说："你该回去吃东西了，我事完就来，不要等候。"阿成颇知汉人风俗，强笑说道："主人保重，走轻一点。"随将腰间短矛拔下，递将过去，转身退走，双珠见他，真个忠实至诚，头也未回，一直走回原处，暗忖：此人对我，怎的如此敬爱，忽觉脸上，有点发热，念头微转，便自回身，用那短矛支地，往花林深处走去。

有了手杖，果然轻便得多，事完回来，中途故意由侧面树后，绕向小溪旁边洗漱。暗中偷看，阿成已将酒食果子，摆向一个大树桩上，还取了一块山石，放在旁边。把软床上的皮褥，取了几张，上下铺好，人却立在一旁，似想心事神情，后来似因等时太久，心中悬念，连朝方才去路观望，几次想要起身寻去，走不几步，重又退回，仿佛想往寻找，又恐怪她神气，心中好笑，衣包本来带在身边，梳洗完毕，又将带去的衣服，换上一件，然后拿了包袱，仗着一身轻功，颠着一只脚，手持短矛，点地而行，轻悄悄回到原处。耳听阿成，自言自语，双手向天，做出祷告之意。心想，听他背后说些什么，忙即掩身树后，静心一听，越发感动。

原来阿成，对于双珠，虽是爱极，但是自惭形秽，双方年纪，又差了十来岁，认定不配，此时正在向天祷告，表明心事，大意是说："我真爱极主人，当她性命一样，但我知道不配做她丈夫，就她愿意，我也不敢，她真待我太好了，像我这样粗野丑陋的人，竟要我和她，兄妹相称。如何承当得起，我别的不想，只望她老像现在这样待我，容我跟随一世，永不离开，将来回到汉城，不要变心，照她汉家人，男女不常见面的规矩，逼我回去，就快活极了，我真后悔，今

早野人快要杀我以前，我因爱她太甚，紧拖她的腿脚，亲热不放，先还恐她动怒，想似见我快死的人，非但没有生气，反倒对我安慰，面有笑容，彼时我真快活已极。后来遇救得生，来到这里，见她伤毒甚重，想要为她洗脚，她倒仿佛生气神情。此时想起，还在忧疑，恐其不快，所以后来，守在一旁，她人未醒以前，我都不敢走过，醒后总算对我还是那么好法，才放了心。主人啊，我是你终身的奴，我虽爱你，胜过我的性命。但我决不敢丝毫做你不快的事，我常听峒主夫妇闲谈，深知你们汉家妇女的风俗礼节，除却真在患难之中，非我保护不可，或是你身有伤痛，不能行动，必须用人扶抱，那是无法。从今以后，我决不敢碰你一下，像今早那样亲热，有过一次，我已心满意足，死也甘心。便受那场惊险，也是万分值得的事，决不会再想第二次了。请你放心吧。”说到这里，人又向前张望，走了几步，似恐自己嫌她跟踪，生出误会，叹了一口气，带着满脸盼望之容，低着个头，重又回转，双珠立在树后，早已感动。心中好笑，此人真个痴得可怜，且看他以后，是何光景，少女心情，虽无嫁人之意，不知怎的，生出一种微妙之感，竟将昔年和双玉一起时的童心勾动，看准对方来路，正打算冷不防，由树后闪将出去，吓他一跳，忽听身后鸦鸦笑呼：“阿成叔叔，你看是谁，一个人自言自语，捣的什么鬼呢？”

双珠闻言，猛想起自己，是个未嫁人的少女，对方是个男子，对我如此颠倒，口气这等痴法，和他庄容相对，尚难免于生心，情不自禁，如何还要故意戏弄引逗。老人阿庞和众野人，自来都当我是他的情人爱侣，我也忘了分辩，鸦鸦偷偷掩来，必也有点疑心，睡前还曾想起，此时怎倒忘却，心方后悔，想要缩退，已是无及，恰巧鸦鸦颠着痛脚，跳跳钻

钻，笑嘻嘻由左近树后，现身赶来，忙即乘机一把抱住，刚喊得一声：乖女儿。阿成正在低头回走，心中想事，闻声惊视，瞥见心上最敬爱的主人，业已立在方才坐处不远的花树之下，灯火光中，吃满树繁花一映，又经过一次梳洗，比起方才酣睡初起，云鬓蓬松，缟衣不整，玉颜红晕情景，分外显得美如天仙，艳光照人，心方惊喜。鸦鸦已颠纵过来，双珠也回过身去，忙即抢上几步，因恐背后之言，被其听去，心还怀着鬼胎，后见母女二人，搂抱亲热，对他并无丝毫怒意，心又羡慕起来。方觉我和鸦鸦对换，那是多么快活。双珠忽然回顾，嫣然笑问："你怎不吃，偏要等我作什？"

阿成原颇聪明，见她似嗔似喜，虽然有点埋怨，实是好意，心才放定，忙答："阿成不饿，想等主人、鸦鸦回来同吃，热闹一点。再说主人不吃，我先吃，心也不安，下次听话，不这样了。"鸦鸦接口笑道："你说鬼话呢，明知我在前面过节，许多叔叔伯伯，婆婆婶婶，哥哥姊姊们，都喜欢我，老公公更把我抱来抱去，又夸又说，爱到极点，说得我都不好意思，好容易挨到完场，他们开始跳月，我见离半夜最后一次行礼谢神，还有不少时候。再三推说脚痛，被人抱着不舒服，要回来养息一会，才得回来。龙都因他自己，不能前来，我又快随好娘娘起身，不知何年相见，还不高兴，说我没有良心，怎会没有吃的。明是等好娘娘，偏要把我拉上，这大一个人说谎，多么羞呢！"阿成方说："我真是想你，我太感激你了！"忽听树后，又有一幼童接口道，"你回到这里来，这样高兴，脚也不痛了，还说阿成叔叔说谎呢！"鸦鸦回顾，见是龙都，赌气答道："你不说不理我了么，不去学他们的样，在场中歌舞快活，来此作什？我脚不痛，偏说谎话，也没有良心，你管我呢！"

龙都听她埋怨，一点不急，反说好话，陪笑答道："好鸦鸦，我不过说了一句错话，你已骂了我好几句，何必还要生气，没有你作对子，和他们一起歌舞，有什么意思呢。"鸦鸦方始转了笑容，问道："叫你不来，你偏要来，既来，便须陪我好娘娘，和我同玩，不许走呢。"龙都笑答："我娘说我，年已十五，快成大人，去年业已加入歌舞群里，今年更要学那跳月的礼节，我怎么说，先不让走开，后来我说，由昨日起，我们七个弟兄姊妹，为了搜寻真凶手，帮助好人，查探恶人诡计，共只午后，睡了不多一会，便因寻你，跑来此地，一直未睡，如今有些疲倦，想来这里，歇上一会，娘说，今夜照例不是真有病痛，不能支持，便快乐一夜，非到明日中午不睡。否则，便于本身不利，率性头一次请神上祭时，不出场也罢，既已出场，至少也应等神送走，大家跳月之后，还要小人，才可离开，还是不肯让我走开，我和娘正在争论，老公公忽然走来，笑说：'今夜只是不睡，送神时节，来此行礼，便可有福，并不一定非在场上不可，何况花林本是祖传，当初居住之地，能够来此，代我接待那两位好客，于我只有好处，并且龙都，是寻鸦鸦同玩，你叫他睡，他也不肯，不必认真，他这一日夜，的确劳苦，又有功劳。说娘不应管我，我也不该说谎，借口睡觉来此，说完，又说娘有福气，养我这样好儿子，我娘自然最听老公公的话，才许寻来。你不走，我如何会离开。来时，老公公命我带话，说你方才归报，阿成叔叔，至今不曾安眠，他已累了两日一夜，你好娘娘腿上伤毒未愈，正在自家医治，行走不便。我们过节，虽极热闹，汉家人也许不惯，没有什么趣味。初来那日跳月，好娘娘推说身上伤痛，不肯同跳，她已看出几分，日里忘了星月佳节，是场上的人，不论主客，后

半夜谢神后，便要歌舞饮酒，一同欢乐，各寻伴侣，跳到通宵。好娘娘是汉家女子，就未受伤，恐也不愿，她如不肯前来，阿成叔叔，自然守在这里，不会独自上场。命我请问，你们两人去了，自然极好，如其不愿，或是伤痛难忍，无须勉强，好在身有伤痛，由昨日起，连受惊险劳苦，人都知道，就有什事商议。不到二十早上，说了也无用处，率性过节之后，老公公还有许多话要问，双方说明心意，再作打算，只要好娘娘开口，定必照办，我看好娘娘，连走路都要费事，如何能够歌舞跳月，如其不愿前去，这里灯火甚亮，月光又好，吃的东西，和前面差不多，我二人率性就在这里，陪好娘娘和阿成叔叔同玩，要什东西，我去取来，省得我好鸦鸦，颠着脚走，又不要人扶抱，看了心疼。到后半夜，送神时节，我再背你前去，行完了礼，再同回来，我已得到老公公允许，和你一样，睡否随便，你如想睡，我便陪你同睡，你看可好？'"

双珠知道蛮苗早熟，鸦鸦貌相美秀，灵慧可爱，那小蛮人龙都，年已十五、六岁，蛮族中最尊敬有胆勇义气的人，双方本是从小一起生长的同盟骨肉之交，经过昨夜今早，一场患难，情分越深，照龙都的神情口气，分明这一双小男女，业已生出情爱，心方暗笑，猛一抬头，瞥见阿成，正看自己，不禁面上一红，假装不知。边吃边向龙都说："老公公真体惜人，我本心实想观礼，看你们过节热闹，无奈伤痛未愈，行动不便，能够不去，再好没有。少时，请代我向众人和老公公称谢。鸦鸦是我的好女儿，你们如此情厚，她不久便要同我起身，你舍得么？"龙都想了一想，欲言又止，鸦鸦冷笑道："好娘娘，他才舍得呢。"龙都急得脸胀通红道："你哪知道我的心，自从天明前，听你和我说那真话，

说你起初打算自首，因你暗杀了两人，连打死了一个，除那不要脸的丑苗婆外，你那仇人夫妻，都是这里众人平日敬爱的人。按照本族规矩，如寻不到当初害你父母的实证，你年纪小，说的话一不相信，便要抵命，那时我真急得要死。后来戛老麻被杀，得知你在无意之中，到得祖神所留人骨锁钥，非但你可无事，连好娘娘和阿成叔叔，均可保全。我正欢喜得要发疯，你偏说是，事完便跟好娘娘起身，谁也拦你不住。前两日所说，并非说笑，好娘娘、老公公已全答应，当时我难过极了。越想越舍不得你，因事紧急，你又拚命狂奔，救人要紧，无暇多说。后来跟到此地，见你和好娘娘身上伤痛，刚敷好药要睡，我不忍心麻烦你，只得回去，一直都在盘算此事，也未睡过。沐浴之后，勉强挨了些时，直忍不住，赶来看望。心想：万一你真不要我跟去，多看上一会，也是好的。不料你竟和我一样，并未合眼，我想你多睡一会，隐在一旁偷看，没有出来。不知怎的，被你警觉，等我摇手劝阻，你已轻轻纵将下来。我问你平日和我那好，我们家乡，均在此地，为何这样狠心，将我丢下，说走就走。你说，今日心事，第一是报父母之仇，第二是想照你亲娘所说，去到外面，见识见识，然后回来，把我们月儿湖花林塘，做得和外面一样，大家耕田种菜，使全族中人，都有好房子住，都有好衣服穿和有好东西用。成为一个本族中的女英雄。学老公公，受全族中人的敬爱，永远无人说他一句不好，第三才是和我好。所以非走不可，并非对我太薄，实在是见森林黑暗，毒虫猛兽太多，一有野烧地震。便和那些未搬来的祖先一样，把人死光。不学老公公那样，时时刻刻都在想法改变，就是暂时能够活将下去，一旦发生灾变，全数灭亡，何等痛心，我娘在日曾说，大的地震，难得遇到，并

且可凭我们祖先多少年来的经验，事前寻出的旧火口，和受震动的地方，设法避开，最讨厌还是大群毒蛇猛兽和那不知多少万万的毒虫，日夜都要命人，四外守望，稍为疏忽，就成大害。想起来，都是树林太多，空地太少的原故。不知多少年来，人只能住在树上，时常都不放心，这还是老公公法子想得好。如在以前数十年，我们每日都要提心吊胆，人命更不希奇，随便死上几个，那是常事。闹得人力越少，常时失群。非但天灾和毒蛇猛兽，不能防御，便是外族中的侵害，也因人少，无力与抗。西边那几处部落，便因人少力弱，不知合群，衰弱下来。如能有人去到外面，把汉家人耕种建造，以及他们做工的器具和使用的方法，学会回来，在森林中，开出大片田地，年年增加，我们的人，少了灾害，自然越来越多。地方越大，也越强盛富足，我们不欺人，也不受人欺侮，自己好了，再把别的种族连在一起，大家来过安乐日子。不要争斗偷抢，以强欺弱，谁要无故强夺，明抢暗偷，我们便联合起来打他。人们无论走在哪里，都是快乐自在，岂不是好！我早听在心里。因我们的人，不许出山，人小力弱，不认得路，每日只是梦想，如何能够做到，好容易得了一个好娘娘，真和亲娘一样待我，人又那样叫我看了喜欢，哪里还有这样好的机会，为此决计跟她同行。学了本事，再回转来，你说我丢你没有良心，这句话，实在无理。老公公常说，为了众人的事，把命送掉，也是体面，何况还有许多好处，早晚定可带将回来呢！你是我心爱的哥哥，当然一样快活受用，算起来也在其内，何曾将你丢下？并且我的心愿达到，立时回来，和你一起，以后由黑森林到外面这条路，也经我们用人力设法打通，不必冒着奇险，在那暗如深夜的黑森林中乱钻乱窜，随便可以自在来往。我们人多，

又是一条心，也决不怕外人欺侮，这是多好的事呢！你虽年青，也是男子，一点不往远处打算，只想留我在此同玩，再过一两年，成为夫妻，更是快活，就这样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真要爱我，有志气，便跟我走，等等说法。我当时受了感动，决计先探老公公的口气，他如答应，娘便拦我不住，阿伯更无话说。如其不肯，等你们起身时节，我便偷偷跟去，反正要我的命，也跟你去！办这一件大事，决不回头。只恐好娘娘，不愿带我同走，却是难题，为此放心不下。一面又觉你平日说的许多好话，也有假的。我们这样好法，我早已说过，无论何事，只你开口，我必去做。有人欺你，也必与之拚命，你报仇之事，始终还是一字不提，我一直听你支使，一直蒙在鼓里，什么都不晓得，直到昨日后半夜，天明以前，才知真相。心想，我这样爱你，你却把我当作外人，实在难过，这才故意引逗，说了两句气话，你便认真，不再理我，连扶也不要我扶。一个人跑来，你说多气人呢！”

鸦鸦闻言，越发露出感动得意之色。拉着龙都的手，笑说：“我早看出你真对我好，那还不是故意气你，逗着玩的。”

双珠见这两个幼童，两小无猜，野人又极情真，互相拉手说笑，天真热爱，亲密情景，正越看越有趣，想要开口，忽见六七个男女幼童，除鸦鸦结义盟友外，还有几个快成年的少年，飞驰跑来，老远欢呼，人声杂乱，笑语喧哗，还未听出说些什么，龙都已先迎上前去。方疑老人阿庞，知道自己睡醒，命其来唤，忽听鸦鸦，紧抓自己双手，喜叫道：“好娘还有几个同伴，也寻来了。”双珠闻言大喜，来人也是走近，立在身前，七张八嘴，说之不已。阿成业已听出所

说何事，也是喜极，连说："这太好了！"

第三十二章　珠联璧合苦尽甘来

双珠忙将众人止住，只由一个年长的和龙都二人回答。一问经过。才知双玉，路清，业已寻到。当地震山崩，火山爆发，还未遇救以前，也是受尽惊险，九死一生。总算二人机警耐苦，于万分凶险，疲劳饥渴之中，冲破种种难关，居然寻到当地，并且比双珠、阿成，还要高明。刚一脱险，便照直寻来，非但野人的来历风俗习惯，以及烈凡都隐语信号，各种禁忌，俱都得知。后半段简直如履康庄，丝毫不曾受到阻碍，来得更快，因当日星月佳节，野人内里，只管狂欢。对外却是戒备森严。无论是哪一面，均有族中勇士轮流守望戒备。互相呼应，如临大敌，路清夫妇，又算准星月佳节的半夜里赶到，以便早和双珠相见，事前均有预计。手中虽未持有人骨信符，骷髅锁钥，另外却有几句重要的话和一件重要的东西，行近来路守望之处看明道旁标记。便照野人规矩，预先立定，由同来的人用苗语大声呼喝，说明来意，事情也是真巧，如在昨日夜里赶到，双珠正当患难之中，就算来人，本领高强，明白野人禁忌，能够分说，甚而连双珠，也可救出险境，众怒之下，不容分辩，已先动手，野人人数既多，身轻力大，耳目灵警，仗着地理，群起拚命，事情仍是难料！这时，双珠连阿成、鸦鸦，都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本族里的贵客，防守的人，一听说是双珠之妹，再听同来的人，那样说法，立由树上纵下，欢呼礼拜。一面命人。飞驰通报，路清夫妇，知道野人规矩，听说妹妹在此，受人优礼款待。连阿成都成了上宾。虽是意料中事，到底喜慰，也不急此一

时，便照蛮俗，守在当地，等到老人阿庞，传来号令，以礼来接，再行起身。一面听那通事转告，双珠，阿成，几次遇救，脱险经过，老人阿庞，本来爱极双珠，又因人骨锁钥失而复得，双珠为了此事，受尽惊险。伤还未愈。阿成又将族中两个隐患除去，立此大功。双珠来意，不及细谈。以为佳节一过。就要起身，受了人家帮助，无以为报，一个又是最心爱的义女，本就不大过意。忽然闻报，又来汉客。内一女子，生得和双珠，竟是一模一样，越发高兴。

照着当地规矩，如在平日，外来汉客，只不露出敌意，便当客待，除花林塘禁地，不得同意，不能进去。月儿湖一带，只不过湖。走往崖后，均可随意走动。唯独星月佳节，外人不论汉人和别的种族，不经面请，或是许可，照例不容入境。又当后半夜祭神。焚燎献牲。将要开始之际，不能走开。忙取神苗金角发令。派出两个老人，和十六个男女幼童，带了香花乐器，酒食应用之物，为防来人力乏，又命六个壮士，抬了三副藤兜。前往欢迎。一面命一幼童，来向双珠送信。这些幼童，都爱双珠和鸦鸦，经过昨夜到当日午前脱难时，又亲眼见到，她和阿成，许多英勇事迹，野人尚武，最重义气胆勇，本来就有好感，再听众人，到处传说，称赞不已，越发心生敬仰，都愿讨好亲热。旁边几个，听到老人吩咐的，也都纷纷赶来，七张八嘴，说之不已。话未说完，男女幼童，已来了一大群，双珠、阿成，自是喜出望外。一则，伤还未好，须要养息，并且双玉夫妇，相隔还有二三十里。刚刚派人往接，森林黑暗，就是野人走惯，这一往返，少说也要一两个时辰，到时，不天亮也差不多。二则，自己不愿参加歌舞跳月礼节，连日人太疲劳，虽然睡了小半日，并未睡足，乐得借此养息。方才业已推托，再往接人，不好意思 。这类野

人，性均忠实，不喜说谎，鸦鸦又在力劝，说："姑姑一行就到，好娘脚痛，真要往接，也须禀告老公公，坐了藤兜前去。"双珠知道野人，最重过节，每年轮值的人，均有定数，又听龙都说起，每年过节儿，照例只有十二人，准备万一有事，往来奔走之用，连那四外防守的壮士，均是按年轮值，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走开。老人派成年壮士往迎，实是最大情面和最恭敬的礼节等语。双珠自然不肯，忙将幼童止住，力言行走不便，藤兜也坐不惯，为防老人阿庞，派人引路，先连阿成，也同止住，不令往接。后来听说，当日佳节盛会，成年男女，不愿离开，一半为了热闹欢喜，多吃酒肉，尽量歌舞狂欢，最重要还是为了当夜跳月订婚，有许多便利的风俗，已婚夫妇，又可借此一会，互说各人长短，自己认错，赞美对方，男女一样，可以增加夫妻间的情爱，故此看得最重。老年失偶的人和幼童，只趁热闹，一同欢乐。尤其幼童无什相干，除照例行礼而外，别无拘束。阿成叔叔，如愿往迎，我们均可陪他前去，就便看看姑姑是不是和好娘娘长得一样。寻思本领，是否相同？话才出口，众幼童全都要去，双珠因知对方，这一年一度的星月佳节，比汉人过年祭祖，还要热烈而有意思。龙都虽是如此说法，真能随意前往，已早赶去。何必还要自己开口，想了想，便将幼童欢住，说："林中黑暗，今夜这等热闹，一年只有一次，如何可以虚度，何况我那妹子夫妇，业已来到，天明前后，必可相见，何必空跑一趟。你阿成叔叔，急于往迎，本可自己寻去，但恐老公公客气多礼，好在龙都，业已打算和我们一同上路，算是我们的人，要去就由他一人领路，你们不必同往。等我将来回到汉城，早晚必来看望老公公。那时龙都、鸦鸦也必同回，我们那里，有许多东西均是你们心爱和喜用之物，

我必大量送来，报答你们对我的好意吧！”

这些小野人，俱都天真听话，性情豪爽，先虽吵着要去，经双珠一劝，全都答应。又听将来，送他心爱之物，更高兴得又说又笑，连喊好娘娘不已。双珠见众幼童，对她这样亲热，又都那么诚朴，没有丝毫虚伪，异口同声，齐呼好娘，仿佛眼前八九十个男女幼童，都成了自己的儿女。想起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一日夜的工夫，添出这许多幼童，呼之为母，心中暗笑。见阿成急于往接双玉夫妇，越觉此人，真个忠实心热，人更方正，并不因为痴爱自己，不舍离开，忘却正事，样样均以大体为重，实是难得。见龙都望着鸦鸦，似想约了同去。笑说：“她脚上伤还未好，如何能够同去！你忘了么。”龙都闻言，忽想起鸦鸦腿上有伤，方觉扫兴。鸦鸦故意气道：“你莫以为沾在我的身上，就算是好，我不喜欢这个，你能叫好娘娘喜欢，多做点事，才高兴呢！这不比方才还不曾答应要你同行，如今好娘娘，业已许你一路出山，这是多么高兴，就这样跑一趟，去将好姑姑接来，你还偷懒么？”龙都慌不迭分辩道：“鸦鸦，你莫冤枉我，我老记着方才的心事，以为两三日内，便要分手，竟将好娘娘的话忘掉，只想和你多见些时，这是我欢喜太过，不曾细想，倒是真的，你还要我学你的样，好容易盼得有了指望，能够同路，这等说法，岂不叫好娘娘，看我是个无用的人，不喜欢我。你也没有面子呀！”鸦鸦方说：“你还不快走，说这些空话作什，只真出力，好娘娘怎么不欢喜你呢！”双珠笑对鸦鸦道：“龙都对你真好，你不要使他难过，故意怄人了。”龙都喜道：“还是好娘娘讲理，我真高兴，有什事情，要我去做，拚了命都愿意。”鸦鸦微笑不答。双珠方想，这个女娃，真个刁尖古怪，小小年纪，也知用情，并有许多做作，使爱她的人颠倒。

阿成业已全身披挂，带上兵器，走将过来。双珠告以见了双玉、路清，不许再和方才那么主奴相称，下次再要喊我主人，我便生气。同是一人，有什高低，我家从祖父起，虽因行医收徒，种田无暇，请人相助，一向没有主仆之分。何况你我，连共患难，你还救过我两次性命，就算我救过你，业已本上加利，添了一次，抵消有余，我救你只是一时凑巧，举手之劳，你却为我受尽惊险，九死一生。如以劳苦功高而论，我实相差太甚。固然人与人，本应互助，谈不到什么恩德。到底终有人心，起初你强要为奴，不辞而别。我虽勉强答应，并非本心，实因上路在即，劝你不听，并未想到这远的路你竟能够去而复转，随后赶来，以为到了落魂崖，追赶不上，遇见你们同伴，也就回去。就这样，我妹子还说我事前，不应敷衍，她和妹夫是旁边附带的人，劝必不听，我却应该好言劝告，省你孤身一人，多此冒险跋涉。我因事前，不曾想到你会悄悄起身，事后想起，也颇不安。你以为做我奴隶，我便喜欢。其实，心中只有不快，你也堂堂男子，如何样样自卑，此是你们各种族中，历代相传的恶习，连我汉人，也都算上，均以为众之主，高高在上，把爱的人，当作玩好的鹰犬；不爱的，当成牛马猪羊，随同他们喜怒，玩弄驱遣，鞭打宰割，自己坐享现成，算是体面；而身受的人，在积习相沿之下，也都视为当然；对怕的人，固是敢怒而不敢言；对他敬爱的人，也以俯首听命。先意承志，讨他欢心。这等举动，一面是强暴残忍，不合情理；一面也是卑鄙无耻，没有出息。我们既是患难深交，便要彼此尊重，同心同德，做我们应做的事。象你这样恭顺，反而使我难过，你至多说是受过救命之恩，所以如此，你怎不把双方所出的力，和所用的心，比上一比，到底是谁欠了情呢？我知道你的心意，但是这样自卑的人，

我先看他不起，长此下去，如何肯和你亲近呢”？

阿成人颇聪明，听出双珠，虽是怪他的话，句句都是抬高自己，并还入情入理，无法反驳。就这薄露轻嗔，也仿佛具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之感，由不得心生感慰，连声应诺。可是口中只管答应，一时还改不过来。借着龙都催走，便即起身。鸦鸦人小鬼大，聪明透顶，早就看出，阿成固是痴恋热爱到无可形容。这位义母，照样也受到感动，见她连妹子妹夫，见面明言都来不及。唯恐阿成自卑，就这临走匆匆，曾说了这一大套，有许多话，虽然听不出来，意思却极显明。阿成走后，前面奏乐祭神，人都闻声奔去，低声悄说："娘看阿成叔叔好么？"双珠知她心灵，刚把头一点，忽然想起前事，脸便有些发热，笑问："前面又在祭神，怎不去往行礼！你走不动么？"鸦鸦笑答："我走不动，跳得动，这一点路，并不费事，何况方才我知龙都，定要跟来，一半还是装的，稍慢一点，走也走到了。一则，这里的人，说得祖神，威灵甚大，我想尽方法，每次留心，始终看不到一个真凭实据，自从爹娘死后，我样样都要用心，不是眼见，除非合理，决不肯信。从未见过什么神鬼，我想多半和我大姨二姨一样，全是假的。便大姨因我累次苦问，无话可答，也说许多都是手法，和药草之力，说不出个道理。内有一次，偷偷问老公公，他说，鬼神是假，人死便完，只为祖宗，立有功劳，我们是他子孙，受过好处，理应借着祭神，想念他的功劳，使人学他的样。如说没有鬼神，一般无知的人，怎肯学他的样呢？于是传将下来，中间遇上两位无知的祖先，想借神力管人，造上许多假话，本身又为妖巫所惑。只顾自己方便，好叫众人怕他，却不想引神入室，为子孙留下许多大害。老公公费了多少心力，虽将害人的二姨除去，从此不要巫婆作怪，但他想

不出一个替代的方法。众人迷信神鬼之念又深，一直迁延下来，正恐他死之后，将来峒主，没有他明白，又为妖巫所惑，心中愁急。并还说我聪明，这里峒主，不限男女，谁功劳大谁做，只要大家愿意就行。说我年纪尚轻，以后如此能当酋长，最好想出一个方法，使众人不要信鬼信神，比起以前，更有威信，更得人心。不过事情尚早，今日之言，不可对人说起等语，象今夜星月佳节，全族中人，有了过冬的粮，许多干肉，业已风腌停当，大家快活一两日夜，原是快活的事，我也喜欢，但那摆前摆后，装腔作态，无故向天礼拜，费上许多事，连鬼神的影子，都见不到一个。天还是青的，星月还是亮的。这一两个月，照例不会下雨，偶有一两年，月被云遮，他们那些哭喊怪叫，和月亮出来的狂欢，简直成了疯子，看去只有好笑，真不愿意，但不敢说。早晚有那一天，我如做了酋长，非将她去掉不可，今夜在场的人，不问男女老少，虽然都要行礼，轮值守望和走开的人，却不在内。我年纪小，又受了伤，我再装得重一点，他们决无话说。龙都的爹爹是老祭师，龙都以前信神，经我劝说，也讨厌这些礼节。方才明知就要祭神，借这引路为由，离开前面。一半是和阿成叔叔做伴，一半也是听我的话，不相信了。他们只见我人小伤重，谁也没有看出那药真灵，今早所受的伤，早已止痛结疤，暂时虽还不能跑快，走动并不妨事。第一次祭神，因想我快离开这里，应该向祖宗礼拜，他们还在劝我。这接连两次，我就不愿意了，如非知道好娘娘醒转，想要陪伴，谈上一会。有趣得多，就便打听出山的事，多学汉家人的言语，我这时还不会来呢！”

双珠见她，真个灵慧无比，所说均颇有理，决非寻常幼童，所能说出。况是一个未开化的小蛮女，人又长得那么秀

丽，灯月交辉之下，越看越爱，搂在怀中，说笑亲热。一面教她汉语，彼此对学，前面祭神之后，野人跳月，越发狂欢。疏星朗月之下，到处芦笙吹奏，蛮讴四起，这母女二人，谈得高兴，直如未闻，中间鸦鸦的几个盟友和另外一些男女幼童，又各带了许多瓜果，赶来亲热。一听在教汉语，全都想学，是来的人，都不想走开。总算前面热闹火炽头上，未来的幼童，还不知道，半夜祭神之后，照例又是不问男女老少，各随其便，本身父母，都不能过问，也无一人，肯去安眠，所以许多幼童，均不知道，否则，来者更多。双珠是个温柔情热，而又豪爽的侠义女子，本来就喜幼童，再见对方，如此天真依恋，越发高兴，有问必答，又将山外之事，挑那有趣的，说了许多。听得众幼童，全都神往，如非双珠、鸦鸦，同声劝阻，直恨不能全数跟去，才对心思。

光阴易过，不觉月落参横，离明不远，忽听前面传令，和鼓乐欢呼之声，当地虽是到处灯火通明，芦笙皮鼓，通宵不断，由后半夜，祭神之后，跳月开始，狂欢聚哄过一阵。人声乐声，便由合而分，由密而疏，往四外分散开去。地方分布越广，森林内外，到处芦笙吹动，情歌相答，比起方才热闹繁盛之景，又是一种情趣。大群铜鼓皮鼓之声，业早停止，只剩广场月台上面，轮值奏乐的几个老野人，吹打之声，还是那么紧凑，人已少去十之七八。这时忽又成了一片繁喧，仰望东方遥空，已露出一痕青色，料知双珠、路清，已被接来。鸦鸦正在喜欢。"姑姑来了！姑姑来了！我快看去。"双珠知她脚痛，尚未痊愈，只是人太好胜，不肯示弱，刚将她一把拉住。笑说："你不要忙，他们一会自会寻来。龙都和你阿成叔叔还未回来呢，怎能断定是他们？"鸦鸦只急呼得一声："那不是他！"双珠目光到处，龙都已和受了惊的猿猴一般，一路飞驰，纵跳而来，知道

所料不差，心方一喜，因双玉夫妇和阿成，一个未到，龙都跑得太急，心还有点不安，惟恐万一出什么变故，忽然瞥见阿成，也跟在龙都的身后，穿行花树丛中，其急如飞。仔细一看，这长幼二人，俱都神情兴奋，满面喜容，这才把心情放定，高兴非常。待要起立迎去，耳听接连两声“好娘娘！”龙都当先，已箭一般窜将过来，双手连摇，口中急呼：“好娘娘先不要动！老公公叫我来说，他从昨夜到今天，还没怎么睡过，人颇疲劳，又因此事奇怪，想和姑姑好娘娘细谈，惟恐当众款待，虽极热闹，比较也恭敬得多。但要耽搁不少时候，又恐姑姑她们没有休息，特意令我传话，索性今夜睡足，养好精神，明日中午，再行欢会。今早先把姑姑、姑爹，陪来这里，令我们幼童，俱都避开，先作商谈，再定行止。本来只许鸦鸦一人在旁，后听我说，好娘娘已答应将我带走，老公公本听说过一个大概，他也是要去的人，这才答应连我一起，爹娘本不愿意我走，这时恰在旁边，听说老公公也要同去，反倒高兴起来，想不到这样顺遂，我真快活，老公公陪了姑姑、姑爹，已向众人，把话说完，就往这里走来。等他们到后，就知道了。”双珠知道阿成腿快，见他竟会落在龙都后面，料是连日疲劳，不曾休息之故，如其说破，此人好胜，决不肯说，还要强为其难，见他立在身旁，听龙都说话，也要开口，方说：“你两个跑了半夜，还未休息，不必忙此一时，再说听个大概，反倒使人心焦纳闷，好在我妹子妹夫就要到来，你们索性坐在那里，吃点饮食，等人来了，听他们细说详情吧！”

阿成原知老人，陪了路清夫妇，业已起身，就要寻来，自己也实有些疲劳，便不再勉强。刚刚点头笑话，便见前面，火光闪动，定睛一看，那火光简直象条火龙，中前面绣崖花树之

间，穿林绕崖而来，这时，天色似明未明，吃这大队火光一映，满崖的灯火，又未熄灭，看去更显壮丽。双珠方想，由昨夜醒来，直到天明，这许多灯火，共只有人前来，查看过两三次，来者都是一些幼童，并未见他，换什灯烛。这满山满林的灯火又多，那些粗如人臂的燎火，均是油藤松枝，和当地特产的油麻结成，又长又壮，最是经烧，一夜不能点完，还不希奇。这些各式各样的竹丝兽皮，所制灯笼，大小不一，看去均有些巧思。几个最大的瓜灯，里面灯芯，多到五六个，底层又是空的，最费蜡烛，怎么也不曾见他换过，先前只顾和鸦鸦说笑，并未细看，此时想起，那日所带皮灯笼，里面灯芯，形如一根粗的索头，吊在里面，也未细问此是何物所制，这等耐燃？前面火龙，本是老人阿庞闻报，客已接到，为表敬爱，率众往迎，虽因当夜旧例，没有外敌入境，为首诸人，不到天明，不得离开，只到来路林边为止。但因双珠、阿成，连鸦鸦三人的英雄义举，使得全体野人，心生敬仰，是得到信息的，都争先拿起火把，随同迎接，客人到后，乐声一起，那些散往四面八方的情侣，也争先恐后，欢呼而出，人声乐声。立时汇合成了一片繁喧，热闹已极。老人阿庞，人未到前，早有布置，宾主双方，匆匆见面，略谈几句，便在众人欢呼迎送之中，陪往林中走来，到了崖后花林边上，老人一声号令，便各立定，一字排开，照得满林花树，连山崖一片通红，朝阳也由东方天边，露出小半圈红影，快要往上升起，双珠一眼瞥见妹子路清，英姿飒爽，精神抖擞，随同老人走来，满脸都是喜容。身上衣履，也极整洁，看不出丝毫受惊受险，风尘之色，越发心花大开，直恨不能扑上前去，搂抱亲热，说上一阵。刚刚起立，便被龙都、鸦鸦，一边一个，暗中拉住。想起昨夜跳月，不曾参与，前面大群野人，还在

奏乐欢呼，用他们最尊敬的礼节，向自己这几个人，表示敬爱之意。又见妹子路清，随同老人阿庞走来，神情虽极兴奋，行动却极从容。知道自己新来，许多风俗，还不知道，妹子夫妇，这等神情，必已受到高人指教，所以从容不迫，反正转眼就可见面，何必使人多疑，认作假装脚痛，不去参与他的盛会。念头一转，便扶着鸦鸦肩膀，随同新来这两人，挥手欢呼，人却不走过去。心想同来还有一个通事，如何未见，以为是个途中相遇的别族苗蛮。送到之后，便各起身回转，所以没有跟来。否则，不会这样熟悉，想过之后，也就拉倒。对面三人，已同走进，实在忍不住心头的热情。二次又要迎上前去，相隔还有两丈，老人忽然转身立定，取出金角，吹了两声，花林前面的大群野人，立时同声欢呼，朝着这面礼拜起来。双珠见妹子，业已走近，正要迎上前去，不曾留意，忽听双玉低呼："姊姊快些还礼。"猛然警觉，双玉、路清已一齐将面朝外，三人也学野人一样，双手交叉，还拜起来，只有老人阿庞独立前面，一动不动，众野人见这几位佳客，用平等之礼相答，越发高兴，又欢呼舞蹈了一阵，方始鼓乐齐鸣，仍化作一条火龙，往来路崖前，转将过去。老人侧顾双珠等长幼六人，齐向前面交拜，喜容满面看了一眼，又回过身来，先对龙都、鸦鸦道："我恐此事机密重要，万一有什商量，想等听明你好娘娘姑姑他们来意，方使众人知道，故此不要他们跟来，忘了无人做事，好在今早，东西现成，你好娘娘，又是我的好女儿，不比外客，由你二人，在旁服侍，好让他们细谈来意吧！"

说时，天已大亮，双珠等四人，重向老人阿庞拜谢。老人用汉语笑答："我们业已成了一家，无须客气，阿成将台上木墩搬来，龙都、鸦鸦，去取酒肉瓜果，就在这里和你们饮食

畅谈好了！”阿成等二人，忙即赶去，双珠姊妹，相抱亲热，慰问了一阵。双珠又向路清，谈了两句慰问庆幸的话，木墩也恰取到，老少七人，便围着一个大木墩，坐将下来。彼此都忙于谈问自身经历。老人阿庞笑说：“你姊妹弟兄，都不要忙，一个说完，一个再说，我已数十年，不去汉城，许多事情，俱都忘记，连话也只听得懂，不大会说了。反正不必急此一时，最快也要明日夜里，才能起身。我知你姊妹弟兄相见，必有话说，我连日又颇劳倦，打算睡上一会，起来好办事情。软床酒食，全都现成，你们均可随意。你们所说，不论何事，我必照办。但有一件，因昨日好女儿，刚得脱险，人太疲乏，不曾细问，我虽料定你两姊妹，是恩人子孙，不问明也不放心，意欲先问几句，只将此事问明，我就要去睡了。等我睡后，你们或是谈什么心事，或是睡了起来再说，俱都可便，不是好么！”双珠闻言，想起前事，知道老人阿庞，虽是野人，心思最细，分明是恐自己姊妹，还有背人的话要谈，又想借此打听来人，是否平日念念不忘的恩人子孙，所以这等说法，不禁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忙答：“遵命。”转问老人：“义父想问的话，可是想要打听五十年前，曾在野人山内外，行医的一位走方郎中，人都称他符老的么？”老人虽早料到此事，闻言仍是惊喜交集，拉紧双珠的手，喜呼道：“你就是我恩人之女么？我真该死，如何不曾细问来历，就收你做干女儿。”双珠也知自己所料，一点不差，不等说完，忙接口道：“义父不必如此，符老是我祖父，早已去世。如今只我爹爹，和我姊妹二人，还有我这位路清哥哥，一同住在江对面万花谷内，每日在小江楼行医，我爹爹起初也常往来夷苗墟落，行医治病，不过出外时少。自从我娘去世，江对面又有三个大镇，求医的人甚多，这才改在当地治病。不是万不得已，

轻易不肯离山他出。义父终年不出森林，儿时与我祖父相识，日里上药时，那两样药膏，均和我家所制一样，业已想到那是我家传出，还不知道双方交情这深。义父能对我们说么？”老人阿庞，一双老眼，注定双珠姊妹，已泪花乱转，仿佛喜极欲泣，兴奋到了极点。这时，阿成等长幼三人，恰将酒肉鲜果取来，放在石上。老人一面招呼众人饮食，颤声说道：“好女儿，你不要忙。你妹子他们远来，先让她吃点东西。这话说来太长，我也不知隔了多少年数，虽然时刻想念，有许多事，急切间，还想不起来。今日一见，老恩人的子孙，这等英勇能干，欢喜太过，我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等我细想一想，再和你们说吧。”双珠姊妹和路清，知道这位善良义勇、忠厚聪明的老野人，感恩心切，事出意外，兴奋过度，加以事隔数十年，详情业已忘记，以致神情失常，忙即笑诺。老人随即低头寻思，想了一阵，方始详说经过。

原来老人阿庞，从小性便强毅，又极勇敢好奇，始而同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族中少年，往外探路，先并不知森林外面。还有世界，衣服饮食，连风俗言语，均有不同。只知照直走去，看那暗无天日的黑森林，有无止境，是否还能寻到几处，象月儿湖那么好的地方，连借打猎为由，走了几次，都是受尽艰险，遇阻折回。最后一次，忽然救了一个别族采荒的熟苗，双方越谈越投机，得知汉城中的许多意想不到之事，当时心动，一同前往，快出山时，忽受毒蛇围攻，那两同伴，为蛇所杀，归路已迷。只得随那熟苗出山，到了苗峒之中，见熟苗的风俗衣食和各种由汉城中买来，从来不曾见到过的东西。虽极惊奇，但他从未忘却本来，由此随同所救熟苗，往来汉城，如这样有好几年，老想把这许多新鲜事物学会，带回山去。未得其便，熟苗又是一个小部落中的头家，

颇知感恩，待他极好，说森林中居住，惊险劳苦，暗无天日，再三要他在当地娶妻，建立家室，不要回去。阿庞始终怀念他的故乡，虽然不肯，但是黑森林中，暗如深夜，危机四伏，孤身一人，决难回转，主人又是那样挽留，情不可却，勉强又住了三四年。正在思乡情切，熟苗忽然病死，阿庞英俊多力，苗族中的少女，俱都爱他，惟恐娶妻之后，不能回去，丢下人家，心又不忍，本就有些为难，不料左近，有一女酋长，将其看中，定要强逼成婚。始而不听，后被对方擒去吊打，阿庞恨极，半夜里挣断绑索，将女酋长刺死，想往野人山归路逃去，连在黑森林中窜了几天，食粮用尽。野兽山果，不见一个，又被毒虫咬伤，饥渴交加，人已万分疲敝。从小生长黑森林内，深知毒虫蛇蟒的利害，那一带虽无蛇兽侵袭，毒虫甚多，只一倒地，便被群起来攻，转眼成为枯骨，休想活命。正在咬牙忍痛，勉强挣扎，先是高一脚，低一脚，摇摇晃晃，往前走去，后来实在力尽筋疲。寸步难移。一时心中悲愤，刚伸手朝天，怒吼得一声，猛觉两太阳，直冒金星，头晕眼花，连挣两挣，不曾立稳，就此跌倒在地。耳听侧面，好似有人呐喊呼喝，知这一带，就有人来，不是食人生苗，也是野蛮无比的夷儸蛮族，落在他们手中，不是被杀，便被掳去为奴，从此受尽苦痛，休想出头。精力用尽，又纵不起来，正待回刀自杀，眼前倏地一亮，目光到处，惊喜过度，就此晕死过去，昏迷中，觉着本来奇痛麻痒，抓搔不得的几处伤毒，忽转清凉，嘴里有人往里灌水，人也渐渐明白过来。来人先已看到，知道遇见救星，张眼一看，人被滑竿抬起，快要上路，身旁立着方才所见那个满面笑容，白发飘胸的汉客。另外还有八个手持刀矛弓矢的花夷和十多个黑夷，四五十个苗儸，照着平日闻见，这些种

族，向例互相视若仇敌，除却是在汉城以内，被那汉家官兵压住，只要三、五成群，在山野中相遇，十有八九，必起争斗，便对走了单身孤身汉客，除非那人是走方郎中和货郎，也必勾动平日仇恨，掳杀出气。不知怎的，这四五种异族，六、七十人，合在一起，汉客又只一个老年人，大家偏会那样欢喜亲热。汉客更似一个领头人，谁都听他招呼，争先恐后，心中奇怪。因老人说他，疲劳太甚，伤毒又重，不令开口，只得忍住，心中却是感激万分，因老人说那地方，毒虫甚多，再往前去，还有毒蛇猛兽，更是危险，并且人已脱力，伤愈之后，至少还要调养三月，才能痊愈。因此将他，带出山去。阿庞自无话说，到后才知那老人是个最有名的医生，各峒蛮苗，都把他当成救星看待，所到之处，欢声雷动，人都称他符老和老爹。从二十几岁起，便在山中行医，非但医道高明，并喜为人排难解纷，使各部落种族，释嫌修好。同行这些夷苗蛮猓，多半受过救命之恩，自愿助他入山采药，以备救人之用，彼此虽是不同种的异族，在他化解之下，业已亲如家人，符老在大江两岸，均有行医之所。在他医药调养之下，不满一月，人便复原。符老问明阿庞心意，大为夸奖，又看出他体格强健，聪明多力，一时高兴，竟传他熬练气力之法。本意还想传他武艺，不料阿庞，思乡心切，同听符老，几次劝告，说所居黑森林月儿湖，在森林最深处，不是孤身一人，所能走到，意欲带他过江，学上几年的武功和医道，再行设法送回，说得事情，十分艰险，心里一急，还未住满一年，便背了老人，还拿了许多干粮药材，不辞而别，符老人最好胜，觉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只要耐心劝说，终有说服之日。没想到这个野人，如此深沉，和他说时，只是满面笑容，表示十分感激，并不全数照办，当地

离家又远，所以连对家人，均未说起，可是阿庞回去，也非容易，受尽艰险，还未赶回故乡，便被别族野人掳去。事有凑巧，这一族的野人，最是凶悍，专以掳劫侵杀为事，并还强迫掳去奴隶，出外与人争杀。到后不久，便听敌人说起。要往二百里外，一个有水的部落中进犯，打算大举掳劫，仗着少年英勇，机警沉着，自知逃走不易，上来便先取得对方欢心，受点欺压，也都忍耐。本就怀恨，打算时机一到，设法逃走。得信之后，细一打听，敌人所居之处，正是自己的家乡不禁又急又怒，竟冒奇险，冲破敌人的埋伏守望，连夜逃回告急。本来敌人势盛，非全族灭亡不可，仗着阿庞，胆大心细，长于智计，由敌人口中，探明途向走法，连夜逃回，先到两三天，全族中人，都有准备，非但在他布置埋伏之下，杀得敌人大败而归，并还乘胜追逐，扫荡敌人巢穴，得回许多牲畜山粮、兽皮、荒金，各种应用之物。从此威震黑森林，阿庞也做了酋长。每一想到这位老恩人，心便难过，觉着对他不起。但又不能出山探望，一直深藏心中。没想到双珠姊妹，竟是他的孙女，人又这样英雄胆勇，从所未见。一个又是他新收的义女，怎不惊喜交集，出于意外。众人见他说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再三劝慰。老人阿庞，流泪喊道："老恩人已死，我已无法报答，本来还想把你们的来意，稍问几句，既是老恩人的子孙，无论何事，哪怕是座刀山火口，他也非去不可。你们都是受尽艰险，死里逃生，想必还有话说。谈上一会，也该歇息，我到木台上去，做完照例的事，将那几件祖神遗留之物藏起，也要睡上些时，养足精神，起来再谈。有什事情，要我出力，你两姊妹，只说一句，我必照办便了。说罢，又向空交拜，高呼了三声符老，然后向众作别，笑容上带着两条泪痕，往木台上

走去。众人想不到时机成熟，样样顺手，姊妹双方，虽还不曾详说经过，业已料个八九。断定成功在即，宽心大放，喜慰非常，双珠早就吃饱，双玉、路清，也吃了一个差不多，随即谈起双方因祸得福，转入成功一面之事。要知双玉，所受惊险，如何到此，以及大破平天寨，许多紧张情节，请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三章　微语警芳心地绝
蛮荒何来高士

前文符双珠，正在月儿湖后面，花林之中养伤，忽然闻报，双玉、路清同了一个通事寻来，相隔只三四十里。老人阿庞，业已命人往迎，鸦鸦好友小蛮子龙都，也引了阿成，随后赶往迎接。转眼天明，正和鸦鸦，谈得有兴头上，老人阿庞，忽引双玉、路清走来，先听说的通事却未一路，料是别族野人，引路来此。已在中途回转，并未在意。双玉、路清，此行原是先难后易，因有高人，教了几句重要的话，还给了一件信物，途中听说，双珠历尽艰险，死里逃生，如今伤还未愈，心甚关切，姊妹重逢，都有一肚皮的话要说。老人阿庞连忙了两三日，心又想起一件事情，便告众人，天已不早，暂缓详言经过。一面令阿成、龙都、鸦鸦取来酒食瓜果，款待来客；一面探询二女，是否平日心中怀念的老恩人符老子孙。等到问明二女果是符老孙女，越发高兴感奋，随说，还有应做的礼节不曾做完，许多祖传遗物，也要收好。令众人随意谈说安眠，午前后睡起身再谈，无论何事，必出

全力相助等语。说罢，自回本台小屋之中。这里长幼六人，方始互谈自身经历。

原来双玉、路清，那日地震初起，眼望双珠，被分隔在刚刚震开的地缝对岸，不能过来。方才经过的一片平地，连石土带上面草木，似雪崩一般，往下陆沉，裂缝越来越宽，总算自己早已离开。双珠不等走上，大片地面，便往下陷落。否则，双方只要一个稍慢，一个稍快，差上几句话的工夫，至少也有一两人，陷落在那黑烟飞扬，黑水怒涌，深不可测的地缝裂口之中。对岸双珠立处，看去业已成了一片整齐如削，直插到底的百丈危崖。人虽立在崖边，离裂口不过数尺，但那一片地形，只管随同地震之势，微微起伏波动，崩崖坠石之声，响成一片，暂时尚无变化。二人走这一面，却是一片接一片的坍塌下去，幸而事情凑巧，一行三人，不先不后，都将那条裂缝避开，不曾下落送命。再不赶紧逃出险地，照此形势，转眼仍难免于沉入地底。心里一慌，恰巧双珠抛过去的包里，已被路清抢到手中。又见双珠隔着裂缝大声急呼，双手挥舞。这时震势，正当极烈之际，双方语声，已为所掩，一句都听不出，也不知往何处逃走是好！逃着逃着，回头一看，双珠已顺对崖，往后山一带驰去，相隔渐远，话未听明，不知乃姊，要她顺着裂缝绕往前途，设法会合。同时看出就这回身飞驰，转顾之间，方才来路又坍塌了一大片。地底震撼，越来越猛，人行地面，宛如飞驰在惊涛骇浪之上，随波起伏，天旋地转，地震山崩，连同火山爆发，森林燃烧，树枝折断，四下横飞，满空交织，轰轰发发之声，宛如十万天鼓，加上万马千军，同时交鸣，齐发怒吼，耳目所及，无不令人心神震悸，惊魂皆颤。心慌意乱之中，目光又被崩崖林木遮断，不知双珠逃往何方，只管悲急

关心，无可如何。

逃了些时，眼看形势越发险恶，忽然又是惊天动地一声大震，来路侧面大片林海，又齐整整崩塌了一大片，方才所见馒头山那面的一个小火口，业已爆炸，化为一根冲天火柱，挟着雷霆万钧之势，冲霄直上。来路侧面的森林转眼延烧越宽，化为一片火海，声势比前，还要猛恶，那火更是无情之物，风向稍为一转，休说人兽林木，便是山石，也被烧熔，成了劫灰，来势之快，人决追它不上，何况所行又是上面树幕纠结，厚达数丈，下面林木繁茂，野草丛生，连方向都辨不出的黑森林，越想心越寒，情急逃命，人和疯了一般，一口气逃出好几十里。在二人相依为命，互相扶持之下，居然逃出险地，渐渐觉着，逃这一面，比较最好。尤其火山爆发之后，地下蕴藏的火力，业已宣泄，有了出口。地底只管还在震动，比方才轻了十之八九。那地面上，先前随时发现，纵横交错的大小裂缝，已是越来越少。为了方才经过大震，有的树木，整株震落，沿途树顶上面的厚幕，也震开出许多裂口。吃后面火山一照，到处通红，天光更不必说。逃到黄昏将近，隐闻来路连大带小，又起了两次地震，都是转眼即止，与早来所见不同。仰望天空，云雾甚多，相隔好几十里的天空，均被火山，映成了暗红色。想起双珠，孤身逃难，互相走失，不知死活。双玉姊妹情长，固是伤心悲哭，路清虽然专爱双玉，对这大姨的为人，更是万分敬佩，平素情感又好，真比寻常同胞骨肉还亲。想起双珠，此时身受险难之苦，吉凶莫测，也由不得几次流下泪来。为防双玉，悲苦过度，人更吃亏，还要想些话来，再三劝解。夫妻二人惊惶逃窜了一整天，始终饮食未进，不曾休息。路上又连遇到几次断干崩落，沙石打击，以及失足踏空，滑跌绊

倒，许多惊险苦难。全都精力交敝，面无人色。一面还要防到风向一转，全林化为火海，许多带有火头的断树残枝，定必随同狂风，满空飞舞。落到哪里，烧到哪里，所经又是这千百里方圆，到处都是走不完的树海黑森林。只有一点火星，落向前面枯木之上，或是那些带有油质的大树繁枝之中，转眼便蔓延开来，那时前路便被隔断，上下四外。都是烈火包围，任你天大本领，也逃不出去。人虽疲倦饥渴，仍都打着逃一步安全一步的主意，丝毫不敢停歇。路清见心上人这样悲苦艰难，连经凶险，双珠生死安危，不知如何？口虽说着安慰的话，半扶半拖，挽着心上人一同觅路，向前猛冲。暗中却是心如刀割，叫不出的苦，本就挣扎前进，双玉始终担心乃姊安危，万分忧急。心更慌乱。微一疏忽，脚底又踏在一条业已震得半死的毒蛇身上。那蛇长达七尺，甚是凶毒，地震起时，由原巢穴中，狂窜而出，大约正逃之间，遇到大震，吃一株粗树干，折断下落，冷不防打了一下重的，勉强窜到当地，横在草中，业已快死，吃双玉一脚，踏中它伤处要害，那蛇负痛情急，临死凶威，长尾横扫过来，竟将双玉的脚卷紧，连路清也被蛇尾，将腿扫中了一点，如在平日，再大一点的蛇蟒，也不在双玉心上，并且不等近前，已早发现，何况天空，还有红光反映，更是容易除去，不足为害。一则，此时饥疲交加，心痛同胞骨肉，又不曾吃东西，只顾和路清相扶相抱，中怀悲苦，不曾留意，以为那一带野草，只得尺许来高，如有东西潜伏，容易发现。没想到那蛇，做一长条，横在草里喘息挣命，蛇身又细，就看到也只当是一段树枝，何况未见。加以一路行来，不见丝毫蛇兽影迹，连林中特有的各种大小虫类，俱都不见。只当林中生物业已逃光，未免疏忽了些，等到一脚踏上，那蛇痛极抽身，已电也

似急，缠绕上来。双玉骤出不意，不是路清在旁，几乎绊倒，人虽未受重伤，腿却被蛇缠紧，幸而二人的刀剑，均在手里，途中虽无动静，始终存有戒心，不曾收起。并还事前商定：一边一个，各防向外一面，左右分持，那蛇重创待死，又被踏了一脚，本就难于活命，双玉又是手疾眼快，随同身子往前一扑之势，右手宝剑，业已朝下挥去，那蛇痛极昏迷中，毒口刚一张开，业被双玉一剑挥为两段，因是首尾夹攻，头刚调转，剑已斫下，嘶的一声，连头带尺许长一段蛇身，已由二人身旁，贴着草皮，斜窜出去。等到二人，用刀剑贴着里圈，将两圈蛇身挑断，双玉小腿，虽未破皮，业已有些疼痛，皮色也现出一圈青痕。路清见状，越发愁急，二人由逃难起，早已互相扶抱，为防邻近蛇窟，再三劝说，将双玉捧抱起来，抢出一段。见无动静，匆匆放落，取出药囊，将伤处敷好，裤褪已被逆鳞刺破。正劝双玉，如不肯换，怎么也将那条裤腿剪断。免有余毒。双玉见他忧急关心之状。笑说："傻子，我们共总这几件衣服，哪再经得起糟蹋，破了好补，爹爹药甚灵效。就是有毒，也不妨事，何苦为了一点裂口，丢掉一条裤子。那虽是条毒蛇，我看它那身上皮鳞，毒决不重。否则，药敷上去，不会好得这快。相隔这远，你看看去，我看你也是勉强挣扎，该死不得活，来路这面树林，始终不曾燃烧，越往前红光反映越淡。我们逆风而进，看神气，决不曾烧到这里。我们大概走了一整天，不曾停过，还是歇上一会再走。"

路清此时，心乱如麻，再往前走，既恐双玉支持不住，无意中又被蛇扫了一下，增加苦难，不易前行。不走又恐变风发火，端的去留两难。双玉又在连声催促，忽然想起，来路左近，曾发现大片透光之处，还有好些大小裂口，天却暗

了下来。自己沿途不曾跌倒，何不让双玉坐上片刻，援往枯树顶上，查看形势，再作打算。同时也可查看那蛇皮鳞，是否有毒，走近一看，那蛇乃是一条过山青，奇毒无比，并还凶狡已极，饥饿时节，无论人兽，决不放过，知其毒在头上，和前半身脊梁上的一条逆鳞硬刺，且喜方才不曾被咬中。否则，就有灵药，也极讨厌。心方暗幸，忽然听出隐隐雷鸣之声，先还当是一直不曾停歇的火山爆发，喷火之声，正在侧耳静听，向空仰望，猛瞥见暗云中，金蛇乱闪，雷电交鸣，天又闷热异常，身上早已湿透，知将变天。转眼便有倾盆大雨，心中一喜，因这一带，陂陀起伏，林木高低相间，上面树幕相结之处，本来较稀，便在平日，也有天光透下，经过一场地震，到处都有大片天光透下。惟恐狂风暴雨，突然发作，饥疲之余，再遇大水，想择一个树幕较密的高地，避雨休息，忙往回路飞驰，天早入夜，上面虽有红光反映，林中光景，已转昏暗，尤其是那天光稀少之处，不是练就目力，已难分辨。方想转眼之间，怎么黑了起来，眼前倏地一亮，满空数十百道金线，乱闪乱窜中，瞥见左侧，竟有一座小山，心又一喜，人也赶到双玉面前，刚刚数说经过，伸手想把人捧起，去往小山之上休息饮食，猛听惊天动地一声大震，大片林木上的枝干，纷纷折断，飞落如雨，地底也起了大震。脚底一飘，身子一歪，骤出意外，双玉坐在一块山石之上，心慌情急，再用力一拉，二人全都立足不稳，滚跌地上，几乎震昏过去。跟着霹雳连声，风雨交作，狂风暴雨，挟着排山倒海之势，倾盆而下。二人总算便宜，未被那些断落的树干打中，最近的一株巨干，相去人头不过三尺。如非被旁边一株矮树挡住，双玉首当其冲，也是难免。二人惊魂乍定，地震之势，也是停止。只听雷声隆隆。

风狂雨骤，宛如海涛怒涌，虽甚惊人，仗着生长蛮荒，这类豪雨，见惯无奇。同时听出来路，轰轰喷火之声，似已停止。料知地震已过，林中大火，已被大雨扑灭，甚而地火也都喷完，再遇上这场大雨，也许连余火残焰，都被消灭。否则，此时风向已转，怎么也能听出一点声音，估计大难已过，心定了许多，起身一看，立处地势，虽然较高，相隔不远，业已水深尺许，正在由高就下，绕坡而流，那由树幕上面空隙中，流下的雨水，东一条，西一条，满林皆是。大小瀑布，多得不可数计。身上也是水泥狼藉，湿污了好几处，电光闪过，神情狼狈已极，整片森林，均被雷电风雨笼罩，不是二人胆大，又是以前见到过的人，当此千百里方圆，杳无人迹的黑森林内，大难之后，深夜荒山，见此猛恶恐怖的风雷暴雨之势，吓也把他吓死。

等到二人互相扶抱，冒着林隙瀑布一般的雨绳，由黑暗中勉强抢到小山顶上，寻见避雨之处，再往下一看，目光到处，下面低地，均被雨水组成纵横交错，一条条的网形白练，在暗影中闪动。有时一道电光，由空隙透下，照得林中雪亮，映在那些水影上面，更象无数大小银蛇，交织冲突，互相分合，穿林而驰，其急如飞，冲在山石树根之上，便激起一蓬蓬的水花，吃电光一照，银雪也似，顿成从来未有之奇景。双玉刚说得这真好看四字，忽然想起大难已过，姊姊逃的一面，不知是何光景，他虽智勇双全，心志强毅，向不怕什辛苦艰难，人更机警，到底孤身一人，不比我还有一个知心同伴，分劳共苦，互相扶持。她真危险已极，能否出死入生。将来姊妹重逢，实是渺茫之事。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喊得一声姊姊，放声大哭，几乎急晕过去。

路清也是一样伤心，勉强婉言相劝，好容易才将双玉劝

住，进了一点饮食，人早疲极，二人经此患难，情爱越深。本是夫妻，早就无什拘束，吃完商量森林之中，虽无日夜之分，这等狂风暴雨，满林积水，终是讨厌。前途地势已低，人又累了一整天，还受过两次伤，也不好走。再往前去，不知能否发现天光，连方向都不知道，如何走法。与其冒失乱闯，不如就在当地，养足精神，候到天明雨住，就着透光之处，援上树顶，查看形势。只要看出飞泉崖和馒头山火口旧址，便可查明途向，往落魂崖进发，也许还能望见双珠踪迹，更是幸事，免得走到暗无天日之地，想到援上树顶，既办不到，就能援到顶上，一眼望过，都是这绵延不断的树海，直到天边，也看不出个道理。二人均觉来路所行，地势逐渐高起，方才这一带，已往下降，林木又稀，不是岭脊，也是山顶，正好远望，越想越有理，就在当地树下草地上卧倒。因那千年古木，易为雷火所伤，又将兵器放开，将刀剑插在地上，然后背抵背，枕着外包油布的包袱，一同卧倒。

二人到底疲倦太甚，心虽忧急双珠安危，谈了一阵，也就昏沉睡去。梦中闻得左近山鸟飞鸣，左近山脚，似有响动，双玉猛想起森林之中野宿，何等危险，虽说地震之后，林中生物早已逃窜，昨夜忘了火山离开已远，就许入了蛇兽潜伏之区，如何这样大意。心中一惊，忙即睁眼，未等起身，瞥见路清已先纵起，刚看出天已大亮，刚升起来的朝阳，由林隙中射进，照得林中明暗相间，绿阴阴的，到处都是飞瀑流泉，水流甚急，只不似昨夜那样声势猛恶。林木经雨，是望得见的地方，全都一片清新，苍翠如沐，山下透光之地，原有几处小树，昨夜不曾见到，这时上面聚着十几只不知名的山鸟，剔羽梳翎，飞鸣上下，穿梭也似。树上并还开着不

少花朵，地震之后，纷纷坠落，树下落花狼藉，碧草如茵，树上却有许多花朵，含苞欲放，连那已开半开的，分外显得鲜艳，景物清丽已极。比起昨夜，惊天动地之势，仿佛换了一个世界。四外仍是静悄悄的，只有水流花放，乔木深秀，并无人迹，方以为先闻响动，乃路清所发，忽然看出路清面带惊疑之容，似要往下走去，欲行又止。心中一动，方要询问，路清已先说道："这事真怪，方才我在梦中，曾听两人在山下说话，惊醒转来，还当是梦，忽然瞥见前途林隙中，接连两条人影一闪，那等服装从未见过。但又不象平日所见蛮苗野人那样半身赤裸，仿佛和岳父所说前朝人的打扮一样，看年纪也必不大，想要追去，这两人走得甚快，业已隐入前面暗影之中。从无人迹的黑森林，怎有汉人踪迹。如是隐藏林内的野人，也还罢了。这两人非但装束决非野人，梦中所闻，也是汉语，可惜刚刚醒转，不曾听清，我因玉妹，昨日劳累，身上的伤，不知是否全愈，不敢丢你在此，前往追赶，又见我们的东西都在，无一失去，来人不似怀有恶意。再说，那等快法，和路径之熟，也决追他不上。这等地方，会有我们的人，岂非奇迹！说时，双玉仔细一看，果然东西都在，身前不远山石上，还留有几个脚印，再一抬头，越发惊奇。

原来相隔两三丈一株大树上面，挂着两个大小包裹，大的正是来时所带悬床皮袋，小的乃是一袋干粮和一些腌肉。这还不奇。最奇是，那树又粗又高，树身坚厚，纹理细密，树干最低的，离地也五六尺。来人似防取时艰难，竟用一根粗约两寸，长约三尺，新折断的树枝，不用刀斧，硬插在离地六七尺的大树里面，拔都不易拔出。路清越看越怪，用力拔下一看，所钉树穴，深达一尺以上。这么坚固的树身，另

外一头，还是秃的，并不尖锐，外面又无刀凿形迹，不知怎会被他硬插进去，并还这样深法，俱都惊奇不已。

双玉想了一想，笑说："此事实在奇怪，这里地理，我们虽然不知，前夜睡前，听同行壮士口气，由飞泉崖到落魂崖高岗之下，只一天多路程。我们初上路时，曾经照着风向，左右乱窜，走的并非直路，这里怎会有什汉人足迹，我先当是那两位姓木的异人。后来一想，来人如是这两个老前辈，应该一男一女，不应照你所说那样年轻。就算是他徒弟，原近情理，但他既知这两个皮袋，是我们的东西，并代送来，应当要通知。此时天已大亮，理应将人喊醒，至少也应谈上几句，如何不告而去？你醒来见他刚走，想必他已见你起身，怎连头都不回？这等行径，实在难测。看爹爹那封来信，好似木里戛和野人烈凡都之事，楠木林这两位老前辈全都知道。见面不交一言，各自走去，断无此理。爹爹常说，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我们此时，比前两天，艰难得多。同行八十壮士，不知死活，连个领路的人都没有。姊姊吉凶存亡，也不知道，此去前途，满布危机，丝毫大意不得，这些东西，全用得着，只不遇见非常之事，带他上路，也不为难。不过，我们应该往那一方走呢？"路清见她经过一夜安眠，精神业已恢复许多，伤也全愈，心颇喜慰。答说："照理应该朝那两人追去，至不济他们也住在这里，便楠木林两位异人他不知道，地方定必晓得。不过此事还有可疑：第一，梦中所闻，虽未听清，内有一人，似在发怒，朝另外的人喝骂，好象不止一人。醒来虽见两人，在前飞驰，始终头都未回，仿佛有什急事，或是有什追逐，由附近路过，并不一定是由山上下去。醒前又曾听到一声从未听到过的惨嗥声，并有许多人在这两人去路一面，骚动吼啸，隐隐传来，相隔已

远。耳听已无声息。此时想起，可疑之处甚多，不止一点，你方才说得对，如是那位异人门下，休说知我根底，便是无心相遇，见我们两个出死入生的自家人，野宿在此，必生同情，怎会不顾而去？如我料得不差，这两个皮袋，也许并非有意留与我们。另外还有原因，事情难料，万一是两起人，正在争斗追逐，去路又与我们相反，冒失追上，休说急切间，难分敌友，一个不巧，便要铸错吃亏，两大之间，也不好处。他们生长森林之中，常起争斗，循环报复，向不怕死，杀人更如儿戏，我们寻常游山，管点闲事，也还不去管他，此时身有要事，大姊不知吉凶，岳父被困贼巢，既要除害，又要救人，在两位老前辈，未寻到以前，自顾尚且艰难，如何多生枝节。依我心意，连这两个皮袋，都不去动他的才好呢！”双玉笑说：“这东西明是我们所有，就他地震时得去，我们取回，无人在此，也和他拾来一样，取之无愧，何况这两件东西，均系长途森林所用，带在身旁，要少许多顾虑，悬床夜来，可以安眠，免受野人猛兽危害。我们干粮带得不多，昨日途中，除却两株不知名的山果而外，并未发现过一点食物，我们途径不熟，又经地震，形势已变，休说将路走迷，便是中途，有什阻隔，或是绕远，多走几天，饮食先就艰难，好容易失而复得，如何可以弃去。就是他们寻来，讲理便罢，如其恃强来夺，与他一拚，均非所计，天下事哪怕得了许多呢！”

路清一想，也觉经过昨日灾变，估计临近火山一带，野兽生物，多半绝迹，又无山粮，可以采掘，水还不甚难找，路上如缺食物，连想打猎，都办不到。有这一袋干粮，放心得多。想了想，便照昨夜原计，援往树顶，仔细查看。虽是由高望下，到底相隔火山太远，飞泉崖一带大片陆沉，休说

已经变迁，不是原样；便是平常，隔着这六七十里的树海，也看不出。双玉担心乃妹安危，心中愁急，也援到上面，一同眺望了一阵，经过一场场大雨，连火口残烟，和那大片燃烧过的树木，都看不到一点影迹。想起昨日途中，曾经改道，沿途曾见许多震裂的地穴树缝，怎么也能看出一点形迹。先还以为偏在侧面，也许错了方向。后来除昨日去路外，那一面俱都看到，一眼望过去，都是密层层的树海，休说火山断崖，连远一点的树缝，都未发现，近处却有不少，偏生四面都有。连去的一面，也现出两三处，都是稍为一远，便看不出。中间还有隔断之处，才知无望，商量了一阵，无计可施。只得仍打着走一段是一段的主意，姑且朝方才两人去路寻去。寻到了人不问是何来历，多少总有一点法想。那两个再要真是汉人，就非善良，也有一点商量，为防那两个皮袋生事，并还费了心思，将其改装，翻将过来，准备停当，又将干粮，取出吃饱，方始上路。前途难走已极，但比昨日，又是不同。地势本就高低不平，比起来路，还要崎岖。又多荆棘灌木阻路，不是二人一身轻功，有的地方，简直难于飞渡，光景更比来路昏黑，透光之处极少。只比由莱花峒初上路那两天，林中暗如深夜，要强一点，多少还能分出一点路迹。大雨之后，到处积满雨水，污泥腐叶，往往深达丈许，端的步步皆险，稍不留神，以二人的功力，虽不一定失足灭顶，陷落下去，受伤遇险，决所难免。

二人原意路清所见那两个身穿前朝衣冠的人，年纪不大，仿佛一男一女，不似山中野人苗猓，所说既似汉语，彼此便能通词解意，所遇如是汉人，不论善恶，均有商量，便是山中隐伏的野人，身边包裹内，带有不少他们喜爱应用之物，也可用以结交。如其途向已迷，无人引路，不问走远走

近，将人寻到，终是好事。反正乱闯，起身时节，也未照着昨日所走直路，便朝今早两人所行途向，跟踪赶去，先还疑心那皮袋，如是对方遗留，必要來取，前途多半能够遇上。路清为防万一，又见双玉，人已复原，特意削了一根树干，取出内中干粮，分放在原带粮袋之中，再将那两个皮袋，轻重弄匀，挑向肩上，手持灯筒，一路查看，往前进发。谁知满地水泥中，开头还能看出影约约几点脚印。及至走出不远，经过一片干地，由此向前，便看不到一点人踪，中间曾疑将路走错，重又赶回原路，再往两旁搜索，仍无影迹，心方不解，等到越过一列高岗，下到平地暗林之中，忽然发现，当地林木最密，暗如深夜，树均好几抱粗细的千百年以上古木，平地拔起，直上十来丈，始见枝叶，由此往上，便结为一片密不通风的树幕。昨夜大雨，竟未透下，只稀落落靠近树根，聚着几堆雨水，还有顺着树干流下来的积溜，一条条白线也似，在暗影中闪动放光，林中行列虽稀，有水之处，却是极少。就有，也都渗透在那积叶沙土之中。方说，这一带与来路不同，沙多土少，并有极厚落叶，所以地势虽低，并不积水，附近也许还有山泉。双玉自从走往暗处，便将灯筒要过，手持宝剑，抢往前面查探，两下相隔，约有丈许，本是低声谈论，边说边走。忽在前面惊呼："清哥快来，你看这里，怎有这多脚印！"路清连忙赶过一看，原来前途地上，脚印甚多，并还又粗又长，五指毕现，一望而知，是那些终身赤脚，脚底业已生满厚皮，有那野蛮一点的，甚而从小练起，用火烧过，故意涂上松香树油的苗僵野人足迹，由当地起，非但满林皆是，接连不断，地上并还发现出两摊血迹，和皮骨烧焦的臭味，知道业已走往野人栖息的巢穴之中。

二人平日，常听符南洲指教，深知森林中苗儸野人的风俗习惯，一见脚印和树干上，石斧石矛斫刺之迹，便知这般野人，凶猛非常，人数又多，决不好惹。心想，自己共只两人，虽说见了他们，探路比较有望，照此情势，对方人多凶猛，一个言语不通，稍为发生误会，休想活命。人不能永远不眠不休，何况这等暗无天日，危机密布，无论东冲西突，多少天都走不出的黑森林，地理又不知道，只一为敌，这般从不怕死，专讲前仆后继的野人，不说群起夹攻，只要暗卜跟上几个，便是凶多吉少，被他擒住，身受尤为残酷，有的还要生吃活人，端的可怕已极。不禁心生恐怖，越想越寒。路清老是关心心上人的安危，更是情虚胆怯，忙将双玉拉住，隐去火光，悄声嘱咐，不令开口，准备退往原路，商计停当，再往前进，因往前面，走了一段，越想越可虑，决计后退，一时疏忽心慌，退得略偏，未走回路，烛光只照脚底，又不敢四面乱照，还未退到透光之处，方觉不是来路，且喜遥望归途，已有天光漏下，现出白影，心方暗幸，不会被那野人看破。路清挑担在前，见双玉一人，持剑断后，惟恐受了暗算，老不放心，不时偏头回顾，不会留意退路一面，走着走着，耳听双玉一声低喝，手指前面，心慌意乱中，也未看清，料是前面来了敌人，忙即回头向前，往旁一纵，身还不曾纵起一半，头上已挨了一下，慌不迭把所挑的担一掼，伸手拔刀，便要迎敌。双玉已忍不住笑了起来，路清觉着头上，打得不重，面前还有大团白影，打秋千一样，往来乱晃，定睛一看，原来树上，挂着一个大皮袋，并非敌人，又是同来壮士，所带悬床，并还两个扎在一起。内里放着一些途中所用零物，但比今早所见，污秽得多，上面泥污狼藉，并有两处残破，仿佛地震初起时，震向空中，落

将下来，被树枝石块划破，悬床也有一副，碎裂了好些，不经缝补，已不能用。不像今早所见，完整如新。暗忖，一路行来，一整天不会停步，少说也有七、八十里，就算森林阻隔，沿途几次绕越，至少当有五十里一条直径，还不算今早走这一段，这些悬床粮袋，明是莱花峒起身时，所带之物，全都认得。常听人说，地震猛烈时，往往能将人物，震出数十百里之外，最奇是，有的固是惨死，凶多吉少，内中也有侥幸脱身，保得性命的，身上连伤都没有。这类传说甚多，并还见于公私记载，传为奇迹，但那都在城市旷野之中。像这方圆千里的森林树海，震出多远，并不稀奇。可是上面隔有极厚树幕，除却随同地面陆沉，怎能穿透下来，保持原样。末了一袋，还有一点污损，先那两袋，非但完整无缺，连内里的食物，均未毁损，岂非奇事。看神气，这前后三袋东西，分明都是这般野人所挂无疑。他们见我二人，睡在那里，就不暗中加害，照他们那样凶野多疑，也必将人绑起，怎会不曾惊动？正在相对奇怪，双玉忽然惊道："此事不近情理，莫要梦中所闻，并非汉语，或是这般野人，无意中发现皮袋，由树幕裂口中飞落，刚刚挂向小山顶上，准备吃那袋中食物，忽又发生地震，将他吓跑了吧，昨日黄昏时节，原曾发生过两次地震，不久便是狂风暴雨。我们在下面，等了些时，才把心神定住，抢往山上，彼时光景黑暗，饥疲交加，以为林中生物，均已逃光，到了上面，人便安歇，始终不会仔细查看，醒来才见两个皮袋，挂在左近树下暗影之中，如非心生疑虑，便先两个皮袋，也许疏忽过去，就此起身，都不一定。大半末次地震时，山上正聚着几个野人，我们到前，业已惊退，一直不曾回来。你所见那两人，跑得那急，不是别处绕来，由当地经过，还未发现我们，便

是看出山上，卧有两人，因我们形貌打扮，均与常见不同，他们从未见过，又当地震之后，形势危险，以为安然到此决不可能，因而疑神疑鬼，又见人已快醒，慌不迭转身逃去，前往报信，如我所料不差，事情却是可虑呢？”话未说完，路清也被提醒，更加愁急，本来用不了那许多，照着预料，又多凶险，不等说完，便拉了双玉，往回退走，那皮袋也未取下，走出一段，见无动静，再寻一隐僻的大树围后面，先把所带东西藏起，然后掩向一旁，低声商计，方觉进退两难，依了路清，打算东西不带，孤身一人，掩往前途，探看明了虚实，再作计较。双玉知他，关心自己太甚，老不放心，争论了两句，故意气道：“你怎这样看不起人，你当我姊妹，是寻常女子，没有男人一路，便寸步难行么？这时大姊不在这里，如被晓得，不骂你一顿才怪，休说你我患难夫妻，理应同舟共济，生死祸福，都要一路，便为本身利害着想，人单势孤，多上一个得力帮手，难易安危，要差多少，何况这等蛮荒异域，暗无天日的黑森林中，休说孤身遇险，一不小心，将路走迷，彼此都是凶多吉少，多受艰危之外，还要添上许多悲苦愁急。再往不好的想，你因怕我犯险，孤身前往，一个不巧，被那野人擒去，我姊妹的脾气，你所深知，久等不来，岂肯罢休。再说，后退也是无路，势必前往查探，稍有不测，便非拚命不可。本来二人合力，可以平安，偏要分开，自找苦吃，还使彼此增加忧疑，提心吊胆，何苦来呢，如非我深知你的为人，我们又已正了名分，不久便要完婚的话。要在以前，你初向我求爱时，有此举动，我还当你和赵乙一样呢。他向姊姊求爱，一面假装老实，一面又想尽心思，百计讨好。我姊姊人最磊落光明，和谁都好，不像我还要分辨远近，有点娃儿脾气，以为人也和他一样，至

今多半还许不曾看出，我却旁观者清，实在好笑。这类自
没有男子气节，却把心爱的人，当成废物，仿佛一朵鲜花，
许他一人，亲热保护，别人看都看不得，平日却又做出许多
态的男子，真叫讨厌已极。我虽知姊姊晓得，定必不快，
因此是各人心愿之事，听爹爹说，大城镇中的男子，比这
更加讨厌十倍，比较起来，赵乙还是好的。好在我姊姊，
是没有主意的人，所以不曾说破，你这类行为，不论真假
我都不愿意，我决不冤枉你和赵乙一样装腔，你也不会
我，实在关心太切，反而心慌意乱。但我不喜胆怯的人，
要多说，我就不理你了。”

路清原是顾虑太多，看出危机将临，心神无主，此时
既不可，退又不能，打算在当地等上一会，静以观变，所
如中，少时必可看出一点形迹，以便相机应付，省得又走
头路，再如寻不到人，无法觅路，反正森林中的野人，多
是这神气。他们虽然十九性情凶野，猛恶多疑，本性俱都
真诚朴，只要上来，将他疑心去掉，非但无事，还可得他
助，同时想起烈凡都，也是一个野人的酋长，就许误打
撞，与之相遇，他们同在森林之中生长，虽非同族，多少
可问出一点虚实，不过无人引见，双方言语不通，开头
见，却是危险已极，只顾盘算，竟将符南洲来信所说，未
楠木林问明以前，不可随便泄露烈凡都之事，忘了一个干净
本是心烦意乱，拿不定主意，及听双玉一说，忽然想起，
小江楼起身时，赵乙带病起身相送，以及背了双珠姊妹，
说之言，再一回忆以前所发生的对方言行，心中一动，
正暂时无路可走，便把双玉，拉向树根之上并坐，低声
道：“我先不曾留意，你怎知道赵乙爱着大姊？”双玉
道：“你和大姊，都是傻子，从来不以小人之心待人，但

我不过，这还用说么！可笑赵乙，真个不知进退，也不
想他那为人，我们姊妹，虽然无贫富之见，也从没说过不
人的话，男女相爱，原是常情。像他那样，自己畏难偷
不做得叫人佩服，只想卖弄鬼聪明，当面殷勤，专向我
来讨好的假人，先就叫人看他不起。何况姊姊那么聪明绝
的好人，你看他平日对人，都是好到极点，既不怕脏，又
怕累，更没有一点私心，实是一种博爱之念。她认为一个
人，固应与之亲近，低一等的，也应加以劝导。便是恶
只非丧心病狂，均应设法感化，引其归善，所以老是一
看待，从未轻视。真要叫她嫁人，却非合她心意不可。别的
说，第一是要心性纯正而有热情，将来能够帮她做番事
。第二是要男女相等，志同道合，各把全副心力，用在事
上面，在这种生活中，增加她的情爱。像赵乙那样卑鄙自
，而又无能，平日肯对她好，全是舍短取长，觉着我父女
医，田园的事，全都仗他出力，只管有福同享。爹爹一面
收获所得，与之平分，一面却将那些有钱病人所赠银米，
人平分，他虽不在小江楼相助，照样也得一份，连他本身
有，积蓄起来，以作将来成家立业之用，当他自家人一
，比起别家佃户长工，真有天渊之别。到底人家，出了力
，一个人住在万花谷，也太寂寞，为此每隔些日，必叫田
哥和你，代他耕作，将他喊往小江楼，聚上半日，每月三
犒劳，从不使他脱空，遇到农闲之时，仗着谷中乡邻，和
父女都好，出来门都可以不关，更是三天两头，守在小江
，不肯离开，就这样爹爹和我姊姊，还觉一人耕来三人
。虽然我父女行医，十九救人，不为钱财，本身无暇耕
，非要有人代耕不可，但他无形中，也算帮助我们行医，
得也并不少。爹爹头一个心中不安，样样厚待，可是他那为

人，和爱取巧讨好的脾气，姊姊怎么也能看出两分，如何会肯嫁他，这都不说，最可笑是，上来因看出我姊姊，外和内刚，只管对人谦和，自有一种正气，使人乐于接近，却又不敢丝毫轻侮，居然妄想向我求爱，刚借抽空习武为由，向我表示了两次，我素来口直心快，马上当面发落，借话警告。跟着，我便和你订婚，他见无望，这才转向姊姊一人下手。那献媚讨好的丑态，也不知做了多少。即以这次而论，他虽受伤，并不甚重，我家伤药，你当知道他的灵效，比他最重的病人，也该早好。为想在小江楼，多住两日，就便和我姊妹，常日相见，故意装得寸步难行，听爹爹口气，本已知道。只为喜逸恶劳，人之常情，年轻人谁不喜欢热闹，也就听之。跟着仇敌发难，竟将爹爹诱迫了去，我姊妹三人，便同起身。他见姊姊要走，装病卧床，不能多见，实在忍不住，才假装负痛，起来相助，表面是献殷勤，目光却钉在我姊姊一人身上，说了许多好听的话。这时，姊姊一心在办正事，她虽机警聪明，寻常对人，决不像我多心，又当危难之际，当然不曾留意，我却看了一个清楚。心想：你如真个对我父女忠心，爹爹和你亲如父子，遭此非常之变，人又被贼擒去，生死安危，尚在难测，我姊妹无论如何，尚未失陷，为何对我爹爹毫不关心。只初得信时，假装激烈，乱吵了几句。彼时，众人虽都悲愤，谁能不曾放声痛哭，只他一人放声哭喊，仿佛要和仇敌拚命神气，所说都是咒骂的话，没有一句可以合用。这还可说，本身无能，不能怪他。可是我姊妹，刚一离开，人便收风。跟着，便装伤痛，连茶水都要别人代拿，隔了一会，见我姊妹不曾进去，忽又爬起，假装挣扎相助。因我姊姊，爱吃熏腊，再三和你说好话，要将那几条腊腿，与我姊妹带走。口口声声，都关切我姊姊一人的衣

食起居，安危险阻。休说你平日，那样帮他，自称当你同胞兄长，便我也是一样的人，他心慌意乱中，本相毕露，除走时才说上几句敷衍话外，几乎不曾再提一字。便是最关重要的爹爹，他也仿佛忘记有此一人，也不想我们此去，为了何事，简直与之不大相干。果真和我老少四人一条心，那有这样情理？中间又向我们，再三打听途向走法，表示他对姊姊爱到极点，没有此人，便不能活命。只等他病一好，马上便要拚性命追来神气。你说这样自私的人，姊姊怎看得上呢？”路清想了一想，答道：“此话还不尽然，我已想起，赵乙对于大姊，确是可疑，像姊姊那样女中英雄，只是年轻男子，稍为自信，不渐形秽的，也必不舍放过。何况近水楼台，双方均未婚嫁，向其求爱，原是人情。就因为色所迷，一心专注，做得过份了些，也不能算是他的过恶。不过照我临走所见，话真难说。只恐随后跟来，大有可能呢。”

第三十四章　繁花明远树天开
奇境喜谒幽人

双玉原认定赵乙决无这等胆力，敢于随后跟来。再说，事实上也办不到。及听路清一说，老大不以为然，方答：“我看不会，就他这半年来，勉强学去的那点武功，这么危险的黑森林，如何通行。何况又是孤身一人。”忽听左近似有响动，声虽轻微，仿佛甚乱，二人藏身之处，三面都是好几抱的巨木，骈生环绕，当中空出大半环两丈方圆的地面。树下立着两块一人来高的怪石，还有一段树根伸出地上，恰巧

横在山石之后，人便坐在上面，皮袋更藏在斜对面树腹之中。缺口一带，却是一片草地，约有半人多高。如有敌人经过，决看不出内里藏得有人。其他三面除来路外，离开树围，不过三丈，均是丛林密莽，无法通行。即便敌人寻来，不等近前，已早警觉。缺口前面十余丈，上面树幕，还坍塌了一大片。阳光下照，由内望外，看得毕真。树幕中心藏伏之处，虽较黑暗，仗着练就目力，又在森林中，走了几天，业已看惯，比较起来，已算是极好所在。不用灯火，彼此动静，也能看出。为防万一，又恐树上和左近灌木丛草中，伏有蛇虫之类，事前曾经仔细搜索，看出当地，实是绝好藏身之所。以前决无人迹往来。否则，缺口外面的草，不会那么整齐，余下两面，又是无路可通。就有野人，由左近经过，也必在那透光之处，一片浅草和沙石地里，只要来的人数不多，窥探出他的习性，便可现身上前，与之相见。忽听周围有了动静，心中一惊，忙即起立，手握宝剑，探头往外一看，面前果然来了一个身材高大，貌相狞恶的野人，已快走近缺口，前后约有十七八个，相隔不过三、四丈左右。眼看涌到，料知不妙，仗着事前防到，留有两条退路，均在身侧骈生的树缝之中。内中一处，虽然较宽，但要纵身而上，方能越过，离地约有丈许。又见来的那伙野人，虽然刀矛并举，似还不曾晓得内里有人，能不惊动，自然更妙。路清心想，野人太多，急切间也许不可理喻，打算借着山石隐僻，掩往另一个较仄的树缝中，侧身而过，由此出去，贴着丛莽边界，施展轻功，一路飞驰，便可逃往小山一带，虽然也是一条难走的路，并有许多顾虑，缓过一步，终较稳妥。谁知目光到处，侧面暗影中，已现出许多刀矛影子，料被野人看破，暗道不好。人困里面，野人刀矛梭镖，又极利害，被他

包围，掷将进来，如何能当。忙将双玉一推，同往身侧不远的高树缝中，纵将上去。路清在后，百忙中刚看出缺口外面的野人，停步不进，业已发现自己。忽听双玉，呼喝之声，心里一急，连忙纵将上去一看，这一面的野人，来得更多。同时，瞥见前途漏光之处，还有许多野人，都是刀矛并举，悄没声潮涌而来。分明四面均被包围，这一惊真非小可。树缝深达七八尺，人在上面，进退无路。二人全都情急，双玉见野人来势猛恶，单眼前见到的，已有八、九十。另外两面黑暗影里，还不知有多少。最难是双方言语不通，骤出意料，端的软也不好，硬也不好。软了被人看轻，稍有失闪，固是凶多吉少；如其动手，又难免于伤亡，一经成仇，追踪不舍，无论逃到哪里，总有筋疲力竭之时。稍一疏忽，便遭惨杀。就不动手，一有误会，便难分解。心里一急，忽然想起，前在花蓝家，月下舞剑示威之事。猛生急智，意欲上来先将对方镇住，再与讲理。

恰巧这一面，虽是森林当顶，上面结有极厚的树幕，因是前侧两面，相隔不远，均有透光所在。由黑地里走向明处，比较清楚，树的行列，又比其他两面较稀，野人来路附近，更有七八丈方圆一片空地，时机瞬息，危险万分，不顾再与路清商量，也不知野人是否通晓所说苗语。口中大喝："你们不许妄动！我非敌人，还有要紧话问。"说时迟，那时快，话未说完，人已施展轻功，抢往树缝外面，到了边上，身子微微往上一起，纵高了两、三尺。紧跟着双脚并拢，横转过来，照准右侧骈生的树干上面猛力一登，人便和箭一般，向上斜飞出去三、四丈高远，接连越过好几十个野人，再就空中一个转折，随手把宝剑，舞起一道寒光，腰间弩筒，就势拔出，由一个黄鹄摩空，变为鱼鹰入水，调头往下纵落，

脚上头下离地丈许，再将手中宝剑，舞起一片剑花。人也轻盈盈落向地上。路清见她一言不发，突然纵起，不及拦阻，心里一急，惟恐受到野人包围，寡不敌众，也忙跟踪，随同纵去。二人一先一后，相差不过丈许光景，身还不曾落地，耳听众声吼啸，心中一惊，疑是野人就要合围抢上，方觉不妙。百忙中，瞥见众野人，多一半吓得往后倒退，相隔较远的，全将手中刀矛，一同挥舞，一齐吼啸起来。后退的野人，退了几步，也是如此，方觉不像动手为敌，仿佛欢啸神气。耳听远远转来清啸之声，好似那里听过。还未听真，人已相继落地。再看众野人忽然肃静无声，人却不进不退，立在当地。另外两面的野人，也都蜂拥而来，做一圈，将二人围在当中。相隔最近的，也有两丈。四外大树间的空隙，均被填满。只管花面狰狞，形态猛恶，两三百对凶睛，一齐注定在自己的身上，握紧刀矛，作出应敌之势，但无一人近前。路清初次身经，还在惊疑。双玉从小便听父亲说过，见此形势，就是对方，怀有敌意，只不当时动手，便有商量，心便定了许多。忙将宝剑还匣，一面暗告路清留意。一面朝着那群野人，把手一拍，表示没有敌意。再将平日所会的蛮苗夷儸的言语，连生带熟说了出来。说完不得回音，又换一种，大意是说：此来作客，寻访两人，决不久在当地停留，不会抢夺他的牲畜子女，做他不愿的事。并还能够医病，要对方推出一个酋长，或是通晓语言的人出来。细谈来意，如蒙相助，彼此都好。还有一点小礼物，送他酋长等语。哪知连说了好几遍，把平日所学的各族语言，全都说完，对方老是呆立不动，非但没有回音，泥塑木雕也似，丝毫表情都无。

路清在旁，见野人越来越多，最妙是后来的人，面都未见，也未往前探头张望，只立在前面一圈人的身后，由此不

着不动。不消片刻，便围成一圈又紧又密的人城。除却树，便是人，更不见丝毫空隙。脸上全都画得花花绿绿，凶丑怖人。因其从小生长森林之中，习于劳苦，终年与毒蛇猛兽，寒暑险阻搏斗，一个个都是筋骨健强，身轻力大，形态威猛，比同来八十壮士，仿佛还要强健多力。这多的人，四面包围过来，凭自己的耳目，事前竟会不知，直到近前，方始警觉到极轻微的声息，一望而知不是易与，如此越来越多，不进不退，心疑林中野人，都有奇怪风俗，必是他那头领，还没有来，想等人到以后，请命处置。看他这样戒备森严，多半把人当作网中之鱼，决不像有好意。最着急是，爱妻想尽方法，口说手比，对方老是那么形貌冷酷，丝毫不加理睬，如有商量，怎会这等神气！惊险紧张头上，非但把方才啸声忘记，反而越想越觉可虑。见双玉方法，业已想尽，终无应声，有心往前，试他一试，无论怎么逼近，对方始终一步不让，也不动手，看样子决不会把路让开，放人过去。如其硬冲，又恐本来无事，激出变故，左右两难，正和双玉低声商计，如其酋长到来，发现危机，仍用前法，施展轻功，声东击西，看准空处，冷不防一翻身，逕由人头上面，飞越过去。及至四外一看，一面来路，尽是密林丛莽阻隔，插翅难飞。另外两面，就这一会，非但人圈，越来越厚，那一面都有不少。并且外围树干上面，也都到处伏有野人。另外那一面都有数十个，往来飞驰，不曾近前，男女老少都有。因是赤脚，又在林中跑惯，端的捷如猿猱，轻得声息皆无，不是隔近，一点也听不出来。断定形势严重，无论走哪一面，都有埋伏。如由人上，飞越过去，休说眼前这一大片，决不放松，便那树上地上，这些野人的刀矛镖弩，也是难当。一时情急，勾动前念，忍不住挺身向前，厉声大

喝："我们来寻凡烈都，如其在此，快些请来相见，否则，也请指点地方。我们决不侵犯你们。"路清苗语，更是有限，为防对方，不能明白，说得颇慢。又因野人，未必通晓，"烈凡都"三字，说得分外有力。平日语声，又极洪亮，这几句话，还未说完，那些恶鬼一般的野人，本和木偶一样，立定不动，闻声忽然起了骚动，纷纷惊顾。有的并在交头接耳，低声急呼，面现惊疑之容。这一来，连双玉都当有了用处。想起烈凡都，乃野人最敬佩的老酋长，刚一说这三字，便有反应，看神气，也许无意之间，将他寻到。心中惊喜，便照平日所闻，野人对所最尊敬的人，所用称呼礼节，二次忙立向前，双手交叉一挥，再将宝剑拔出，朝空一扬，刚大呼得一声烈凡都，路清以为双玉，比他更能明白野人风俗，又见四外野人，互相惊顾骚动神气，也想学样。第二个烈凡都三字，还未出口，忽听一声暴噪，四外野人，纷纷纵起，互相撞挤，抢着狂奔，仿佛有什么大的灾害将临，争先逃命一般往来路驰去。

这些野人，跑起来又是极快，转眼之间，人都逃光。同时看出，人数之多，少说也有二三百个，自己只得两人。这类凶悍无比，遇见仇敌，连死活都不顾的野人，不知何故，听出烈凡都三字，竟会如此胆小害怕，实在不解。路清不由心宽胆大起来，断定对方，如此胆怯，你哪知道，烈凡都必是他们酋长无疑，还想追上前去，令其引路，前往求见。双玉连忙一把抓住，急呼："你去不得！"路清见她面有愁急之容，忙问："何故？"双玉答说："烈凡都如其是他的酋长，至多当我贵客看待，怎会吓得逃走？如非是他最怕的人，便有别的原因。爹爹来信原说，先到楠木林，寻见异人再去，内里必有文章。野人风俗奇特，我们方才，冒冒失失，喊了出来，莫

要无意中，犯了他们大忌，那才糟呢，真要肯当我们是客，如何一听就逃，他们比见了活鬼还要害怕。往好的说，他们就此不敢再见，那是便宜。否则，他那酋长，现还未到，此去也许还要引来强仇大敌，这还是误会到底，怎么分解，都无用处。我们不想方法，往相反一面，赶紧逃走，如何还要追他，自投罗网呢？”路清闻言大惊，越想越觉所说有理。方答：“我虽常听岳父闲谈，相从年浅，所知不多，你说的话，果然可虑。无论如何，我要见人，也应乘他未来以前，打点好了退路，再作计较。我看，别的东西，均在其次，食粮最关紧要。我们先将随身粮袋装满，别的能带则带，不能带，随时在途中丢掉。遇上敌人，还可用作疑兵，将其引上歧路，你看如何？”双玉方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忽听野人去路上，又传来声清啸，比方才近了一些。同时，又听众野人，喧哗骚乱之声，双玉忙道：“他们果然去而复转，还不快逃！”路清忙道：“这啸声似与以前所闻相似，你可听出？”双玉也是想起。方答：“我方才也曾听见，据我意料，决非野人苗猺所发，你今早曾见两个前朝装束的男女汉人走去，所行也是这一面，莫要前面，就是楠木林吧？”路清闻言，心方一动，啸声已由远而近，来势绝快，知道就有敌人寻来，逃已无及，又听出野人喧哗之声，由近而远，与之相反，来人啸声，也只有两个，心想：这啸声许是今早所见两人，去而复转，莫要为我而来？反正无法避免，就往回路逃退，像这类身轻力健，为数又多的野人，早晚必被寻到，转不如对面相见，相机应付，比较有望。互一商量，决计等在当地，掩身窥探，只要来人不多，没有敌意，索性与之明言，省得迟疑不决，老担心事。

刚刚抢往来路旁边，大树之后，探头一看，不禁惊喜交

契。原来前面来的，果是两个汉人，一男一女，本来前朝打扮，想因行路方便，长衣业已撩起，束向腰间，露出半段腿脚，所穿是双藤鞋，步行如飞。自己踪迹，似乎被人发现，啸声已止，相隔数丈，晃眼驰到，二人看出来人，肩上虽然插有宝剑，貌相均极英俊，未到以前，面上先有笑容，脚步也似放慢了些，看年纪，至多也只二十左右，脚程却是快极，忙同迎上前去，刚一对面，来人已先立定，男女两人，同声笑问："二位佳客，是来寻我师父的么？请恕我们，一时荒疏，又因查看火势归来，急于复命，不曾惊醒你们。只听人说，你们要往楠木林，看望家师，有要事相求，并因家师，日内要往别处访友，不知是否见客，而你们所卧小山一带，以前毒蛇猛兽最多，虽被地震惊走，恐其仍恋旧巢，去而复转，附近又有野人部落，惟恐无心相遇，双方言语不通，以致冒犯，不等交谈，便即赶回。方才听说，二位似已受到虚惊，他们原因他那酋长，和我们匆匆相见，命人传言，话未听清，只当叫他搜索来客，遇见将人留住，以免走往别处森林之中迷路，或是走往那有浮沙泥沼之中，遇到危险。双方言语，又不通晓，以致逼得二位，喊出烈凡都三字，几乎发生误会。就这样，他们还是不敢一同来迎，这里不是讲话之所，前面不远，便是通往楠木林的一条险径，就在落魂崖的北面，为了当地，曲折回环，隔着一条绝壑，加以密林丛莽阻隔，不知细底的人，决难通过，但比正面前往，少去许多绕越，和转折之劳，路要近出两三倍。好在这些野人，虽仍将信将疑，只要师父，和那少年酋长一说，便可无事，我已叫他，去往楠木林中等候，我们路上再谈如何！"

二人见那男的，说话最多，滔滔不断，听完谢诺，请问

姓名，边谈边走，才知楠木林异人，乃是两夫妻，男名木难，女名霜娥，这两人一是他的爱女木芸子，一是他得意门人凌汉，隐居山中，已有多年。凌汉和芸子，又是一对小夫妻，刚成婚不久，当日原因馒头山，火山爆发，此事早在二老意料之中，火口震裂之后，知道地火已泄，地震必要停止，同时看出不久就要变天，便命两小夫妻，前往查看。途中发现两个皮袋，先只当是采荒的人，结队入山，无意中遇此灾变，震势猛烈，将所带东西，全部震散，远出数十里外，落向树幕之上。凌氏夫妻，为防万一，本由树幕上面，踏枝飞驰，见这两袋东西，通体完好，并未毁损，觉着有用，同时又想，归途要等野人传话。恰巧旁边，有一裂孔，便纵将下来，先想寻人，代他送将回去。后见人都逃光，随手取了一根树干，将它挂好，二次往前进发。跟着，遇见大雨，正要回转，人已走到火山左近陆沉地面，电光照处，瞥见前面，有一群人，在狼狈飞驰，当中还隔着一条极大的裂缝，深不可测，知道那一伙人，慌不择路，林中地形已变，未必能逃出去。想起这些人，多半空手，就有也是刀矛弓箭之类，不像带有食物，沿途曾见树幕上面，挂着七八个皮袋，有些虽已破碎，没有初见之时，那样完整，内中却有两袋食物，忙即把人分开，仗着师傅本领，一个去往回路寻找。一个追上前去，将其喊住，冒着雷风暴雨，越过裂缝，将人寻到，交回皮袋，果是所失之物。后又问出奉命护送三个汉人，往楠木林，寻找师父，因在地震以前，发现前古龟壳灵药之类，人都离开，地震之后，争先逃命，业已无法回去，估计人已送命，回去峒主也许还要见怪，全都愁急，但已无计可施。凌汉告以这三人，只要不死，便可无虑，随同赶回。因不知这三人的来历，又见飞泉崖一带，正当火山边界，震塌

了一大片，照摆夷所说，十九无幸。偏生这般人，只知来者，两女一男，又说不出个道理，归途想起，还有两个皮袋挂在小山上面，打算顺便取走，并向师父禀告。回到小山，天早大明，刚刚纵落，便见几个野人，掩掩藏藏，往小山这面走来，山上还卧着一男一女，正与摆夷所说相同。知道这群野人，性甚凶悍，近年虽被他师徒制服，像这类从未见过的外人，难免怀有敌意，自己又不知这三人的来历，师父是否肯与相见，恐有误会，引起伤亡，忙即上前喝止。那几个野人，虽因近年对他师徒怀德畏威，并不一定想要伤人，到底看相人家东西，不是好意。见被凌氏夫妇看破，全着了慌，连先拾到的一袋东西，都不顾再拿，吓得如飞逃去。二人看出他们，作贼心虚，也有了气，不顾将人喊醒，忙即追去，迎面遇到大群野人，因在林中，发现一些由裂缝中坠落的食用之物，起了贪心，刚刚大举寻来，被二人迎头喊住。众野人最怕这两小夫妻，又都愚蠢，二人懒得和他多说，只令随同往寻酋长，偏又不曾在彼。又走出一段，刚将野人止住，令在当地等信，不许去往小山一带走动，走出不远，恰巧那少年酋长，得信追来，二人知他，聪明晓事，正说之间，忽然想起当地，以前蛇兽出没，最是危险，惟恐小山上的少年男女，不知途向，为毒蛇猛兽所伤，或是走往落魂崖旁，浮沙泥沼里去，送了性命。便命酋长传令，命众野人，去将二人留住，不令走开，等他见完师父，再定去留。那少年酋长，妻子为毒蛇所咬，刚向木老，求得灵药回去，中途听说二人寻他，重又折转，急于回去，走不几步，恰巧内一野人，为了心虚太甚，逃时跌了一交，凌氏夫妇，恨他平日凶狡，不肯给药，酋长是他兄弟，恰巧路遇，给了点药，命代传话，有许多话，不曾说明。等到酋长，送完了

药走亲，遇见逃回的人，说来人竟是烈凡都所差。因这一群野人，与月儿湖老人阿庞，原是同族。当初为了同室操戈，硬将对方，威逼出去。不料逃的一伙同族，心还不愤，冤苦太甚，早将祖传几件号称附有祖神的遗物，偷偷送去，按照昔年祖神烈凡都预言，本有许多禁忌，依势行凶这一族，人又奸狡凶暴，事后发现许多祖传遗物，全都不见，虽因人太凶狡，无人敢于质问，死时天良发现，却极后悔。这般野人，最是迷信鬼神，死前又得了一种奇病，以为此是祖神降罚，神智昏迷中说了许多呓话。大意附有祖神灵器的遗物，业已飞走，此后所有的人，均须做那逃走人的奴隶，如其不能将这些人请回，子孙决难安宁。偏巧接他位的酋长，又是一个凶人，非但没有照办，反而妄想将逃的人杀光，将那些认为祖传之宝的枯木朽骨，破铜烂铁，强夺回来。不料对方，历尽艰难辛苦，经过二三十年的生聚教训，比逃出时，强大得多，人更多出不少，上来便被对方杀得惨败。由此互相报复了许多年，到老人阿庞，做了酋长，威势越盛，而这一面，始而循环报复，后见每年必败，灾害丛生，人是越来越少。一般老人，想起前言，正在再三哭诉，互相劝告，想要讲和，老人阿庞，因知此是未来大害，非将他制服不可，竟乘其人心离散，胆怯犹疑之际，突然大举而来，总算不曾赶尽杀绝，虽未多伤人命，也不要这般人投降为奴，只将众人最信奉的祖神遗物带去，与众观看，说奉祖神之命而来：第一，此后不许互相报复，并将月儿湖种种规条方法告知，如能学样，将来查看明白，真个悔悟，仍可合而为一。否则，你们虽未正式为奴，业已降顺，再如生心背叛，立时祭告祖神，奉了真灵遗物，来将众人消灭。这般野人，本就情虚胆怯，又经折箭为誓，由此只一听到烈凡都三字，便即心寒胆

落，恍如大祸将临，害怕到了极点。总算相隔太远，老人阿庞，虽恨他们，常向别族抢掠残杀，只顾眼前抢夺，不知树敌结怨，留下后患，更有许多凶残暴虐的风俗，不愿与之合流，心仍想到此是自家同族，如能感化过来，结为一体，岂不甚好。因此每隔些年，必要带上些人，前来窥探，接连几次，看出这般族人，多年习性难于更改。自己年纪渐老，也就灰心，对方既不来犯，便也不再顾问，已有八九年，不通信息，可是每次前往，均想用严威，将其镇压，又拿有祖神遗物，这般野人，越发害怕，只一见到，便望影而逃。偏是始终不知舍旧从新，真心改悔，直到发现楠木林，住有汉人，翻山越崖，前往侵害，才被木氏夫妻，管教过来。所以方才一听烈凡都三字，吓得头都不肯回转。

路清、双玉，听完好笑，又问出烈凡都的下落，和当地种种风俗。凌汉又最通晓野人言语风俗，可以代作通事，并还答应，代他寻访双珠下落，只人尚在，决可引来相见，照那走法，只要逃得稍快，便不致于波及。无意之中，有此奇遇，不由喜出望外，再三称谢。双玉更因凌汉夫妇，曾冒大雨，赶往灾区查看，环着陆沉的所在，走了半圈，飞泉崖一带，虽因中间夹着极宽裂缝，路不好走，上下相隔最深的，竟达好几十丈。低洼之处，业已成了一片片的湖荡，将路隔断，深不可测，虽有一身本领，难于飞渡。同时发现林中奔驰的摆夷，赶往查看，飞泉崖那面，不曾走到，但照所说，全部山崖，虽已陷入地底，电光照处，只剩一座孤峰，挺立在那刚陷落的深崖之内，方圆却不甚大，照乃姊脚程，和走时途向，应该在那陷落以前，逃出险地，窜往前面未陆沉的森林里面。虽然将路走错，偏向一旁，离开楠木林，越走越远，不会走到，暂时人却不至送命，何况又有那好武功，

事情才隔一日，人如出险，必能寻到，可惜事前不知，否则，昨夜入林搜索，到了半夜雨住，便可发现踪迹，等到楠木林，见完师父，立往寻找等语。双玉闻言，和路清互一计算，双方分手，初离险地时，几次大震，相隔时刻，以及双珠所走途向，和平日的脚程，怎么也应越过那片陆沉之区，愁怀不由减了许多。哪知事情凑巧，双珠就在二人初醒之时，由大群马熊丛中，冒险逃出，窜往森林里面。事前又受危崖阻隔，山崩地裂之险，未等火口崩裂，人已陷身孤峰之上，后来才冒奇险，由峰顶攀落，幸而下面，到处都是缺口，和中空之地，水积不住，在峰脚崖洞中，卧到半夜，方始惊醒上路。此时人还不曾走出多远，那一带林木密茂，本难寻觅，凌汉夫妻，又误认为有此一日夜工夫，就没有超过路清、双玉所行的路，决差不了许多，又奉师命，另有要事，上来先往前方搜索，竟将入口一带，疏忽过去，后来遍寻无踪，才分一人，往归途搜索过来，双珠偏又遇见毒蟒，避往一旁，将路走错。两小夫妻，原是对友义气，这样大一片森林，不知对方，所走途向，只管平日练就轻功目力，以及特制的照明之物，到底无法将其走遍。途中又发现大群猛兽，聚在当地，神态悠闲，不像有人经过情景，以为双珠，孤身一人，多大本领，遇见大群猛兽，也必避道而行，没想到越过兽群，再往前两三里，便可发现踪迹，断定人已走远。恰巧木芸子，往回路搜索，不见人迹，也未发现遗物，赶来相会，夫妻二人，竟将那群猛兽避过，又分途搜索了一阵，再到约定之处会合，把事办完。由林中绕路赶回。非但人未寻到，连双珠所杀死蟒，和所遗留的残余干粮，均未发现，惟恐二人伤心，又因林中广大，恐有遗漏，又发动野人，前往搜索，正想过上几天，野人复命再说。到第四日，路清、双

玉正在愁急，忽然得到人已平安到达月儿湖的信息，此是后话不提。

当时二人有此奇遇，俱都兴高彩烈，喜出望外。宾主四人，一会走入险径，越过一条绝壑，由蛇兽伏窜的密林丛莽中，走了两三里，再越过一条深涧，到了楠木林一看，越发惊喜交集，木芸子已先朝前飞驰而去。原来当地，乃是一片高原，当初也是一个大火山的喷口，沿途所经森林，都是参天蔽日，草莽纵横，巨木骈生，难于绕越，地下不是荆棘密布，崎岖难行，便是落叶腐草，污泥浮沙，稍一疏忽，固是不死即伤，便是时刻戒备，也是危机四伏，步步皆难，惟独这一片高原，隐藏在森林中心地带，方圆约有四五里，四面都是一片绿油油的树海，只这中心一片，非但佳木繁荫，万花如绣，白石清泉，到处都是。西北角上，更有大片湖荡，碧乳溶溶，清深可以鉴底，波澜壮阔，天水相涵，那么深的湖水，离岸最低的一面，才只尺许，山风过处，映着日光，闪动起亿万片金鳞，沿湖又多满树繁花，五色缤纷，大小不一，千叶重台，与繁英细蕊，相与掩映，尽态极妍，清艳无伦。因是一座死火山，那湖便是前古遗留的火口，沙石甚多，土地却少，这些挺生在石缝土隙之中的千百年古木，十九行列疏秀，凤舞龙飞，华盖撑空，朵云自起，异态殊形，各有各的奇妙之处，极少聚在一起。繁枝怒发，荫蔽又宽，离地既高，越显雄伟，山风一吹，万籁皆鸣。偶然见到两株，形态相同，高低如一，互相对立。树身也特高大的，远望过去，宛如两个通体翠绿的巨灵魔鬼，正在飞舞搏斗，似合还分，更成奇绝。耳目所及，无一不是雄伟绮丽，气象万千，使人应接不暇，因是最高之处，石多土少，只管天风冷冷，清吹四作，依旧青冥杳霭，白云流空，日丽波明，点尘

陁，无一处不是整洁如洗，真令人有人间天上之感。

二人随着凌汉，沿湖走去，直似入了仙境，心怀皆爽，尘虑全消，正指点云影花光，烟岚泉石，互相惊叹，赞不绝口，忽见前面一座似峰非峰，似崖非崖，宛如朵云出地，层叠而起，通体其白如玉，从上到下，却又疏密相间，生出许多幽兰香草的奇石孤峰，挡住去路。那峰下面只得两丈方圆，高也不过三丈，放在这大一片疏林平野，大片湖荡之间，刚一入目，已觉美极。还未走近，先就闻到一股异香扑鼻，使人神智为清，与来路所闻各种不知名的花香，均不相同。双玉从小随父学医，最知药性，心已惊奇，走近一看，见那香草，竟是父亲物色多年，寻常最难见到的灵药香玉还魂草，心方狂喜，人已转过峰去，日光到处，面前又现奇景。原来对面，乃是一片楠木林，粗均两三抱以上，行列甚稀，枝柯却极繁密，无一株不是荫蔽两三亩以上，自然结成一片树幕，但又不多，共只四五十株。因其又高又大，里面虽是一片浓荫，看去却极豁朗。刚看出内有一所房舍，四外种着许多花草菜蔬。忽见木芸子，飞驰而来，见面笑说：“家父家母，正做功课，野人酋长已走，请二位兄妹，去往飞云顶上，小坐相待，今夜就请住在上面，少时事完，便来相见。”二人已早看出那座孤立的小石峰上，建有一座高而不大的凉亭，靠后一面，还有石级，可以上下，一面临树，人登其上，非但楠木林一带，连四外森林树海，全山景物，均可齐收眼底。双玉担心乃姊安危，不知木老夫妻，还有多少耽搁，一面谢诺，设词探询，自来惺惺相惜，这两对少年夫妻，本是一见如故，谈了一路，越发投机，芸子人更天真义气，知道二人，关心双珠安危。忙道：“听爹爹说令姊决可无事，单她那样为人，也不应遭惨祸，二位只管放心。我

们今日黄昏，本来有事，奉命要往别处，方才已和家父言明，先去寻找令姊下落。一面发动野人，前往搜索。只等安顿二位之后，便自起身，姊姊请放宽心好了。

二人闻言，连声感谢，随同到了峰顶一看，那亭乃是四根两尺方圆的大楠木，挺立地上，离地两丈，再用山中特产香草，搭成一个穹顶，不借雕漆，也无栏杆，石峰奇秀，顶又平坦，宽达两丈，宛如一朵白云，蜿蜒上升，到顶展开。再往湖荡一面，平伸出去，非但近顶一带，幽兰香草最多，不知用什方法，连那亭顶上面的香草，也都清鲜如活。上面并还垂下许多垂丝兰，沿着亭边，随风飘拂，别有一种古朴清丽之趣。眼界更是雄旷无比，亭内外用具，多半整块楠木所制，全是实心，共有一张矮桌，四个香草织成的蒲团，一个大木柆。另外还有大小两个木榻，放在亭内。左角放着一个小泥炉，和几件陶木所制茶具，两束极整齐的松柴和一些木炭，全都清洁异常，床榻用具，尤为古雅合用，似是主人闲来，到此坐卧，看山望云之用。

第三十五章　款佳宾登盘荐春笋
联同气连夜走森林

四人到后，先在亭外蒲团上坐定，并将皮袋打开，把悬床挂在亭柱之上，芸子又忙着代将食物取出，升火烧水。笑说："我们这里，无什好东西待客，又忙着往寻大姊，也许不等家父家母前来，就要起身。二位兄妹，请各自便，我觉悬床，比较舒服。休看这里，四面空旷，山风颇大。但是此山，高而不寒，尤其西北面来的寒风，均被离此二百里的绝顶高峰挡住。山风最大时，不过现在这样，并且极少下雨。此时正是

温暖季节，就到冬天，也不甚冷，我和凌兄，常时野宿，尚且不畏寒冷。二位兄姊，均有一身好功夫，夜来比较风凉，想不放在心上，如其不惯，请勿客气，等我二人，事完回来，再想法吧。”

双玉，路清，一心盼望对方，能够早去寻找双珠，本来还想跟去，后来听出，事情绝非容易，相隔比来路又远出了两倍。凌氏夫妻，又由树幕上面飞驰，走的虽是直线，路虽近了许多，凭自己的功力，决追不上，跟去反而误事，又听说木老夫妻，少时相见，还有话说，不令同往。心想，这两小主人，年纪最轻，从小便得异人传授，往来森林之中，上下飞驰，如履平地，并有许多防身应用之物，比自己高强得多，多此跋涉，无益有害，也就打消前念。闻言忙答：“多谢姊姊盛意，感激不尽，饮食现成，以后还要叨扰，千万不要客气。”边说，边将所带食物取出，宾主同享。凌汉、芸子，也未客套，每样吃了一些。笑说：“这些东西，我们虽都吃过，但有两样，难得遇到，也许前夜震落的还有发现，我们能寻一点回来呢？”双玉见她所说，乃是自家由小江楼起身时，赵乙想要讨好，强劝三人带来的一些熏腊和风鸡脯。路清笑说：“我们所带食物甚多，只这各种乾肉，乃小妹家制，还有三四斤重一包，意欲献与伯父，不知可好。”芸子接过笑说：“爹娘做完功课，这东西正得着，我去去就来，顺便向爹爹借那宝钩，以防万一遇上毒蟒之类阻路。”说罢，转身就走，路清闻言，心中一动，想起第一次所闻清啸，和双珠路遇毒蟒白美人，死里逃生情景，便朝凌汉探询。凌汉答说。“先并不知，今日发现二位兄妹，赶回探询家岳父，才听说起，你们入林第一夜，凶犀包围时，他正由山外回来，忽然发现大群凶犀，还不知有你三人在内。恰巧遇到一

位隐居本山的好友，他收养有一群本山特产，形似狒狒的通灵猛兽，土名婴婴，实是一种最猛恶的灵猿。这东西已差不多绝迹。远在30年前，先被他无意中救了雌雄两只，都受有极重伤毒，眼看快死，将其带回医愈。这东西并不知恩感德，去后不久，引来十来只。这位老前辈，外号胡卢子，和家岳父是师兄弟，也是夫妻二人，没有子女，隐居本山多年。不知由何处，来了一条奇毒无比的怪蟒，双方抽斗多年。毒蟒虽然周身是伤，他们也只剩下十几个，没奈何暂时避开。谁知隔不几天，毒蟒伤便养好，到处跟纵追逐，遇上必死。正急得无处逃避，看出两老夫妻，剑术高强，特地前往投奔。彼时人兽言语不通，还不知他用意。二老就想好好训练，留为异日之用。第二日，群猿悲啸怒吼，赶往查看，见一小猿，忘命飞驰而来，林中群猿也同迎上。胡卢子便知来了凶毒之物，忙即飞身上前，夫妻合力，将毒蟒杀死。由此群猿，均被收服非但指挥如意，亲热非常，便对岳父、岳母、小弟、芸妹四人，也是令出必行。这时，恰在途中相遇，岳父老远望见，便发啸声，将其叫来，令将同类，召集上一些，照着所说行事。等到时候差不多，再发号令，将那犀群放走，中途群猿追来，连叫带比，才知内中，还有三个汉人，重又返身查探，无意中发现树上，蟠有一条毒蟒白美人，飞身将其杀死。因见同行人多，自己事也未完，为想查看你们三人心志，借以磨练，同时，又接胡伯父灵猿传书，得知经过，正打算和他商量回来，再作计较，刚一到家，便即发生地震，岳父命我夫妻，冒险往探，便由于此，因知芸妹，人最心热，山居寂寞，知有两位，与他性情相同，年轻有本领的姊妹，正在灾区一带遇险，定必前往搜索，彼时地震，还未停止，恐其冒失，故未明言。方才听说，人已寻到，只大姊一人走失。曾说，符氏

父女为人，好到极点，断无遭此惨祸之理。早晚必能姊妹重逢，要我夫妻，转告二位兄姊，只管放心，芸妹一到，我们就往你们来路林中，去搜索了。二人正在连声称谢，芸子已飞驰而来，连峰顶都未上，便喊凌汉下去，三人忙同赶回，芸子业已带来一口宝剑，一支宝钩，连同原有的兵刃暗器，腰间革囊，分别带好。向路清、双玉，笑说："至多两三日内，必有好音。二老再有半个多时辰便来，请自安心，我们走了。"

两小夫妻走后，双玉、路清，在亭内谈了些时，先候二老夫妻未来，又不敢去往林中惊动，越看当地风景越好，便去峰下游玩，因恐相左，也不敢走远，就在近湖林边，散步游玩，闲眺一阵，忽见两个古衣冠的中年男女，貌相均极清秀，男的手扶一枝筇杖，缓步走来，都穿着一身黄色葛衣，通体整洁，净无纤尘，飘然有出尘之致。从容缓步于碧水青山，疏林花树之间，真和画图中人一样，好看已极。二人知是木氏夫妇，这两位老人，虽不知他真实岁数，大概年已不小，看去为何这样年轻。对面两人，业已走近，忙即上前拜见。木氏夫妇，含笑礼见，伸手唤起。这一对面，越觉二老，神情骨秀，年纪至多只看三、四十岁。女的更似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妇，虽不甚美，别有一种秀丽容光。男的虽然稍长，但未留须，都是头上不见一根白发，动作轻健，而又安详。当地相隔楠木林，也有数十步之遥，并未见其快走，刚见林中走出，转眼便是临近，心中惊奇，不敢怠慢，正要细说来意，木难已先笑道："你们未到以前，他已知个大概，只惜变出非常，偶因访友他出，不及先往接引，以致受此虚惊，底下的事，已听芸儿说起，不必谈了。近年我夫妻，功课越多，闲来还要种花种药，林中房舍，起居不便，就在上面亭中，小住几

几天，等探明令姊下落，再作行计如何？”

二人恭身应诺。木难随道：“令尊令岳，真乃今之义士，他那被困经过，日前出山，我已听说，现在正受盘庚软禁，虽难脱身，盘贼因见他的医道如神，欲用软功劝说，非但不曾加害，连小江楼也未前往骚扰，只在暗中派出许多党羽，到处查探你三人的下落，连江侧面的夷峒苗墟，除葡萄一区，是他敌人，虽未正式派人查问，也都派有奸细窥探而外，因其党羽众多，花蓝家又是新结纳的死党，派人容易，在他分头查访之下，几无一处，不曾去到，只摆夷哈瓜布，为人机警，全峒一心，表面他那墟集，无论生熟苗猓，均可前往交易，容易混进。实则，一句话也问不出，至今敌人，拿不准你们所去之地，虽对葡萄诸人，有些怀疑，但他早就买通两个熟苗，在彼窥探虚实，为首诸人，十分机警，明知那是奸细，表面却装糊涂，故意造些假话，让他带回。再说，你们并未前往，盘贼虽然恨毒这般人，没有你们在彼，早晚也必生事。日前还曾支使同党，试过一次，大败而归。深知时机未至，这般人不好惹，暂时仍不敢于妄动，只不过你们，不在那里，稍为少去一点忌恨，能使凶谋稍缓发动，比较要好得多而已。休说令尊，决无危险，我料令姊，至多也只受点虚惊。以他本领，和那为人，决不致于有什大的凶险，只管宽心。有的话，此时还难作准，且等小婿夫妇回来再谈吧！”二人知是两位世外高人，所说决无虚语，心中又是一宽。

到了第三日一早，凌汉，木芸子，方始回转，双珠却未寻回，说森林地方广大，另外还有要事，只在来去途中，就便搜索，地方不过去了十之一、二。看神气，必是走错了路，现正吩咐野人，四外搜索，林中毒蛇猛兽均已逃光，决不致于遇险，请放宽心，日内必能寻回等语。二人闻言，业已失

迎，又见芸子，答话勉强，面有愁容，正在暗中愁急。隔了两个时辰，芸子见完父母，由林中跑回，笑说："令姊决可无事，放心好了。"二人问故。芸子答说：实不相瞒，此行未见人，和令姊走过的痕迹，本来也在愁虑，方才去向爹娘请问，恰巧野人来报，说在一旷野深谷之中，发现许多死尸，和烧毁的茅棚，还有一条大蟒皮，也被连树烧焦，后来看出，死的都是一伙食人凶苗，外族人却不见一个，同时寻到一件经过水湿，业已残破污秽霉臭不堪的女衣，听那形式，正是汉人所穿，衣色也与姊姊相同，我早知林中，藏有食人凶苗。一则，相隔太远，二则，他们形踪诡秘，难得遇见。我们以前来往，都在树幕顶上，由下面走时极少，比时，野人不曾收服，虽知他们，曾经有人遇害失踪，并还杀死过两个女凶苗。等到野人激怒，全族出发，凶苗已不知逃往何方，一个也未遇见。林中地方广大，暗无天日，起初不知他的藏处，我们功课甚忙。又想，这般凶苗，野性难驯，全数灭亡，又觉太狠。前月爹爹谈起，打算和制服野人一样，几时抽空一试，偏又有事出山，爹爹吩咐，不要妄动。加以野人传说，不曾眼见，爹爹还是近来，野人请其除害，方始动念。虽知一点凶苗下落，因觉地方不对，并未前往，后寻令姊不见。曾想，地震多半能免于难，只林中大群猛兽，和这许多食人生苗，实在可虑，没想到竟会被人杀光，又留下一件女衣。分明令姊，逃到当地，遇见凶苗围攻，将其除去，只有一件奇怪，动手的决不止他一人，帮手甚多。并且还是这里野人同类，令姊孤身一人，初来此地，当地离开另一族野人部落月儿湖不近，如其穿林而过，非但相隔颇远，并有许多险地，到处密林丛莽阻隔，须要绕越。便这里野人，以前为了报仇，以为言语形貌

相同，想混进去，窥探虚实，明知当地较近，也都不敢冒失穿过，如走直径，虽只数十里之遥，非由树幕顶上，飞驰不可，他们谁也无此本领。再说，令姊孤身一人，初次到达，怎会与之相识，话还不曾谈完，又有两个野人，拿了令姊所发暗器，赶来报信，来人心思较细，据飽猜测，令姊非但与月儿湖野人，做了一路，并与老酋长阿庞成了好友。否则，不会有阿庞所用石梭在彼。你们来意，我还不曾全知，爹爹却是早知细底，第二次野人未来以前，便断定令姊，巧遇阿庞，并将人骨锁钥取出，这东西虽是一块枯骨，在野人族中，却具无上威力。只一喊出他祖神烈凡都的神号，无论何事，全都听命。否则，这般凶苗，也颇利害，所用矛弩石镖，均有奇毒，如非阿庞，率众相助，决不会杀得那么干净，我先还拿他不定，等到见了暗器石梭，断定无差。恰巧这里野人，急于求和，想与月儿湖，合为一体。当时命人，回来报信，酋长自己带了两个勇士，已往窥探，他虽不敢深入，但照昔年约定，只不入境，有事也可去往月儿湖边境，寻那防守的人探询。后日夜里，便是月儿湖，星月佳节，祭告祖神之期，照例守望严密，比平常要远得多，就是对方怀疑，逃回也极容易。他们昨日业已起身，平日走惯森林，往返甚快，如其料得不差，今夜便可得到信息了。二人闻言，又接过暗器一看，果是双珠所有。心虽惊喜，觉着有了生机，不得实信，终是悬念。哪知喜信，接连而至，隔了不多时候，便听林中清啸，凌汉惊喜道，爹爹发出啸声，必是大姊踪迹，业已寻到无疑。因楠木林后，有一捷径，相隔野人部落最近，自从爹爹为他们开出一条道路，往返极便。来时，我因当地瘴气太多，又夹着一片污秽之区，未经过的的人，闻之欲呕。我恐二位兄姊不惯，另一面走，虽较绕

远，地方干净。这一带风景又好，前日来时，并未由他们那里穿过。野人照例由岭后翻山缒崖而来，所以看他不出，包有所措无疑。说时，芸子已当先飞驰而去，宾主四人，本同散步在湖边花林之中，夕阳还未落山，斜日返照。湖面上，到处金碧辉煌，红紫万状，清风阵阵，晚景佳绝，望后大半轮明月，仿佛一片冰轮，被什烟雾，遮蔽少许，挂在湖西，苍波平林，天水相含之间，双丸对照，更增雄丽。正谈说间，隔了一会，先是芸子，飞驰而来。笑说："恭喜路兄玉姊！令姊双珠，果在月儿湖作客。同时，又有一位老前辈来访，谈起此事。爹爹不能分身面谈。命我转告，并令凌兄作陪，连夜起身，赶到月儿湖，正好后日天明，和令姊见面之后，阿庞昔年，受过令祖救命之恩。又有他祖传人骨信符，无论何事，必以全力相助，决无不成之理。不过，事机紧急，便那大队野人，走此长路森林，也须有点准备，去得越早越好，妹子本觉此行劳苦，想留二位，明早再走。据那位老前辈意料，令姊此时，和你二人分散，必多忧疑，急于相见。阿庞也必答应相助。心疑你们，多半在此，必要寻来，探询下落，就便向我爹爹，请教机宜，只为对方，星月佳节，比汉人过年祭神，更重得多，因此留在那里，万一差这一夜光阴，到时恰巧起身，来路有好几条，野人都是朝前乱窜，林中树木太多，形势多半相同，他们又不知留什标记。另有一种走法，和记认途向之法，能够路遇，已不免于耽搁。再要中途相左，这一往返，至少也要多晚出两三天。地震之后，陵谷变迁，出山路上，业已多出两片湖荡洼地，危崖浮沙，尚不在内。再要遇上受惊逃窜，聚在路上的大群蛇蟒猛兽，走将起来，更是艰险。并且你们，归路已断，事情又要隐秘，必须突出不意，由花蓝家那里绕山，一举便将逆酋花古拉除去，再将祖传

三宝取出，公选一新酋，当时便可去掉盘贼一条臂膀。如下手时，做得巧妙，还可不致泄漏，多出好些妙用，但这路．越发路远难走，出口又在花蓝家夷峒，危崖之后，和巫所居后洞，准备另立的新酋长，原是花古拉之兄，因其人机警，假装懦弱，又被妖巫看中，迫做面首，日常住在峒后林之中。表面老实，心中狠毒，你们先出不意，将他擒往人之处，再与明言，定必惊喜欲狂。此人名叫格旺多，平颇得人心，最有胆勇，只为失宠老酋，花古拉势盛凶暴，知不敌，忍气吞声。老酋死后，弟兄姊妹数十人，竟被逆酋残杀了一多半，因他武勇多力，以前当众角力，花古拉曾在他的手下。只为老酋，昏愚无知，宠信爱妾，听了谗言头一场比力不胜，硬说，双方年岁相差，花古拉如到格旺年纪，武力更大，他看出不好，底下两场，虽然假败，但平日，射箭飞矛，均是百发百中，仍被众人看出。心都平，震于老酋凶威，不敢争论，暗中颇多愤慨，他对人好，因此众心归向，花古拉也最对他忌恨，无奈逆酋乃妖所立，妖巫又曾一力担保，才得无事。就这样，为防逆酋算，终日隐居峒后竹林之中，不敢出来，下手极易，和他定，乘夜发难，仗着凶酋所居正峒，高居崖腰，别的夷人分散在崖前崖坡树林之中，相隔均远。峒中虽有数十个轮的勇士，俱都不堪一击。你两姊妹，又曾显过身手，夷人都畏威怀德，只将为首妖巫逆酋，和峒中几个死党除去，可成功。下手详情，爹爹写有一纸，照此行事，十九如愿路却比你来路，更远更险，也更难走，森林之中，难于料，起身越早越好。如能在后日天明前后，赶到月儿湖，连休带准备，至多在月儿湖住上四、五日，便可起身。等将逆酋去，如再能将他手下死党，全数诱来，分别囚禁，还可作

逆酋有病，由格旺多代为掌管，在你们指教之下，照旧和盘贼，信使往来，非但下手更易，也更从容。就被知道，只你三人，不当众出面，也可作为他们弟兄火并，争权夺位，不致生疑。万一全都泄漏。一则，大江阻隔，要紧关头，盘贼无暇及此，甚而还要多出顾虑，延缓凶谋，都在意中。如其发难太快，你们已与葡萄诸人联合，就此照着预定，连明带暗，杀过江去，里外夹攻，来他一个措手不及，也可一举成功，永绝后患。小妹本要一同送行，偏因爹爹，有一要事，也在明早，要我往办，只能送上一段，仍要分手。我那事情更急，意欲提前起身，以免延误，也就不客气了。爹娘平日疏简，久隐空山，极少与人往来，近日事情又忙，我二人又在客来之后他出，休说无什待承，连水酒也未准备一杯。吃的都是二位自家所带，我们还要叨扰，真个笑话。幸而今日，回来尚早，家母恰巧新制本山特产的松云菌和香笋，刚刚制好，另外还有两样，虽是山肴野蔌，城市中人，却未尝过，我们可到亭上，再谈片刻，也该准备了。我因爹爹柬帖，还未写好，急于来此报喜。凌兄陪客稍候，我去取那柬帖，就便把家母所制酒菜取来，吃完就走吧！”

二人大喜谢诺，因木老夫妻，不大出林见客，来此共只见到一面，又有好友来访，听两小夫妻口气，好似不愿见客，也就不再勉强，只托把话说到，致意便罢。芸子笑诺走去，隔了一会，凌汉又往探看，各拿了一个竹篮，笑语走来，先将纸条递过，二人一看，才知事关重大，心情越发紧张，谢完主人，天已不早，便同入坐，见酒菜不多，荤素才得六样，荤只两种，只有一色风野鸡和烟熏腊鱼，但是味美无比，从未尝过。那四色素菜，更是隽美丰腴，清鲜悦目，看去都好。另外还有一竹篮的干粮鲜果，都是色香味俱全之

物，问知都是两小兄妹，山居无事，由林中四处种植的笋菌菜蔬之类。乃母为了二人，远来作客，自身无暇，两小兄妹，两日未归，意欲稍尽地主之谊，才做了几样，刚准备待客，芸子便回，所说二人所带山粮虽多，因在途中遇雨，业已发霉，特意又添了一些。二人见主人，盛意殷勤，连声称谢，只有两夜一天，便可到达，用不着那许多，前途又有大群野人，作伴同行，想将途中所得的两袋东西留下，只打两个轻便小包上路。芸子力劝不可，出林路险，你们大队出发，要走好些天，日期难定，又不比野人，生长山中，见惯无奇。别的不提，悬床非但不可缺少，野人那里，先后得了三副，已代你们，讨还了一副在此，少时路上，便会送来，如非阿庞不曾见面，前去酋长，所遇守望人，乃新酋长黄山都手下。他说阿庞，虽然退休，仍有极大威权，痛恨这里野人，入境必死。黄山都力劝不听。觉着双方，本是一家，将来也许派人前往相见，想什方法，去向阿庞求说。如再不听，只可等他老死之后，双方才能合而为一。此时万来不得等语。酋长心生畏惧，不敢再去。否则，他也跟去，连行李都不用你们自己拿了。

四人吃完，路清、双玉，又向芸子殷勤握别，俱都依依不舍。双玉正想开口，订约来访。芸子忽然笑道："我真爱你，听你说令姊，和你长得一样，人还要好，我更想见非常。且请上路，也许不久，就可重逢呢！"双玉心中一动，林中清啸又起，芸子忙道："二位兄姊，请自登程，家父又在呼唤，想是知我不等明日，便要起身，还有什么话说，恕不远送了。"双玉知道这类世外高人，言动真诚，无什做作，刚刚谦谢，芸子已含笑走去，脚底甚急。二人第一次看到这样轻快的脚程，神态仍是那么安详，其行如飞，仿佛凌波而驰，晃眼老

远，却看不出奔跑形迹，想起木老夫妻，也是这样，动作还要安详，丝毫看不出来，大为惊奇。赞佩了两句，便随凌汉上路。走过绝壑不远，少年酋长带了一群野人，已等在那里。见了二人，欢呼拜倒，七张八嘴，说之不已。

双玉问知这伙野人，为了当地近年毒蛇猛兽，出没越多，又多瘴气，猎取食物，十分艰难。人是越来越少，楠木林地势虽好，木老夫妻也愿野人入居，并允告以耕种之法，一则对于二老，敬畏太甚，加以降服不久，心中仍有顾虑，近来虽好得多，无奈山高路险，绝壑阻路，另外那条绝径，又由危崖之上缒落，出入费事，肉食已惯，急切间改不过来，两小夫妻所种疏粮。先未想到野人要来，为数不多，野人性暴而急，一听上来只吃山粮，须等开荒之后，耕种出来，所畜牲禽，也都长大，方有得吃。虽是越过越好，中间一段，却甚难耐，就在外面，猎到蛇兽，无论走哪一条路，都难运送回去，不惯之处甚多。酋长虽然年轻，比较聪明，想起祖先老人之言，看出危机，又知月儿湖，十分富强，出产甚多。本是同族，只能消除误会，一允投降，立登乐土。木老夫妻，又看出他们多年恶习，污秽凶暴，野性难驯，性多愚蠢，使其舍旧从新。躬耕而食，反觉拘束，难于教化。如使双方合流，非但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连阿庞一族，也同感化，使其比前，更加明白事理，免得这许多可怜人，日在黑暗森林之中，与毒蛇猛兽，种种天灾，搏斗苦熬，自生自灭。将来并可利用他们，将这片亘古无人黑森林。开出大片桃源乐土，使山外许多穷苦无告，或受贪官恶霸，危害的良民，多一逃亡安居的所在。再进一步，将山内外，大小数十百种的夷苗蛮儸，也全数感召过来，合成一片，专以力耕畜牧，采荒打猎为生，将那好吃懒做，得过且过的恶习改掉，不致互相仇

视，掳抢凶杀，岂不更好。因此不管勉强令其入居，及至地震之后，林中大群猛兽毒蛇，纷纷离开旧巢，四下惊窜，昨日业已发现踪迹，虽然相隔只有二十来里，早晚必要惊动。众野人越发恐慌，如非有楠木林，可作退步，业已大群逃亡。因在当地，住了许多年，另觅安生之所，并非容易，不知要经多少危险艰难，伤害多少人命，才能办到。就寻到有水草透光的所在，单建那许多树屋悬巢，便是苦极。向例又喜偷懒，不到腹中饥饿，不肯成群出猎，三两人做一路，往往东西不曾猎到，反为蛇兽所伤。而觅到之后，人已饿极，连生带熟，大吃一顿，全是吃得不能再吃才罢。一饱便倒，懒得再动，极少余粮。虽能耐饥出猎，常因无食，受到苦痛，始终不知改善。虽和月儿湖同一种族，但因对方，起初为首的人，都经灾难危害，人心团结，首领聪明，养成耐劳合群之心，因其习于劳作，无形中生出许多智慧。后起的人，逐渐改善，起初还以采荒打猎为生，近年阿庞，又发明了耕稼，虽因限于地势，不知开荒之法，已能将那野生山粮，和青稞之类，种植起来，又善存放粮肉。崖后花林一面，还开出小片稻田，量虽不多，种法也不完美，常与野草并生，照此劳作改进，十九自能发展，第一，人都知道积蓄，看去地势虽低，到了雨季，便难行动，仗着前人，会想方法，从来没有绝食之忧，大雨一过，无论大小空地，全都长满雨前所种的食粮。旧的还未吃完，新的又来。反倒多了收获，一年之中，必有一次大丰收。无须出猎拚命，便可坐吃，做些别的有益之事。还可换上几个月的口味，人性更不似楠木林前这群野人那样愚蠢蛮野。同是一类种族，只为是在辛苦艰难之中成长，能用劳力，不肯偷懒，人心合一，善于自卫，以致强弱贫富，甚至智力，无不相差天远。这少年酋长，名叫夏乌古，

早听一个先在月儿湖，做了俘虏，业已娶妻生子，安居多年，老来回忆旧时子女，自觉衰病将死，自己享福，另外许多自己人尚在原地，受苦受难，冒了艰险，借着出猎，逃回送信，本意向众苦口劝告，令其归附。不料快到以前，觉受重伤，正在一步一步，连滚带爬，向前挣扎，被少年酋长，闻得呼声，赶去一看，正是他的父亲，来意还未说完，人已奄奄一息，跟着死去。深知族人多疑，乃父不死，也难免于受到拷问。这些话如何能说，藏在心里，虽未吐露，每一看到族人伤亡越多，人数越少，便自愁急，好容易费了许多心力，仗着年轻胆勇，取得人心。先那一个最凶暴的酋长，又因强奸他的爱女，双方拚斗，被他活活甩死。野人尚勇，当时选他做了酋长，日久威信越重，只是恶习难改，连他也在其内。后经木老夫妻制服，越发比众明白，因双玉、路清，喊过神号，想起平日心事，意欲率众请求二人，代向阿庞黄山都说情，许其率众往投。双玉、路清问明经过，看出这群野人，共有五六百个，虽极野蛮，个个强健凶猛。听凌汉所说意思，并非没有人性。不知前日往探月儿湖所遇守望野人，正是黄山都的死党，并还受过凶苗觅老麻的指教，意欲勾引这般同族，将来暗算阿庞，以便黄山都一人，独掌大权，凶苗再设法篡位，连所遇那人，也只当是真事，照话传说，并不知道这两个凶逆，怀有毒念。夏乌古却是信以为真。双玉又知这类野蛮种族，仇恨甚深。阿庞虽受过祖父恩惠，双珠业已待若上宾，终恐对方，记仇心盛，不肯容纳。方想婉言相告，只为尽力，不作决定，免使失望。凌汉已一口答应，二人言语不通，不知说些什么。等到问明，虽觉不应把话说满，业已出口，又见众野人，欢呼拜倒。酋长更是感激涕零，声泪俱下，心颇感动。暗忖，世无不可感化之人，这里也有好几百个

人类。小的幼童尚还未算在内，如能将这一族野人引到月儿湖，使其解除仇恨，合为一体，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只得含笑点头，安慰了野人几句，便同起身。酋长便抢上前，要接二人包裹，二人不肯，说事情尚未办到。再说，我们向来自已的事不愿别人代做，从小便听父亲指教，不能违背。还望凌兄，代为辞谢。凌汉和二人虽颇投机，但没有芸子那样亲切，有话都是芸子抢着先说。所有热情均由平淡之中露出，言语无多，从未十分表示。二人均觉他人比芸子，较为冷静，词色难极谦和，另有一种强毅独立之慨。不料话才出口，凌汉先将酋长止住，说了几句，满面喜容道："我此时方始深知路兄玉姊的品格为人，果然芸妹，看得不差，我已止住他们，不令远送。不过三人同路，我是你们的朋友，理应稍为效劳，这另外一个悬床，由我代拿，总可以吧！"

二人闻言，忽然醒悟，知道凌汉，先还当自己人品虽好，心中还有人我高下之分，所以芸子先说，令酋长代背行李时，一言不发，也未客套，代为分带。行床比较累赘，自已业已各带了一个大皮袋和两个随身包裹，再加一个行床皮袋，便须挑走，虽也无妨，走起来却慢得多。既是新交良友，又同一路，业已承情，也就不作客套。三人随在野人欢送中，往前急驰。这次凌汉送行，虽然人只一个，因这两个小夫妻心思细密，本领高强，准备东西无多　但比八十壮士所备，更加灵巧合用。所赠灯筒更是光明，穿行森林之中，照出老远。内中所点干油，均经二老特制，细才如指，放在灯筒里面，另有机关引火，一晃就燃，三面均是玻璃，内里贴着一层水银，形如梅花，前三面突出，后面附着一个尺许长的铁制灯柄，中藏干油所制火绳，连同囊中所带，可供三月之用，精巧异常。彼此脚底都快，凌汉久居在此，

善于分辨途向，所取多半直径。遇到绕越之处，必先由林隙中，纵往上面树幕，一看星月，便可辨明。中间又取出两粒丹药相赠，比自己所带提神健体的药，还有灵效。中间只在进食时，稍为休息了几次，虽因带有行李，不能急驰，路更难走，从没走过弯路，一路之上，又学会许多野人的风俗言语，和各种礼节禁忌。不等天明，便已赶到月儿湖的边界，由凌汉做通事，向守望野人，说明来意，先还不知前日酋长往探的夜里，双珠便同凶酋黄山都被杀，为众野人擒去，受了一夜活罪，直到昨日中午，方始得救，转危为安。后听守望野人一说，二人才知细底，不禁大惊，惟恐人已受伤，等了一会，正在愁急，凌汉力言无妨，就有一点伤痛，也可医治，阿成、龙都，业已带人迎来，稍谈经过，便即起身。凌汉早已说好，另有要事，由此还要出山。好在阿庞，这样优礼相待，大破半天寨，除害救人之事，均已有了成算。照此做去，断无不成之理。说罢，别去。因此不曾同来。

双珠等听完经过，越发喜慰。老人阿庞起身之后，大家把话一说，非但全数照办，连楠木林那群野人，也允收容。但在事前，要见一面，众人方觉耽搁时机，阿庞力言，照木老先生意思，本令我先作准备，三日之后，再行起身。现定第三日夜里上路，本来今夜，大举欢宴，为了要走，此时我便发令，将欢迎改作欢送，你们风俗饮食，本多不同，言语又不十分通晓，我率众出山，更是从来未有之事，仗着连日，天气晴美，花月又好，如不愿回花林塘树屋，便请此地安歇。我命他们，少来惊扰，让你们自在安眠，养上两天精神，就此机会，我往准备，就在欢送会上，选一酋长，暂代掌管，由今夜起，我还有一点事，最快也到明日黄昏，才能相见，包不误事便了。说罢，匆匆往前崖走去。跟着，便听

崖前广场上，笙歌并作，和众欢呼之声，龙都自从决定起身，更和鸦鸦一样，守定三人，寸步不离，闻声往看，隔了一会归报。老人阿庞，已向众人明言，要随两位小恩人出山，除一恶人，以免将来入山侵犯，此去关系重大，非但得到许多有用珍奇之物，并还可以取回许多农具，和各种精巧的铁器，以及刀矛弓矢，衣服针线等等平时梦想难得的东西，将来的好处，说他不完，谁愿同去，可先立向一旁，以便挑选，人数并不要多，但非胆勇机警，力大身轻，不畏艰险劳苦的人，才能胜任。一面故意说得前途，如何凶险，饥渴疲劳，甚至与毒蛇猛兽，和比自己多出好些倍的仇敌，均在其内，一个不巧，便有性命之忧，但是事为大众安宁，与将来的无穷享受，实是天大喜事和英雄所为。如其成功归来，享福之外，还要受到全族尊敬，更不必说。利害业已说明，去否听便。

众人立时欢声雷动，除却一般老弱妇孺，异口同声，全都愿去。阿庞看出众人，意态激昂，各个勇敢，其势不能都去，重又婉言劝告，说留守的人，一样重要，只看出你们，心志如一，等去的人，成功回来，同心合力，共起改善。凡是出力的人，一样受到尊敬，兵贵精而不贵多，无须都去，又费了许多唇舌，经过众人，互相争论公议，方选出一百六十几个勇士，最后因有十几个，体力虽然较弱，但是意志坚决，非去不可，死也不退，结果又添了十几个才算停当。果然天已入夜，老人连酒都不顾得吃，匆匆赶回林内。看众人正在饮食，略谈几句，便各拿了兵器，抓上一点干粮干肉，胡乱吃一些。再用皮囊，带着粮水，各自起身，加急往楠木林走去。

林外已有两个勇士相待，一同起身，众人均不知他，把

楠木林野人之事，何以看得如此重要。因听龙都说，老公公虽然提起这般同族就恨，心中仍是关切。常说，儿时能将他们感化过来，大家都好，他们偏不争气，都是那么愚蠢凶残，毫无人性。最可恨是好吃懒做，只有当日之粮，便梦稳神安，不再出猎，要他再想别的方法，谋取衣食，简直不能。近年虽不敢寻仇为害，想要改变过来，难如登天，都是一样的人，并还同种同族，为何这样愚蠢，本已绝望。三年前，忽然发现当初擒来的两个俘虏，因已年久，解去奴隶之罚，受了众人熏陶，始而是不出力，便不得吃，后来看见别人，常因多出劳力，受到众人敬仰，于是感动，非但和众人一样，抢着下手，争功讨好，人也聪明起来，末了并还想出许多于人有益的主意，内中有一个老的，更是得用，受人尊敬，不知怎的，孤身出猎，忽然失踪。众人谈起，还在可惜。因而想到另外那大群人，必也和他一样，无奈对方，恶习甚深，愚昧无知，一向欺软怕硬，连经几次重创，见了月儿湖的人，立时望影而逃。就能全数捞来，开头几年，无论如何恩威并用，想要改变他们人性，均是极难之事。自己年老，业已退位，只管威权尚在，这等大群出发恶斗，难免伤亡，万一死人太多，也太不值，平日镇压管教，更非容易，始终顾虑不决，曾告黄山都，说对方这样下去，早晚力穷势竭，日趋灭亡。我年已老，恐难救他。你们年轻力壮，理应看在同种和祖先面上，解救他们，事情虽不急此一时，却须随时留意，稍有可乘之机，立即下手。我在更有商量，我如不在，也不可忘记此事。不过，你要记准，最好使其自行归向，将那几个首恶除去，我们只可引其来归，或是逼使降服，用计为上，切不可带了族中勇士，大群前往。本意救人，却使双方，发生伤亡，而几个专和我们为敌的首恶，在他们还未全数明白之下，

甚而被其看出不妙，偷偷溜走，漏网两个，虽然不足为害，岂不冤枉，我不肯轻举妄动，静等时机到来，才肯发动，便出于此等语。这类话，也常和我们提起，神情十分愤慨。并说："为首作恶，和我们为仇到底的，共只有限几人。最可恶的，便是那个狡猾的酋长，和身边几个党羽。这厮非但以前连明带暗，想法暗算我们的人，并还常时勾引外贼，一同来犯，每次均被我们打退消灭。虽然胆寒，不敢再举，心却狠毒。这厮虽然快老，性格凶暴，又最倔强，胆勇多力，是我们的死对头，谁都恨他，偏是狡诈非常。楠木林那般人，畏如毒蛇猛兽，受他暴力压制。巧语蛊惑，明知早晚灭亡，还是徘徊观望。人心不一，不能将这几个首恶除去，甘受他的虐待，不敢反抗。自从那年，他们末一次惨败，许久无人敢来窥探。老公公认为这是一个毒疮，不能收服，便要将他除去。上月提起，已打算过了星月佳节，先命人往窥探虚实，今日定是听二娘娘说，凶酋已被人打死，自悔前非，想要率众来归，自合心意。想在我们未往山外，杀敌除害以前，先将自家这一支愚蠢的同族，收复过来，合为一体，加以教训。先把内里弄好，再往外去。所以去得这样急法，如非看准他们，人已真心悔祸，虽说老公公的威名最大，也不会只带两个勇士同去。老公公料事如神，必有好音无疑。"

第三十六章　香光如海　壮士宵征

双珠虽料老人阿庞，打着先平内忧，再除外敌的主意。但想，此老一走，山中少一威望最重要的人主持，虽然新立酋长，到底要差得多，连黄山都都不如。一旦之间，收容好几百个野蛮无知的族人，初次降伏，反侧未安，人情叵测，善

恶难分，无论是教是养，均有不少难题，本人又不在这里主持。就这两三日，匆促之间，并且对方人来，才一二日，便要起身，族中最好的勇士，又被带走，虽然这里，男女老少，人人武勇，此老平日训练得好，均能各自为战，根本重地，到底可虑，看他平日，防御外敌，那么严密，怎会有此冒失举动。方才忘了细问，劝已无及，均觉到底野人心粗，想到就做，此老虽极聪明，也所不免。心肠终是好的，事已无可挽回，身又作客，初来不知细底，幸而双玉、路清，均说楠木林野人，真心归向，如望云霓，谈了一阵，也就放开。正准备老人阿庞，如将那伙野人引来，再在暗中，告以戒备之法，或令暂时退回原处，此来只作全族中人。一次欢聚。等到出山功成归来，再行收容。谁知第二日黄昏，老人果然赶回，两个勇士，均能随同老人由树幕顶上，踏枝而行，捷如猿猱，虽比老人稍慢，但比双玉来时，要快得多。走的又是直径，近了两倍。据说，如其无事耽搁，当日便打来回。不知怎的，并未跟来，众人心疑在后押队，因由下面通行，便自己明夜起身，这般野人，也未必能够赶到，一算往来时刻，越生戒心。因感老人情意，本就关切，又觉老人，和手下那许多勇士，为了自己的事，才致山中空虚，无人主持，更少却许多，有用的人。万一发生变故，怎对得起人家。细一留意，老人阿庞，独自赶回，因由树顶飞驰，事前并无人知，一到先和几个留守主持和准备选做酋长，早就守在当地的十来个人，密谈了一阵，便往崖后林中赶来。快要近前，方始发现，满面却是喜容，恐有失闪，双珠首忍不住，向其探询，并问野人，是否尚在后面未到。老人笑说："好女儿，你真对我关心，你的好意，我全明白，但我不是那么冒失的人，业已有了安排，命人等在前面，一切均如我意，决不妨事，只管安心。那少年酋长，

问出是我族孙，颇有胆勇，能得人心，我三人今早天还未明，便早赶到，他没料到我会去得这快，先颇惊慌，后经我说明来意，把人喊齐，当众喊了神号，连说带教，直到午后，方始完毕，那里族人，都信服他。我又喊出神号，令其分别立誓，仍归他率领，带去两人，做他帮手，如今已算是自己人了。将来你一看见，便知他们。并非真个蠢得和木头一样，实在是以前那些酋长所害，只要耐心指点，详说利害，一样可以明白。何况他们，日常忧急，恐怕灭亡之际，只此一条生路。又最怕我们这些人，难得这样慷慨，答应宽容，给他生机，将来还有许多好处，哪有不服之理。他们都高兴得要哭，决不是假。好女儿，你们放心便了。双珠最担心是老人去后，林中突来这许多新降的旧敌，稍有不合，休说来人，有什恶念阴谋，便原有的人，看不惯他们那些举动，或是心存歧视，不能设法感化。既已来归，仍把他当作仇敌看待，也难免于心生怨枉，多出麻烦。及听这等说法，虽看出老人阿庞胸有成竹，十分自信，只是不肯明言。问他人来与否，都是支吾其词，也就不便多问。

老人好似高兴非常，痛饮一醉，便往小屋安歇。走时，并劝众人早睡。众人也知此去途中，难免劳乏，须将精神养好，为恐人太兴奋。睡前又将老人自配的药酒，吃了两杯，上床便自安眠。那酒具有安神定梦之功，乃是一种药草所配，吃得又多一些，老人这一觉，固是日高方起。双珠等连鸦鸦、龙都，大小六人，竟睡到将近中午才起。崖前业已笙歌齐鸣，将欢迎和欢送的礼节并在一起，加上选举新酋长，这一顿大吃，要吃到半夜三更，众人起身之后才罢。同行勇士都是全身披挂，旁边放着兽皮制成的粮袋、卧具，装水竹筒之类，都是那么整齐干净。众人未出以前，老人阿庞，正命

集队查看，虽只一百七十多人，刀矛雪亮，映日生辉，人都伤强力壮，勇猛非常，军容甚盛，三人俱都惊奇。等老人阿庞，把话说完，广场树荫之下，业已摆满酒肉，先请四人上台，当众发话，各按当地风俗，行完宾主之礼，再同欢饮。野人留守的，又推出十二人，拿了鲜花水果，上台敬客，算是月月平安。接连几次礼节做完，底下宾主双方，均可随意饮食走动，无什拘束。为了中午阳光当顶，天气炎热，并用树枝，在台上搭了一座凉棚。上面扎满鲜花，并有三根木桩，上面挂着几件兵器，众人去时，行李兵器，均在身后凉棚边上吊着，先未留意，等到行完礼节，无意中回身一看，当中树上，挂着老人阿庞所用，一把极快的弯刀。另外两根，一是那百多个壮士中的头目所用飞矛，另外还有一口苗刀，竟是阿成所有。这时连龙都和鸦鸦，因是双珠义子义女，也同受到客礼尊敬，坐在台上。知道此是本族最隆重的礼节，每次出外应敌，为首的人均要将他所用兵器，挂在这类神柱之上。柱的多少因人而定，走时，当众拿下，成功回来，又受到全族尊敬，将其还原。由此这件兵器，无论对敌时，怎么残缺毁损，甚而失去，换上一件别的，只是本人带回，亲手挂回原处，这便成了传家之宝，带的人威信越隆，更不必说。但这礼节，专对族中最尊敬的人而设，如在外面阵亡，只要英勇杀敌，为众拼命，经人把他兵器抢回，更认为英灵所在，成了神物。休说外人，便那头目，名叫加加，族中勇士的称号，全有一个都字，加加连这勇号，都未得到。能将兵器，挂在这里，全因昨日选人时，与旁人争夺，连经老人阿庞，几次考验智力，全都高出人上，非但让他前去，并还举作头目，话虽如此，因无实事，勇号未得。有此待遇，已是少见，如非老人阿庞，看出加加，必能胜任，向众担

保，加加又亲自向神立誓，必以全身心力，连性命也算在内，去为全族争斗，取得成功和将来的利益，也不能得此荣耀，阿成一个外人，怎也有此奇遇。忙向二女偷偷一说，四人自从双玉一来，又经两小夫妻，日常谈说，当地风俗礼节，晓得更多，俱都惊奇，恰巧老人阿庞，去往下面，与几个老人，有事相商，说完走回。双珠手指木柱，刚喊得一声"义父！"老人已摇手示意，将其止住，悄声说道：

"此是前日族中公议，因拉都黄山都，两个最有胆勇的人，相继死去，加加洪拉二人，虽有勇力，还比不上那两人，今夜所选酋长，只是由洪拉暂代，和几个老年晓事的人，相助掌管。无论何事，不得专断，因此今夜公选之时，只是一个礼节，他只算我所派代理的人，将来谁做酋长，须看他和加加，这一内一外，谁的功劳最大，才能决定。为了黄山都背叛我们，犯了许多大罪，我们已将方法改过，此后至少要立三个酋长，一正两副，以防发生前事，苦于大家差不多，真正智勇双全的人难得，对于阿成，神勇义气，本极敬服，均想请他入我本族，做个榜样。我知此事，还有许多不便。一则，众意难违，二则，十八那日，我又疏忽了些，因想救阿成性命，见他义勇，受到众人敬爱，打算借着留他为奴，暂作俘虏。两三年内，如有功劳，然后设法复原，放其回去。不料形势紧急，话刚说完，连接发生许多奇事，我又惊喜过度，不及收回前言，便因日光当顶，到了沐浴之时，将人散去。事后虽然想起，以为事已过去，他也成了我们佳客，并未在意。谁知众人，敬爱太甚，以此借口，实在无法，才向众人担保，说等到功成回来，请他来做副酋长，如愿在此，自合众望。否则，也留他三年，如其我们，在此期内，选出和他相等的勇士，不等期满，只要肯算我们自己人，有事寻他，

必来相助。去留仍可听便，这才答应。因我一力担保，所以连对神立誓，都等将来。阿成如其不愿，无须着急，等到功成回来，你只来在一次，住上几天，我定想法，送你起身便了。彼时，我们业已学了许多本领回来，不似以前，终年苦守森林之中，一步不出，休说沿江各部落，必要往来。森林中定照你两姊妹所说，开出大片荒地，耕种五谷，便是你们汉城，也要前往交易走动，仰仗之处甚多，彼此方便，便他们打破旧例。第一次请一个未经在此住过多年，立有功劳的外族男子，来做酋长，固然众心敬爱，多一半还是听我日前，说起将来许多兴革的好处，才有此举，与以前人一到此，终身不能离开，犯者必死，全不相同，放心便了。花蓝家祖传之宝，业已取来，用兽皮包好，命有专人护送，一切也都停当，只等欢会，到了半夜，洪拉将我那根皮鞭接去，向众行礼感谢，对神立誓之后，我们便可起身，暂时礼节已完，如防途中劳乏，尽可去往花林，抽空多睡一会。我还有事，与人商计，并要回转花林塘一行。好女儿的东西，已早取来，打在皮包里面。我已看过，不曾短少，我去要到黄昏才回，路上再谈，不陪你们了。”

四人忙同谢诺，均因昨日，睡得太多，连日精神养足，无须补睡。当地礼节，虽极隆重，但是简而不繁，情更真切，做过便完，底下便是自在饮食游玩，宾主各随所喜，毫不拘束，又因中弦已过，夜来虽是举火欢会，歌舞狂欢，并不强人跳月，免却无谓烦扰，台上到处扎满香花，棚又高大，四面透风，甚是清凉。老人阿庞，格外关心，又挂了几只悬床，在棚架之上，野人天真，对于所敬爱的佳客，以能讨得对方舒服欢喜，算是体面，也最高兴，只管随意，无人见笑，反觉来客，与他亲如家人。一听老人这等说法。同说：“我们困了，

自会想法，就想歇上一会，也在台上，你老人家，请自便罢。”

老人含笑走去，阿成先听要他做酋长，知道双珠此去，不会再来，就来，也不会久于停留，不禁吓了一跳。心中老大不愿，但又不敢出口，后听老人仔细分说，虽然心安了些，仍因此举难免离开双珠，心中不快。正在愁闷，双珠早已看出，笑说：“成哥，我们蒙主人，全力相助，此去必能马到成功，平安得胜，真乃大喜之事，大家都在高兴头上，我不愿看愁眉苦脸。就算功成之后，你我暂时分别，终有相逢之日，人家帮了这大的忙，你就为他出点力，也应该。何况对你这样敬爱，莫非只你一人在此，我便不会来看你么?”阿成近日，越发聪明，早已看出双珠，对他极好，这时见她星目流波，巧笑嫣然，似嗔似喜，别有一种热情，自然流露，从未见过，虽然不敢起什别的想头，不知不觉，心生感慰，当时化愁作喜，诺诺连声。

路清、双玉，自从一到，便看出双珠对于阿成十分关切。比起平日对人之好，又是一种神态。再听二人涉险经过，双珠又强着阿成，改了称呼。阿成那么一个夷人，对于双珠，更是格外恭顺，全副心神，均在此一人身上，心便明白几分。送走老人阿庞之后，又见这等神态，明已心心相印，阿成敬爱双珠，固是胜于性命，双珠对他，也似无限深情，自然流露。双玉深知乃姊性情为人，再说阿成也是真好，事前虽未想到，还不怎样惊奇。路清非但大出意料，并觉阿成，年比双珠，长十来岁，貌相虽极英武，人终粗鲁，又是一个夷人，象双珠这样一个神仙中人，竟会对他钟情，以为感恩图报所致。乘着下台闲步，双珠、阿成，同了两小兄妹一起，正和一群迎来的野人说笑，把双玉引向一旁，问其可曾听出。双玉见他露出不平之意，似代双珠抱屈，不由

嗔道："你也是个聪明人，怎连我姊姊的心性为人，都不知道。你当她是庸俗女子么？帮人应该，休说双方，同在患难之中，什么叫做感恩图报！什么叫做汉人夷人！她全没有那些分别。女子终要嫁人，遇见志同道合，对她敬爱体惜，又能帮她共建事业的，便应嫁与那人。凭阿成的人品心地，智勇义气，哪点不配做她丈夫，亏你还问得出。你也贫苦出身，如何把人分成几等。非但看轻了人。把你自己，也看低了许多。照你那等卑人自卑的意思，我先不应嫁你，怎么不想一想，随便乱说要被姊姊听去，连我都要丢人。你当非要汉城中那些骑马坐轿的纨绔子弟，或者像赵乙那样，只会把女子，顶在头上，装出一副孝子贤孙的假面具，表面把人家当神仙。实则，是当玩意。只知好色如命，既无志气，又无能力，更禁不起考验的臭男子，才配称作好丈夫么！"

路清原因敬佩双珠太深，未免求全责备，休说阿成便是一等一的男子，也有褒贬，简直认为象二女这样人，谁都不配做她丈夫，包括自己在内。并非专指阿成而言，加以事出意料，少年好奇，意欲探询这位大姨，那么绝顶聪明，外表温柔敦厚，谦和诚恳，内心纯善方正，清高绝俗的女中英侠，怎会看中这么一个比她年长将近十岁的夷人。年岁先不相当，觉着奇怪，哪知话还未说一半，便被爱妻，抢白了一大套。所说又极有理，无言可答。再一回忆自己平日言行，忽然醒悟，忙陪笑道："你说得有理，我虽随便一问，并无成见。只为大妹和你实在太好，双方年纪太差，才问两句。但我还是自私心重之故，只看见大妹，下嫁夷人，便代委曲。我得二妹这样贤美的妻子，就不提了。由此可见，言行如一之难，我已知过必改，请你不要对大妹说吧！"双玉见他发急，面有愧容。笑道："刚说不自私，这几句话又自私了。过而能改，

有何不可告人，有此勇气，只有更好，就此一件，已配做我丈夫。姊姊知道，也必不会怪你，如何以是为非，看轻自己。你是和我客气么！”

路清知道爱妻，虽比双珠，还要天真，口快心直，彼此情爱又深，常喜故意引逗淘气，但因常受父姊熏陶，对于大纲节目，关系做人之处，定必坚执到底，决不轻易放过。自己本对阿成十分看重，只为爱惜双珠太甚，觉着男女双方，年貌还不相当，又存有一些狭小的种族私见。明知双珠心志坚定，从不动摇。一经许可，决无更改，谁也不能作她的主。看双方的意思，虽未明言，阿成更是受宠若惊。仿佛出于意料，也许还未敢作婚姻之想，事情明已定局，无可挽回。终觉美中不足，急于探询。没想到爱妻这样明白事理，是非分得这样清楚，又是欢喜，又是惭愧。闻言忙答："你说得对，我都依你。不过他们还未叫明，我便自行检举，话也不好出口，等到他们有了成议再说如何？"双玉笑道："你当姊姊，和寻常小儿女一样怕羞么！男婚女嫁，光明正大，你便当面问她，也决不会嫌你唐突。既然不好意思，只要心口如一，真能分别是非，暂时不谈也可，依爹爹一向的心意，恨不能把四海化为一家。虽然力有未能，终想做一点，是一点。你方才那样，把别种人看得太低。便是那些皇帝奴才，欺压他们，视同化外的想法在作怪。有此一念，这些未开化的种族，永远无法使其和我们一体，甚而添出许多敌人，都不一定。我们所想，先把野人山内外这大片地土，化成世外桃源，无论汉苗蛮夷，全都感化过来，连成一片的心思，就极难有成功之日了！"路清笑说："我不过看得大妹太重，无意中问了两句，你便发出这一大片道理，莫非我平日所言所为，都靠不住么？"双玉方答：'你要靠不住，休看订婚，照样不会嫁你！全是

为了善恶之分，必须严如水火，坏心思和恶草一样，稍为发现，便须连根拔尽，丝毫不能容它放在心中，以防由此滋长，蔓延开来，以致迷惑原有心志，走入歧途。我是你未来爱妻，你又是我共患难的恩爱丈夫，既是志同道合，平日说笑亲热，怎么都可，心里却须公正干净，休说恶念，稍为与我们平日言行相违，都须扫除出去，我有不好之处，你也应该对我劝告，彼此年纪都轻，正在向前做人，一时大意，谁也不免，重在互相劝勉，才是一对真的好夫妻。我如看轻，不是真个爱你，还不说呢！”路清方说：“大妹感化之力，真了不得，你姊妹重逢，才只三日，便受了她的传染，随便一句错话，便不放过，再要和她那样，诚恳温和，婉而多讽，话软一点，非但年貌相同，连口吻神气，也仿佛是她化身了！”

双玉刚笑得一笑，双珠等四人已缓步走来，鸦鸦挽着双珠的手在前，又说又笑，跳跳蹦蹦，一口一声娘，正在指点沿途那些野人的陈设歌舞，说之不已。龙都紧贴鸦鸦身旁，不时向前探头，望着双珠，加上两句，偶然又和鸦鸦争论，大小三人，亲热已极。阿成紧随在后，还随了好些男女幼童，这时众野人，因奉阿庞老人之诫，不令惊扰贵客，以免和平日那样，做一大圈，把来人包围起来，七八张嘴，众声喧哗，虽然情景热烈，但是使人无法作答。再说，走到哪里，男男女女，跟上一大片，也实不便，早就传令，只在台上，与众相见，各在林边内外，树荫之下，饮食歌舞，任凭客人随意自往走动。四人不往访问，不令上前包围，因此连那许多幼童，都极少随在身旁。还是双珠，最爱那小女拉拉和日前出过力的那几个鸦鸦、龙都的盟友，特意喊来，加以几个格外依恋的男女幼童，随同游玩。这时，因见环着大片树林一圈，到处布满野人，矮木桩上，摆满酒肴山果。并且每

处都放着大小六个饮酒用的小竹筒，均是新制和两大堆整整齐齐的肉和鲜果。肉均切成薄片用竹枝插好，与对方平日吃法迥不相同。家家一样，并还争奇斗胜，用花枝扎成许多亭台走廊，大小玩意。本来住在当地树上的人家。更用各种草花松枝，扎成极长大的花彩，由所居树屋上，縋将下来，大大小小，形式不一。有的随风摇摆，万缕千条，山风一过，宛如一树天花，彩雨缤纷，随风飘舞，似落未落。有的结成一座座的凉亭花屋，四面凌空。有的更在树前日光照处，联合左右野人，结成一条条的花廊。再不，便是一根两丈来高的大树枝，埋在地上，上用花草松枝，扎成一柄花伞，挺立林外向阳之处。最小的也有一丈多方圆。这类树枝，又多弯弯曲曲，虬龙也似，扎上那些鲜花，形态越发生动，好看已极。双珠等先未留意，登台远望，只觉环林一个月形大圆圈，到处张灯结彩，成了一片花城，好看已极，比起星月佳节，又是一番光景。妙在所有野人，全都分散，各在林边，只管芦笙时起，歌舞欢呼，并不杂乱，当中大片广场，仍是华日当空，静荡荡的，就有穿得花花绿绿的野人，成群歌舞，欢呼而出，也只贴着林边，四、五丈外，朝自己这面，欢呼舞蹈了一阵，重又绕向树林之中。此退彼出，有好几起，身上也都带有鲜花，远望花龙也似，并不近到广场中心，不知何意，正觉好看。忽听鸦鸦说："这些野人，俱都感谢四人，为他除害，将几个恶人除去，人更英雄。双珠姊妹，又是阿庞恩人之孙，此次带人出山，不久还要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处，因此敬爱非常。虽因老人阿庞，再三劝告，双方言语，不能全通，又看不惯我们那么闹烘烘的，本是尊敬人家，为了你们言动热烈，反多烦扰，岂不有失敬客之道！"于是连自家子女，俱都劝住，不令上前。一面却以四人光顾为荣，非但这

歌舞，均是向贵客讨好，打算将人引去。并将十八夜里，所扎灯彩，重新加上鲜花，除内中两种专为敬神而用的，不在其内。余者全都装点出来，有的并还添了花样，隔夜早就扎好，都是半开未开的花朵，每家分人守候，藏在密林之中，到时挂起，一同出现，那花也同全部开放，都是一些经开的花，越到午后越香，所以这等香法，他们不论远近，除却照例轮值的人，各守防地，远出未归外，都一家接一家聚坐树下花廊花伞花屋之内。那两堆酒肉瓜果，和那六个竹筒，均为四人而设，一心盼望能往照顾，吃他一点东西等语，两小兄妹，并出主意，说："我们在台上，业已吃饱，这许多东西，一处接一处，吃将过去，就算时候还早，也吃不完，最好照着本地风俗，取上一两样，沾一沾唇，反敬主人。挑那喜欢的，随便拿上一点。人家太多，等到走完一圈，离开黄昏也必不远，如其饥渴，索性就吃他们的，反正差不多。夜来这一顿，摆个样子吧！"说时，双玉已被路清引开，恰有一队歌舞的野人，见双珠停立相望，便迎将上来。双珠才知众人，为她而发这样盛举，心颇不安。先觉糟蹋人力物力太多。后想：当地野人十分富足，除一年一度星月佳节和几次跳月外，终日勤劳，难得有此盛会，多快乐一天，也不为过。山中出产丰富，食粮又多。鸦鸦曾说："事完全都吃光。"花草出产更多，崖后左近，大片花林不算，到处长满，并不足奇，用来点缀，反更显得美观，增加合群向上之念。方才所想，所见不大，心正赞美，及至被歌舞的人，迎到林边，看出所扎花彩，精妙已极。对于野人的智慧，越发惊奇，因想沿林走过，遥望双玉、路清，立在一座石笋下面背阴之处说笑。意欲六人，合在一起，再往接受对方盛意，便走了来。

阿成对于双珠，始终恭敬，又因以前，常去汉城，知道

汉人风俗，不敢与之并行，自和那一群幼童，跟随在后，一手拉着蛮女拉拉，群小只管说笑喧哗，时前时后，欢呼尾随。他却全神注定在双珠一人身上。沿途美景，竟如无觉。路清见了，心中暗笑，忙和双玉迎上，问知来意，便同合在一起，沿着林边走去。这时，众野人刚得到信息，听说双珠等六人，尽量接受他们的盛意，准备走遍全场，挨家欢聚。不过起身在即，不能久停等语。一个接一个，不消片刻，全都传遍，当时起了骚动，各自兴高彩烈，振起精神，准备款待来客。众人见那野人，各在花棚花伞和扎有花彩的树荫之下，都争先恐后，望着自己前去。头一处还未走到，底下几处，已在一齐延颈探头，恨不得来客当时前往，情况热烈，到了极点。心中自极感慰，均觉谁说野人无知，象这类又诚朴，又勇敢，又有智慧，能知团结的野人，只要用心指教，不消两年，便可使其革旧从新，去掉那些野蛮愚陋的少数积习。因其人性忠实，只比大城镇中那些号称享有文物之盛的人们，更易使其走上正路，也更得用。一般皇帝奴才，偏说他们形同野兽，没有人性，难于开化，岂不是个天大冤枉。心中寻思，业已走近，对面是方圆两三丈的大花伞，非但凤舞龙飞，华盖亭亭，四面更有一圈香草鲜花结成的流苏花条，低垂下来，离地只得六七尺，五色缤纷，因风摇曳，花色鲜妍，香风扑鼻，人未走到，花气已是薰人，香留襟袖，通体芬芳。先在广场中心，虽觉香风阵阵，往来吹送，相隔太远，还不十分觉得，等到越走越近，沿林走去，便如置身众香国里，香光满眼，美不胜收。

双玉、路清，更因方才说笑争论，不曾十分留意，见此雄丽新奇之景，惊赞不置。所到之处，主人盛意殷勤，异口同声，希望众人此次出山，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福气和好처

酒。同时看到那一二百个勇士，已在加加率领指挥之下，受到沿林这一圈摆有酒肉瓜果的同族看待，情况更比对客热烈，互相拥抱欢送，周身都被人们套上许多花条花圈。内有几个比较著名的勇士和前日自告奋勇时，言行动人的，更到一处，欢呼一处，头上堆得简直成了花人，连面目都分不出来。后听龙都悄说："他们因受老公公指教，恐双珠等三人不惯这类举动，为防失礼，好些拘束。否则，你把我们看成一家，也是如此。"阿成虽是夷人，并还想他来做副酋长，相助改进。因和三人同路恐有厚薄之分，所以这些欢抱礼节，全都免去。

三人一想，人都自爱身家，也均想为自己争光，可是人心如不团结，任多心热，均无用处，也都显不出来。这类举动，更可激励人心，增加出发人的勇气和信心。便是留守的人，也必更加感动，养成一种极大的力量。与出发的人相合，仿佛一股洪流，前面浪头，还未到达，后面已在推动。通体如一，不得不止。都要如此，无论何事，既不至于虎头蛇尾，有前劲没有后劲，发生中断之虑。并且在互相劝勉激励之下，也决不会有人退缩。就有一点自私贪鄙之念，千夫所指，也必不敢，也更不好意思了。想不到老人阿庞，一字不识的人，因其多经险难，忠勇虚心，善于观察事理，暂时兴革，只管威权极重，从不违背众意，所行所为，许多合于兵法。并能宽猛并济，全族一心，真个难得。互相低声议论，想起此老，由亲身体验中，所想出的许多方法，只管未读过一句书，竟无一样不与治国用兵之道暗合，再要经人细心指教，成就那还了得。一路说笑到处受那野人欢迎礼待，身后的幼童，也越来越多。双珠见野人对自己这样好法，越想越不过意，又答应功成归来，别的虽有老公公作主，事还难定，这

些男女幼童实在可爱，怎么也必送她一点东西。听说平天寨内，衣粮财物，堆积如山。如能全数得到，每人均有一件新衣等语。这般儿童，本就爱极四人。闻言，越发高兴，前呼后拥。跟了一大片。前面幼童，见状兴奋，不等人到，再一抢先迎来。大人见四人，并不厌烦，也未禁止，于是越来越多。这般野人本爱干净，当日为了欢送老人阿庞等七人和随行勇士，越发穿戴整洁，周身都有花草装饰，一色全新，又都那般天真活泼，勇健身轻，奔驰如飞。别的美景不说，单这大群花团锦簇，打扮得五光十色的男女幼童，先就好看到了极点。有几个老年人，还恐幼童太多，欢呼尾随，惊扰贵客，想要劝阻，均被双珠姊妹，含笑止住，力言无妨，我爱他们。众心越发欢喜，高兴头上，全都精神抖擞，似这样挨家走去，虽都停留不久，也费了不少时候。眼看日色偏西，方始走完全场，回到台上休息。

老人阿庞已先回转，因半夜起身要走长路，赶到第二日太阳落山以前，才到蜈蚣谷透光有水之处安歇，中间一段，形势奇险，毒虫甚多，并还不能停足。身往前去，虽然接近另一条山外苗夷往来采荒之地，沿途均有透光所在，不似四人来路那样一片黑暗，非但路不好走，毒蛇猛兽，更是成群出没。采荒的人大都结队成群，拿有极利害的毒矛刀箭，种类甚多。有的并还拿有火器，一个不巧，狭路相逢，发生误会，难免多生枝节，甚而走漏机密，都在意中。虽在未到以前，早有勇士前往窥探，就便觅路。但已多年没有去过，不知近来是何光景。回忆昔年所受艰险，更加警惕，非格外机警小心不可，前途难料，双珠等四人，来去途向不同，更比自己还生，这一条出山的路又远，阻碍甚多，多走得快，也要十来天急行，才能赶出山去。定在当夜起

身，便是想将这开头一段，从无人行的天险，冲将过去。方才去往林内，向前两日专人赚来的几个外族老苗，探询出山地理，更增加了几分愁虑，认定中有一段险地，非在日里通过不可。问完回来，正想把那几个以前常时冒险出山，用山中荒金药材兽皮象牙之类，向汉人换取应用之物，经过九死一生，受尽艰险，勉强保得性命，经验丰富，近年业已退休的别族老人，所说之言，转告众人，再作商计。另外还要赶制两件应用之物带走。一见众人，不曾休歇静养，反去谈话，走了半天，虽觉不应多劳，但见宾主双方，情感如此深厚，也极喜慰，忙向别的野人和随行勇士，先发号令准备，事完回到台上，众人也问明达。一听老人所虑，全是为了自己。忙间告以无妨，因自双珠遇救以来，不曾当众显过身手。双玉、路清，更是平安走来，阿威虽然胆勇绝伦，也未和众人交手。内中三个，又是汉人，生得那么秀气，虽知不是庸流，关切太甚，仍恐不耐劳苦危险，不大十分放心。暗忖，野人尚勇重力，受了人家，这样礼敬，应该有所表示。便由双玉提议，走前稍显身手，练上两次轻功剑术，请人家看看，就便好使老人阿庞放心。双玉觉着此非花拳宋之比，不应卖弄，老人也恐三人，走前多劳，先想劝阻。后听双玉，力言无妨，我们带有提神灵药，连走两三日，只不断水，便是绝粮，也能支持。我姊姊那日实因连受艰险，饥渴交加，在森林中，孤身一人，跋涉太久所致。药又在我身边，恰巧分开。否则，遇见凶苗时，也不致于那么疲倦。双珠还想劝阻，老人阿庞，已先连声赞好。说："他们早想看你四人本领，我因起身在即，前两天女儿腿伤刚好，长途艰险，万一劳动太甚，人又吃亏。我知老恩人的灵药，再妙没有。既是如此，你们业已吃饱，走时欢宴，要到半夜，率

性在圆场上，养息些时，到了夜里，灯明月上，我们酋长选完，行完礼节，我告知他们，定必欢喜，你们人已起来，如其不饿，当众演完本领，吃饱稍歇，正好起身如何？”双珠闻言，方始应诺，大家也睡不着，自在台上，聚坐说笑，静等选举酋长，做完应有的仪式，便显身手不提。

要知双珠姊妹，二次月下舞剑，阿成飞索擒凶，横冲蜈蚣谷，强渡白象林，穿象阵，烧毒虫，巧占花蓝家，双剑斩凶夷，大破平天寨，巧遇赵乙，父女重逢，双珠、阿成，重返黑森林，开辟月儿湖世外桃源等许多奇险紧张情节，均在以后章节中。

第三十七章　蜈蚣谷勇士长征
宝石崖老人虑患

前文符双珠、双玉、路清、阿成，同了鸦鸦、龙都，男女两小野人，在月儿湖准备停当，定在半夜起身。日里受到全体野人热烈款待。老人阿庞，前两日带了两个勇士，赶往楠木林，去和同族少年酋长加加，商计率众来归之事，也是停当，留下二勇士在彼，独自回来，就在当日黄昏，选举出新酋长，暂代管理全山事务。并挑了一百七十多个自告奋勇的勇士，由加加做头目，随同起身。双玉因见老人，担心前途艰险，蜈蚣谷一带，又须第三日天明前赶到，非在半夜起身不可。再往前去，虽多能透天光的空地，沿途丛林密莽，毒蛇猛兽甚多，更有山外入林采荒的夷苗蛮猓，大都凶悍异常，所用刀矛镖弩，均有奇毒，既防引起凶杀，更恐泄漏机密。上下危峰峭壁，更极费事，问完去过的人回来，又临时添制了两件准备上下攀援的用具，全是为了自己四人而发，知道一行

人的本领，对方还不知道，野人尚武，最重勇力，方才受到那样热烈敬爱，意欲当众施展轻功剑术，以博众人欢心。双珠先不愿意卖弄，老人也恐二女多劳，后听双玉说，身边带有健神灵药，立即喜诺，准备做完选举酋长应有的仪式，便请四人施展，随取银笛发令，召集众人，告知前事。等到众人，闻声集合，当众将新酋长喊上台去，因阿成按着预定，也是未来的副酋长，应与洪拉，左右并立，经老人按照仪式，大声向众宣说，问明众无异词，因在日前，业已商定，新酋长洪拉，威信未立，另外推出几个老成持重的人相助，事须经过众议，不能专断。又当第一次，率众出山，关系重大，与寻常选人，还有争论分说不同，当时全数通过。在大众欢呼中，依礼将老人的皮鞭接去，未等天黑，事完便毕。四人又在台上，说笑了一阵，随便吃点瓜果。下弦明月，业已高出林梢，满林灯火辉煌，香光浮泛，灯月交辉之下，夜景越发雄丽，环着树林一圈，更成了火树银花结成的大圈彩障锦城，当中台上，本来扎有花灯，棚也高大。为了四人，要显身手，四面又点起许多燎火，照得当地，通明如昼。四人早就看好当地形势，见是时候，便向老人，招呼一声，分别施展起来，为了要走长路，事前商定，专选花巧好看的身法剑法，每人来上一套。再由路清和双珠姊妹，同比剑术。阿成虽不会什武功，因其生长山外，擅长飞矛套索之技，第一个上场，当众施展，众野人终年往来森林之中，只管身轻力大，动作如飞，但因处境不同，所用套索，只作翻山越岭之用，阿成却能做出种种花样，并能独自一人，飞驰场中，连套人物野兽，百发百中，不似野人，遇敌打猎，必须好几人，对付一个。所用刀矛梭镖，也得到菜花峒主哈瓜布的传授，各有拿手，与野人大不相同，阿成为救

双珠，忠勇壮烈。野人对他敬佩，成见本深，再见有这许多技能，越发看重。每次演毕，都是欢声雷动，赞不绝口。双珠姊妹再一上场，无论轻功剑术，各种武艺，那一样均非野人所曾见过。阿成又向众人宣说，那日双珠被擒，实是本心不愿与主人为敌，又觉自己无过，理直气壮，可以分辩。没想到恶人阴谋陷害，才致受那险难。如真动手为敌，决没有那么便宜的事。众人眼见二女，身轻如飞鸟，武勇绝伦，舞剑时节，周身裹着一团寒光。在广场上，纵横飞舞，耀眼欲花，自然相信，更把二女，惊为天人，欢呼之声，震撼林野。盛极一时。

老人阿庞，虽知二女，均有一身武功，不似寻常汉家女子，终觉人生得太秀气，真要动武，未必十分高强。不料竟有这样惊人本领。这一来，更使全族野人，死心塌地，加倍敬爱，也由不得心花怒放，笑得嘴都合不拢来。一会演习完毕，天已不早。快到起身时候，阿庞怜爱二女过甚，知道此去，长途好几百里黑森林，中间还要绕越许多危险之处，只管粮水准备充足，到底不如当地丰富。又劝二女，随同众人，饱餐一顿。本意还想叫二女，和龙都、鸦鸦，歇上些时再走。二女早将健神壮力的灵药取出，与两小兄妹，和路清、阿成，一同服下。笑说："我们此时精神健旺，便连走上两日夜，也不致于疲倦。"蜈蚣谷险要之区，必须准时赶过。起身越早越好，即使有人，中途力乏，我们赶出一点是一点。中途歇息，也是一样，阿庞看出士气强盛，二女等大小六人，各个精神，也就不再劝说。随即传令起身上路。就在大群野人，歌舞欢送之下，照着预定，往森林中进发。为了林中，地势奇突，沿途猛兽毒蛇又多，与寻常行军走法不同，不结队而行。又防迷路走失，前半乃野人平时出没往来之区，地

径甚熟，离家又近，还可无虑。再往前走，十之七八的路径，非但野人不曾去过，连老人阿庞，也是数十年前，走过两次。许多地方，均已忘记，加以山中，常有地震，陵谷变迁，树木成长，又极迅速，数十年的光阴，形势大变，全仗新近访问出来的道路，和一种习惯自然的分辨途向之法，人数又多，样样均要留意，走时，必须把人散开，远近前后，各有联系，准备一有警兆，或是发现险地，当时便可集合，同力应付。轮流运送粮食用具的人，分作几起，走在中间。每四五人，护着一个背子，一同前进。另外每人身上，至少带上一日之粮，以防万一遇险失散之用。端的计虑周详，灵活已极。二女上路之后，越发看出老人阿庞心思细密而又巧妙，无一处不合实用。自与兵法相合，看去三五为群，由沿途林隙树缝中，觅路前进，时分时合，形势散漫，一点也不整齐，实则如手使臂，牵一发而动全身，更能互相扶助。勇于为公，便是久经训练的劲卒，也难得见到这好素质，最难得是，合将起来，一个整体。分散开来，又能各自为战。彼此之间，均有呼应，动作机警，又极胆勇，迥出意料之外，后经路清，仔细询问，才知这些均是老人阿庞，积数十年的经验，全凭实际体会而来。同去这一百七十多个野人，又是全族中，胆勇过人，久经训练的壮士。为了老人阿庞，感恩心甚，急于要将符南洲救出。又听大盗盘庚，党羽众多，本领高强，特意仔细选拔，体力稍差，甚至人太粗野，性情愚蠢一点的，都不使其加入。因其取材太严，抱着兵贵精而不贵多的主意，所以连二百人，也未凑足。这里面还有三十多个著名的勇士，投得一手极准的镖矛叉箭，便遇见多么凶毒长大的巨蟒，也可无虑。就这样，老人还不放心，一个人不时赶前赶后，指挥往来，又由林隙，援到树木顶上，

四面查看，神情始终紧张。二女路清，均觉奇怪，劝他不要这样劳神。老人只是微笑不语。老像前途将有危险发生之状。这一来，连阿成看了均觉奇怪，悄问龙都，和另一野人询问，说是这条路上，什么奇奇怪怪的毒蛇猛兽都有出现。不遇则已，一来就是一大群，绕着那些参天合抱的巨木，四方八面冲来，决非人力所能抵御，还有多得不可数计，潮水一般的毒虫，比起猛兽毒蛇，还要可怕。必须凭着耳目灵敏，老远避开，不使得知，才可无事。那万千成群的猛兽，奔驰起来，山摇地动，老远便可听到极猛恶的骚动，以及大群野兽，冲撞挤轧的巨响。人们还可在事前警觉，设法避开，不去惹它，也可无事。最可怕是当它休息饮水之时，悄没声聚在水塘草地之间，四外暗林中，再伏上一大片，来人无心走到，狭路相逢，林中黑暗，没有灯光，不能引路，那却危险已极。如其知它特性，能够避开，也还罢了。一个无心激怒，或在未发现大群以前，偶然见到两三只，心想顺手牵羊，打它两只，饱餐一顿，稍为不巧，惊动全群，狼奔豕突，朝人冲来，这类东西，天性凶野，照例前仆后继，不怕死伤，遇见不会爬树的，人们援到大树上去，强忍饥渴，与之相持，或能保得暂时活命。等它时久自去，再行逃走，还有一线生机。否则，连逃都无处去，吃它闻着人味，和望见灯光，成群追来，不将人扑倒不止，简直凶多吉少。每人身边，各带干粮，便由于此。

幸而野人，从小生长森林，非但耳目，嗅觉也是极强，不论有风无风，相隔老远，均能嗅出气味，去的人久经训练，力大身轻。这条道路，每年又有人走过，知道许多趋避，通过尚非甚难，稍差一点，休想平安通过等语。双珠姊妹等长幼六人，自一上路，始终走在这一队人的中心，休说赶

在前面，随同探路，连想随意走动，离开内中两个派作同伴的壮士，也被老人阿庞禁止。老人如其走开，随行作伴的壮士，看得更紧，不时口中还打着呼哨，与前后左右相应。双珠姊妹，先还不耐拘束，后听这等说法，又见众人，一路前呼后应，羊皮灯笼，远近隐现，在暗林中闪动。远望过去，鬼火也似，信号接连不断，四面发来。等走到第二天的夜里，走着走着，忽然老人手中红灯一挥，声音全无，灯光立隐，人也改成几条直线。在相隔不远处，由几个目力最强的人引路，轻悄悄改道，绕将过去，至少绕出二三十里，方始回复原状。由此起接连遇到两次，都是如临大敌光景，老人更是时上时下，时前时后，四面飞驰窥探，脚不停步，沿途休息饮食之处，因在中途绕路，都与预定不同，休息时光，长短也是不等，大都有水而透天光之处，这类地方，多是野兽出没之区，一面要在附近，查看地势，一面还要查看天色早晚，端的劳苦已极，决非常人所能忍受，幸而二女和路清，均有一身极好功夫，体力健强，能耐劳苦，又因救父除害心切，恨不能当时飞到，丝毫不以为意。阿成和那大群野人，这类生活，均成习惯，虽比平日，劳苦一点，也均不在心上，反因此行，功劳甚大，能为山中同族大众，争取财富技能，又在老人阿庞领导之下，人心如一，个个兴奋，踊跃争先，谁也不肯落后，所以走得十分顺利。接连三天，均无变故发生。途中打了几次临时发现的野兽，俱都无关紧要。毒蛇大蟒，要未遇见，有两处蛇兽出没之区，也都绕避过去，还多赶了不少里程，众人均说老公公和四位尊客的福气，比预计快了许多，照此走法，可以早到两日，断无误事之理。双珠姊妹等四人，自更喜慰，老人和众人商计，蜈蚣谷想已快到，当地树幕，密不通风，无法穿过上面窥探，正想

赶往前面查看，忽一勇士，赶回报信，说蜈蚣谷离此不足里，中间还隔着大片石崖空地，虽然下面地势低洼，到处污狼藉，大小水塘甚多，却可稍为停留，吃饱休息，养好神，再往前进。正是时候，老人问知天色尚早，刚刚过午，知道蜈蚣谷内，形势奇险，并有蛇兽瘴毒，不到夜里难通过。谷外更多危机，当日虽然早到，天明前，便可把这段险地走完。此时瘴气正盛，就有解药，也是危险。途中带，暗如深夜，林深草密，无法立足，难得有此大片石崖坡，正好饮食休息。高兴头上，既未细问形势，又未亲往看，只听说当地是片突出林中的平崖，四面均是浅坡，地宽广，虽地不高，无什树木，坡下均是长满水草的泥沼塘，崖上却极干净，草木不生，便即发令，率众赶去，到一看，石崖果然宽大，偏在谷旁，并与谷口断崖相连，昔并未到过，环绕石坡的泥沼水塘，一片接一片，到处都是大小约有二三十处，照着多年经历，一看便知不是什么好所在，早就断定这类污泥沼泽之中，非有虫蛇之类潜伏可，无奈人已到达，前进既有瘴毒之险，后退又无善地可以留。想起日前生苗劝告，必须算准时刻，只在天明前两三时辰之内，通过蜈蚣谷才可无事。谷口有一宝石崖不可前之言，心中一动，但是生平胆勇过人，不畏艰险，更不愿回头路，虽料当地，十九是苗人所说，可望而不可即的宝崖，念头一转，也就罢了。

后经四面查看，见那许多沼泽，虽然可疑，尤其每一塘旁边石地上，均有泥污痕迹，内里必有生物，但因崖顶旷，广达数十亩，石地干净，并有大小数十块天然平石，以坐卧休息。心想，所带人多，都有极好兵器，和毒镖毒之类，就有凶毒之物，突然来攻，也能应付得过。此时无

东西出现，天气又好，只是炎热一点，惟恐二女路清，汉人怕热，还特意搭起大小两座帐篷，再照旧例分人防守。一面准备饮食，二女先还不肯，后听老人说天气还早。我们所带帐篷，可大可小，谁都可以入内休息，并非专为你们四人，鸦鸦又在喊热，二女自无话说，本意是将帐篷一齐建在中心。后见西北角上，地势较高，离树较近，风景较好，又便眺望，便将一座小帐篷，建在当地崖角之上。大的一座，建在中心，老人见那石崖，只此一角高处，削立到底。下面虽有一处，长有大片水草的水塘，上下相隔，既高且远，这样险滑的山崖，就有毒物，也不会由这面窜上，便令二女等长幼六人，挂好悬床，歇在里面。静等夜来风凉，穿谷而过。这时，天气也只申初，炎荒之区，虽是八月下旬的天气，照样热得难耐，天也较长，众人连走了两日两夜，森林之中，不分朝暮，长途漫漫，老是接连不断的巨木大树，重莽密谷，荆棘泥沼，毒蛇猛兽，随时随地，均可遇上，不到适当地方，不敢停留，好容易发现可以停留之处，偏有别的顾虑，中间又遇到两次兽群，须要绕越，惟恐初次经历，一个把路走迷，或是不能按时通过蜈蚣谷，便要添出许多麻烦，进退两难，大家都是赶路心切，惟恐误事，途中极少休息。虽说这般人各个勇健，似此艰险难行，暗如深夜的黑森林，连走了两三天，到底不免疲乏，先是大家合在一起，争先前进，各人都提着一股勇气，还不觉得，及至到了崖坡上面，见当地平坦空旷。前面不远，便是那条蜈蚣谷的难关，偏又遇到这样天然阻隔。不到时候，不能通行，要到半夜亥子之交，才能起身，有这许多时光阴，可以休息，人们心情一松．不由都有了一些倦意，双珠姊妹，见老人阿庞，真不愧是个首领，样样身先士卒，哪一面他都顾到。饮食休息，却都落在

众人的后面，非要全照顾到，才肯享受。所用帐篷，制作巧妙，大小分合，全可如意，因见自己和路清，都是汉人，恐在山中，经历不久，饮食起居，许多不惯，特意先搭了一座小帐篷，把长幼六人，安顿在内。自己独在烈日中，指挥一切。转眼那一卷卷兽皮麻布制成的散片，和木棍支架之物。不消片刻，在人多手快之下，又搭好了一座大的帐篷。阿庞带着满头大汗，赤着上身，还在篷内外跑来跑去。帐篷四面凌空，篷顶还有野人新采来的野草树枝。老人似因众人，长途劳苦，天又太热，业已改变初计。将随带的帐篷，多半连起，结成一座亩许方圆的敞篷，因那篷内，木柱支架较多。有的地方，又是悬床改用，不似小篷中，设有悬床悬兜，人都席地坐卧。内有许多勇士，嫌崖石热得烫人，又去附近森林中，割了许多野草，铺在地上。建成之后，四面透风，也颇凉爽，这将近二百个勇士，本可全数休息在内。老人阿庞，仍不放心，来去两面，阴凉隐秘之处，派有专人轮流守望不算，自己还选了几个勇士，轮流查探，转眼之间，人都分别吃饱，多半卧倒篷内。阿庞方始拿了食物大嚼，简直没有休息，并向众人警告，下面那些水塘，十九有毒，无论天气多热，身上汗污难受，不奉号令，不可前往沐浴。吃完，又环着敞篷，转了两圈，朝那些未睡熟的壮士，分别低声嘱咐了几句。回到正对蜈蚣谷，篷侧背阴之处坐定，周身已和大雨淋过一样，热汗交流，双珠姊妹，见众野人，对他那样恭敬爱护，此时老人，如此劳苦，不得休息，竟无一人，开口劝说，各自饮食安卧，视若无睹，那铺有野草的地面，均被众人占去。老人独坐棚侧石地之上，阳光虽晒不到，地上却是空的，这么烫的崖石，如何能睡，几次想要过去，请其到小帐篷软床上面，安卧些时，均因老人，事前力嘱，不令过去，

刚一走出篷外，便被摇手阻止。后听龙都、鸦鸦说，老公公勇猛绝伦，尤其率众远出，样样都要操心，把随去的人当作婴儿一样爱护，已成习惯。野人天性纯朴，几次力请不听，也就听之。他并非没有休息之时，必须守到夜来，先睡的人，业已养好精神，睡足起身，他再偷偷选上几个胆勇机警，可以代他照顾众人的，分头主持，自己才去休息。但最恨人，故意讨好，假装睡醒，有几个担心他的人，故意假睡些时，欲往接替，反被斥责。他主意已定，谁也说他不动，只得听之。来路停留时少，所以好娘娘，不曾看出，最好我们先睡，少时还可替他，否则，老公公又要生气了。他平日常说："我如同两三人，出去打猎，彼此照顾方便，同去的人，又极机警，那还无妨。如其带了多人远出，只有一人，受到伤害，便要少掉一分力量，我是领头的人，真遇仇敌拚斗，自然不计安危利害。如因平日疏忽送命，回时有何面目，见他家人，一个族中勇士，为了全族安危，前往杀敌御害，或与毒蛇猛兽搏斗，虽死犹生，永远受人尊敬，这等死法，非但值得，也极体面。如其敌人蛇兽，未遇一个，就此送掉，把一个应受众人敬爱的勇士，无故送掉，我也对他不起。我是众人头领，他们都是我的手脚，如何可以大意呢？"所以老公公，法令虽严，因能以身作则，除和众人劳逸与共而外，用心出力，只比众人更多。凡是险阻艰难的事，他都抢在前面，舒服时节，非要众人，都照顾到不可，除却因受众人敬爱太甚，他那月儿湖木屋，虽是发号施令之地，仿佛比众人所居较好而外，余者饮食起居，均和众人一样。即使偶有不同之处，不是他自家冒了险难，亲手取来，东西太少，无法分配，众人罚咒不肯分润，归他自用，便是众人的敬意，使其无法推托。他那花林塘树屋，号称禁地，实则，那片地

方，并非他要据为私有，只为当地，有许多出产，为数不多，惟恐大家随意糟掉，想等雨季到来，平均分配。当地所居，又是一些劳苦功高的老人，或是孤弱无依的勇士家属病人之类，不愿众人，前往骚扰，并借此奖励出力的人，好使大家上进。只管地方，是他开辟出来，所居树屋，仍极寻常，不过他爱干净，整齐一点。所以全族不论男女老少，对他敬如天神，爱如父母。不是能得人心，好娘娘和阿成叔叔，那日早遇害了，二女路清闻言，对于老人，越发敬佩，怪不得法令那么严明，途中无论遇到多么艰险的事，只一开口，去的人从未见其面带难色，反更现出喜容，事情也必做到，有时当众询问，更是同声抢先，无一退缩。这等智勇双全的将才，偏生在深山森林之中，不为世用，真个可惜。

双珠阿成，因受老人救命之恩，最为关切，见他独坐热地之上，不时四面张望，这样劳苦操心，不见丝毫倦容，单这精力，也是过人，心越佩服，也越看不下去，忍不住走出小篷，欲往劝说。老人摇了两次手，见双珠不听，便迎将上来，悄问："他们均已睡熟，只等日落黄昏，有几个起来，去将两面守望的人替回，我自会睡他个够，你来寻我，有什么事么？"双珠便说："自己带有健神灵药，丝毫不倦，想代老人守望，请其休息。"老人笑答："乖女儿，你真有好心，我也真爱你们，但是你们，虽极聪明武勇，这类事尚是初次经历，许多均不知道，休说你们，便我生长森林多年的人，耳目闻嗅，样样灵敏，照样发生变故，那隐伏在旁，没有发现的危机，到处都是，稍一疏忽，便有不少伤亡，你们如何照顾得来，并非我不想舒服，只为象这一类地方，我这多年来，曾经遇到过多次，虽然形势不同，也只大小高低之分，十九发生事故，极少平安过去，偏巧今日，走到这里，

为了途中绕走两处远路，事前只听那两个老苗人说起，蜈蚣谷内外，危机甚多，必须第三日天明前通过，忘了我们，脚程较快，竟赶过了头，前进后退，均有不少难题，明知这片石崖，多半不会平安，一则长途劳乏，好容易有这休息之处，途中泉水，又都带满，用到夜来，还有富余，不须寻觅水源，沾那下面毒水，我素来不愿违背众人之意，看出他们，均想休息，必须使其养好精力，才能上路，好在我们人多，准备又足，即便发生变故，也能应付，事前如能警觉，更可避过。此时前进，自然危险，退路却早想好，方始停留下来，以我预料，这里一定伏有危机，不知何时，便要发生，可是等了这些时，来去两面守望的人，连用晶片映着日光发来信号，均是安静无事，并还探出蜈蚣谷中，地势宽大平坦，花草满谷，景物清丽，日朗风清，气候甚好，那最危险的两处，都在靠近出口那面，相隔尚远，如非篷已搭好，又看出谷中风向，和日前老苗所说种种危险，惟恐万一发生祸变，后退较难，这里居高临下，许多方便，早搬去了，我从小习惯，几日夜不眠不休，毫不足奇，我拿不准何时发生变故，你们经验虽差，本领却高，如其对我关切，最好先睡，养足精神，到了黄昏左右，如其无事，人也睡醒过来，我去安歇，你们四人，代我防御，使我梦稳心安，不更好么。”

双珠知道老人，言行如一，听口气对于当地，十分疑虑，必有原因，别人也实无法替他，因想大家，都已疲乏，想在变故不曾发生之时，使众人先睡，如能睡足更好。否则睡一些是一些，闻变立起，到了黄昏将近，众人多半起身，照他所说，准备防御，守到半夜，再行上路。如有事变发生，精力回复，也易应付，所说均极有理，劝也不听，只得答应。同了阿成，回到帐中，见龙都、鸦鸦，已先睡熟，双玉、

路清，也有倦意，率性各在当风之处，悬床上面卧倒，互相谈论了几句，吃野风一吹，相继睡去。

这所小帐篷，本是兽皮和山中特产的粗麻结成，外皮内麻，共分两层，不用时均是附有一两根木棍的散片，可以卷起，用时打开，撑好木架，钩搭停当，便成一篷，大小如意，起初本和大篷一样，四面空敞，因是皮麻两层，上面未铺野草树枝，搭好之后，老人仔细看了两遍，忽将对着崖角一面的小半圈，加上皮幕。外面再撑起一片兽皮，成了一片中空的夹墙，说这样可以挡住西晒，左右边沿上，再上好一列上附长约两寸的毒刀毒刺，双珠等知是防备蛇虫侵入之用，来路曾经见过，也未在意，因贪风凉，两姊妹和路清的软床，都设在当风背阴之处，差不多快要伸出篷边之外。双珠睡时，曾见老人，拿着一块水晶磨成的信号，映着日光，向前后两面挥动，似在发令。跟着，人又起立走动，因其举止从容，不象有事发生，也未在意，因觉老人太劳，心中关切，自己这面，又谈了一阵，等到睡熟，日色业早偏西，天气逐渐风凉起来，连日辛劳，难得安枕，长幼六人，睡得十分香甜。隔了些时，还是双珠，首先惊醒，起身一看，天已入夜，野人已有不少醒转，人却不知散往何处，前后两面，均有皮灯闪动。在发信号，约有十来个壮士，拿着兵器，在暗影中往来守望。石崖广大，相隔约有八九丈，崖坡边上，还烧着几堆营火，还扎有不少火把。下弦新月，业已挂向遥峰，光景不算太暗，估计老人阿庞，业已入睡。偷偷掩去一问，说是刚睡不久。老人初意，当地如有毒蛇猛兽，都在黄昏以前出现，或往水塘之中，游泳饮水，如到天黑不来，便是当地水草有毒，或是污泥太深，水浅地仄，等等原因。这类东西，大都成群结队，来去均有定时，各不相扰，只在日

辯以前发现，由半夜起，直到天明，至少还有两三起，或者更多，各有各的地段，互相分据，同时都来，自己由午后到此，大半日光阴，非但当地，毫无动静，连前后两路守望的人也未见到影迹，虽觉这大一片空崖沼泽，水草又多，偏是这样安静，始终不曾见到一个生物。为了中途绕路，所行途向，偏在一旁，虽与蜈蚣谷崖顶相连，只中间隔着一列断崖陂陀，但与指路苗人所说，途径不同，苗人往来之路，是在另一条入口，中间还隔着一片沼泽乱石。又是极少人行的险径野地，不到近前分辨不出。而这一片石崖，苗人并未提到，还是快到以前，听前行壮士探报，看出这里正对蜈蚣谷。苗人所走，反是谷旁一条崖缺裂口，彼时人均劳倦，天气又热，只命两人，攀援往看，听说难走，地上污泥又多。心想，前面山谷，与苗人所说，形势不同，并未走错，此去又是正路，高低两面均可行走，由此动身，只更方便，苗人又有谷口一段，不宜停留的话，这才停了下来，照着以往经验，这类高崖森林包围的平地，越是空旷冷静，越是可虑。森林中难得有此大片水草空旷之处，怎会不见生物。心中疑念，虽然未消，眼望四面，始终那么静荡荡的。时候一久，又见夕阳已快落山，为防各地泥沼水塘中，伏有凶毒之物，又和一些睡醒刚起的壮士，设法引逗，均无异兆，渐渐心安了些。随将前后两路防守的壮士替换下来。仔细问过，见后醒的人渐多，自信如有变故，也可应付，山月已渐高起，众壮士又一再请求，要他休息。这才传令，选出数人，代为主持。一面命先醒的人，赶扎火把，升火戒备，一面分人，带了防毒的药，四面守望，去往前途窥探。如其发现警兆，立时通报。并在前面崖坡上下，升起几堆野火，命人掌管。又等了些时，终无动静，方始回到篷内睡下。刚睡也只半个多

时辰，睡前留话，双珠等四个大人，如其醒转，可将前言告知，令其就在崖顶坐镇，不可离开。未醒以前，更不许人往惊动。双珠问完，见无什事，觉着夜风渐凉。鸦鸦睡在挡风之处，先因嫌热，只穿了半截蛮装，麻衣单薄，恐遭夜凉，妹子又是一个怕热贪凉的人，打算给二人把前后心盖上一点，便往回走。相隔小帐篷，也只一两丈光景，猛瞥见崖坡火光反映中，靠外一面的帐壁上，有大小两条黑影闪动，先还当是有人起身，定睛一看不禁大惊，原来帐篷后面，皮幕之上，伏着两个怪物。初发现时，只看到它的上半身，仿佛象人，只是手臂较短，一大一小，还未看真。等到走近细看，小的一条，刚往篷顶游上，现出长尾，这才看出那东西，形似壁虎，小的一条，也有一人长大。大的只前半身，爬在篷后皮幕之上，已快到顶，那么坚牢，而又绑扎极紧，约有两丈方圆的帐篷，竟被压得轧轧乱响，大有坍倒之势。同时瞥见篷顶上。还有一只大的，那东西乍看象是壁虎，实则与鳄鱼穿山甲许多相似，形态更加狞恶，一张血口长达二三尺，开合之间差不多快要连到头颈，又长又大，少说也有尺许多宽，一片长舌，火焰也似，吞吐不停，周身绿黝黝的，隐隐放光，头上凶睛，约有拳头般大，似还不止一对，碧光闪耀，甚是怕人。内一只大的，援向篷顶，正在朝下探头，份量已是不轻。小的一条，再窜上去，帐篷自然支持不持，上面恶虫一动，便跟着摇晃起来，猛想起方才睡梦中，仿佛听得有什响动。惊醒转来，因见大篷之中，人多睡醒，形势安静。老人不知睡未，只顾赶往询问，不曾细看篷内。其实恶虫早已来到，方才竟未发现，这等猛恶之物，也许还有奇毒，差一点没有误了篷内四五人的性命。就这样，还不知道篷内的人，中毒没有，情急万分之下，如换别人，早已出声惊呼，不知如何是好。

双珠却是机警胆勇，看出篷后最大的一只伏在那里，只现半身，尚无动静。篷顶这一大一小，业已往下探头。下面一边阿成和龙都，一边路清，均已睡熟，双玉不知何时移卧篷内，似还不曾惊觉。又见恶虫欲前又却，随同篷顶晃动之势，不似就要发难神气，惟恐人声呐喊将其惊动，窜将下来。路清头在篷内，偏向一旁还好一些。阿成上半身，伸向篷外，小的一条恶虫，正离他的头部不远，如非先贪风凉，将篷搭成平顶，恶虫身太沉重，那篷又软又滑，吃它一压，四面篷柱，均往里缩，成了一个凹槽。篷边横柱较细，不禁重载，恶虫似恐压断，探了两次头又缩回去，只往外稍为倾斜，早已就势滑落下来，正落在人的头上，休说睡熟，便醒在那里，只吃它一口咬上，也无生理。又见大小两条恶虫均不老实。又是这类又软又易晃动的帐篷，第一次遇到，有些惊奇。到了顶上，行动反倒迟缓，始而争先想要下来，可是稍一用力，篷便不住摇晃乱响，重又惊退回去，下面的人，才未受害，双珠惟恐一不留神，被它窜将下来，反倒误了前面二人性命，虽是情急万分，必并不乱，先往旁边石后一闪，随手取出兵刃暗器，先用一双钢镖，朝篷内石地上抛去。跟着纵身而起，准备一面惊醒篷内的人，一面用毒弩，去打恶虫凶睛，将其引开，一面出声报警。他这里刚刚双手齐扬，提心吊胆，发出镖弩，口中喝得一声，忽听一片惊呼，起自身后，匆促之间，还未及转身回顾，又听篷内，连声呼喝，接连大小几条人影，飞窜出来。上面恶虫，也是窜落，同时又听叭哒一声大震。跟着，便觉身后，火光照来，百忙中刚瞥见那条小的恶虫，随同一条人影，滚跌地上，好似和阿成，扭在一起。还未看真，又听窸窸两声急响，由远而近，似往自己身旁冲来，目光到处，正是两条丈许来长的毒虫，

张着血盆大口，露出上下两排刀钩一样的利齿，横冲过来，喊声不好，又见阿成双手扣紧毒虫咽喉，双脚夹紧下半身，满地腾掷，拚死恶斗，形势万分危急，立时就势施展轻功，纵将过去，凌空一剑，本想朝恶虫头上砍去，忽又发现一虫一人，纠缠甚紧，满地滚扑，恐伤阿成，心里一慌，人已下落。这条小的恶虫，也有八九尺长，身后长尾甚是灵活，目力更强。先被阿成制了机先，上来便以全力，扣紧它咽喉要害，人头顶在巨腮之下，有力难施。阿成原是梦中醒转，瞥见恶虫探头，知这东西利害，一面暗中惊醒篷内的人；一面拔出腰间毒刀，想好主意，准备等它窜下来时，人身往里一缩，就势一刀，朝它咽喉软骨刺去。

不料双珠掩来，不知篷内人已惊醒，见势危急，抛镖警告。阿成分了点心，恶虫恰巧受惊窜下，身重力大，篷边横木，又被压断。阿成一刀刺歪，插向毒虫腿骨之内，未中要害，手倒震得发酸，一时情急，抛去手中刀，双手扣紧毒虫咽喉，再将双膝夹紧虫身，两脚踏紧毒虫后腿，随同滚跌在地。事有凑巧，恶虫除却口目，咽喉和腹下，有限几处要害外，周身刀剑不进，皮鳞坚如钢铁。阿成先这一刀，恰由腿骨缝中刺进，毒性本就快要发作，痛痒难当，再见又一敌人飞到，凶威暴发，连身腾起，调转长尾，横扫上去，双珠人已落地，仗着手中是一口削铁如泥的宝剑，见势不佳，立即施展轻功，单手持剑，拄向地上，人却手握剑柄，头下脚上，连身腾起，本意就着手中剑，微一垫劲之势，往旁翻纵出去。不料毒虫，用力太猛，后半身又较脆弱，恰巧撞在剑锋上面，噼啪两声过处，石火星飞中，长尾恰巧打中剑锋之上，迎刃而断，激射出去老远，因是用力太猛，双珠手臂，几被震麻，崖石被剑尖划碎了一条小沟，宝剑也被震脱了手，双珠

身手，本极轻快，心思又灵，刚一落地，接连两枝毒弩，照准毒虫断处打去，毒虫前半身，虽是鳞坚如铁，大部蛮力全在这条长尾上面，一经斩断便难施展，腿短身宽，咽喉被人扣紧，后腿又被踏住，失去效用，加上两次受伤，腥血狂涌，毒又大发，怎禁得住。转眼失势，仰翻在地。吃双珠抢了宝剑赶过，照准咽喉一剑，当时杀死。阿成用力太过，身上擦破好几处。因见四面，都有恶虫涌到。老人阿庞，也是惊起，正在发令抵御，火团乱飞，总算自己这面六人，一个未伤，篷后那只大的，早被双玉发现，用身边毒弩，隔着帐篷，无意之中，刺中咽喉，那东西又太长大，当地是片峭壁，上下相隔甚高，最大的那条负痛受惊，滑跌下去，后壁帐篷，也被抓碎，不是前面，有两条恶虫下坠将地稳住，几乎将整座帐篷全数带倒，连卧在软兜里面的鸦鸦，也几乎被它带落，送了性命。由此便听下面腾扑吼叫之声，宛如儿啼，听去十分凄厉，并未再起。另一条由篷顶窜下以前，便吃路清，左手毒刀，右手毒弩，一齐打中它血盆大口之中，就势人往旁边一翻，由侧面空处，纵将出来。这类毒弩，最是利害，多么凶毒性长之物，只一打中见血，转眼毒发身死，至多半盏茶时，便要毕命。恶虫恰又伤中舌根要害，死得更快，阿成还未脱身，已先送命。路清、双玉，同了鸦鸦、龙都，看出这面形势危急，也正赶到。可是当中篷前，还有四五条大的，尚在朝人猛窜。阿成还想赶去，双玉见先追自己的两条，已为野人所杀，忙将他止住，又埋怨了几句，不令单独上前，匆匆取出伤药，和解毒的灵药，与他敷服。阿成也觉周身酸痛不敢再强，长幼六人，赶到正面，才知这类恶虫又凶又毒。形似穿山甲，与鳄鱼同类，野人叫它石螭，水陆两栖，凶毒无比，力大异常，多么利害的猛兽，被它一尾巴扫中，

立时筋断骨折休想活命，性又记仇，不死不休。阿成当时，只被喷中一口毒气，也是凶多吉少，幸而前两年入山采荒发现过两条，峒主哈瓜布恰是内行，知道这东西的凶毒和那短处，初遇之时，内一勇士，见同伴为其所伤，恰巧内中一条扑到，也是这等打法。阿成记在心里，知那血口，又宽又大，所喷毒气，照例朝上狂喷，势急如箭，人如掩在它的腮下，抓紧咽喉软皮，时候一久，便可致它死命，于是如法炮制，不料当地毒虫盘踞甚多，就这小的一条，也比前年所遇长出两三尺，力气更大，如非双珠抢救得快，照样不保，这东西又最狡猾灵巧，动作甚轻，脚有吸盘，多高的峭壁危崖，均可随意游行上下。和壁虎一样，声如儿啼，凄厉怖人，日里藏在下面污泥塘中，大小也有数百条之多，身上皮鳞，又和泥土同色，稍有惊觉，便不再动，并将前额四只凶睛闭上，只露一线，朝前窥看，老人日里，先见如此晴天，崖坡下面到处都有晒干的污泥，早就疑虑，但未想到是这类凶毒的石螭。为了当地，四面空旷，来路和左右两面，宛如大半圈树城。等了一天，毫无异兆，山月已高，照着平日经验，此时不见蛇兽之类，来此饮水，前途瘴毒又重，始终不曾发见生物往来，分明水中有毒，如有警兆，当在前后两面，来去路上，于是睡前把人分开，以为那崖居高临下，又在中心，即使有什警兆，一个信号发出，人都赶回，上下夹攻更易得手。谁知这东西，只一清早和半夜阴凉之时，不肯出来，动作那么狡猾，如非双珠和留守野人，惊觉得快，稍慢一步，不知多少伤亡。就这样，不是老人，经验丰富，样样防到，预先在崖上下，生了几处火堆火把备得甚多，众人身边，又都带有发火之物，想要打退，仍非容易，连想突围上路，都办不到了。

第三十八章　烈火攻毒虫大泽深山偏多怪异　迷云横绝顶奇危极险又失同侪

原来当双珠回身，发现石螭以前，大帐篷四外，连明带暗，本有一二十人守望。因见夜静无事，虽听老人睡前，再三嘱咐，怀有戒心。时候一久，眼看再有一个多时辰，便该起身，未免松懈下来。对于双珠姊妹，又极敬爱，见他走过，多半赶来，相见说笑，内有两人，常随老人出猎，经历较多，人也机警。正说，众人不应离开防地。忽然瞥见左近坡侧，伏着两条黑影，先已见到，当是两大块并列的崖石，急于与双珠相见，不曾在意。二次发现，忽想起这黑影先在崖腰斜坡之上，如何往上走近了些，再往旁边一看，同样黑影，竟有三处之多，有分有合，长短宽仄不等，停在崖边一带不动，又不像是生物，心中奇怪，正告同伴查看，内一壮士，年轻胆大，正要持灯照去，头目加加，恰巧睡醒起身，因听外面，双珠说笑，侧顾老人，卧在对面，睡得甚香，觉着身是头目，不应这样贪睡，心生惭愧，匆匆赶出，刚到外面，正赶上内一恶虫，正在偷眼看人，碧光连闪，加加人本机警，忙喝，大家留意，扬手一支梭镖，朝那发光之处打去。先并不知何物，胆大的一个，恰又抢起一枝油松，往前走去。火光照处，毒虫石螭，全形毕现，就这初上来的，也有十来条之多。再看后面坡下，碧光不住闪动隐现，整片全坡，到处都是，有的并在缓缓往上移动。靠近崖顶的几条，业已惊动，知被识破，一条条箭一般窜将上来。照那来势之

猛，本非伤人不可。幸而加加，心灵机警，一面口中大喝，发出警号，命众备火。一面非但不往后退，反冒奇险，往崖口斜坡旁一座火堆纵去，扬手拿起点燃的火把，照准石螭乱打，篷内外壮士，也相继惊动。老人更是内行，纷朝火堆前赶去，一面把随身携带的油松火团，就火堆上点燃，争先朝前打下。一面发出毒镖毒弩，结果虽只打伤了两三条，余者均被火惊退。老人百忙中，瞥见双珠姊妹这面，还有两条，不知利用火攻，心中忧急，刚拿火球赶去，双珠等六人，业将大小三条石螭除去，赶了过来，会合一起。老人细一查问，且喜无一伤亡。阿成也只一点浮伤，将皮肉擦破几处，敷药止痛，并无大害，也无一人中毒。火光照处，看出石螭甚多，少说也有一二百条，崖坡下面，黑压压一片，已被布满。几个胆勇之士，拿了火球，朝下一打，落在那里，便乱蹦乱跳，往来惊窜，啸声越发洪厉，火光一灭，重又聚拢，一条也未逃退。有的并还猛张血口，朝着上面，怒吼狂喷，众人乘机，连发毒弩，虽打中了几条，暂时看去，决无退意。老人知道随带油松火球，虽非少数，照此打法，终有完时，后路的人，虽已闻警赶回，前路却被隔断，业已发出信号，令其备火防御，待机听命，无须过来。长此相持，终非了局，便和众人商计，知道石螭畏热怕火，口有奇毒。天已不早，与其困守当地，不如每人拿着火把，结成阵势，冲杀下去。到了谷中，就是恶虫追来，火把用完，沿途松枝油柴甚多，也可临时补充，省得被困当地，许多可虑，刚命众人，分班拆去帐篷，扎好背子，把所带油松火把，查点一遍，分配众人，拿在手上。嘴里衔上解毒的药，各将火把向外舞动，另一手拿着兵器，四人一排，内里的人，随在边空隙之处，专发毒镖毒弩，每排隔开两三步，结成一长

火龙一般的队伍。事前并用许多火球，当先开路，等石螭往两侧惊退，再舞火把，冲将过去，刚刚准备停当，用火球打出一片空地，待要越过前向断崖，沿着蜈蚣谷崖顶，往前走去，谁知恶虫狡猾，见前面无法上攻，已有数十条，由崖脚隐僻之处，绕往崖后，掩将上来，幸而双珠姊妹，和路清、阿诚断后，发现又快，不等追近，便用火球打退。这些火把油松，都有油质，为壮声势，所有皮灯笼，全都点燃，里外一齐舞动，吓得那些恶虫，纷纷旁窜，反被众人，连发毒弩毒箭，先后伤了二三十条。路虽难走，仗着各人，都是力大身强，精神又都养好，为防万一，特意避开下面水塘，径由乱石堆中通过，援上断崖，途中回望，大群石螭，好似怒发如狂，同声怒吼，尾随追来。等到众人到了崖上，还有几十条未退。居高临下，越发好打，下面恰又生着一片灌木油藤，因离森林都远，前头均是石崖，共只数亩方圆一片，不怕引起野烧，等其追近，快要窜上，一声号令，火球石块，纷纷朝下乱打。又用山中带出的特制火球，将那些有油质的藤树引燃，转眼燃烧了一大片。耳听恶虫，号叫之声，一条条的黑影，在火光中乱窜，转眼声影皆无，全数退去，方始停止。老人又命在崖口，挂上几盏皮灯，以作疑兵，方与前面的人，会合同进，为了起身较早，无须走快。大家且谈且行，均料毒虫，都已惊退，不会再来，照此从容前行。

天明前出谷，正是时候，因觉苗人，说那道路是在对面半崖腰上，几次准备觅地下降，不是崖势高险，便是下面，横有沼泽，无法着地，双玉、路清均说，石崖干净，瘴毒之气，均在下面。这样高崖，大群猛兽，先就无法走上。那一条路，又在对崖腰上，上下艰难，何必定要过去。老人笑说：“你们哪知利害，照那两个老苗人所说，这一条路的危机和

险阻，一时也说不完。”只有照他所说走法，或能平安无事，我因来去匆匆，无暇多问别的。他又向我立誓，所以只将走法记下，方才因未照他所行裂崖小路，几乎吃了毒虫的亏，何况此谷，地势广大，万一中间山崖，越分越远，岔往别处，再被什么深沟大壑隔断，或是误走险地，岂不讨厌。三人也就没有再劝，可是越往前，崖势越险，沿途留神查看，均未发现。下降之处，一钩残月，又被左近高峰挡住。光景黑暗，所带火把油松，为敌毒虫，用去十之七八，所剩无几。前途虽可添补，比起月儿湖特制之物，要差得多。那火球先就无法制造。一面又恐引来毒蛇猛兽，早已将火熄灭，一共只点了十几盏皮灯笼，稍远一点，便难照见，实在无法，只得由老人，凭着以往经验，拿天上星月，来分辨途向。顺着崖顶，朝前走去，黑夜行军，路又崎岖，最仄之处，人不能并肩而过。有的地方，还要中断，仗着这般野人，都是久惯飞驰山野的勇士。老人阿庞，又极机警仔细。双珠姊妹和路清，均有的一身极好轻功。时前时后，往来照应。走了一大段，估计已有三四十里。中间一段，迂回曲折的谷径，和那两处瘴毒最重的危险之区，业已越过，途向也似不曾走错，才放了点心。双玉笑说：“来时把蜈蚣谷，看得那么利害，其实不过如此。我在途中，两次把方才用残的火球点燃，抛将下去，风景仿佛不差，可惜是在夜间，看它不见。我真奇怪，自从入山以来，到处都曾发现大小野兽，这等好的所在，竟会静得一点声息皆无，莫非那些猛兽毒蛇，也怕瘴气么？”老人闻言，忽想起未到谷外平崖以前，相隔还有数十里，便未发现蛇兽足迹。夜来便有大群石蜗来攻，几乎伤人。谷中又是这么静悄悄的，与预计迥不相同，指路苗人，只说这一带到处皆险，便是夜间通过。足迹也要越隐越好，

不可高声呼喊。我们虽然走在崖上，一路都在说笑，手中又有灯火，如有生物，应该惊动，如何这样安静。照苗人所说，这条深谷，加上途中绕越，也只六七十里。方才途中，曾经一处，道路中断。偏向一旁，走出半里，看出那是一条歧径，沿崖走去，越绕越远，重又折回原处，改用绳桥，搭向对崖，渡将过去，一直留心，仰望天星，所走全是直径，当然要近得多。如非苗人，再三嘱咐，必须算准出谷时刻，恰巧天明，或早或晚，俱都可虑。问他何事，语都支吾，只说，口外天明前后，常有大群猛兽来去，底下似有隐情，不曾明言。因那苗人，性情忠厚，曾经立誓，双方颇有情份。听说我要派多人出山，去往汉城交易，并还喜动颜色。途中许多准备，均他指教，十分尽心。全程只此一点，口气吞吐，仿佛有什顾虑，因其力言无妨，到了口外，照所说途径，寻到休息之地，住上半日再走。不许同去的人，分散远离，随便打猎，便可无事，当地花林甚多，除所说休息之处，均不可去。此关一过，再如前行，都是森林中常见的景象。你们族中勇士，必能通过等语，因此不曾理会。这时回忆，他说起蜈蚣谷时那么紧张，谷中又这样静得怕人，下面谷径，越来越宽，对崖已望不见，缺月繁星之中，远望过去，宛如一片又宽又大，深不可测的绝壑，横在身旁。最前面影绰绰矗立着一些巨灵恶鬼也似的奇峰怪石，眼睛一花，仿佛要由那千寻黑海暗影之中，朝人扑来神气，人便紧贴在这绝壑边上。高一脚，低一脚，互相呼应。各挽着一条长索，冒险前行，稍为失足，一落百丈，粉身碎骨，休想活命，连用火把，朝下探路。下面地势，越来越深，地势也更广大，至多照见脚底有限之处。谷中的怪石大树，都和小儿玩具相似。崖顶高险，可想而知。中间双玉曾用火球，

点燃了一片树林，转眼火发，这才照见下面花草弥谷，奇石怪松，繁花修竹，到处都是，还有溪流，环绕在旁。风景好到极点。如非那片树林不大，两面均有石地隔断，地势宽广，差一点没有引起野烧，因此不敢再抛火下去。火光起时，甚是猛烈，如在凹处，左近生物，必要纷纷惊起。火发了好些时，走出老远，还未熄灭，始终不曾听见生物骚动，照着平日经验，如非这一带，藏有极猛恶的东西，吓得谷内生物，纷纷逃避，无一存留，决不会是这光景。休看人在崖顶，照样可以遇险，发生变故，偏是月底边上，残月无光，景太黑暗，幸而不曾起雾，否则，更是举足皆难。崖险天黑，越往前越崎岖难行，为防失足，必须前后呼应，做一长条，单行前进。灯光更不可少，无法掩避。前途如有猛恶之物，必难免于惊动，深悔起身时，什么地方都想到，偏将深夜偷渡一节，疏忽过去，不曾细想，又不该舍掉下面，改走崖顶，还不知走错没有，即便走的是直径，少去许多转折，不能提前出谷，也无用处。初次经历，下落是否容易，也不知道。越想愁虑越多，正嘱众人，多加小心，不是万不得已，不可高声呼喊。人须靠里，所用灯火，也要低贴地面，不可拿高，以防被下面看出。走着走着，忽觉上空星月渐隐。灯火外面，灰濛濛的，包着一团，知已有了云雾，越发心急，刚刚传令戒备，走不多远，云雾大作，越来越密，始而离身数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渐渐手中灯火，变成了一点昏黄影子。休说前后，不能相见，连眼前的路都看不出。这一惊真非小可。又不知一共走了多少路，离开谷口，还有多远，其势不能停在当地，那一带崖顶，虽宽得多，仍是高低不平。并还生有一种其坚如铁的毒荆，刺中皮肤，当时肿胀麻痒，痛苦非常。如非带有各种救急的灵药，前面

路的勇士，痛苦不算，也许还有性命之忧。老人和路清，早已抢在前面。阿成不是伤还未愈，被双珠姊妹劝住，也早跟去。老人急得暴跳如雷，一面咒骂自己粗心，一向奋勇当先，拿着手中兵器，乱挥乱舞。向前探路，先是路清，知其天性刚烈，恐有疏失，紧随身旁，一同前进，后来双珠姊妹，看出形势越险，也同赶到前面，各将刀剑拔出，相助探路，摸索前进，这等走法，自慢得多，最后还是双珠，出了主意，说老人全军主帅，不可轻身犯险。加加又再三力请，方将老人替回，把前面探路的人，分成三班，并将为首诸人，配合在内，当头三人做一排，作品字形，向前开路，各用刀矛探路，扫除荆棘。每人身后，再系着一根长索，以防下坠，似这样，受了许多辛苦艰难。好容易出雾影中，挣扎出五六里路，中间遇险多次，方始走到平坦之处，老人看出众人，均已有些疲倦。有的还带了伤，估计前面，便非谷口，也差不多。又因半夜醒来，便遇毒虫围攻，未进饮食。走了一夜险路，难免饥渴交加，便和众人商量，暂且休息。等上一阵，看看云雾是否能退，再作计较，省得云雾之中，看不出天时早晚，与前行途向，一个不巧，陷入危机，无法脱身，反而不美。众人早有此意，略一商谈，便停了下来。仗着饮食现成，随意可以取用，那片崖顶是个宽平的斜坡，通体皆石，草木不生，坐卧均可，吃饱休息了一阵，精神也都恢复。只是云雾浓密，便有灯火，也只对面能够见人。身上衣服，均被云气湿透，通体湿润润的，闷得难受。路清、双珠，早就觉着，云起以前，崖势逐渐低下。中间虽也有高起之时，都是崖顶陂陀。每次越过，均和梯子一样，降下好些，早就疑心快到尽头，离地已低，几次商量，想往前面探路，均因云雾太密。老人性太刚烈，方才抢先开路，业已两次受伤，

好容易劝他休息下来，一经提议，必又前进，天色又看不出，估计黎明，还有些时，如其赶错时候，遇到险难，岂不冤枉。双玉也在一旁，低声劝止，说老人此时，正向同来的人，逐个慰问，有无受伤，是否饥渴疲劳，始终不曾停脚。眼看人快问完，可以休息片刻。我们一说，必要向前拚命，如何对他得起。

二人说过，也就拉倒，阿成因和毒虫恶斗，用力太猛，伤虽不重，痛也止住，周身仍是酸胀无力，几次想要上前，均被双珠和众人劝住。这时，正由旁边寻来，龙都也随在他身旁，忽然悄告三人，说人颇疲倦，想和龙都，去往那旁。觅地卧上些时，互相照应，免得挤在人群里面。老公公又在走来走去，互相挤撞，不能入梦。双珠知他刚勇好胜，这等说法，必是疲倦难支，又听说那卧处，是一突起的平石，可卧两人，相隔人群也只两三丈。走时一喊，便可起身，因云雾太密，众人均照老人所说，一二十人做一圈，将面向外席地坐卧。另用一根长索，两头分人握住，以作联系呼应之用。当中放着两盏皮灯，和一些未点燃的火把火球，手里拿着兵器，万一有警，互相把绳一拉，当时便可警觉。只双珠等长幼六人，和头目加加，另做一起。老人再挨个慰问过去，野人日里十九睡足，正在说笑，附近人都坐满。因阿成说，伤痛已止，未再流血，无须上药，也未跟去。鸦鸦想和龙都同行，双珠恐其年幼无知，胆子又大，容易涉险，将其止住。云雾始终不曾消散，跟着，老人走回，问知阿成，人倦欲眠，同了龙都，卧向一旁。欲往慰问，又被路清劝住，大家都是心焦，由此不曾在意。双珠对于阿成，虽是关切，因在途中留意，阿成至多有些脱力，并无大害，也就放开。处此危疑虑之境，身上又被云雾湿气浸透，自然难耐。无奈那云，始终不退，如何走法，又隔了些时，老人估计，天色就不亮透，也差不多，不

禁着起急来，准备再等半顿饭时，云雾不退，重又冒险，摸索前进，路清方觉这等走法不妥，并将末了一段，崖势逐渐降低，也许快到崖脚，离口不远的话告知，老人正在惊问，方才你怎不说，一面忙着起立，待要传令，被双珠拉住，还未开口，忽然一阵风过，路清笑说：“我们且慢，只要一有风，云雾便留不住。率性再等片刻，云雾退后，看清再说。”跟着山风大作，转眼之间，众人觉着眼前灯光，已可看出。云雾好似稀了许多，隔不多时，又是一阵大风吹过，眼前倏地一亮，那大小成团的云雾，立被吹散。大大小小，一团接一团，宛如一些轻棉飞絮，满空飞舞，随风扬去，当时清光大来，头上现出大片青天，四面山峦花树，也都相继涌现，远近山崖树梢上，未散完的云雾也宛如刚刚开锅的蒸笼，和一条鲛绡轻纨，在山风中，起伏摇动，风力时大时小，云有稀有密，大小不等，都似欲沉还浮，袅动不停，待要随风飘去，风力稍劲，便化作大小云团云片，随风飞舞上下，起落浮沉于万树繁花之间，转眼由合而分，再化成缕缕轻烟。随风消散，当初发现时，眼前坡下，展开大片平野花林，奇石古松，到处都有云团云片簇拥。花光甚繁，又多白色，吃两三阵大风一吹，未散完的云团云带，纷纷散裂，随同万树繁花，因风起伏。急切间，也分不出是花是云，等到浮云被风吹散，便见花明如雪，满地落英，香光似海，碧苔肥润，分外显得鲜明。初生起来的朝阳，再由平面上，斜射过来。上面是半天红霞，与万里碧空相映。下面是山高地阔，芳菲满眼，与白石清泉，乔松修竹，浮光泛影，掩映流辉，这等壮丽清奇之景，比起刀儿湖，花林塘，又有过之。而那大片花海的尽头，不是峭壁参天，高岭排云，便是涧谷幽深，隐约可见。花海之中，奇石森立，疏密相间，松风簌簌，流水潺潺，天然美景，使

人耳目，应接不暇，多么好的丹青妙手，也休想画它出来。众人才知天已大亮，因被眼前美景所眩，多半看得眼花缭乱。四面景物，又是那么安静，互相欢喜赞妙，竟将前途危机忘个干净。

二女路清，正在指点观赏，双珠先觉着鸦鸦，脱手挣去，知其往寻龙都。天已大明，又无变故发生，也未在意。忽见老人，由左近高崖上，纵落奔来，喜呼道："真个运气，昨夜我们无意中，竟停留在谷口左近，非但由云雾中，冲出险地，并将苗人所说，谷口一带，由黑暗中，冒着奇险，绕将过来，到得正是时候。途向虽然偏在侧面，离他所说出口，还有好几里路方才登高眺望，不由崖顶通行，决难到此，怪不得他要我们，天明前出口，原来这里果有大群猛兽按时往来。此时便有象群，由那一带经过，只是苗人所说道路，中间隔着两条大壑广溪，难于飞渡。他们往来，不走我们这条路，必是上下艰险之故。如今形势，我已看出几分，好在天色已明，花林过去，是那接连不断的森林，沿途峰崖又多，就有警兆，这比来路，到处漆黑，不见天光，总好一点，如其不能越壑过去，绕往前面，我想也能寻到路径，难得象群，不与我们同路，等他过完，便可起身。你们快些吃饱，将水饮足，赶到前面，添上山泉，就起身吧。"话未说完，双珠回顾身后崖坡，甚是宽广。地上坐卧的野人，已全起立，正在准备起身。阿成、龙都，却未见到。正在仔细查看，觉着二人，不应此时还未惊醒。忽见鸦鸦，飞驰而来，二人不知去向，鸦鸦神态，又如此惊惶，一望而知有事发生，心中惊疑，忙迎上去，还未近前，便听鸦鸦急呼："好娘娘，快些寻找，阿成叔叔和龙哥都不见了。"

老人得信，忙令众人，分途寻找。双珠姊妹，自是忧

急，边寻边向鸦鸦询问，原来鸦鸦年幼好胜，老想龙都得一勇士称呼。自一上路，便常用话鼓励激将，龙都虽然爱极鸦鸦，言听计从，到底虽未成年，天真好强，童心未退，先是点头笑诺，力言此去，必代鸦鸦争气，决不落于人后。不料第二日，遇到一处奇险，龙都初次经历，略现难色，被鸦鸦看出，讥笑了两次，龙都有点负气。他和阿成，本极投机，鸦鸦又喜依恋双珠，寸步不离，龙都本也跟在身旁，这一赌气，便和阿成做了一起。后遇毒虫石螭阿成受伤之后，龙都借口照料，更是紧随阿成身旁。双珠姊妹，因要赶往前面开路，这长幼二人，便落在后面，难得会在一起，鸦鸦先当龙都和他赌气，暗中好笑，表面也装不理。走了一半，见龙都已有一日夜，不曾和他亲热，从来未有之事，心中难过，又不愿迁就赔话。正打主意，忽然云雾大作，前面形势越险，不能辨路，众人少停商计，鸦鸦忽在暗影中听出，龙都同了阿成由后赶来，低声密语，亲热非常，仿佛商计什事，但未听清。跟着，便听阿成，呼喊双珠等三人，要和龙都，朝前开路，被老人和双珠姊妹止住，未得如愿。二人好似不大高兴，想起龙都，昨日负气时所说，早晚必要一显身手之言，心方一动，老人业已传令起身，由云雾中摸索前进，连问龙都两次，词色均颇冷淡，就此岔开，后来停在崖坡之上。阿成也由后面，赶来会合，刚吃了些干粮，便和龙都，同往觅地安眠。鸦鸦心细机警，知这两人，昨日睡足，不知龙都，天性好动，此时决不会睡，业已有些疑心，仍当二人情厚，龙都去往作伴，后来回忆前情，越想越不对，又觉二人，即使要睡，崖坡平坦，有的是地方，如何要走这远，疑心二人，有什故事。一则，双珠见他年幼，不令走开；二则，云雾浓密不能辨路，中间又隔着不少的人，许多不便，只得罢了。最后想起，左近地上，坐

满同来壮士，先前二人过去，明往人堆里通过，如何未听招呼让路之声。义母姨父，均说崖势低下，下面许是尽头谷口。阿成走前，并有照他算计，天已不早，莫要云雾太密，误了出山时候，天色已明，还不知道，最好此时，有人往探之言。二人又各拿着一根长的树枝，莫要被他，由横里改直，同往下面探路，万一遇险，岂不是我害了龙哥。正想告知双珠命人查问，忽然风起云散，天色大明，不等云雾消尽，眼前美景，也无心观看，急匆匆寻了过去。四外一看，哪有二人踪影，连问同行壮士，均说始终不曾理会到这两人，崖坡平斜，上面无什草木，一览无遗。急喊了两声未应，心中惊慌。忙往回跑，双珠姊妹和路清，听完前言，自是愁急，正在到处查探，同了众人，大声呼喊。老人忽由前面跑回，还未到达，便发号令，将众人止住，匆匆嘱咐，这里决非善地，我已发现许多大蟒蟠过之迹，少说也有半抱多粗，为数还不在少，我料这片石崖，离开蟒窟甚近，大小毒蟒，多半来此晒鳞，太阳起后，便要出现，如非昨夜，云雾太重，满地水湿，也许崖上，还有不少蟒迹，我已看出。这是一种凶猛多力，连老虎都吞得下的大蟒。其行如风，我们遇上，便极危险，就能将其杀死，人也不免伤亡，蟒再一多，更是可虑。阿成、龙都，深夜云雾之中，又不认路，如何去法，一个不巧，就许昨夜，无意中被大蟒吞吃了去。此时形势危险，关系许多人的性命，不能再顾他两人，且等离开这里，再作打算。好在阿成，不会再走回路，这里地势十分明显，一望即知，他如真个去往前面探路，更易寻找，如其不死，这两人均极机警，我不寻他，他也寻我。这里却是万留不得，众人先还不曾留意。及听老人一说，果然到处，都有腥气。贴地一闻，更是奇腥。再经老人指点，四外细看，靠里一面

的高地上，到处都有大蟒游过的痕迹，并有两堆蟒涎，其腥刺鼻，闻之欲呕，据老人阿庞，和有经验的野人说，这东西最小也是白美人之类的毒蟒，如是大巴头之类，虽然不毒，但是又长又大，走动起来风一般快，性更猛烈，无论多粗多大的树，吃它猛冲过去，或是蟒尾一扫一绞，不断即碎，遇敌之际，专一用那比铁还坚的前头角包猛撞，多么硬的崖石，撞上就要崩落一大片。有时凶威暴发，任何生物，不被残杀精光，决不停止。这东西虽是喜睡，不到饿极不醒，遇上一条，休想活命。因其皮鳞坚厚，力大无穷，来势那等神速，决非人力，所能抵御。众人还是耳闻，老人却曾亲眼见到过两次，深知利害，因此心慌起来，双珠虽因阿成、龙都失踪，心中愁急，无奈老人，说得大蟒，那么凶恶，并还不止一条，休说人力难当，就能用毒弩，将其除去，也必死伤多人，还要真不怕死，拚舍几条性命，才能成功，当地业已寻遍，并无二人踪影，再留无益，只得强忍悲急，一同起身。

还未走到坡下，便听道旁一株仅有的大枯树上，尖声尖气喊道："你们还不快走，想等死么！"众人懂得汉语的不多，就是能通，多半也是几句普通的话，语声又尖，自听不出，又当心慌忙乱之际，都未留意，只路清、双珠听出那是汉语，心中惊奇，循声一看，那是一株两三抱粗细，枯死多年的古木，老干槎桠，姿态奇古。一些枯死的枝叶，早因年久，被风吹落。朝阳斜照中，疏影交加一目分明。上面空无所有，哪里来的人影，老人断后，相隔还有好几丈，先未留意，后听鸦鸦奔去一说，赶来询问。上下一看。那是山中特产，一种不知名的巨木，质甚坚细，树身虽枯，仍是实心，连个小洞都没有，回忆方才喊声，离地甚高，极似有人，在

空中发话，不像是在树上，否则，断无不见之理。老人平日虽然不信神鬼，样样都要看见才算，但知路清、双珠，不会说谎，鸦鸦也说，曾经听到头上有人说话，只是说得又尖又急，没听出说些什么，回忆昨日，出林入谷，沿途所见景象，许多可疑，如非附近有极猛恶凶毒之物盘踞，怎会连个飞鸟，都未见到。别的野兽更不必说，单是方才登高遥望，所见大象之多，便是惊人，由不得又添了忧疑，略一盘算，觉着苗人所说，可以休息的那片花树，虽然要小得多，中间还有沟壑隔断，似与前面花林尽头相连，苗人曾由当地，往来多次，如有危险，不会每次都在当地停当，自己带有绳桥飞索，多宽沟壑，也能设法越过，还是赶到那里，再寻阿成、龙都下落，比较稳妥，便向众人发令，朝侧面大片花林中进发。空中人语，虽非好兆，但未看出他的踪迹，事已至此，只得沉稳心神，多加戒备，往前走去，双珠近日和阿成，情义越深，虽因事关多人安危，不便强留，又料空中警告，必有原因，当地又都看到，并无影迹，留也无用，一面跟着人走，心中却是难过已极。鸦鸦也因龙都失踪，急得眼花乱转，正拉着双珠的手，随众前行，忽然惊道，那是什么，随将双珠的手挣落，往旁赶去，双珠跟往一看，乃是一根断了的树枝，旁边地上，还有血迹。二人一看，便认出那是阿成昨日削来探路之用的一根。跟着又发现沙泥地里，有几处脚印，也是二人所留。老人阿庞，闻声折转，伏在地上，仔细查看，又朝附近浅草地里闻嗅，惊喜道："乖女儿，你放心，他二人并未被蟒吞吃，还是鸦鸦先料的对，定是昨夜看出我们，快要出谷，为云雾所阻，欲往探路，恐我们拦阻，假装觅地睡眠，拿了树枝，由黑暗中，穿云而下，走到这里，无意中被树根绊了一交，手中树枝，也被折断，手也撞破，起

来再走，只不知怎会天明云散，如何还未回来，事虽可虑，人必未死，也许贪功心盛，走出较远，归途迷了方向，呼喊不应，一不小心，二次跌伤，困在前面。据我观察，人决赶在前面，不在这里，可惜草多，脚印共只几处，不易跟踪。我们且朝脚尖方向寻去，不问好坏，终可寻见他们下落，如非这里，形势可怕，这好天气，连飞鸟影子都未见到一只，不敢出声乱喊。只要大家分途寻去，同声呼啸，必有回应无疑。”忽听鸦鸦笑指道："老公公，那不是两只鸟儿。”众人抬头一看，果是两只飞鸟，约有喜鹊般大，通体翠绿。一双红眼，好看已极，在众人头上，飞舞盘旋，也未看出何处飞来，飞得甚快，离地约有三四丈，灵活已极。鸦鸦取出两枝无毒的竹弩，待要朝上射去，吃双玉一把拉住，埋怨道："这两只翠鸟，真个好看，我还不曾见过，这类活得好好的东西，又不害人，无故伤它作什。”鸦鸦刚把弩箭收好。内中一只翠鸟，忽似箭一般，做一弧形，凌空飞落，似由众人头上越过，离地不过丈许，飞得甚低。

双珠姊妹，方觉那鸟胆大，下面这多的人，刀矛映日，一点不怕。那鸟已贴着人头三四尺，电也似急，往斜刺里花林中飞去。鸦鸦终是童心，见鸟飞甚低，离头不远，更往下降，纵身想抓，忽然啊呀一声惊呼，原来那鸟，双爪抓有沙土，过时就势打下，打得鸦鸦，满头满脸都是，疼痛非常。总算眼未打伤，急怒交加，忙取弩箭，想要打去，鸟已飞往花林之中，不见踪迹。那片花林，又高又大，满树繁花，玉雪也似，老远便闻到一股清香，枝叶繁茂，树身笔直，疏密相间，亭亭如盖。地上浅草成茵，落英缤纷，哪一株都隐蔽亩许以上，一眼望过去，花海也似，少说也有好几千株，鸟便投往花林深处，如何追它得上，双珠见鸟，专打鸦鸦，急

得鸦鸦，口中咒骂，双脚乱跳，笑说："那鸟不打别人，专和你开玩笑，可见是你自己不好，无故想要伤它，也许此鸟，能通人言，特意给你吃点苦头呢？"鸦鸦气道："二姑专一气我，我说的是汉话，连山中的人，都听不懂，它怎晓得，好在我们寻人走的也是这一路，早晚被我遇上，不打它个半死，才奇怪呢？"说时，双珠等已照老人所说，把人分散开来，各自小心戒备，照方才阿成所留脚印去路，花林一面，搜索过去，双玉看出双珠心急，已和路清，抢往前面，忙和鸦鸦随后追上，方才崖上远望，花林就在眼前，相隔不远，密层层都是酒杯大小的白花，山间略有起伏之处，因树甚高，看不出别的，只觉是片平野。及至走进，入林不远，才知林中，藏有溪谷，那树也只前面一片较密，后半便是稀多密少。走着走着，地势忽然低降，现出一个极大的谷口，其形如叉。谷口就是叉头，成一浅平斜坡，低下去约有数十丈。谷径到此，忽分为三个叉尖，朝前伸去，风景奇秀，更胜于前，开始到达的，是加加为首一队。跟着，路清和双珠姊妹，另外两队，也由侧面寻来，看出这条三岔谷，形势奇突，风景清丽，还不去说它。最难得是那么整齐干净，仿佛长期有人打扫一样。前面谷径，曲曲弯弯，分三面斜射出去，与老人所说花林并不相连。内里似有几处，可以通行，因是谷中地低，花林到此，又往谷旁崖上长去。外观大片花林，只前面微微有点高低，实则，尽头一面，正是下面山谷左右的危崖。双珠、鸦鸦，随了众人，已快赶到谷底三岔路口，忽然发现地上，现出许多蹄印。最大的竟有小树粗细，心方一惊，老人已由后面，带了末一群野人，飞驰追来，口中急呼，我们无意之中，又入险地，如今后面无数大象，业已追来。下面谷中，恐还藏有别的猛兽，象群又快掩

到，后退无路，你们快随我来，看准那条谷口好走，能否去往崖上暂避，再作打算。边说，人已一路纵跃飞驰，赶到前面。贴着地皮，朝三岔谷口，匆匆查看了一遍，便令众人，往左边一条赶去。一面发出紧急号令，催众快走。双珠姊妹，方觉这等走法，离开去路越远，意欲赶往前面探询，忽听兽蹄踏地之声，震山撼野，隐隐传来，知道象最灵巧，虽然身子庞大，走起路来，并无多大声息，如非被人激怒，或是受惊遇敌，大群飞驰，不会发出这大响声。心中一惊，忙即随众，向前飞驰，赶进左边谷口，也只里许来路，便听前面，传来信号。抬头一看，前队的人，业朝谷中心一座广约三亩，上丰下锐的平顶孤峰之上，攀援上去，兽蹄踏地之声，也越来越近。耳听老人急呼快来，赶到一看，老人拿着他那一柄蛮刀，立在峰旁一株石笋之上。正在指挥发令，催众速上。先上的人已将绳梯飞索，纷纷缒下。那峰形似一朵白云，轮囷蟠曲而起，到顶方始展开，姿态灵秀。石白如玉，好看已极。又当谷中间，盆地之上，地势宽大。四面和两崖上下，长满花草香兰，修竹乔松之类，干净得不见丝毫灰尘。离地虽然不高，只三四丈，因见中腰，往里凹进，石质坚滑，蛇兽决难援上。绝好避害之地，但是四面孤立，如被包围，想要脱身，却是艰难。路清见此形势，方一迟疑，见二女和众野人，已照老人所说，分头抢上。回顾来路，无数大象，宛如一条极长大的灰龙，由谷口来路那面，潮水也似，蜿蜒飞驰而来。相隔已近，此外更无道路，从小生长边荒，深知这东西的习性，凶猛无比，又最合群，招惹不得，老人又在厉声催促，非要等人上完，才肯上去，便往崖顶援上。老人也到了上面，忽然噫了一声，众人见那象群来势，宛如狂涛怒涌，万马奔腾，惊天动地，猛恶已极，以为踪迹，被他

发现。朝人攻到，人少象多，似此猛兽，非到万不得已，不宜与之拚命，只得守避。眼看越追越近，方想要被围困，谁知那象，由上冲下，赶到三岔路口，忽然转折，往右面谷中涌去。由此和走马灯一般，蜿蜒出没于另外两条山谷的花林之中。隔着几处缺口，看得毕真。双玉、鸦鸦默数象数，已过去少说也有好几百只。因为生得高大，为首两只老象，一对长牙，已快低垂及地，不时昂首仰鼻，向空吼啸，走起来又多单行，看去声势更觉惊人。众人看出，当地乃是象群盘踞之所，新由谷外回转，并非有意为敌，老人阿泥，又在百忙中，查看出象群往来之路，事前避开，照此形势，只要看清地理，等到象群过完，轻悄悄由它后面，逃将过去，便可无害，心也定了许多，双珠姊妹，正告路清和老人，说这类野象真个心灵，看它走得那么整齐，始终一毫不乱，真和受过驯练一样。忽听空中，又在笑骂道，你们这些野人，快要死了。这时人们惊魂乍定，笑语喧哗，语声来处又高，连双珠姊妹，也未听清，只鸦鸦一人听到，偏又不在二女身侧。等二女、路清得知，仰望业已无踪。

第三十九章　笑语响空山崖石高耸
人不见，异声溯野地孤
峰兀立象成围

鸦鸦听出空中语声，与方才崖坡上所闻怪人口音相同，

可是看那发声之处，乃是离峰较近的一片峭壁。下余两面，相隔均远。上面都生着大片香草野花，崖石也是五色斑斓，映日生辉，其净如渠。惟独这一面，相隔两三丈，似是一片通体完整的峭壁，从上到下，草木不生，却长着极厚的苍苔，绿油油，肥鲜欲滴，离地又高。据鸦鸦耳闻语声来处，便离峰顶，也有好几丈。这样险滑的峭壁，休说是人，大一点的蛇虫，也无法在上停留。崖又高陡，阳光正照其上，发话之处，似在崖腰下面，又决不会在顶上。如其是人，怎么也能看出一点影迹，竟会空无所有。由老人起均料不是好兆。双珠姊妹，又关心阿成、龙都的生死下落，大家都是愁急非常。正打算象群过完，溜往谷外逃走，忽见头目加加，由斜对面崖缝中，忘命一般飞驰而来。众人先未留意到他，看出又有变故，忙放飞索将人援上。见面一问，才知加加，忠勇机警，听老人一说，看出危机，因觉来路被象群涌倒，后退无路，惟恐谷中是条死路，故意掩在众人后面，冷不防闪往当中谷径。一路攀援纵跃，掩身前行，本意大家都是初来，不知地理容易吃亏。左边谷径是否平安，还拿不准。打算另寻一路，拚冒奇险，查明有无出路，归告众人，好作准备。哪知入口不远，便发现这片山谷，乃是低沉地底的大片盆地，中间涌起许多大小峰崖，将它隔成三叉形的山谷。下余两面是山，一面大片森林包围，黑压压的，和来路黑森林，一样繁茂，相隔却远，仿佛偏在来去两路之旁，不知能否穿过。谷中虽有两列大小峰崖，断续相间，夹成约三条叉形谷径。许多地方，全都相通，左右两谷，各自偏向一旁，看去又深又长不能到底。当中一路谷径却短，登高远望。相隔只三四里，便是那大片盆地，到处疏林高秀，繁花如锦，溪流映带，美景天然。匆促之间，不曾看清，刚看出通往左

谷的一条天然小径，由崖缺中，可以望见众人立处峰顶。忽谷发现森林那面，花草地里，有许多长大黑影。在阳光之下，朝前猛窜，前头各有碧光闪动。定睛一看，正是昨夜所遇恶虫石螃，为数更多，潮涌而来。另一面大队象群，也由前面缺口折转，似要往自己这面绕到，同时又听头上，有一苗人发话警告，急呼快逃，四顾却无人影。跟着又听汉语急呼"你们快没命了，还不回去！"加加平日，有点怕鬼，听那两次怪声，均在头上，人却不见，心疑山精鬼怪，不由吓了一大跳，慌不迭便朝众人赶来。老人到了峰顶，业已看清四外形势，见众人纷纷议论，满面惊疑，大怒喝道："我们为了全族人的好处，死都不怕还怕鬼么。快放安静一点，包你没事。任他多么凶毒之物，凭我们的胆勇，和手中的兵器，也能将其打退，如今什么东西都未遇见，先就惊慌作什，至多这里藏有一两个妖巫之类，仗着地理，装神闹鬼，藏在一旁，鬼叫吓人，他真要有本领，早出来了。"话未说完，又听崖上，接口笑骂："这老野人乱说，不知好歹，随他去吧。"

路清等男女四人，早就留意，听得毕真，见那语声来处，碧苔甚厚，仍是一无所有。又听出那声音，不类常人，甚是奇怪。想用暗器，试它一下，被老人暗中摇手止住，仍装不知，接口说道："只要是人，多么利害，讲理和他说理，结为朋友，稍一侵害我们，便是仇敌，他好我们更好，各不相犯。就算误入他的境界，也可说明来意，退将出去。我早料到这里，必有凶毒猛恶之物，成群潜伏，阿成、龙郛，又失踪得奇怪，许多可虑。方才想起，这类大象，性猛灵巧，又爱干净，怎会和大群凶毒之物同栖在此，令人难解。且喜加加胆勇，探出谷中，地势广大，前面还有大片盆地，照此说法，又似他们，各有栖息之地，互不相犯，这类东西，来

势十分利害。此峰虽非善地，四面凌空，却可自保。新来毒虫石螭，未必便是昨夜所见，是否与我为敌，也是难料，你们可照昨日所说，小心戒备。便是出谷逃走，也须象群过完，看清形势之后，才能上路。中间如有恶物围攻，我们人少，除非对方，业已扑到，快要窜上峰来，仗着这里天然形势，最好不可由我发难。真要动手，便须手无虚发，以免来势太多，杀不胜杀。我们所带梭镖矛弩有限，稍为浪费无法接济。”

路清、二女，见老人始终那么胆勇镇静，号令一完，众野人立时肃静无声，各自拿起刀矛镖弩，和残余的火把火球之类，将人围成好几圈。一齐向外而立。前面象群一到谷中，便自走慢。前段业已走出老远，后面还未过完，又有大群毒虫涌来的消息。老人还是那么气盛，若无其事，方在暗中赞佩。忽听鸦鸦低声惊呼。定睛朝下一看，不知由何处掩来两只大象，都是长牙低垂，巨如刀锯。稍一昂鼻抬头，便是一丈多高，雄壮威猛，比以前所见，几乎大了一倍。内中一只白象，更是第一次见到，那么长大的东西，不知由何处轻轻悄悄掩来。上面的人因左近无事，目光俱注定前侧两面谷口崖径，竟无一人发现，连自己也未警觉，方料这是两只为首的大象，这一出现后面必有大群涌来。想要出谷逃走，更非容易，心中一惊，又听众人纷纷低呼，目光到处，原来那两只大象到了峰下，各将面朝离峰最远的加加来路旁边，面向外立定不动，正在昂鼻向空吼啸。就这转眼之间，大队象群已由中部几处缺口崖径上，相继出现，围绕过来。众壮士自然如临大敌，全神贯注下面，但又不敢随便激怒。二女初次见到这多猛恶雄壮的大象，先还不免惊慌，继一想，这东西到底生得蠢大，真要不行。便由象背上施展轻功，冲杀出

去，也不致于为其所伤，只是上面还有大群野人，不能弃之而去。正和路清商量，到了万一之际，如何应付。忽见下面象群越来越多，始而昂着个头，环峰走上一圈，朝上面的人，望上两眼，因是形态威猛，声势自更惊人，上下两崖隔甚高，固不致于受害，长此围困下去，难于脱身，岂不是糟，只管人都胆勇，到底不免心慌。后来看出，每一大象，未到以前，必要先往相隔二十来丈的侧面竹林之中，绕上一圈，向林中小池塘内，饮足了水再来。到了当地，环峰一转，便各将面向外，由离峰脚三四丈起，做一弧形，将峰包围在内。转眼之间，成了一弯月牙形的象城，两边俱都紧贴方才怪人发话的崖壁下面。最奇是那象均似受过驯练，非但动作如一，它那排法也极整齐。每象相隔约有丈许，刚够一只大象首转侧，后面一排象群，每只恰又正当中空之处，仿佛强敌将临，严阵以待。这一弯象阵长达二三十丈，共有六七层之多。后面的还来之不已，都是将面朝外立定不动，鼻孔全都朝上卷起，蛇头也似，鼻孔不住翕动，隐闻呼噜之声，来路共分三面。加加来那一面，是片崖缺偏在侧面，旁边一列土堆，和一些杂树，看去又象一道一两丈来高的土墙，离峰约有数十丈。崖外却是大片野地，地势宽广，上面都是浅草野花，一望平坦。象阵排好之后，底下再来的象，便不再往竹林饮水，各做一队，聚立两旁，斜对前面崖缺，队形虽欠整齐，却是象城外面两个堡垒，作出犄角之势，暂时均无别的动作，众人登高遥望，对面崖缺之外，还有一群大象，立在草地花林之间，全都将头朝里。只有两只最大的，昂首向外注视，不曾掉头，越看越不象有恶意。二女忙和众人说了，老人虽是第一次看到这等形象，时候一久也自明白，忙发号令告知众人，看大象神气，好似保护我们。如有变故发

生，千万留意不可伤它。话未说完，忽听窸窸窣窣之声，由崖后那面，狂潮怒涌一般由远而近，冲将过来。料知来了大群猛恶之物，已快赶到。正在发令戒备，忽听轰隆大震，和树木折断之声，残枝碎叶，挟着大量沙土，雪崩也似纷纷惊飞，声势甚是惊人。原来外面一队象群，业已惊窜回来。崖缺口那列土崖，连一些杂树灌木，业被象群冲开三四丈宽，一片缺口，巨鼻起处。灌木小树，带着沙土，满空飞舞，尘雾立时涌起老高，顿成奇观。方想崖外象群，这样惊慌。来的东西，定必利害，不料前队象群，一过缺口便往两旁分散，与另两队合拢，也各将身向外，立定不动，那一弯象城，更似钉在地上一样，目注前面，一动不动，异声越来越近，因对面草树甚多，又有一片高地挡住，暂时还看不出。老人知道双方恶斗快要开始，象虽猛恶不去惹它，不大伤人，见此形势，由不得生出好感。正命众人，小心戒备，忽然远望那面来的恶物，与昨夜所见石螨，一般无二，为数更多，中间还有一小群花绿绿，形似蜈蚣，长约数尺之物，看那来势，甚是散漫，分好几群，漫山遍野而来。相隔缺口外面上坡，约有七八丈，方始合拢。大群石螨在前，那形似蜈蚣的恶虫，本来自成一队，随同乱窜，及至上了口外崖坡，便夹在大群石螨当中，两面各空出一条，形成一个个字，又象一柄颠倒的叉尖。只两翼稍微往里收缩，由当头五六个大螨首率领，迎面窜来。

这时外面象群，冲破土崖，惊退回来，分向两旁小队之中，业已立定，崖前一带，涌起来的沙尘，也快停歇，看得毕真。众人见那刚冲塌的裂口，也有好几丈宽一条，离开前端象群，约有十丈光景，大量毒虫，本似潮水一般涌到，正对口外，宽约十多丈，长达好几十丈的大片崖坡平野，全被

布满，看去墨绿绿的，除却当中形似蜈蚣的恶虫，四边一圈空隙，真看不出一点地面。那东西又象蜈蚣，又象穿山甲，通体五色斑斓，萤光闪闪，映日生辉，看去比石螭要小一半不止。长只数尺，但那形态更加狞恶。动作之间也更刚劲凶猛，大群石螭，似都怕它凶威，并还受制，只管随同前进，将它这一群，夹在当中，一个也不敢挨近。石螭最长的，约有一丈左右，比昨夜所遇短小一点，奔驰起来，窸窸窣窣之声，震得山摇地动，仿佛一个箭头形的狂潮，转眼就要射到，众人看出利害，下面象群，虽已列阵相待，但是这类恶虫凶毒无比，非但口喷毒气，多么高的崖壁，只要稍有依附，便和壁虎一般可以沿上，来数这多。那形似蜈蚣穿山甲的，看去更比石螭利害，一个不巧，被它窜上峰来，如何能当，老人阿庞正下密令，命众人先在峰顶，点燃几支火把，将昨夜所剩火把火球，分持手内，以防万一。前面大群石螭，业已涌到缺口外面，离口还有数尺。当头几只最大的，似知对头，已有准备，早就连声怒啸，走得也慢了下来。这东西真个奇怪，为首恶虫只叫得几声，后面的便相继应和，一路叫将过去，来势立缓，忽然停住，全数不动。当中蜈蚣形的恶虫，也停了下来，相持了一会，尘沙歇处，远望过去，宛如一个十多丈长，两头尖的枣形阵势，四边一片墨绿，更无杂色。当中凌空嵌着一条五色斑斓的大枣核，密层层将那一带地面遮住。恶虫的凶睛，蓝晶晶的，又大又亮，开阖不已，仿佛一片椭圆形的墨云，上面嵌着千百点深蓝色的繁星，一齐闪动放光，映着朝阳，更成未有之奇。

众人均知象和毒虫，必有一场惊险无比的恶斗。起初大队象群，立在地上，虽未转动，偶然头尾还在摇晃，自从恶虫涌近口外，不再前进，成了相持之势以后，所有象群，直挺

泥雕木塑一般，呆立当地，各将长鼻，做一圈昂首卷起，丝毫不见动转。双方都似知道仇敌利害，谁也不肯当先发难。这么声势浩大的猛恶场面，竟会悄无声息。大家心情，均极紧张，各以全神注定下面。方想，这两起猛恶毒虫，争斗以必不止一次，否则，不会这等神气，直和受过训练一般。忽听前面，石螭群中，又在悉窣乱响。定睛一看，原来当中丈许宽一片，由为首几只最大的石螭起，不知怎的，忽然周身抖颤起来。跟着，后面的石螭，便缓缓掩盖上去，压在前面的石螭身上，叠将起来，移动颇缓，抖得也更厉害，和叠宝塔一般。不消片刻，叠起一个半圆形的穹顶虫堆，叠过四五层以后，底层为首大螭，方始停止抖颤。后叠上来的，却似胆怯异常，凶威尽敛，周身皮鳞，一齐颤动，缓缓上爬，口都不张，有的连凶睛也都闭上，各夹在身下石螭之上，抖个不停，直等身上，又有同类压到，加了两三层，方始回复原状。后来的更似迫于无奈，没有爬到前头，便是俯首停住，不再前进，渐渐成了一条三四丈长的斜坡，众人先还不知何意，看出方才凶睛怒凸，巨吻高张，那么猛恶的形态，这时全都垂首丧气。伏在同类身上，恨不能把整个身子，压到地里面去，没有一条，稍为欠身，两边恶虫，也都现出抖颤胆怯神情，越是上面未压有同类的，抖得越凶，只离开当中虫堆较远的石螭，还是原状，可是额上凶睛，不朝前看，多半斜顾当中，和身后一面，但无一虫回头，心正不解，微闻蟋蟀烦喧中，另有一种嘘嘘之声。再细往前一看，原来大群石螭，本是一个枣形圆阵，当中一小群形似蜈蚣穿山甲的恶虫，为数共只二三十条，不及石螭十分之一，独居中央，仿佛三军主帅一般，本来四边空出一圈，这时，前端石螭，往前叠成一条斜坡，地面已有不少空出，嘘嘘之声，便是这类

恶虫所发。两旁和身后的石螭，还是原样，恶虫前面这一群，却似恐怖已极，纷纷往前面同类身上爬去，看神气好似迫于无奈，非但通身抖颤，动作也慢，有的中途似想停歇，看那意思，顶好被压在同类下面，无奈起得较迟，已被捷足先登。闻得身后嘘声，又不敢停，动作越慢，越发爬向上层，结果，前面象个圆形矮墙，由顶往后，成了三四丈长一条斜坡。当中恶虫，还在嘘嘘怒啸不已，再看象群，也似全身都在用力，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双珠心细，早就联合了双玉、路清，和十几个勇士，拿了火球毒弩毒镖之类，比准下面，只等看清形势，相机而发，见那当中那群恶虫，周身皮鳞坚厚，头有极锋利的触角，腹下生有两排短爪，上还有钩，可以伸缩，比触角还要锋利，分明这类恶虫，比石螭要凶得多。正代象群愁急，前面嘘声止处，当中那群恶虫，本是昂首怒啸，声低而急，听去刺耳。腹下两排利爪，齐向外翻，一条条伏在地上，忽将前半身，往里一缩，前面十来双短足，立时密层层缩紧一起，刚看出那东西，身后长尾，仿佛是个累赘。猛瞥见日光之下，花绿绿二三十条彩影，顺着那片石螭搭成的斜坡，飕飕连声，对面窜来，势子又猛又急，同时又听石螭惨啸之声，因其来势太猛，众人方觉不妙。心中一紧，还未看清，忽听霹雳连声，眼前白光连闪，宛如千百条银虹，乱箭也似，映着日光。在峰下面，满地交织，朝前猛射，跟着一阵大乱，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原来当头二三十条恶虫，就这晃眼之间，已由石螭所搭虫堆上，箭一般照准前面象群，迎头窜到，本意是借这条石螭搭成的坡道，比准象头斜冲过来。因吃了身后长尾的亏，全仗前半身，一伸一缩的弹力，腹下两排利爪，锋利非常，力大无比，所过之处，随同两排利爪，猛力拨动，往前

急窜。上层石螭，那么坚厚的皮鳞，全被利爪抓裂，皮开肉绽，腥血四流，越是前面的石螭，受伤越甚。内有几只，只管双爪抱紧下面同类，因恶虫力大无比，又是一个直劲，竟被连身抓起，往后倒翻，来势端的猛恶已极，眼看窜离象群，不过两丈光景，前面大象，各将巨鼻一扬，鼻孔内立有一股极强烈的水箭，猛射出去，恶虫除长尾是它的缺点而外，无形中又吃了相隔太远的亏，本身不能跳高，只这猛力一冲，已成强弩之末，这群久经高人驯练的大象，早就蓄好全力。鼻中所吸的水，又有专一克制毒虫的药草在内，好几百股水箭，宛如惊虹电射，恶虫怎禁得住。后面大群石螭，以前原吃过亏，性又凶狡，虽然复仇心重，又受恶虫逼迫，成群来此报复，无奈对头所喷水箭，是它克星，上来停在口外，相隔这远，不敢再近，便因嗅到药味之故，只为同来毒虫凶恶，又因天性强悍，才知利害。石螭又最怕它，平日虽同栖息，稍一触怒，吃它用头上尖角，顶住咽喉要害，腹下两排利爪，钩紧胸前那条细缝，猛力一分，立时撕裂，腹破肠流。恶虫不退，不敢回身，只得停在那里，进退两难。相持了一阵，后面恶虫凶威暴发，因其不能跳高，只知照着惯例，强迫石螭搭成一条斜坡，使其进攻，以免象身高大，不能冲击对方咽喉要害。没想到相隔太远，对方又有准备，当时打翻在地，一阵极浓烈的药香，随同千百股水箭飞舞中，将峰前大片地面，全数笼罩。前头石螭，有的还被水箭打中，当时周身绵软，昏醉在地，这一面却又上风，所有石螭，全都闻到药味。又见恶虫，横在地上，本有一半昏醉。两旁群象，再一拥齐上，纷纷践踏。有的用鼻卷起恶虫，后面长尾，朝前甩去，一抛就是好几丈高远。恶虫最要紧的所在，便是尾中心一段，稍为用力一夹，凶威全失，便未为药力

所昏醉，也禁不住。内有好些巨象，均知制它之法，和恶虫的短处，牙齿又长又大，比刀还快，上来照准它的头颈，和尾上痒包，用象牙猛扎，那么凶毒之物，转眼死光。大群石螭，如何还敢停留，纷纷掉头乱窜，象群也同发动，一齐随后追去，有那被象追上的，还想反抗拚命，不料当头追的大象，鼻孔里的药水，多半不曾喷完，长鼻一挥，水花飞溅中，石螭头上，只被喷中一点，逃出不远，便四肢无力，窜伏地上，象群追到，长牙巨蹄，同时并用，一阵乱踏乱扎，全数弄死。

峰上众人，全都看出了神，正在呐喊欢呼。峰下象群，本做月牙形，城墙也似，将小峰围在当中，左右各有两群，仿佛犄角之势，山中猛兽，竟有这类动作，宛如行军列阵一样，已是奇怪。这一追赶恶虫，更看出是受有驯练的大象，原来象群追到口外，便往两面展开，成为一个反弧形的阵势，由大而小，包围过去，眼看越缩越小。大群石螭，业已退到来路森林里面，象群追势也越来越慢，但却追随不舍，遇见走单落后的石螭，便是踏死。再往前进，到了林外停住，另外还有一群，好似刚刚赶到，全都扬着长鼻，由斜刺里驰来，抢到前面。在森林边界上，到处喷水，喷完，各自昂首呼啸了几声，忽同四散分开，往来路这面，退回了一段，走过当中一片无草的石坡，停立下来。有的昂首朝前张望，不时扬鼻向空闻嗅。有的随意游行坐卧，悠然自得，正想，林中藏有这多猛恶的毒虫，就不由此通过，前途也难免于遇上。猛瞥见先那两只翠绿色的山鸟，忽由头上飞过。鸦鸦想起前事，方指空中咒骂。忽见前面树林中，起了一股黑烟，老人方喊，林中火起。跟着又有五六处火烟冒上，转眼烈焰腾空，满林火发，最奇是那片树林，虽不似来路森林那

么繁密阴森，上面没有极厚的树幕，看去也颇茂盛，虽未看出什么树木，生得也极茂盛。照例这类充满生意，枝叶碧绿的树木，就是遇到火山爆发，除却整片坍塌，也要隔上些时，被火烤干，才能全部点燃，火势不应发得太快，应由枯木死树，先行烧起，上来烟多火少，决无转眼全红之理。不知怎的，当日这场火却是特别，上来先是一处冒起浓烟，跟着又起了八九处同样的火焰，共总不过顿饭光景，火势越来越旺。转眼满林全燃，烈焰上腾，全部燃烧起来，火势之快，简直出奇，林中早就起了骚动，隐闻各种野兽毒虫，吼啸之声，远远传来，但未见有一个生物，逃出林外，后来整片树林，均在烈火浓烟笼罩之下，火势业已高起十余丈，满空火蛇飞舞。众人正恐那火，越烧越宽，蔓延开去。忽然看出前面树林，地方并不甚大，大体宽约数十丈，深只三数十丈。再往前去，好似一片洼地，三面均是石山包围，当地因在高原之上，有这一片树林挡住，起初没有看出，直到烧过一阵，方始发现，整片树林上面的枝叶，已快烧光。下面树干，还在烧之不已，火光照处，仿佛那是一片袋形坡谷。前面两山对列处的树林，便是袋口，袋底深藏在树林里面，地势到此，形成一个又宽又大的深沟。另外虽有不少树林，相隔较远，中间仿佛隔着一段，当日风又不大，所以这么猛烈的火势，只烧前面一片。再往前去，并未波及，形势甚奇，两边崖上虽有一些灌木野草，有的被火引燃，有的一烧就光，乘着后面崖坡，烧将下去，火势并未起来，只见一些黑烟，在崖后面，微微飘动。众人正说，只要没有大风，不致闯出烧山大祸，忽见口外石崖上，那千百只大象一同昂首，向天长啸。双珠姊妹，方疑又有变故，忽见相隔火场较远，斜偏上风一面的危崖上，驰来十多只大象。当头一只白象，上坐

一人，身材似比常人，高大得多。胸前还抱着一个幼童，身后还有两只大象，也各坐有一人，十分眼熟。定睛一看，方自惊喜交集，耳听众野人，惊呼之声，潮成一片，原来当头白象上的小人，正是龙都，因身后所坐壮汉，身材高大，相隔又远，看去显得人小。后面两个骑象的，有一个正是阿成，料知这多象群，均是当头大汉手下，阿成、龙都多半昨夜，私往前途探路，与对方相遇。看二人骑象同行，精神甚好，分明对方并无恶意，不禁惊喜交集。双珠姊妹和路清，均想迎上前去，老人阿庞，连忙拦道："女儿们且慢，事情还拿不定，这些大象猛恶非常，稍为激怒便是祸事，可恨未来时，我向他们问路的两个老苗，我平日对他极好，交情甚深。只说蜈蚣谷出口内外一带，最是危险，必须算准时刻，照他走法，才可平安无事，左近有一白象林，住有山神，养有大群神象，遇上必死。所以这一带，必须避开，有许多话，和详细情形，均未明言，我活了这多年，从未见过一个真的天神，向不肯信这些鬼话，又因他一面叫我过时小心，不要冒犯附近山神，惹出杀身之祸。并说：山神虽只两个，发起怒来，随手一挥，无论带有多少人，都被杀光，一个也难活命。一面却又可在所说花林之中，歇上这些时再走，许多话均不近情理，因此不曾追问，就是到此以前，听到头上说话，不见人影，也只当是妖巫闹鬼，没想到别的，你看阿成、龙都神气，虽不象吃过苦头，事情到底难料，象背上共只两人，这许多大象，均似听他吩咐，说好便罢，稍有误会，便难应付。我们这些人，死上一个也是冤枉，我料老苗，由此经过，先后有好几次，所说山神，便是象背大人，他们也必见过，不知何故，不肯明言，累我们耽搁这一天，有无变故，还不知道，真个可恨，如早晓得此事，来路我必准备，只须在日落

以前，由崖顶穿过蜈蚣谷，率性天明前出口，守在旁边，等候象群过去，连那花林，也不再进，拚着多受一点辛苦，赶出三四十里，避开所说白象林这一带，再行歇息，哪有这些枝节，来的决非什么山神，苗人所说，虽是鬼话，象这样身材高大的人，到底不曾见过，气力多大，我们也都不怕，最可虑是，他有这多象群，不是人力，所能抵敌，这类猛兽，非但性灵，又极忠心，最是记仇，附近是否还有，也不知道，我们只要和来人，稍为不合，有了敌意，那就麻烦已极。一旦动手，必有伤亡。就算我们能够杀将出去，只要伤它几只大象，它便成群，连明带暗，跟踪掩来，休看它们，身子蠢重，动作却极灵巧，往往掩到你的身旁，还未警觉，又最合群，仇恨一结，追逐不止。我们多高本领，其实不能不饮不食，永无休息，它却力大性长，成群来攻，随时都要防备吃它的亏，岂不讨厌，并且象群那多，也决不容你走近它的身旁，不必忙此一时，以防你们汉人，言语不通，万一引起疑心，多生枝节，反而不美。”

说时，双珠等三人，虽已看出对方，决无恶意。龙都见了自己。还在扬手招呼，阿成却无动作，也觉老人，所说有理，又被拦住，不便不听，刚刚停住，老人话也说完，忽见方才飞去的那两只翠鸟，飞将回来，正由峰旁飞过，到了众人头上，飞翔了两转，忽然朝下笑骂道：“老野人，你晓得什么呢？只有你们的话，才不好懂。你们人多，想欺他们好人，少时我叫大象，用鼻子卷你。”另外一只，又骂鸦鸦小鬼，不是好人，转眼叫你知道利害。二鸟相对飞鸣，所说竟与人语相似。并且还是汉人口音，众人才知先前几次所闻，均是这两只能说人言的翠鸟，并非山精野怪。双珠暗忖，此鸟既通人言，所说又是汉语，可见大汉也是汉人无疑。心中一

动，再一回忆方才象群与毒虫石螭，恶斗经过，越料来人，不会存有敌意。即使有什误会，也说得明白。只是阿成，和大汉一路，骑象而来，走得颇缓。那千百只大象，见了主人，再一迎上前去，大汉好似群象有功，欲加慰勉。每遇一只，将头和鼻伸过，均要伸手，抚摸两下。四面均被包围，更多耽搁。阿成随在大汉身旁，目光虽然望着自己这面，丝毫没有表示，手都不曾抬起。另外象背上那人，紧随阿成之侧，又似防守神气，眼望前面大火，虽未往外蔓延，火势仍极猛烈，风却不大，先后经过，已多半日，日色早已偏西。众人心情紧张，全都忘了饥渴。双珠等三人，方觉骑象大汉，心意还是难测。照这样群象围拥，沿途抚摸象头耽搁，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幸而老人阿庞，料得不差，否则，自己等三人，如其迎上前去，隔着这大一片象群，也无法走到阿成身旁。这类野象，性均猛恶，如用轻身功夫，由象背上，飞越过去，难免发生误会，象鼻又长，见了生人，再一群起来攻，就算闪避灵巧，不去伤它，看它动作那么轻灵，也难应付。又等了一会，双珠忍不住朝阿成挥手招呼，一面和双玉、路清商计，各料对方心意，均说来者只是汉人，便可无虑。那两只翠鸟，忽又由崖上飞起，朝大汉箭一般投去，口中叫了几声，象群欢啸声中，也未听清叫些什么。双珠暗忖，此鸟真个灵慧，比鹦鹉还通人言，十分可爱。鸦鸦早经二女止住，不令再骂，本心也是喜爱那鸟，正在指点，说二鸟是大汉所养，双方相隔，仍有一二十丈。来人离开口外斜坡，虽不甚远，但是四外象群包围，仿佛每一只都想主人，加以抚摸。还未挤近身前，一条长鼻，已朝大汉伸去。和阿成并骑同行的一个，身材只比大汉稍矮，也是如此，密层层挤作一团，来这两个大汉，也似爱极那象，恨不能每一

个都要摸到才罢。一时前后好几十条长大象鼻，做一圆圈，此去彼来，伸向两大汉的身旁，拥挤不动，越走越慢。为首大汉，不时哈哈大笑，偶朝峰上众人，看上两眼，似未十分在意。众人因奉老人阿庞之命，决计静以观变。除双珠姊妹等三人，刚刚挥手，朝阿成打招呼外，俱都注视前面，无一言动。等到那两只翠鸟，飞向大汉肩头落下，叫了几声，忽听洪钟也似，一声巨吼．大汉身旁的象群，立似浪花一般，纷纷四散。缺口一面，转眼空出，尘土还未停歇，当头一白两灰，三只大象，载了大小四人，已飞驰而来，疾如奔马，转眼便到峰下，两大汉便在象背上，立将起来，动作轻快已极。

第四十章　患难失同怀幸脱波臣联美眷，恩情深异类送来灵药饷奇婴

众人见那两个大汉，乃是一男一女，都穿着一样的装束，各披着一蓬短发，上身一件兽皮制的短装，背心也似，两膀全落在外。下面一条皮裙，短只齐膝。另外加上细藤野麻织成的长布，斜绕肩胁之间，肩插长弓长箭，和两三枝梭镖，腰间挂着一条寸许粗的长索，也是麻制。这一立起，越发显得身材高大，比最长的野人，也要高出两头。看年纪不过二三十岁，全都生得浓眉大眼，阔口隆鼻，体格粗壮，皮肤略带红色，手脚更是粗大，露出在外的腿臂筋肉，均和蛇盘一样隆起。一望而知，力大非常，人虽生得威猛，五官却颇端正，不带凶横之相。对众野人，虽未露出敌意，却似微现轻视。先立在象的头颈上，朝着众人，看了几眼，忽指路清问道："你是汉人么，怎会和野人一起，是否入山采荒，

被他们掳去？这两个汉家女子，是你何人，有丈夫没有，要说实话，不必胆怯，有我兄妹在此，他们决不敢于加害，这伙野人，可通汉语，也要明言。”

路清等三人一听，便知来意不恶。又见阿成，坐在象背上，似正好笑，不敢露出，目光注定双珠身上，一言不发，仿佛盼望什么神气，越知遇见汉族中人，听那口气，分明误会三人，被野人掳去，意欲解救，越发心定。路清侧顾老人阿庞，面现怒容，恐其不快，当先开口，生出枝节，忙答：“我名路清，此是我妻符双玉，另一个是她姊妹。”双珠见大汉，听到末句，斜顾阿成，忙接口道：“二位山主，不必多疑，那象背上人，名叫阿成，乃是我久共患难的未婚丈夫，这位老人，是我姊妹义父，他们所居，离此极远，与寻常野人不同，非但最通情理，人更义气，智勇双全，决不怕死，此次误入宝山，便为护送我夫妻四人，和新收的两个子女出山之故，不过，说来话长，如不见弃，请容我们，下峰一谈如何？”大汉闻言，意似惊奇，出于意料，先将手朝后一挥，女的一个，便朝阿成笑说：“果然是真，不管你了。”阿成笑答：“我早知二位山主，不会怪我，他们就要下来，我在下面等候罢”。说罢，大汉一拍象颈，叫了两声，便同纵下，三只大象，全往口外，缓步走去，大汉到时，口外千百只大象，有的分而复合，和早来一样，排成好几层，一齐昂首向内，大有准备待机，只等主人，一声令下，便要冲进神气。有的两旁闪开，不知何往，等到大汉，吼了两声，纵落地上。外面象群，也各转身后退，缓缓走开。双珠姊妹，忙向老人阿庞低语：“请其率众在上稍待，等把来意说明再下，以免对方轻视。”说完，转身向外，正朝路清，暗使眼色，意欲就势施展轻功，表示自己，本领高强，不是好欺。待要纵起，忽然

觉着，口外象群，好似少了多半，再往两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大汉，虽只男女二人，入内答话，实则，暗中早有准备，除口外象群，正面列阵相待，稍有不合，便即进攻而外，另外还分出多半，由谷中两面掩来，已快走进，相隔最近的，不过六七丈，刚刚得到号令退去，那么长大蠢重之物，来势却极轻巧，善于掩藏，贴着崖壁和谷中树木遮避，悄悄掩来，直到大群后退，方始发现，这么猛恶的大象，驯练得如此灵巧，不知用了多少心思，难怪以前走过的生苗，当它天神看待。如非眼见，耳闻决不会信。心中惊奇，因这两个男女巨人，对众野人，便无恶感，也颇轻视，惟恐相形之下，使老人和同行壮士难堪，有意卖弄，先朝对方，把手一拱,笑说："二位山主，不要见笑，我们人小，此峰太高，说不得只好献丑了。"说时，初意这两个大人，不过身材高大，勇猛多力，决不会什武功，欲使看重，便好说话，不料对方，竟知他的用意，男的微笑未答,女的已开口道："我已看出你们三位，必有本领，正想见识呢!"双珠闻言，心方一动，不料双玉心急，业已当先纵起，路清紧随在后，只得施展师传轻功。双足在崖石上一点，特意纵得又高又远，三人都是一个黄鹄冲霄，起向空中。然后两手一分，头下脚上，盘空而下，改作飞鹰掠兔之势，离地还有丈许，两个风飘落花，一个惊龙掉首，三人相继纵落，轻巧巧并立在男女大人的身前，相去约有数尺，女的已赶过来，一手一个，拉着双珠姊妹笑道："你们姓的是那一个符，如何会有这高本领！"双珠把姓说了，男的也凑过来，惊问道："我听那夷人说，你家世代行医，又是姓符，那在江对面万花谷行医的，是你一家么?"三人闻言，越发惊奇，刚呆得一呆，男的接口又道："你们不必多疑，如与万花谷符老太公是一家，我们就

是自己人了，我祖母便姓符，是那位老太公的妹子，你知道么？”

双珠姊妹闻言，猛想起祖父当初逃难时节，本是兄妹二人，因防仇敌，追踪杀害，女扮男装，同往野人山内外，夷苗墟洞中，以行医为业。彼时尚未成年，有一次遇见山洪暴发，祖姑滑跌水中，眼看顺流而下，被山洪卷入大壑之中，由此往来寻访多次，连尸首也未寻见。当地又在野人山的深处，无心迷路，误走到那里，寻了几天，见无踪影，独个儿历尽艰险，方始觅路走出。以后几次入山，原路已迷，只当人死水中，每一想起，便自悲痛。 料竟在山中嫁人，留有子孙，只不知对方，怎会晓得万花谷后来隐居的事，当时惊喜，出于意外，忙即告以前事，大人兄妹，一听果是一家，越发欢喜，亲热非常，忙请三人，坐在旁边山石树桩之上，互谈前事。双珠姊妹，断定无妨，料知众人，饥渴交加，当日反正是走不成，先告对方说，老人如何好法，不可轻视，再请老人发令，先命众人，饮食起来，大人兄妹，一听众人腹饥，便说：他那里食物甚多，请众同往。双玉笑说：“我们谈话要紧，并且赶路心急，没有多少时候耽搁，就在这里边吃边谈吧。”大人兄妹，也未再说，女的忽然起立，朝象群叫了几声，立有八九只大象，顺谷径往前驰去。三人也未在意，龙都早被大人放落，鸦鸦也是援绳而下，一同凑将过来。双珠也将阿成喊来，与大人兄妹相见，一面互问经过。

原来双珠姊妹的祖姑符绿梅，因随兄长，往来苗墟，误走野人山深处，路遇山洪暴发，被急流冲走，卷到一条大壑里面。当时风狂雨暴，水流甚急，转瞬漂出老远，决非人力所能救起。符绿梅虽是家传武功，但不甚高，水性尤为平

常，只在逃到苗疆以后，随同兄长，往来大江两岸，学了一点，这样猛的急流，怎禁得住，满拟必死，在洪涛中，一路翻滚，浮沉了许多次，眼看越漂越远，人已不支。忽然捞着一根刚刚折断的树干，又漂流了一段，忽被一少年救起，那人姓文，乃宋末忠臣文天祥的子孙，上辈因避元兵搜杀，又怀亡国之痛，辗转逃亡，隐入野人山深处，一条幽谷之中，先以打猎为生，勉强捱命，受尽辛苦艰难，最后开出一些田地，又偷偷去往山外，运来耕具，由此安居下来。因奉祖先遗命，无论多么困苦，不许出山谋生，去做仇敌臣民，偏是子女极少，谷中又只二三十亩可耕之地，出产不多。后又来了一家，因避元朝暴政，逃荒入山的义士姓常。从此两家子女，互相婚配，文家固是人口稀少，常家也是如此，似这样过了好几百年，平日除耕猎谋生外，便教子女，读书习武，所说均是汉语，中间探出林中种族部落甚多，凶野异常，先颇忧虑，仗着所居地势隐秘，相隔生苗野猓的部落甚远，防御尤为周密，本领又高。自从两家同隐以来，竟未发生什么大的变故，这年因觉林中生苗野猓，迁移不定，附近常有踪迹，心中忧疑，两家男女老少合在一起，不满十人，多高本领，也敌不过人多，有些胆怯，正在日夜防备，打不起主意，忽然山洪暴发。附近野人，全都逃光，少年名叫文永，本是出来窥探踪迹，发现水中有人漂来，先还当是前见野人，后来觉着装束不似，救起一看，竟是汉人，喜出望外，便将绿梅救到山中。恰巧常家这一辈，只生了一个男子，父母正为儿子婚姻发愁，另一面绿梅见他少年英俊，彼此情投意合，便结了夫妇。文、常两家，虽因世代隐居山中，身强力健，习于劳苦，都有家传武功，体格仍和常人一样。绿梅不久接连生下三子，两家父母，均觉此后人口可以增加，正在

高兴，突然发生地震，共只逃出两小夫妻，和一个周岁的婴儿。绿梅思念兄长，以前几次强着丈夫，一同查探乃兄下落，均未如愿。等到儿子长到十来岁上，正和丈夫商量，同往山内外苗墟之中，访问下落。先是文永，误中瘴毒死去，只剩下母子二人，又不认得出山道路，如何往寻。在另一山谷，崖腰石洞之内，苦挨了些年，连经艰险苦难，人已衰弱不堪，再想出山寻人，越发无望，幸而爱子文烈，生来力大体健，纵跃如飞，差一点的猛兽，均非其敌，乃母又是文武双全，当时教导，劫灰中寻出的兵刃暗器又多，还有两枝无意中寻到的火枪，和一袋火药。林中兽蛇，均难侵害，这才保得无事。

绿梅年老，越发思兄心切，又因爱子年长，将来难于寻觅妻室，照自己的估计，平日兄妹情厚，乃兄为避异族侵害，必借行医，隐迹野人山内外苗墟之中，就他误认妹子已死，不再设法搜寻，按理自己也能寻到，可是前些年，接连几次，远出查访，不是所去苗洞，以前不曾到过，便是对方，人多凶野，只能暗中窥探，无法近前。守了多日，不见踪影，还几乎被凶苗发现，送了性命，只得逃将回来，似这样，母子二人，常守林中，终非了局。丈夫死前遗嘱，又有无论如何，不许出山的话。正在日夜愁思，并将心事，常和爱子商计。文烈忽有奇遇，先救了一个少女，年只十四，乃是相隔当地数百里的白夷之女，父母双亡，被山中生苗，掳去为奴，受苦不过，乘人睡熟，挣断身上锁链，日夜乱窜，逃到当地，业已饥渴交加，筋疲力尽。附近毒蛇猛兽又多，成群出没，先已遇到两次奇险，幸得逃生。再往前走，业已不能支持，昏倒在地。旁边一只野猪，正奔过来，总算文烈，来得凑巧，将野猪杀死，喂了一些饮食，虽然缓了口

气，还是无力行动。同时林中还有不少毒蛇猛兽，相继惊动，分两三面扑来，文烈见势不佳，仗着力大身轻，机警绝伦，忙将少女抱起，逃了回来。这一带虽然林木较稀，透光之处甚多，并有溪流温泉，但是偏在黑森林的深处，四面均有危峰绝壑隔断，比以前祖上所居山谷，还要幽险，休说山外来此采荒的人，便是林中潜伏的各种野人，也从无一人走到。母子二人住的山洞，又是离地三四丈的一片峭壁，便文烈也用草索攀援上下，多猛恶的蛇兽，也无法侵害，照样种着十来亩山粮。绿梅又善耕织，加上打猎所得，非但吃穿不尽，因是林中险阻太多，共只两人，虽积有大量兽皮，兽骨，珍贵药材，无法运往山外交易，俱都堆在那里。绿梅每日都为爱子人已成长，无处娶妻，兄长不知存亡，娘婆二家，只此一点骨血，想起发急，平日多病，一半也由于此，及将少女救回，本就动念，又见夷女早熟，人甚灵巧，又善力作，因感救命之恩，对于文烈十分情厚。爱子也颇爱她，过了一年，问明双方人意，使其结为夫妇。绿梅的病，十九由于悲苦愁闷而起，经此一来，心事去掉多半。夷女人又聪明能干，无论说话做事，一学就会。小夫妻又有孝心，成婚之后，觉着母亲，多年劳苦，一身的病，再三劝告，稍为费点劳力的事，都被劝住，不令下手。绿梅心里一宽，病本逐渐养好许多。后又发现两种有补益的药草，采服之后，越发一天比一天强健起来。

光阴易过，一晃又是好几年。两夫妻常听母亲说起自身来历，和国破家亡之痛，悲愤已极，曾想出山，探寻母舅下落。这时绿梅年老，反多顾忌，越看事情越难，想起丈夫在日，为访兄长下落，几次涉险，几乎送命，爱子性又刚猛，恐其无知，还未出山，便为大群生苗野猓所伤，再三禁止，

令其随时留心，不必远出犯险。一面力嘱，非但本来语言文字，不可忘记，将来生有子女，也须教以汉语，和自身来历，因两小夫妻成婚多年，并未生养。正在盼望，夷女忽然怀孕，经过一年多，眼看肚皮越来越大，早已过期，不曾生产。绿梅母子，均通医理，并还识得许多药性，一看脉象，却又极好，正想不出那是什么原故，怎会怀孕一年多，没有动静。这日文烈无意中，忽又救了几只大象，原来左近林中，近来不知由何处，迁来不少大象。文烈生长山中，曾听父母之教，深知兽性，这类野象，力大无比，猛恶非常，心却灵巧，除却遇到走单的疯象，寻常不去惹它，轻不害人，先是避道而行，不去犯它，后听母亲说那象牙，珍贵有用，可制不少器具。又知大象脱牙时，大都走往隐僻之处，掘地掩埋。看出内中两只，快到脱牙时期，意欲掩在那象背后，等它埋好走开，下手偷取，刚刚掩往象群聚集之处，便听群象悲啸，形态有异，掩往附近树上一看，好几十只大象，聚在一起，隐闹林中骚动。另有数十只大象，低头跑来，到了当地树下，俱都不动，有的目中还在流泪，忽然声息全无，仿佛有什事情发生，带出恐怖神情。为首几只大象，并由象群中，缓步走往左侧一株浓阴密布，又高又大的巨树之下，跪伏在地，内中两只大白象，并还似在发抖。文烈因爱妻，肚皮越大，乃母恐动胎气，不令同出打猎，又因此举，危险非常，偷象牙时，如被野象发现，反身来攻，追逐不舍，从此成仇，遇上便须一拚。日前乃母，再三告诫，出时只说出去打山鸡野鹿，故意还把猎枪带上，肩上挂着弓箭，腰间插有刀和梭镖，胆子又大，见此情势，虽然奇怪，并未在意。看了一会，见那象群，都是垂头丧气，挤在一起，与平日满林乱窜，自在游行，迥不相同。前面几只大象，又是那么跪

伏在地，一动不动，仿佛有什管头。心方奇怪，猛觉大象跪伏的大树上，枝叶无风自动，接连两次，阳光恰巧斜照树上。定睛一看，树枝里面，毛茸茸的，伏着两团黄影，先前林中骚动之声又起，刚听出不是后来象群走动声息，也未见有一象再来，照着平日经历，料知方才听错，象群来路那面，必有猛恶之物，心中一惊，忙将火枪，端在手里，响声忽止，又隔了一会，日色已早偏西。黄昏渐近，心正不耐，忽听两声丁零零的清啸，甚是震耳，由侧面树上发出，生平从未听过。跟着便见树上纵落两条黄影，看去形似猩猩，身子不大，通体金黄，脑披长发，目光如电，身后竖着一根铁钩也似的长尾，尾梢上还生着一丛长毛，钢针也似，动作快到极点，当头一只，高还不满三尺，刚朝旁边大象头上纵落，那象宛如待死的羔羊，并无丝毫抗拒之意。形如猩猩的怪兽，刚把那比身还长，刚劲如铁的臂膀抬起，猛伸利爪，待要抓下，又是丁零零一声极清越的急啸。第二条黄影，本由树上，跟踪飞落，待朝另一只大白象头上，纵扑过去，忽和飞鸟一般，凌空斜飞，箭也似急，改朝自己对面草树丛中扑去，前一只怪兽的利爪，业已抓向大象头上，那么坚韧的象皮，竟被抓穿，鲜血四流，那象坐听仇敌残杀，痛得周身乱抖，丝毫不动。文烈见那老象，快要脱牙，早就看中，由不得生出同情，再见怪兽，那么凶恶，越发激动义愤。自恃身带刀箭，均经毒草炼过，多么利害的蛇蟒猛兽，刺中必死，怪兽只得两个，人又性暴胆大。正准备先给怪兽一个下马威，将其镇住，再放毒箭毒镖，免得这东西，动作太快，吃它的亏，这样猛恶的大象，俱都怕它，想必利害，便是一枪，打它不中，也可吓它一跳。谁知枪还不曾发出，眼前黄影连闪中，先那一只，也长啸而起，同朝对面，飞扑过去，

目光到处，刚看出草树骚动中，飞也似驰来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生得又高又大，獠牙狰狞，目射碧光，又象大人熊，又象恶鬼的东西，忽又听远远传来一声清啸，象是人在叫喊，这两小一大，三个从未见过的怪兽，来去之势都急，眼看撞在一起，文烈那枝火枪，本是采荒的人，死后所留，十分灵巧，一扳就燃，并有两个弹筒，为了枪中火药，不知制法，平日十分宝贵，只管装在里面，专备万一防身之用，轻易不肯发出。这时因见后来那个似人非人，似怪非怪，比人高大得多的怪兽，比先见形似猩猩之物，分外显得狞恶凶猛，手中火枪，又早准备停当，同时瞥见，后来怪兽，凶睛怒凸，约有鹅蛋大小，正对自己这面，踪迹似被看破，以为后来这个，利害得多，心慌情急，动作又极机警神速，更不怠慢，把枪筒往对面一偏，立时发将出去，那火枪原是外洋特制，火力甚强，声息又大，叭叭两声大震，接连两股火烟，迅雷也似，电射而出。来的那个人形怪兽，乃是林中特产，快要绝踪的食人巨猩，力大无穷，先那两个，便是双珠姊妹等，初入森林，半夜被犀群包围时，所见屠杀凶犀的异兽山戎。文烈生长山中，无人指点，初次见到，自不知它来历，无意之中这一枪，恰巧打中在巨猩的身上。那东西初次受此重创，因未伤到要害，暂时不曾倒地，反更激怒，凶威暴发，震天价一声怒吼，待要纵起，当头一只山戎，恰巧赶到，一下扑向巨猩的头上。说也奇怪，双方大小，相差那多。照理决非对手，山偏是灵巧非常，别有打法。中途虽听枪响火发，吓了一跳，身已凌空，去势又急，无法收住，口中丁零零急啸，身仍往前扑去。巨猩前胸近肩之处，中了一枪，半边头脸，也被火药烧伤，痛极神昏，正在厉声怒吼，张牙舞爪，想要朝前扑去。不知怎的，一下抓空，山戎也未正面和它拚

斗，竟由肩头上飞过。耳听巨猩，怒吼连声。跟着便手舞足蹈，乱纵乱跳，互相扭结往来路飞驰而去。

原来山戎，灵巧无比，随同前扑之处，避开仇敌巨掌，身子往旁一偏，一面由巨猩肩头飞过。那条长尾，却就势环绕过来，把巨猩的头颈，套了两转，铁箍也似，紧紧束住。过时顺手一抓，又将巨猩的凶睛，抓了一下，看意思似已抓瞎。这一来，比先中火枪的伤，还要疼痛，巨猩怎禁得住。山戎的尾坚硬如铁，比它本身，长出一半，不怕受伤，上面缠紧仇敌咽喉，身却倒垂下去，用那一只利爪，满处乱抓，巨猩便是铁打，也是难当，仗着力大性长，凶野无比，一路厉声吼啸，震得山鸣谷应，星丸跳掷，飞驰在前面草树丛中，略为隐现，便无踪影。这里文烈，知这两样东西，无一好惹，前面怪物逃路，又有啸声传来，声清而长，半晌不绝，从未听过，也不知是人是怪，一时心慌太甚。见另一只小怪兽，起势较后，没有扑中那只大的，刚落地上，似被火枪惊动，业已回过头来。想起这东西的猛恶，和动作之快，慌不迭装上子药，又是一枪，一面将身边梭镖，发将出去，哪知这东西，灵警非常，一枪不曾打中，竟被避开，一溜火光，擦身而过。枪声才停，梭镖随手发出，还未打到，已吓得朝那啸声来路，星驰而去，隐闻前面，树折木断，骚动之声，一路响将过去。大的一只怪兽，本来连声怒吼，不曾停歇。忽然一声惨嗥，底下便不再有声息。下面象群，连那跪在地上的，全都争先往树下围将过来，一同昂首伸鼻，望着自己，先还疑虑，恐受象群围攻，不敢冒失下去，后见象群，都是摇头摆尾，作出亲热神态，不似有什恶意，想起母亲常说，这类东西，最是灵巧忠心，恩怨分明，也许因见自己，代它除害，心生感激。又见那只大白象，头上鲜血淋漓，血虽不再

涌出，伤势颇重，皮已翻起了两三条裂缝，身边本来带有伤药，同时瞥见当头两只大象，人立起来，一条长鼻，伸向脚底，离身只得三四尺，鼻孔不住伸缩颤动。暗忖象群如有恶意，定必猛力将树撞倒，不会这样纯善。试探着伸手往下一试，两象果然争先用鼻挨蹭，表示亲热，越知所料不差，心中一喜，人兽言语不通，便用手比，一面发话示意，象果让开了些，又试探着，纵到树下，象群都是那么纯善解意，招手就来，挥手就去，再取伤药，想代白象敷上，刚走到象旁，连说带比，没有几句，象便跪伏下来。另外两只，争先用长鼻，想把人托上身去。文烈不料象竟这样灵慧，念头一转，决计以后常来林中，和象一起，多此一群猛兽，随在身旁。打猎时要少许多顾虑。这一喜，真非小可，因天快黑，急于归告母妻。匆匆转身，正往回走，象群也随后跟来。快要到达，文烈恐所居崖下，地势仄小，象群太多，将田地里山粮蔬菜踏坏，忙又回身，大声呼喝，把手连摇，不令同行。象群果然听话，转身回走，兴冲冲回到谷中一看，爱妻不知何往，乃母正盼他回去，说媳妇见你，久出不归，心中悬念，瞒了我前往寻找。方才不见她的短矛弩箭，和另一根火枪，方始得知，你两个再不回来，我也快要寻去了。文烈知道爱妻快要分娩，方才林中，又出了从未见过的怪物，心中一惊，也未详言经过，匆匆说了两句，便即往寻。

当地离开前去树林，有好几里，路也只有两条，出时只说去往西南方打猎，料知人在西南，不会是在北面象林之内。谁知一路寻去，连声呼喊，均未发现人影，最后绕往象林那面查看，也未见到，中途遇见那两只白象，看出二象，神情依恋，连比带说了一阵，告以遇见和他同样的人，千万

不可惊吓。说完连寻带喊，终无回应。天早入夜，腹中饥渴，想起出时留话，不问将人寻到与否，夜来自会回来。今日并有奇遇，有许多话，要和娘说，爱妻如回，不可再寻自己，以免来去参差等语，心疑中途相左，人已回家，见两象已走，中途又往别处寻了一转，方始走回，心想自己真笨，那象要我骑它，如何挥手令去，否则骑上一只回去，娘和爱妻见了，岂不喜欢，我也省力，还可快到，一路寻思，离谷已是不远。耳听乃母呼喊，遥望母亲，正立上面洞口，朝他这面，张望呼喊，神情惶急，料知爱妻，还未回转，否则不会如此。心中惶急，正不知如何是好，遥闻来路那面，有了响动，心疑有了野兽，同时又听乃母惊呼："大象来了，我儿快些上来。"回头一看，共有八九只大象，由明月光中驰来，走得甚快。当头一只，似是那只受伤的白象，象背上好似有一人，心中一动，忙即高呼："这象和儿子最好，请娘放心，不会伤人。"话未说完，便听乃妻急呼："哥哥快来，扶我下去。"文母又在崖上急呼，媳妇怎会在象背上，人也援绳而下，文烈还不知道爱妻，业已受了重伤，急呼："娘不要慌，这象全是好意，灵巧已极。"边说边往回跑。刚一对面，看出乃妻，横搭象背之上，白象业已停住，跪伏下来。忙即捧抱下来一看，胎包已破，下半身血水淋漓，腹痛如割，人已不支。刚刚捧起，便痛晕过去，知快分娩，崖洞离地甚高，无法援上；再说也来不及。幸而文母，平日早有准备，常时嘱咐媳妇，腹中稍有动静，便在洞中，安卧静养，不令下来，后因过期数月不产，文妻自来强健耐劳，不喜在洞中闷坐，老是口里答应，并不照办，照样悬绳上下，远出打猎。文母早就防到她万一腹中临时发动，特在崖旁浅坡之上，搭了一座草篷，本防过期日久，突然分娩，崖下常有野兽往来，虽不稳

妥，总可防备万一。不料平日怜爱媳妇太甚，对于婆母，虽是极好，人却不受拘束，白用了许多心思，仍旧远出，惊动胎气，眼前情势，十分危险，虽不知那象，怎会将她救来，看这来意，这几只大象，决无伤人之念，疑为神助，又是惊喜，又是愁急。母子二人，将文妻捧到草篷里面。跟着烧水，准备接生。文妻原因丈夫，当日出猎，过了约定时期，许久不归，心中悬念，瞒了婆母，前往探望，先到所说行猎之地，绕了一转，忽然想起，丈夫日前曾有掩在大象身后，偷取象牙之意，婆媳二人，均觉此事太险，再三劝阻，丈夫虽然答应，但是神色不对。久出不归，必是往取象牙，遇到危险无疑，心里一惊，便往象林那面赶去，不料走差了路。忽然腹中发生阵痛，越来越甚，知将分娩，忙往回跑，心慌情急，遥望旁边树林之中，象群出没，往来成群，一面又悬念丈夫的安危，微一疏忽，绊倒在地，由坡顶上往下滚落，虽只丈许远近，便被树根挡住，人却痛晕过去。

其实这时巨猩山戎，已恶斗过去，文烈也回家不久，只为两下相隔，还有里许来路，不曾遇见，似这样死而复生，痛晕过去几次。正在挣扎，往上爬走，口里连声哭喊，忽听左近树木响动，知道来了野兽，心中一惊，忙即住口，业已无及，偏头一看，四外均是大象包围，正朝自己这面走来，想起昔年，眼见猎象的苗人，被巨象用鼻卷起抛掷和践踏残杀之惨，不由胆落魂飞，连惊带痛，身旁一枝刚失落的短矛，刚抢到手，重又晕死过去。醒来觉着卧处发软，不象山石，不住上下摇动，睁眼一看，整个人身，横搭在一只大象背上，共有好几只，另有两象，紧贴在自己身旁，各用长鼻，搭向自己头脚下面，似恐滑坠，两旁护卫神气，走得甚稳。先颇惊慌，猛一抬头，瞥见月光照处，正是归途，离家业已

不远，同时想起，这些大象，比以前所见，要大得多，神态十分驯善，当中驮自己的一只，是只白象，头上有伤，所敷的药，正是婆母所配，丈夫每次出外，均要带上，那是一种药膏，想因伤口太大，还有十之一二，不曾敷遍，仗着象皮坚韧，容易收缩，业已结疤，未涂药处，却未收口，只未流血，身边恰有这类药膏，又当阵痛过去，神智稍清之际，仔细一想，觉着有了生机，照平日所闻，白象乃是神物，这许多大象，见人不伤，反把自己，驮回家去，如非通灵神象，怎会知道。伤处的药，又是丈夫所敷，不会有第二人，可见它与丈夫相识，有心解救，不似有什恶意。心中惊喜，精神立振，胆也大了起来，忙即伸手，想取腰间药膏。猛觉身上一紧，原来旁边一只象鼻，伸将过来，将肩上所带一根火枪，和一支未失落的短矛按住，但是压得不紧，刚有一点害怕，忽然想起，当由坡上滚落时，火枪弓箭，均有皮带，系在肩上，不曾失落，背后插的几支短矛，却都散落在地，初见象群时，惊慌太甚，恰巧身前落着一支飞矛，想要与之一拚，刚取到手，还未挣起，人便痛晕过去。

照此情势，多半象见人已醒转，伸手腰间，心疑要取兵器，与之为敌，才有这样举动。当时醒悟，颤声喊道："我是取药医伤，没有他意。"说时那象仍是原样，将长鼻搭向背上，仿佛不曾理会，文妻虽然出身白夷，从十几岁起，便被文烈救去，成婚已十来年，人甚聪明机警，又和文氏母子，多年相处，颇有识见，始而手伸囊中，不敢妄动，及见连用汉苗语言，说了几次，象虽不解，长鼻并未拿开，却未来按她手，仿佛最注意是那背上兵器，别的不问，试探着将装药的皮袋取出，用手打开，挖了一些，因离象头太远，还够不到伤口，正想挣扎过去，忽听象群，低啸了两声，白象便停

了下来。同时连头带脚，均被两旁象鼻，轻轻托住，移行前面，经此一来，越发明白，又见前面，便是入口，离家只半里多路，心神大定，索性把药膏，尽量取出，把白象伤处全都敷满。方说我痛得很，请快送我回家，阵痛又起，象群也自走动，勉强咬牙，忍住奇痛，偏头望着前面，刚看见婆母，立在崖洞口旁，又听丈夫，急呼之声，人便跑来，心中一喜，重又痛晕过去，等到醒转，不多一会，文氏母子，恐她劳神，正在劝说，不令开口。文烈更知象群报恩，非但不会有什变故，便是平日常见的野兽，也不敢来此骚扰侵害，只是婴儿未生，爱妻痛得死去活来，愁急万分，也不知哪里说起，正说，这些大象，都是我的朋友，请娘放心，少时再说经过。文妻忽然腹中绞痛，面容惨变，通体冷汗交流。文氏母子，知其难产，正各捏着一把冷汗。产门忽开，哇的一声震耳的儿啼，婴孩的头，已钻将出来。文母绿梅，家传医道药物现成。婴儿衣服，和各种用具，均早准备停当，忙即剪了脐带，包成一个蜡烛包，放在一旁。正在高兴，端了一碗安神定痛的药汤，与产妇喂下，殷勤慰问。文妻忽说："肚皮里面，痛得利害，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动。"文母伸手一摸，原来还有一个，竟是双胎。惊喜交集之下，忙即准备，产妇失血过多，已面如土色，幸而备有灵药，固住本元，减去不少痛苦，因发动以前，受创太重，就是婴儿保全，产妇也难活命了。母子二人，正在担心，总算第二个女婴，出生较易，只隔了半盏茶时，便是安然降生，恰是一男一女。产妇经过文母医治，药力发透，痛楚已止。身虽轻松许多，人已精力交敝，和瘫了一般。气息微弱，口都难开，那两个婴儿，却因怀胎日久，父母禀赋又好，生来便是体力强健，啼声洪亮，两对黑白分明的眼珠，一生下来，便东张西望，仿

佛晓事一般。这样强健的初生婴儿，文母尚是初见。母子二人，全都喜出望外，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一面却又担心产妇的安危，一直忙到天明。看出产妇服药之后，吃过两次东西，面色渐转，人也安睡，方始稍为放心。文烈才想起昨日一整天，未进饮食，恐母亲知道担心，又要去忙，请乃母上崖，偏又不肯，定要在旁照看，守在产妇母子身旁，不肯离开。恐其多劳，再三劝说，请将产妇所用饮食，吃上一些，一同并卧草铺之上，先睡一会。等人睡好，方始走出，饥肠业已雷鸣，本意自己食量甚大，前日打来一只肥鹿，尚未吃完，准备烤来饱餐一顿。昨夜忙于照顾产妇母子，外面那几只大象，业已忘记，及至走出一看，象来更多，但都停留坐卧在谷口一带，野地之上，所种十多亩田地，丝毫不曾践踏，只两只为首大白象，立在坡侧空地之上，旁边还放着许多带有鲜果的树枝，上面结有许多桃子、枣子和各种鲜果，仿佛来此送礼。

文烈心中高兴，刚一下坡，象便凑近身来，伸鼻摇头，做出亲热神态。前面许多大象，也都昂首欢啸。文烈见状，越发高兴，又代受伤的白象，上了些药，匆匆吃饱，又烤了些鹿肉，送到篷内。见母似不曾睡，刚将产妇粥汤喂完，因产妇奶还未下，婴儿始而还肯吃水，后来似嫌无味，喂将下去，便喷出来，哭得更凶，力气又大。文母恐伤婴儿，不肯包紧，手脚全被挣了出来，急切间无处去寻食物，催奶的药，刚刚服下还要些时，才有奶水。即此已比常人，快了一两天，看出婴儿，饿极思食，实在无法。恐其受寒，外面又盖上一层薄棉被，婴儿越发暴怒，两双小手小脚，在被里面不住乱蹬乱舞，休说刚离娘胎，便生过四五个月的婴儿，也无如此力大。文烈又是欢喜，又是心疼，见婴儿哭得利害，忽然

了下来。同时连头带脚，均被两旁象鼻，轻轻托住，移行前面，经此一来，越发明白，又见前面，便是入口，离家只半里多路，心神大定，索性把药膏，尽量取出，把白象伤处全都敷满。方说我痛得很，请快送我回家，阵痛又起，象群也自走动，勉强咬牙，忍住奇痛，偏头望着前面，刚看见婆母，立在崖洞口旁，又听丈夫，急呼之声，人便跑来，心中一喜，重又痛晕过去，等到醒转，不多一会，文氏母子，恐她劳神，正在劝说，不令开口。文烈更知象群报恩，非但不会有什变故，便是平日常见的野兽，也不敢来此骚扰侵害，只是婴儿未生，爱妻痛得死去活来，愁急万分，也不知哪里说起，正说，这些大象，都是我的朋友，请娘放心，少时再说经过。文妻忽然腹中绞痛，面容惨变，通体冷汗交流。文氏母子，知其难产，正各捏着一把冷汗。产门忽开，哇的一声震耳的儿啼，婴孩的头，已钻将出来。文母绿梅，家传医道药物现成。婴儿衣服，和各种用具，均早准备停当，忙即剪了脐带，包成一个蜡烛包，放在一旁。正在高兴，端了一碗安神定痛的药汤，与产妇喂下，殷勤慰问。文妻忽说："肚皮里面，痛得利害，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动。"文母伸手一摸，原来还有一个，竟是双胎。惊喜交集之下，忙即准备，产妇失血过多，已面如土色，幸而备有灵药，固住本元，减去不少痛苦，因发动以前，受创太重，就是婴儿保全，产妇也难活命了。母子二人，正在担心，总算第二个女婴，出生较易，只隔了半盏茶时，便是安然降生，恰是一男一女。产妇经过文母医治，药力发透，痛楚已止。身虽轻松许多，人已精力交敝，和瘫了一般。气息微弱，口都难开，那两个婴儿，却因怀胎日久，父母禀赋又好，生来便是体力强健，啼声洪亮，两对黑白分明的眼珠，一生下来，便东张西望，仿

这一尝出味道，馋到极点，一面张口狂吞，一面搭嘴，仿佛鲜美已极。汁水喂完，婴儿便怒哭起来，哭得声嘶力竭，不肯停歇。男婴性更猛烈，几要闭过气去，只得把果压碎，用麻布滤过，再喂下去。果瓤嫩而多汁，挤将下来，只有极少一点残渣。汁水更清，婴儿吃之不已，不吃便哭，两个刚落地的婴儿，一顿竟将这两枚菜碗般大的果汁吃完，方始满足。睁着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珠，望着父母，笑了起来。

先因婴儿哭声震耳，性太激烈，恐其哭坏，又防乃母，刚刚去往崖洞安眠，被其哭醒。昨日连惊带急，忙了一夜，不曾合眼，老年人怎禁得住，又见婴儿，吃得香甜。周身雪白滚壮，吃时手脚乱动，不时发笑。看去那么天真可爱，玉雪也似，越看越欢喜，只想满足婴儿的欲望，看了高兴，没想到将近两小碗果汁，竟被一顿喂光。等到喂完一个，又是一个，忙乱过一阵，婴儿喂饱，笑了起来，正和爱妻，各搂一个，放在怀中。亲热细看，忽然回忆母亲睡时之意，觉着初生婴儿，如何与他吃上这多果汁，先颇忧疑。后见婴儿，活泼天真，老嘻着一张小嘴，笑个不住，似晓人意，以为无妨。再隔两三个时辰，产妇便有奶水，也就放开，等到下午，婴儿本已不再哭闹，忽然相继昏沉睡去。由此便未醒转，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第四十一章　义收巨象喜产奇婴

前文双珠姊妹、路清、阿成、龙都、鸦鸦等长幼六人，和老人阿庞，连同手下勇士，一同起身，准备横越野人山黑森林，去往花蓝家，先杀逆酋花古拉，一面联合葡萄墟诸侠，越过迈立开江，再以全力，大破平山寨，杀贼除害，先在蜈

崧谷，遇见毒虫石螭围攻，半夜由崖顶上，走往谷外，快要到达，大雾迷路，天明出看，发现阿成、龙都失踪，又听空中人语警告，众心忧疑，后来寻到白象林，深谷之中，突遇大群毒虫来攻，另一面千百只大象，也在众人困守的孤峰之下，严阵以待，跟着虫象恶斗，双方刚一接触，便被象群，事先吸到鼻孔里的水箭喷倒。为首一群毒虫，虽极猛恶，但被水箭中的药力，迷昏醉倒，全数为象群所杀，剩下许多石螭，狂潮一般，退往树林里面，象群随后追去，到了林外，停止不进，跟着，满林火起，众人刚看出那片树林，虽然繁茂，行列较稀，不似来路森林那样，结有极严密的树木。阴森森的，暗无天日，地形也象一个口袋，树林和两面山崖，便是袋口，再往前去，似还有大壑隔断，故此火势，只烧当地一片，并未往旁蔓延，风也不大，多半不会发生野烧，正谈论间，忽见男女两个大人，带了阿成、龙都，同坐大象背上，一同驰来。等到近前，那两只口吐人言的怪鸟，也在此时，飞鸣而起，往来了两次。男女大人，随即来到峰下，见面一谈，才知这两兄妹姓文。祖母便是昔年因随祖父入山，被山洪卷去，只当淹死壑中的祖姑符绿梅，随谈起绿梅水中遇救，嫁与乃祖，后来山中，发生地震只剩夫妻二人，和少子文烈，不曾送命，隔了些年，文烈长大，先在无意中，救了一个夷女，结为夫妇。这时乃父文永已死多年。只剩老母符绿梅尚在，和夷女成婚十年来，不曾生养，好容易怀有身孕，又是一年多，过期不产，母子二人，正在忧疑，这日，文烈出寻象牙，忽遇象群，为怪兽山戎所制，已有几只最大的，跪伏树下，等候残杀，本已激动义愤，又有一只似熊非熊的怪兽，对面掩来。文烈胆大警觉，乘着这两种怪兽，恶斗之际，一火枪将大的一只打伤。同时闻得前面清啸之声，心疑又有怪

物。再一火枪，连另一只怪兽，相继惊走。忽然发现象群，将他围住，露出感恩亲热之意，便将身带伤药，代那受伤的一只白象敷上。

文烈赶回家中，得知文妻出外。寻他未归，重又反身寻找，未见踪影。见天入夜，只当人已回家，匆匆赶回。见文母正在崖洞上面盼望，乃妻并未回转。正在惶急，白象忽将文妻驮了回来，腹中已然发动快要分娩，因寻丈夫，滑跌坡下，还受了伤，忙和乃母，把人抱向崖旁土坡草篷之内，隔不一会，便生下一双孪生兄妹，婴儿生来强健多力，哭声震耳。文烈天明腹饥，去烧鹿肉，见象来越多，均在谷口附近。只为首两只大白象，立在坡下。旁边堆着许多果枝，见人走出，十分亲热，知其感恩图报，越发高兴。等到吃饱，把事做完，回到洞内。见母未睡，婴儿腹饥思食，哭得越发利害，便将文母，劝往崖洞之中安睡。取了两枚外有硬壳，颜色碧绿，内里似桔非桔，色作金黄，当中藏有乳汁的异果，连瓤挤出汁水，去喂婴儿。当时便将啼声止住，只是食量甚大，两碗大枚果汁全被吃光。后来夫妻二人，各抱一个婴儿，正在抚弄引逗，忽然想起文母之言，初生婴儿，奶水未来以前，如何与他吃上这多生冷的果汁，先颇疑虑，后见婴儿，灵慧解意，吃饱以后，一引就笑，天真活泼，可爱已极，只说无妨。心刚放定，天已快到黄昏，两个婴儿，忽然同时睡去，就此不曾醒转，两夫妻还想婴儿多睡，只顾谈说昨日奇遇和结交象群经过，并未在意。后来文母，睡醒入看，听说婴儿，刚刚睡熟。初生的婴儿，照例睡多醒少，媳妇奶水未来，醒了必哭，乐得让他多睡一会，也未想到别的，正在嘱咐文烈不可高声，以防惊醒。一面准备夜饭等文烈把饭端进，又到崖后，采了一些大象喜吃的野生之

物，表示谢意。回到里面，一家三口，分别吃饱。问知婴儿不曾醒过，方觉怎么睡得这香。忽见文妻点头示意，凑到铺前一问，文妻悄声说道："这两个娃儿，睡了多时，我两奶发涨，奶水业已流出。方才胀痛难受，想抱一个过来喂奶，谁知两个不肯醒，看去却又睡得香甜，不象有病，方才果汁好象清香中带有一点酒味，也许吃醉，恐娘知道担心，不敢明言，你未进来以前，我这两个奶，实在胀痛难受，背着娘连摇了几次，用尽方法，无一醒转，莫要被你喂糟了吧？"文烈闻言，吓了一大跳，细看两个婴孩，又都睡得十分香甜，并还露出笑容，不象有病神气。再试伸手，轻轻拨弄，果然牙关紧咬，表面神态如常。连用许多方法，均不肯醒。正在忧疑，打不起主意。文母见产妇胸前衣服，均被奶汁湿透，笑说："你奶已发透，这两个小孙孙，方才哭得那样吓人，照你夫妻所说，业已睡了半日，应该醒转，乐得乘他睡熟，喂完一个，再喂一个免得都醒哭闹。两个同喂，又要坐起费事。难产刚过正须保养，也不相宜。再如不喂奶必难免回去一些，看这两个娃儿，定吃得多，奶如再不够吃，当娘就更苦了。"

文妻无法，只得点头应诺。因奶胀得利害，婴儿又不肯醒，业已暗中挤过好几次。本因婴儿摇他能醒，打算敷衍一阵，挨到半夜，再作计较。谁知文母，爱极了这一双男女，觉着媳妇初次经历，恐其粗心大意，样样都想指教。又防手重，把婴儿弄痛，非但亲自将婴儿抱向产妇怀中，并还坐在一旁照料，目不旁顾，文妻知道隐瞒不住，人又直爽，见婴儿小口紧闭，奶头怎么也塞不进去。文母面上，已现惊疑之容，心里一急，便将前事说出，并告以婴儿甜睡多半日，怎样也弄不醒。文母先颇惊慌，知道初生婴儿无法查看脉象，又恐产妇胆小惊慌，心中悲急，忙说："看这样子不似有什么变故，你

们放心，等我仔细看来。”随命文烈点亮灯火，抱着婴儿从头到脚仔细查看，并将眼嘴拨开，试了又试，周身全都摸遍，毫无异状，笑说：“此事奇怪，我从小学医，虽没有你舅父那么高明，当初曾经用功，此道又是家传，尤其妇婴一门，格外用心，自信不会看差，照我所见，婴儿鼻息调匀，五官七窍，和手脚前后胸，通体没有一点败象，体格比常婴强健得多，虽然昏睡不醒，决可无害。这两个小东西，怀了一年零七个月，本出常例之外，今又这样昏睡，那两只白象灵慧感恩，送来这许多山果，只婴儿所食两枚，我未见过，如其容易得到，不会这少，婴儿恰巧吃下，方才细看，心口不跳，并不象是吃醉神气，也决不会中毒。我料到时，必要醒转，也许再睡上一两天，都不一定。如其中毒，或是醉病，决不会是这等神气，你们不要忧虑，多留一点心便了。”

文氏夫妻，知道母亲医道高明，又最盼望孙儿，万分怜爱看重，看得那么仔细，如有他虑，不会这等说法。心虽一宽，到底还是悬念。文母却因深明医道，反比子媳心定，难得产妇昨日遭那险难，居然转危为安，心中高兴。只嘱咐把婴儿盖好，以防伤风，一醒便与奶吃，到了半夜，经文烈两次催请，便各回洞安睡。因谷中常有大象守护，不怕别的野兽侵袭，连绳梯也放了下来。夫妻二人，对着婴儿，守了一阵，越看越不象有病的神气，断定乃母不会看错，也各昏沉睡去。梦中惊醒两次，婴儿均是原样未醒。天明文母下来，又趁白天仔细再看，断定无妨，仍然放卧床上，初意就是果子吃醉，至多一个时辰，也将醒转。光阴易过，又到第二日夜里，婴儿还是一个未醒。文母先最镇静，见久不醒，由不得也发起急来。当夜老小三人，全都守在下面，因已看过两次，一直用被盖好，也未打开再看，大家都是急得一夜无

眠。第三日早起，文烈正劝母亲保重，忽见婴儿盖的被头，仿佛动了两动，心疑快醒。想要抱起来看，被文妻拦住，笑说："这两个娃儿，从第二日起，手脚都在不时抽动，我也当他快醒，其实睡得更香。"话未说完，文母忽然惊道："这娃儿初生时，已有一尺多长，比别的婴儿，长大得多，已是怪事，如何又长了一段，你看他脚伸到哪里来了。原来三人，守在旁边先未留意，这时婴儿的脚一动，文母无意之中，发现婴儿的脚，隔着一床薄棉被，往上翘起，离头竟有两尺来长，忽然警觉揭被一看，不知怎会卧了三日，竟会长出一段，通身肌肉，紧绷绷的，也与头两次所见不同。仔细一想，断定不会有什不好，正嘱子媳放心。男婴忽然将眼睁开，亮晶晶水珠也似，两面看了一看，身子一滚，便翻将过来，似要爬的神气。

三人这一喜，真非小可，文母爱到极点，伸手一抱，婴儿猛的身子一挺，力大异常，事出意料，抱得又轻，如非心灵手快，几被挣脱。婴儿连挣几挣，见挣不脱，便哭喊起来，声比以前还要猛烈。文母忙即将他送到文妻胸前，将奶塞进。婴儿周身是汗，大小便同时俱下，半身湿透。吃奶之后，哭声立止。小胖脸上重又现出笑容，手脚却不老实，贴在乃母怀内，不时舞动双足乱蹬，文母知他身上湿得难受。又见如此长大，仗着天气温暖，先用薄棉被围上，再将衣裤尿片取来，备好温水为他洗涤干净，全部换好，婴儿越似欢喜，一阵狼吞虎咽，仗着奶多，喂了一只。文母又是内行，恐不够吃，正说："婴儿吃得太凶，上来不要弄惯，后难为继。"正说之间，女婴也似醒转，但较文雅，身子一样长大了些，也会翻滚，但未挣扎哭闹，分伏乃母胸前，一边一个，由大人扶持同喂，一面为她洗涤更衣，文妻这两日内，两

奶胀得发痛，每天都要挤上十多次，这时正胀得凶，被两小兄妹，一阵大吃，竟被吸干。看意思还不甚够，但已不再哭闹，大人稍一引逗，便笑了起来。老少三人自是爱极，先还恐怕奶不够吃。隔了几天，发现婴儿已有门牙，越来越结实，刚刚满月，便能坐起爬动。

文妻前几天，已觉奶水不足，越吃越干，婴儿又极聪明，力大性猛，女婴先吃，还好一点，男婴先吃，便将两奶霸住，妹子如与同吃，便乱撞乱推，各不相让。想起果汁，可以代奶，便将米汤和在一起同喂，居然甚好。光阴易过，一晃半年多。山中地暖，那一带野生果树甚多。文氏夫妻，又经乃母指教，勤于耕猎，日子本就越来越舒服，加上那一群大象，自从婴儿降生之日起，便和文家老少三人，越处越熟，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用都用长鼻卷来，内有两次，并还将人引去，寻到几个采荒迷路，倒毙林中的死尸，汉苗都有，得了一些衣服兵器，简直吃不完用不尽。象群均把文家当作亲人，常守谷中不去，就是他出，至少也有两三只，留在当地，等到同类大群归来，方始走开，仿佛是怕林中恶物侵扰，换班守护一样。为首两只大白象，更是常守在旁，难得离开，对这两个婴儿尤为喜爱，常时用鼻示意，要大人抱了婴儿，同骑出游。每次前往，均有好吃的山果发现，地方也越来越多。这两孪生兄妹，生长极快，强健非常。还未周岁，便长得象个四五岁的幼童。奶水已早不能满欲，牙齿也长了半口，什么东西都吃。文母先恐伤食，随时禁止。后见两婴，体力越来越强健。先是大人抱同出游，满了八九月之后，非但行动矫健，跳纵轻快，胆更大得出奇。常时背了大人，由象鼻托上背去，偷偷骑了出去游玩。两兄妹又极亲热，形影必偕。偶然也有争吵打闹，不等人劝，转眼就好。女的更是聪明，母子三

人，先还不大放心，后来看出，非但这两只大白象，机警灵慧，便那大群野象也都聪明忠心，每次驮了婴儿出游，均是前后围绕。一出去便是一大群，又有几只大象在前开路，仿佛四外都有防备神气，这两个婴儿又都性刚心野，难于管束，好言劝告，软语抚爱，还肯听话，否则便难制伏，又都怜爱。见他年纪太小，不忍重责，日子一久，也就相安无事。

一晃三四年，婴儿竟长得象十五六岁的少年，力大绝伦，捷如猿猱。那些大象全都只他指挥不算，人兽之间并能互相会意。文氏母子，自更喜慰。这日，文母见象群越来越多，那样听话。内有一次，婴儿因见父母，耕田费力，用象代耕，做得又快又好，觉着有此大群野象保卫，山中夷苗野猺又都迷信，把象当成神兽。遇上便即远避，极少侵犯。象也不伤他们，难得为数还多。山中有的是地利，如其能将母家的人寻来，再招上些遗民志士，同到林中，开荒自给，便可无拘无束，省得受那异族的欺压危害。只惜林中地方广大，相隔太远，不知路径，不能出山，中间还隔着一条大江，其势不能带了大队象群同往。如令文烈往访，孤身一人，出生以来，不曾离开黑森林，外面的风俗人情，還不晓得，就算能用象群，护送出去，到了山外，仍要分开，记得当初随兄入山行医时，所经峒墟部落甚多，这里面各有各的奇怪风俗，对于外人，多半疑忌，一个不巧，先有凶险，何况事隔多年，兄长人在哪里，有无子孙遗留，也不知道，两个孙儿女，虽极胆勇机智，到底年岁太小，心性又野，许多顾虑。眼看自己年纪越老，再不早打主意，休说今生不能再见亲人，便将来儿孙，也必年久遗忘，始终打不起主意，这时婴儿年已将近十岁，虽然生得强壮长大，因是年幼，还没想到取什么名字，一向都叫乳名，男名大郎，女的就叫么女。文母见他兄妹生具异禀，小小年

纪，长得比成人还要高大雄壮。惟恐出山，惊人耳目，引出祸事，又知事情太难，非但息了前念，反倒随时告诫。一面教以读书识字，和做人之法；一面把自己所晓得的各种夷苗语言，和媳妇所知，分别指教。平日所说，仍是汉语。又过了两年，大郎兄妹，对于祖母，最是亲热孝顺，见她老病衰弱，日常愁虑，近日又是旧病复发，卧床不起。父母守伺在旁，甚是忧急。偶听乃母谈起，初生时所吃两枚异果，似有灵效，可惜以后从未见到。如能寻得，也许有用，这时人象言语心意，更易通晓，一时情急，先寻两只大白象，连说带比，再三询问，俱都摇头摔鼻，表示无法再得。

两兄妹因祖母也曾说过，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灵药，认定有效，一吃下去，便可强健身体，仍不死心，骑了两象，带着象群，远出搜寻，结果不曾寻到恰又走得稍远，所去乃是一片暗林，树蒂甚密不知天时早晚，连经两日夜，方始失望回转，这类远出两三日不归，原是常事。为了担心祖母病状，急于回来，不走来时绕越的路，仗着象能分辨途向，由一片长满野草，从未到过的荒林之中，抄近赶回。这一条路最是难走，灌木藤蔓甚多，如非前有象群开路，常人决难通行。二人骑在象背之上，见当地到处都有天光透下，方觉这里大树稀少。忽听前面，飞鸟惊鸣，甚是好听。鸣声又哀又急，因是生长山中，一听便知那鸟受到恶物侵害，在彼悲鸣。跟着又听前面象群怒吼料有原因，因那一带，地宽草多，必须由前面象群，将地上灌木小树拔起，才能前进，走得较慢。两小兄妹，性子又急，听出前面有警，知已遇见猛恶之物，忙即纵起，一路踏着象背，纵跃飞驰过去。刚纵到第十只象背之上，猛瞥见前面，有一大可数抱的古木，业已枯死，孤零零立在荒野之中，树下大片土地，寸草

不生，附近野草中，现出一条条的枯焦黑影，横纵蜿蜒，通向去路旁边一条暗谷之中，一看便知当地伏有毒蟒。前面象群，闻得后面象吼，纷纷回身，朝树这面猛扑过来，树顶上面飞着两只不知名的山鸟，颜色翠绿，映着朝阳，发出宝玉一般的碧光，鲜艳夺目，好看已极。正在盘旋飞舞，悲鸣不已。看那意思，仿佛被什么东西网住，拚命挣扎，想要腾空逃走，此上彼下，不住腾扑，无法脱身。鸣声比方才更加凄厉，大有力穷势竭之状。身上却未见东西，再定睛一看，原来古树上半身的槎丫，已因年久，折断了半边，歪倒一旁，离地两丈来高。树心有一大洞，内里伏着一条膀臂粗细花鳞大蟒，蟒头特大，比身子粗达两三倍，头颈却比蟒身，细下一半，目射碧光，形态丑恶，这时正在昂首向天，凶睛焰焰，注定上空二鸟，血口张合之间，一条尺多长的红芯，火焰也似，不住伸缩闪动，喷吐不休。那两翠鸟，离开蟒头，尚有丈许高远。随同蟒颈，鼓气粗细之间，时起时落，知道被蟒吸住，无法脱身，眼看被蟒吞吃下去。这两只翠鸟从未见过，心中怜爱，从小山居，看出那蟒，奇毒无比。所过之处，草木均黑，留在那里，是个大害。又听出前面象群，走过之后，方始惊觉。恐自己受伤，赶回保护，欲与那蟒拚斗，既想救鸟，又恐象群吃亏。急怒交加中，大郎出手最快，扬手便是一枝梭镖，照准那蟒打去，那蟒甚是凶狡，因见象群太多，本无侵害之意，及听象群，同声吼啸，业已激怒，快要发作，再见有两人，由后赶到，越发激动凶野之性，哪再禁得起什撩拨。这一镖又未打中要害，当时便和彩虹飞射一般，其激如箭，朝人猛冲过来。大郎处境，本极危险，刚要闪避，用刀去砍，内中两只大象，业分两旁，冲上前去。长鼻一卷，一只刚将蟒头七寸要害卷住，那蟒只顾伤人，没想到象

鼻这样利害。卷蟒的又是一只最强壮的雄象，骤出意外，最紧要的所在，被仇敌制住，负痛情急，长尾刚和电一般，打算横扫过来，又被另一只大象，用鼻卷住。么女最是心灵机警，一到便知那蟒利害。一击不中，人便吃亏，恰巧身后火枪，刚刚取下，手法又准，扬手一枪，照准蟒腹打去，蟒力甚大，重伤拚命，猛力一挣，那两只大象，至少也有一只，吃它大亏，幸而大郎，手捷眼快，就势由旁抢过，猛力一刀，先将蟒头斩断。象更机警，长鼻一甩，蟒头先被抛出老远，大半段蟒身，正往回猛卷，吃二女枪镖齐发，全数打中。第二只大象，又将长鼻就势一松一甩，丈多长一段蟒身，竟和转风车一般，凌空飞起，朝荒野地里，飞舞过去。就这样的无头死蟒，仍在地上，腾掷跳动，往来乱卷，打得当地灌木野草，哗哗乱响。最后滚到一株树下，将那树绞紧，又颤动了一阵，方始停歇。两只翠鸟，本被蟒口毒气吸住，眼看必死，蟒头忽然调转向人，气略一松，立时奋力挣起，一路悲鸣而去，早飞得无影无踪。

两小兄妹，知蟒太毒，还恐卷蟒的两只大象，中毒受伤。仗着白象身上，带有药囊，内中伤药甚多，忙代敷上，总算卷蟒颈的一只，卷得恰是地方，另一只刚被蟒尾硬鳞刺破，蟒力太大，禁受不住。蟒头已被大郎斩断，就势甩脱，并未受到伤毒，匆匆回到家中，文母病已越发沉重，头一日文烈因文母想念孙儿女，出来找寻，无意中又救到一个采荒迷路的苗人，问知是受汉客雇用，失伴迷路，绝食将死，名叫花牛，人甚诚实，救转探询，无意中问出文母之兄，业已去世，只剩一子符南洲，在万花谷，隐居行医。文母得信，自然悲伤，越发加了病状，两小兄妹到家两三日，文母便是寿终，年已七十多岁。临终遗命道，听苗人花牛所说，我们这里，

是在黑森林深处，最隐僻险阻之地，自来连采荒深入的人，均未到过，除却随时留意你表兄他们，万一机缘凑巧，入山行医，偶然巧遇，并向采荒的人，探询他们踪迹而外，我儿夫妇，年已五十多岁，固应护守祖训，不可出山一步。两个孙儿，身太长大，容易被人错认野人怪物，千万听我遗嘱，不许出林一步等语。又隔了些年，文烈夫妻，相继死去，大郎兄妹，自然身更长大，安葬以后，嫌当地仄小，象群越来越多，这才移居白象林左近山谷之中。所救苗人花牛，本是一个孤身，见当地衣食无忧，自由自在，文家待人又好，说什么也不肯回去。文烈死后，大郎又在无意中，救了一家五口，乃是被山中苗猓掳去的黑夷，夫妻两个，带着一子二女，于是花牛也有了妻子，大郎兄妹，连同手下，共是八人，新居地势广大，又与白象林相通。那两只翠鸟，就在文母安葬之时，忽被发现，性最灵慧，经人引逗了两次，便是相继飞落。后来看出鸟舌作椭圆形，灵慧解意，教以人言，一学便会，鸟虽不大，飞得又快又高，无形中多了两个耳目。无论所居附近，有什猛兽恶物，或是采荒的人经过，当时便可得到信息。

大郎兄妹，因先后所救六人，都是野人苗猓掳去的奴隶，受尽苦痛，九死一生，才得逃脱。平日又听祖母谈起昔年提心吊胆，和上辈隐居时，日夜防备的苦痛。以为山中野人，都是一样可恨，因而心有成见，发生恶感，昨夜大群野人，由蜈蚣谷，冒着浓雾，走出以前，二鸟昔年，几为毒蟒吞噬，仇恨甚深。仗着主人兄妹，本领高强，力能生裂虎豹，又有千余只大象，听他指挥，每次出外，发现蛇蟒，必要归报，不住用人言絮聒，非要主人代它杀死才罢。大郎兄妹，对于二鸟，最是怜爱，十九答应。二鸟日里，恰在谷口

崖上，发现蟒迹，接连两次探看，刚探出蟒窟所在，蟒已归洞，跟着谷中起雾，天已入夜，正待飞回，归途又见一条大蟒，蟒在谷外崖坡之上，正往谷中雾影里驶去。二鸟耳目最灵，虽看不见，蟒行草树之间，却被听出，重又飞空尾随。后来听出那蟒，时行时止，与前蟒是一条路。二鸟天性倔强，记仇心盛，立意探明下落，一味飞空查听，不肯回来，后刚听出，下面的蟒，似已归洞。天也深夜，正要回转，忽然发现前面一带，云雾较稀。谷中并有火光隐现，飞过一看，崖上走着大群野人，崖下又有许多石螭，成群掩来。又是以前曾往谷中扰害的恶物，知道谷径曲折，来路中间，隔着一片绝壑，石螭不能飞越，必由蟒窟经过，绕往前面。想起以前，曾有大群石螭，几次来犯。内有一次，大郎兄妹率领象群出游，并曾遇见一种比石螭稍小，形如蜈蚣穿山甲的恶物，虽因为数不多，都被打死，却伤了两只大象，还把大郎兄妹，看得最为尊贵，轻易不用的火药，糟掉不少，每一提起，便是痛恨可惜。又因所见石螭，比上次来犯的更加长大，不知这些石螭，先为野人所伤，意欲由谷底，偷偷掩往前途暗算，因其生具特性，最喜藏身那片沼泽污泥之中，轻不出动，后未深入谷中，只顾记仇，想要掩来害人，没想到为绝壑所阻，天黑雾重将路走差，无意中窜入蟒窟之内，那蟒窟又深又大，形如一个葫芦颈，内中毒蟒，共有八九条之多。入口正当山夹缝中，石螭去势太快一味前冲，纷纷窜进，全数落向洞底。那洞形如深坛，离顶有好几丈，又光又滑，出口又小，高居中心。石螭到了里面，再想窜上，便办不到，宛如落在陷阱之中，内里毒蟒，长大凶猛，立被触怒，竟在里面，恶斗起来，结果同归于尽。石螭全被毒蟒长尾，绞杀打死。毒蟒也是不死即受重伤，无一得免。二鸟只当石螭，是由

另一条通往白象林的谷口窜出，忙即飞回报信。大郎兄妹所居山谷，云雾未起，闻报大怒，仗着多年经验，和祖母父亲的指教，知道许多药性，是在初次移居之时，便发现当地谷中，产有一种水生药草专医伤毒，能解瘴气，后又试出，任何蛇蟒毒虫均怕此草，沾身就乱。闻到味道，便即远避，生有这类药草的水塘，无论人兽，前往沐浴一次，六七日内，无论多么利害的蚊蝇毒蚁决不敢于沾身。森林中最可怕的便是各种飞虫毒蚁，人力简直难于防御。移居白象林山谷，一半是因当地石多土少，为整片黑森林中，林木最少之区，山水清幽，风景明丽。多一半还是为了所居附近，从来见不到一点虫蚁之故，后来发现这类药草甚多，又加移植，连附近三条山谷，只是干净水塘，便将这类名叫水雄精的药草种上。每次发现大蟒，均将这类药草捣碎，放在原生水中，用象鼻吸起带了前去。一面驯练象群，教以喷水应敌之法。

只有一次事前疏忽，未命二鸟探路，骤遇大群毒虫恶物伤了两象，从来不曾受过蛇蟒毒虫侵害。近年种得越多，连附近那几条山谷，蚊蝇毒蚁之类俱绝迹。闻报想起杀象之仇，当时发令，照着平日所练象阵分途出发，先不知野人队里，杂有汉人，一心只顾除那石螭。知道天已快亮，蜈蚣谷云雾瘴气最多，天色一明，便要消散，以为上次生苗所说，楠木林那次野人，由当地经过，又疑生苗泄机，引使来犯，自己带了十几只大象，赶来查看。因彼时谷中雾重，口外虽好得多，十步之外来人也看不见。么女恐乃兄，粗心涉险，中了野人毒箭，不令再进，停在花林旁边高坡之上，想等对方。走出谷来看事行事。一面再令二鸟往探，一会归报。来人已在谷口崖彼之上停下，天色一明，那两条大蟒，便要出晒朝阳，非死不可。并说还有两个汉人在内，大郎兄妹，以为

采荒汉人，被野人掳去。心正有气，苗人花牛，忽然骑象赶来，说在崖顶遥望，发现崖后绝壑那面，沼泽地里，聚着许多石螭，和上次所遇生有蜈蚣脚的恶虫。大郎兄妹，知道崖后绝壑那面，这两种毒虫恶物，为数甚多，每次来犯，均是事前会合一处，越聚越多，至多隔上多半日，便成群掩到。这东西生具特性，行动均有一定，业已试过好几次，有了经验，为防无意之中受到侵害，特在所居山谷坡崖下，开了一条小溪，溪中种满药草，毒虫决不敢由正面进犯，必由森林那面，朝白象林中部一带，越过荒野，横窜过来。前半年早就打好除害之法，只为毒虫巢穴乃是大片沼泽，污泥甚深，瘴毒又重，如率象群往攻，脚踏上去，陷入污泥之中休想活命。正盼它自来送死，急于回去布置，无心他顾。正要回走，忽然发现雾影中，有火光闪动，知有人来，忙将象鼻一拍，令其准备。共有十几只大象，静悄悄立在那里。那火光正是阿成、龙都，冒着浓雾出来探路，刚试探出所料不差，崖坡下面是片平野疏林，人已出谷，走着走着，方觉云雾稀了许多，猛瞥见手中火把照处，前面雾影迷濛中，现出两只巨象的头，大惊欲退，猛又觉两膀一紧，虎口欲裂。那枝火把，也被象鼻强夺了去，跟着便听两人发话，一汉一苗，二人的两条膀臂均被象鼻卷住，知这东西力大异常，稍为一强，便有粉身碎骨之惨。再看对面，火光照处，两只大白象上，各坐着一个大人。身穿兽皮短衣裙，肩挂长弓巨矛，手持钢刀，威风凛凛，几疑遇见天神，先颇胆怯心寒，仗着汉苗语言，俱都通晓，强将心神镇静，听完才知那是两个身材高大的汉人和一苗人，只是盘问来历用意。象乃他的家养，并无恶念，心方略放，仰望云消雾散，残月挂树，东方已有明意。方想说明来意，又一黑夷女子骑象跑来，说隔崖沼泽中的石螭怪眼

越来越多。

大郎兄妹，不知这伙石螨机警狡诈，并不敢来，只是受了另外一恶种虫强迫，无计可施，并非本心。正在拖延时候，进退两难，如照惯例，另一种毒虫与石螨习性相反，不到日出，天气晴朗，轻易不肯出动，发难尚早，惟恐变出非常，万一提前来犯，不等细问，便令大象将人放下，强着阿成、龙都骑上象背，随他同行，阿成先颇忧疑，又防双珠等担心，但知无法与抗，又听二女，和那苗人夫妇力言。大郎兄妹，从不杀害好人，此去只要问明来历，那几个汉人，并非入山被掳，对他再无敌意，立可无事，还肯出力相助，才放了点心。本来一说就完，也是龙都年幼无知，妄想乘机逃走，结果被象擒回，不曾如愿。阿成先又多疑，答话吞吐，前后不符，才致大郎兄妹，疑他有诈。后又问出双珠是他未成婚的妻子，先本说是恩主，越当所说不大可靠，并疑阿成是野人中的酋长，将采荒的汉女掳去，强迫成婚，虽然力说没有敌意，偏又不肯明言，此行是何用意，出山何事，答语均颇支吾。

心想，山中野人，决无成群出山之理，先以为率领多人，去往别处洗劫掳抢。后经二人力辩，并还起誓，才有一点相信，仍不放心。同时又接二鸟来报，说那伙野人，天明业已出谷，往白象林谷中走来，内中虽有三个汉人，但和野人十分亲近，昨夜毒虫不知何故全数失踪，跟着白象归报，双方连说带比，得知为首白象，曾经入谷窥探，发现一处蟒穴，隐闻内里蟒和毒虫，重伤厉啸之声。大郎因前后两路均有石螨来犯，象群本来分作两起，闻报料知毒虫误入蟒穴，两败俱伤，否则不会不见踪迹，立即传令，照平日所想主意，列阵相待。跟着又听二鸟来报，说大群野人业已入谷，到了二

三两条谷径中间，交错之处的孤峰顶上。另一队象群，也是撤退回来。同时又有守望的人来报，天明之后，大群毒虫恶物，因隔着绝壑无法飞渡，业已沿着对崖往森林那面驰去。大郎知道崖后绝壑，一路蜿蜒，伸到森林那面，壑中地势，便往上高起，中间虽隔着极宽地面，两面均有斜坡，森林到此，也是中断，为想一网打尽，并想救双珠等三个汉人，恐其受害。一面命象群环峰列阵，事前先用象鼻，吸了大量有药的泉水，再分一些，去往短崖土堆外面诱敌，引其进来送死，因无暇考查阿成所说真假，令其随同一路。等毒虫一来，便抄小路赶去。等毒虫逃入林内，再四面放火，将早在事前缠向树上，浸过山中石油的火绳点燃，那片树林，本是一种富有油质的桐树油松之类，经火立燃，又由上风点起，虽只五六人下手，因那特制火绳又粗又长，那片树林，外观甚大，实则中间空着一大条，共只数十亩方圆，一点就燃。这一场水火夹攻，竟将所有毒虫全数除去。大郎兄妹，因见阿成、龙都，放火时十分出力，已无逃意，业已生出好感。阿成早看出主人全是好意，人虽生得威猛高大，但极忠厚善良，又是两个汉人，因在暗中嘱咐龙都，不可与抗，被二女看见，重又勾动疑心。归途为防有诈，特意一人看住一个，令花牛等先回洞去准备饮食。自己前来当面查问，只要阿成，所说是真，便可无事。阿成恐他误会率性一言不发，听其自然。大郎兄妹平日所闻，都是野人部落，互相凶杀，残忍的事，故对野人十分轻视，毫无好感，一心只想救那三个汉人，并看阿成所说真假，万没想到遇见奉有祖母遗命，日常留心，不能得见的至亲。而老人阿庞这一野人部落，又是这等好法，等到阿完经过，得知底细，双方都是惊喜交集，出于意外。大郎兄妹，对众野人，也就另眼相看。双珠姊妹看出大

郎，人虽刚猛，但极服善，明白事理。二女更是聪明和善，惟恐老人阿庞和众壮士，心中不快，刚用言语示意，说父亲深陷贼巢，仇人盘庚，又是一个恶贼巨盗，全仗这位义父仗义相助，才有救父除害之望。话未说完，大郎兄妹已早会意，笑说："祖母在日曾说，知错认错才是好人。我兄妹先当他和别的野人一样，许多怠慢，便对妹夫和龙都也不应该，妹子请代我们说两句好话，请他不要见怪，同到我那里住上一两天再走如何？"

第四十二章　喜相逢巨人出山
通奇险群象开路

这两兄妹声如洪钟，一般通汉语的野人，已都听出，全都转惊为喜，又见对方那么高大勇猛，平日认作神兽的大象，手下竟有千多只，听他随意指挥，越发惊奇敬佩。同由峰上援下，苗人花牛也赶了来，说食物已早准备停当。大郎笑说："妹子带的东西，我们边说边吃，业已吃饱，不知他们吃饱没有。"阿庞见这两个大人豪爽公正，经双珠姊妹引见后，甚是投机，也极高兴，笑答："你们兄妹谈天时，他们因从今早起身，还未用过饮食，此时已全吃饱，不必再费事了。"双珠姊妹赶路心急，还想去到主人洞中稍坐一会连夜起身。先是大郎兄妹，再三挽留，并说："我也知道舅父深陷贼巢，越早救出越好。但我另有用意，本来也不知出山道路，那么难走，只为移居白象林之后，因有大群大象相随，除你们来路蜈蚣谷那面，我嫌瘴毒污秽，没有深入而外，下余三面，我都曾经往游。近年越走越远，也只附近一二百里方圆

之内，即此常人往来，已非容易。由前三年起，两次遇到去往山外，交易山货的生苗才知沿途，到处都有危机，尤其出山路上，许多地方均极难走。那一伙生苗，往返一次非但多费心力，受尽苦难，还要算准来去季节时候才得通过。单是途中要经半年以上，就这样，还难免于遇见大群猛兽毒蛇，毒蚊毒蚁之类，重伤送命，从无一次全数平安回来。此时更非往来时期，你们以前走过，知道趋避也罢，偏又初次来此，你们虽是人人武勇，内有两处难关，仍恐难于通行，中有一处，是一大片与江流相通的广溪，宽达里许，平日水浅不满一尺，但那水道又滑又陡，水力大得出奇。涉水而过已难免于滑跌，再要遇到山洪暴发，那可以涉水过去的，只有一两处，看去比较平坦，水深也只一两尺左右，但那猛急之势，简直惊人。这宽水面，无法搭桥，整株大树一落水中，便和箭一般顺流冲去，常人休想立足，听说水冲来时，水中心的山石，哪怕本来生根，大到一丈以上，不消片刻便被冲断。另外还有两处，均非骑象不能过去，我留你们在此，实因前途太险，打算亲身护送免遭危险，就这样过那激流时，仍极可虑。计算途程，要有三日才到，这几天水发正急，连象群恐也无法通过，反正早到当地，也须等候，不如在此住上几天，由我兄妹，带了象群亲身护送，稳妥得多。”阿庞因向老苗打听路径时，不愿被人知道，只作有几个采荒的汉苗，迷路被困，被自己救来，意欲护送出山，并未与之明言，老苗说得虽不详细，这一处急流，却曾提到，但说非要水低到一尺以下方能过去，否则恐要被水冲倒，如由楠木林那面绕走，路虽更加难行，但可少却几处危险，自己因觉这浅的水，有什相干，不料如此利害，如骑大象上路，自然又快又平安，虽然迟走数日只比预定日期到得更早。野人心实口快，闻言喜出望外，首先

应诺。

双珠姊妹和路清、阿成也都明白过来，一算日期果然要近得多，再一想楠木林异人所说日期，也似含有用意，到得太早，也许还不相宜，如骑大象上路，非但减少许多困难，并还早到好几天，少担许多心事，不禁大喜，好在双方至亲，又都爽直心情，无须客套，同声谢诺。双玉和二人一见投缘，恨不能把大郎兄妹，约了同去才对心思。后因双珠暗中告知，说这二位表哥表姊，虽是我们至亲，又是这样关切，约他同行，多上两个好帮手，还有一群大象，断无不胜之理。无奈他兄妹生得过于高大，容易惊人耳目，祖姑表叔，临终又有遗命，不许出山一步，你看他们，那么义气的人，样样都肯帮忙，从未提过出山相助的事，我们何必使其为难，还是不说的好。双玉一想有理，也就中止前念，双方相见甚欢，众野人长途跋涉，多受艰险，昨夜不曾安眠，本定到了老苗所说，可以停歇的花林之中，睡足再走，不料接连发生变故，又累了一整天，到了当地，全都疲倦起来，所居山洞甚是高大，外面山坡上，还有一所高大竹楼，乃大郎兄妹所居，先把双珠姊妹、路清、阿成、老人阿庞和龙都、鸦鸦连宾带主，一共九人，安顿在内，下余还有几间，本是花牛夫妻全家所居，一旦之间，来了这多的人，大郎兄妹自从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接待这多宾客，性又豪侠好友，全家上下便乱了手脚，仗着所储存粮甚多，又养有大片象群，谷中开有好几处田亩，专种人象所食之物，果树更多。另外还养有一些肥鹿，花牛先回业已杀了两只，本意只是款待三个汉人，没想到这多野人，全成了朋友。么女更恐款待不周，加以山中久居，未免寂寞，忽有亲人，率众到来，从小又听祖母，日常说起外婆家的情形，人是如何好法，心中也有成

见，盼了多年，以为森林阻隔，决无相逢之日，忽然巧遇。双珠姊妹和那两个未婚妹夫，都是少年英俊，美貌聪明。又听阿成说，这三人均有一身惊人武功，越发喜出望外，不知如何款待才好，当时恨不能把所有东西，全搬出来待客，才对心思，这还是众人到前均已吃饱，否则还要更乱。后经老人阿庞和双珠姊妹再三劝说，彼此都是自己人，要用什么自会讨要，我们俱都带有软床软榻帐幕之类，只有一片干净山地，便是幸事，吃的也更带得充足，照此走法，可以提前赶到，粮食必有富余，连途中打猎，俱都无须，何必费事，大郎兄妹，自一到家，便将花牛夫妻遣走，业已带了二三十只大象他去，还想多安顿几个头目在楼房里面，后见众人，再三推谢。又因天气炎热，难得当地没有蚊蝇之害，野人连那山洞，均不肯住，一到便将悬榻挂好。有的并在山坡上面，张起两座篷帐，过去一看果然又舒服又凉爽，免得住在山洞里面，黑暗气闷，许多堆存的东西，搬动起来也颇费事，越发高兴，便不再相劝，听其自然。后因双珠一说，由此连食物都无须准备，如要取用，随意往拿，这样彼此方便，还免拘束，好在许多山果，均在树上，别的也都现成。

大郎兄妹原因小时，曾听祖母教以对待宾客之礼记在心中，当作一件大事，双方又极投缘，惟恐失礼，所以上来十分慌乱。么女更甚，及听双珠，仔细分说，那是城市中的虚情虚礼，真正亲热，应该和自家骨肉一样，各随所喜，反倒爽快舒服，祖姑所说，也是真话，只为彼时，表兄表姊年幼，惟恐万一出山，走到城市中去，遭人见怪，或是生长荒山森林之中，人又生得长大威猛，如其不知礼让，难免粗野，加以我们都是汉人，恐山居年久成了野人，对我们的言语文字，风俗礼节全不知道，特意向子孙，再三告诫。平日所

说。也以汉语为主，便由于此，你如因此拘束，只顾款待我们，无微不至，非但身受的人，言动拘束，心中不安，当主人的也难免于劳苦，难得至亲兄妹，异域相逢，共只数日之聚，将来不知何时才得再见，正好畅谈几日多作欢聚，把你们山居景况告诉我们，我们也将外面的事，多说一点，明日再和表兄表姊，查看这里形势田土，和各种用具，以为改进之备。等爹爹脱困出来，再将今日之事告知，作一仔细长久打算，也许我们全家，俱都移来，就拿山中作一根基，将各部落的野人联合起来，加以教化，为将来驱逐异族，光复宗邦，作一打算，岂不是好，只管照顾这些闲事，有什意思。

大郎兄妹，平日生活简单，偶然遇到采荒往来的苗人，因记祖母生前之言，认定这般愚昧无知的生苗野猓，野蛮残忍。以前上辈又曾屡受迫害，心生反感，虽守祖母教训，不肯妄杀，心却厌恶。再听所救的夷肯，说那被掳为奴，惨痛经过，越发激动义侠之心，上来总是先存疑念，怀有敌意，而这些苗猓野人，见他生得高大，那么威猛的大象，竟可随意指挥，为数那多，全都当他天神象王看待，只一遇上，也就胆寒跪伏，奉命惟谨，便在背后，也恐触象神，不敢丝毫泄露，所以连老人阿庞，在月儿湖周围，那么高的威信，问路时节，那两个曾遇大郎兄妹两三次的老苗，俱都不敢明言实情。大郎兄妹，也就以神自居，乐得使这般野人，见他害怕，免生事故，没想到山中竟有这样胆勇义气，勤劳诚朴的大群野人。再听双珠姊妹一说，立将以前轻视之念改掉，先想来者既然是客，应以客礼相待，偏生人少客多，忙乱了一阵，正觉为难，及听双珠姊妹的话，听其自然，果然省心省力，宾主均可相安自得，本就高兴，不再勉强。后又看出内中几件东西，十分巧妙，挂在树上的软榻，尤为中意，意欲仿制，探询做

怯，说过也就拉倒。

这时天早入夜，谈了一阵，老人阿庞，忽说："人倦欲眠，树上业已搭好悬床。"欲往安眠，不想住在楼内，并将龙都、鸦鸦带走，双珠心中一动，因和二女，正谈得高兴头上，也未理会，后见阿成借故外出，一去不归。跟着鸦鸦来说："阿成叔叔，也想住在外面，叫我来陪娘娘。"双珠方问："你怎还没有睡，衣服也被树枝挂破。"鸦鸦微笑未答，二女忽想起天已不早，来客又多疲倦，便喊大郎各自回房安眠，明早再谈。双珠姊妹，也未深留，大郎兄妹，便和起游走去。次日早起，忽听楼外大郎兄妹，与黑夷欢笑之声，探头一看，原来老人阿庞，因感主人情意，又见所卧木床，乃是整株树木，拼凑成功。上面虽然铺得甚厚，这样热天，决不舒服。因人长大，身子沉重，竹榻容易毁损，山中用具缺乏，刀斧又少，新近才由所遇苗人，送了几件，并不十分合用。如和那楼一样，用巨竹制成一榻，要费不少的事。因此，那床只是摆样，连宾带主均是卧在楼板之上，楼板都是碗口粗细的巨竹造成，虽极坚固，睡在上面并不舒服，共只几张草席，又都分给了客人，如不走掉两个，主人连席子都没有。再听初见悬床时的口气，二女并还半卧床上，试了一试连声赞美，只惜人太长大，无法睡直，大有仿制之意。野人心直，初到时曾见洞中，各种兽皮堆积如山，只是不曾硝过，急切间难于仿制，别的零碎东西，均可合用，就是缺少，也可设法替代，暗忖，再往前走已有大群巨象护送，舒服轻快，还可早到，并有避虫的药，免去许多危险，少掉几副悬床，并不妨事，而这类东西，本可随意分合，有的并可拼成大小帐篷。老人心急，想讨主人欢心，素来爱众，见同来壮士均已睡熟，不愿惊动，阿成、龙都、鸦鸦因双珠

姊妹，见主人相待亲切，人又天真，恐作长夜之谈，白暗中给每人服一粒健神的药，睡否无关，精神颇好，便在暗中示意，把这长幼三人相继引出。仗着样样方便，竟将山坡上面的一座帐篷拆掉，就着所带精麻制成的长索，和当地所产巨竹，连夜赶制成两具大悬床，张在大树之上，准备明日送礼。因鸦鸦人小，中途遣回，不令对二女先说，故未提起，制床时节，见当地到处都有巨象，坐卧游行，刚一走动，便有两只掩来，立在身旁。如换平日，二人也必惊慌，因在到时，曾听大郎兄妹说过，说这些大象均通人意，除却看出来人有了异图，非但不会侵害，有事还可差遣。先遇好几只，均未惊动，忽然掩来，必因自己，深夜不睡，手持刀斧，动作又极轻巧，所以生疑，赶来监视，想了一想，心中略定，便用一根巨竹朝那象连说带比，试了一试，内中一只，果然走向竹下，用长鼻将竹卷紧，连拔带摇。另一象也同上前相助，就势拔起。二人见象如此灵慧，越发惊奇，越想前途越高兴。不消多时便是做好，人也疲极乘着天色未明，见石坡上面平坦干净，随便铺上两块零碎的帐篷。老少三人，睡在上面，连日疲劳，睡得甚香。众野人均已起身，还不曾醒，头目加加，看出是老公公所为，又将龙都喊醒，问知经过，令其再睡一会。一面派了两人守在旁边，以免惊动，跟着大郎兄妹，相继起身，由楼窗内，望见侧面坡上，挂着两个大悬床，方想原来他们，也有大的带来，欲往一看，见路清未醒，知道这般来客，途中劳倦，便由楼窗纵落，刚到下面，便遇加加迎来，告以老公公阿成、龙都三人，连夜赶制相赠，不禁大喜，笑声洪亮，二女等均被惊醒。经此一来，对阿庞等野人，更多好感，当日起身之后，主人因这般来客，均与他本性相投，一切纯任自然，无须当客款待，反更亲

切。

吃完早饭，便请众人，骑象出游，那般野人，平日把象当成神物，有的望见，还要跪拜，不料这等驯善听话，肯让他骑，心喜欲狂，白象林本是大片盆地，前面两崖壁立，成一天然门户，内里平野中，又隆起几条长短不等，断续相连的危崖峰石，无形中隔成三条山谷。所居是在中心断崖旁边，一座峰崖之下，本来屏风也似，平地拔起，靠近峰脚，却有大片斜坡，前三面又是大片肥田平野，竹林花树，清溪平浅，水中长满各色莲花菱芡之类。并有一条人力掘成的小溪，环绕而流，风景如画，整片黑森林当中，只此一片最空旷的山野，也有树林，一则行列较稀，又都长满花果，烂如锦绣，地方甚大。右面谷中，还种着几亩瓜田，乃是去年苗人由山外带来的种子，业已结实。主人看惯无奇，欲使来客，多走几处，游玩之地颇远，周围百余里内，除来路蜈蚣谷一面，全都去到。双珠姊妹，又发现好几处可以开垦之地，暗忖，这样危险深黑，到处布满毒蛇猛兽，人都当它地狱看待的黑森林里面，竟有这许多好的肥沃土地，无穷美景，与无穷地利，任其长此荒废，岂不可惜。这里面各种族的部落又多，都是一样的人，天性又极诚朴，只为稍为劝告，与之接近，连成一气，专一开发，谋取衣食，日子必能越过越好。以前凶杀掳抢之事，决不致再有发生。算起来人力并不在少，再将山外那些苦人，引来山中，采荒开垦，双方合流，日常兴建，将来美景简直说他不完。越想越觉可惜，便起了一种念头，这且不提。

大家在谷中住到第四日，偶问苗人花牛夫妇何往，才知幺女心细，惟恐以前苗人所说，还不十分可靠，已命花牛夫妇，带了二十只大象，前往探路。最重要是查看恶鬼溪的水

势深浅缓急，只等人到便可起身，照众人的预计，如在第五日起身，至少还可早出三四天，何况花牛带的，均是强健多力的巨象，此行兼带开路，省事不少。听完自更感激，到了第五日夜里，正在悬念，不知明日，能否上路。花牛忽然归告，说初到时，当地水势，猛急异常，第二日便退了一半，象群已可涉水而过，又往隔溪探路，偶然登高遥望，瞥见一伙野人，由远方山谷中，上下攀援，穿往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之内，也许那一面，藏有部落。这般野人，看去凶猛非常，动作矫健，不似来客这么干净整齐，攀援飞驰于高山危崖之间，三五成群甚是慌乱，多半那边有什仇敌，欲往掳劫，以后未见出现，不知何往，此行多半不会相遇。归途见那溪水，浅得只有两三寸，上流已无石块冲下，照苗人所说，今明日正好上路。众人急于起身，原早准备，只等花牛归报，闻言大喜。森林中行走，本无日夜，预定又是第五日午前后起身，匆匆一说，吃饱就走，这次出发，军容更加威武，象群比人多出三四倍。留守的尚不在内，所有用具食粮均用象驮，人坐在象背之上，排山倒海一般往前进发，因前有一百多只大象开路，什么毒蛇猛兽，不等近前，先就逐走，无须存什戒心，一个个兴高彩烈，欢呼前行。中间最难走的一段，又被先去象群，打通踏平，走起来比人要快得多。第二日便赶到恶鬼溪，溪水虽只三五寸深，但和铁流一样，电也似急。内有两个野人中的壮士，心中不服，下去试了一试，果然力大异常。走出丈许，水只过尺，便觉禁受不住，才勉强鼓勇走了回来。众人在溪边平地上，稍为饮食歇息，方始起身，就这样，人骑象背之上，过时那象也似知道水力猛急，不时还有尺许高的浪头打来，力量更大。中间一段较深之处。水势更险，那象始终小心谨慎，把稳前进。费了好些时，才将这

里许长一段天险渡过。

由此往前，越过两处崖壑险地，又走入那暗无天日的黑森林内，中间并还经过两处野人部落，三女在象背上，曾有一次走在明显之处，遥望左近峰崖野草中，均有生苗，纷纷惊窜，忘命逃走，知其发现大队象群经过，胆怯心惊，纷纷奔避。过后遥望来路侧面峰崖上，还有不少苗人，隐现窥探，一问当地，已离山脚不远，这类聚居靠近山口一带的生苗野猓，多与山外各处夷苗蛮猓，互相交往。有的并还受其统治，并将山中出产，运往隔江汉城地带交易。前在小江楼看病时，曾经见过几次，惟恐风声泄露，先颇忧疑，老人阿庞笑说："这决不会，一则他们一向把大象当神，我们这多的人，俱都骑在象背之上，又有两位大人，更易使他疑神疑鬼，我们就过去多少天，他们也必疑虑，不把事情探明，连这条路也不敢走，便与花蓝家逆酋花古拉交往。在此十日之内，先就不敢走动，我们骑在象背之上，走起来自然容易，又快又稳。他们却是不然，休说前面二百多里，乃往来山外，最黑暗难走的一段，又是蛇兽最多之处，连我们这等走法，骑在象背之上，也须设法绕越，左转右折，才能通过，他们虽然遇见峰崖涧壑，可以上下攀援，有的地方，无须绕避，但听苗人说，绕行之路更远，也更难走，走得更比我们要慢得多，就他跟踪追来，也赶不上，何况象群还要回去，他们老远望见，便即惊退。此时我已想起，昔年我便在此遇险，休看地方平广，方圆数百里内，都是这类黑森林，终年暗无天日，透光之处极少。一个不巧，便非迷路不可，林中更有大群猛兽毒虫，走动起来，和潮水一样，往往走上两天，都过不完。他们所行，虽不是这条路，但那一带，正是大群猛兽，出没往来之际。通行也须算准时日，一个不巧，无心相遇，便须绕

避，走得更远，休看离开前山，已不甚远，就象这样往来绕越，也只二三百里，此时如往高处眺望，连大江都可看见，打算随便通行，却是难呢。”说时，路清正和大郎并骑而行，见他不住打听山外形势，和花蓝家平天寨的虚实远近，二女自和大郎兄妹，相交以来，在山中住了几天，越看越觉这两兄妹天真义侠，人更胆勇，想起初遇时所说，祖姑遗命，惟恐一时激动，相随出山，多此两个大帮手，自然是好。但是二人身太高大，汉城中那些文武官吏，均与各地峒酋土官，恶霸豪强，互相勾结，此次往破平天寨，救父杀贼，虽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事完之后，是否不被这些贪官污吏，反打一耙，或是受了这些恶霸豪强的蛊惑贿赂，来与自己作对，以致无法安身，都是难料的事。大郎兄妹，虽极武勇，到底手下人少，人家隐居山中，何等快乐。如其一同出山，便是暂时无人作对，也必惊人耳目，到处轰传，引出官府疑忌，许多不妥。再说白象林和月儿湖，本是自己和大破贼巢诸人的一条极好退路，也不应该泄露。虽说森林阻隔，山深路险，终以隐秘为是，对方如提尚要劝阻，如何反去引逗，因此男女四人，暗中约定，连龙都、鸦鸦，俱都嘱咐，不许说请主人出山相助之事。大郎兄妹也从无表示，众人知其心实口快，料是谨守祖母遗训，也未在意。

过溪之后，大郎本和路清最谈得来，所骑大象，当时并在一起。三女更是同坐一象，片刻不离。路清见他先是有意无意，问上几句。到了后来，越问越仔细，连去贼巢的途向，俱都问到，仿佛有什意思，此行本受前辈高人木难之教，一切均有预计，恐其冒失犯险，方想设词探询，就便婉劝，请其送到山口，便各回去。猛见前面，现出一片白影，众野人已有一天多，不曾见到天光，方在欢呼，龙都、鸦鸦年幼好

胜，执意要随象群向前探路，老人阿庞，双珠姊妹，也觉前有数十只大象开路，虽然是好，象也灵慧多力，到底不通人言，遇见为难的事，只能吼啸，舞动长鼻示意。大郎兄妹，也只晓得一个大概，不如派上两人同去，比较更妥，好在人多，阿成、加加，又自告奋勇，便令两人，各带着一个小人，同骑两象，领头向前，随同象群开路，查探地势，有无动静。业已走出一两里路，忽然赶回：说前面透光之处，乃是一片经过野烧的树林，地方甚大，上半树枝，十九烧枯，年深月久，仿佛当地起了野烧，正当火势猛烈，要往四外蔓延之间，忽遇山中突有的暴雨，将其扑灭：上半虽全枯焦，下半树干，十九挺立当地。年深月久，多半看不出火烧痕迹，有的还从近根之处，发了新枝。虽是大片透光所在，地方却并不佳，灰沙落叶甚大，天时却好，朝阳刚起，旁边并有两条溪流，水势不大，水源甚近，泉水甚清等语。路清闻言，赶往一看，正是木难所指，快要出山以前停留之地，当地是一片斜坡，越往前去，地势逐渐降低。离开山脚，已只三数十里之遥，如由附近一条山谷中绕出，便可通到花蓝家妖巫所居后洞之内。这条暗谷，荆棘野草，又深又密，前在楠木林，凌汉、木芸子，并曾提到，到了谷口，如因谷中野草灌木太多，所带野人，不能通行，可由另外一条险径，翻越过去。不过那是一片峰崖，翻越时必须小心，非在半夜不可，否则必被守望夷人发现。如能由暗谷之中穿出，稳妥得多，不到妖巫峒后，决不会被其发现，只将那为首妖巫禁闭后洞的逆酋花古拉之兄格旺多，先擒到手，说明来意，再行释放。照着预计行事，立可成功，照二人所说，比老人阿庞，和苗人花牛，先后所说道路，少绕走了七八十里，分明比预定，更要早到一日，便请大郎发令，止住象群，不会再进，前面开路的大象，也同喊

回，再朝左近查看，果然隐藏着一条山谷，原有三丈多宽，只是野草灌木太多，上下繁生。谷口更是布满藤蔓，不用心看不出来，而这一条山谷，形势虽险，又在露天之下，树木极少，照来路经历，用象开路，并不为难，谷径迂回，对面出口，离开妖巫峒穴，还有好几里，中间隔着一片树林，也不会被其听见，又带有蛇虫闻风远避的药草，比老人阿庞所带，威力更大，象背上并还带有不少药草制成的汁水，不怕谷中伏有蛇虫毒物。正在喜慰，觉着大功将成，路已快要走完，日期又提前了几天，尽可从容下手一举成功。

双珠姊妹也和大队人象，随后赶到，听路清一说，猛想起凌汉、木芸子别时，曾有日内来访之言，自己在月儿湖住了几天，方始起身，并未见来，途中也未见到一点踪影。与分手以前，隐约露出的口气不符，而这一带的地势大小，甚至沿途标记，无一不与所说相同，分明二人以前，往来当地，不止一次，否则不会这样熟悉。凌汉人较沉着，还无十分表示，芸子当时，惜别已极，为了有事他往，未及去送，曾经执手殷勤，笑说如非相见不远，我真不舍得离开你两姊妹等语。照这两夫妇口气，早该相见，而这次杀贼除贼之事，也必有此二人在内，如何踪影皆无，正在互相谈论。阿成、加加本率象群，在前开路，照例就是中间停歇，也必先到前面，远出两三里，探上一探，方始折回。这时接到后面停歇的信号，正率象群赶回，那是一只小白象，强壮非常，跑得极快。众人见他两人同骑一象，由象群中，乱钻过来，还未近前，象鼻朝空卷起，口中不时吼啸，方疑有事发生，才会这等光景，忽听二女笑道："真个奇怪，如何这里会有汉人。"说时，一人两象，业已驰近，阿成手里拿着一片树皮，赶到众人面前。么女身长当先接过，一同纵落，去往附近石坡上坐

定，与众同观。阿成也紧随身旁，数说前事，原来龙都、鸦鸦，发现空地，赶回报信之后，加加见象群仍往前走，便和阿成商量，再往前走一段，探明形势，得令再回。

阿成曾听双玉、路清说过，楠木林两小夫妇，指点机宜途向之事，见当地形势，颇与相似，不知那条暗谷，就在旁边，也想就便查探一下，便同往前赶去，刚走出不远，忽见前面枯树上，有一大片树皮，随风摇晃，心想这株枯树，经过火烧已有多年，此是一片新削下的树皮，休说所用的刀，快得出奇，气力也必不小。否则不会斫得这么整齐长大，又挂在这高所在，心中一动，将象喊住，人立象背之上，再由加加，踏向肩上，方始将那树皮取下，一看上面，还有用刀剑刻划的许多汉字，料有原因，大为惊奇。正告加加，说当地还有汉人隐居，便接信号，令其回转。二女、路清不说，便大郎兄妹，也均通晓汉文，认得不少的字，仔细一看，那树皮竟是凌汉、木芸子所留，谷口旁树上，还有一片，口气相同。大意是说，凌汉、芸子，本在暗中约好，在众人走前，往月儿湖访看，不料另有事情发生，跟着，又奉父命，一同出山，寻人有事，就便查探逆酋花古拉，和大盗盘庚的动静，二人均由树幕顶上飞驰，走的又是直径，无须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森林中绕越，往返容易，送走路清、双珠。归途第二日，便即起身，行至中途，又遇一位老前辈，得知木老夫妇所想的事，已代访到，葡萄墟诸侠的安危，已可无虑，便令同回。在楠木林住了几天，又随这位老前辈出山，相助杀贼除害之事，中途想起，众人已先起身好几天，赶到蜈蚣谷外，必可追上，还强着那位老前辈，特意说道，意欲跟踪追上一谈，因料众人，照着途程计算，头一日便应穿过蜈蚣谷，因此是由蜈蚣谷前面，开始跟踪，连寻了几

条路。均未见有人迹，以为林中地方广大，众人所走途向相左，又忙着出山，便未再寻。到了葡萄，忽然得知，形势已有变化，非但逆酋花古拉，与大盗盘庚，早已合流，花古拉峒中，并还住有好些利害贼党，欲等盘庚运面，准备停当，立即发难，在所勾结的外贼未到以前，乘着满汉驻防文武官吏，昏愚无知，又受他们贿赂，可以为所欲为，即使洗劫镇墟，杀人放火，乱子闹得多大，也只当是各地夷苗，互相仇杀，非但认作常有的事，甚而与贼勾结一起，将死人的头切下，去向清廷报功，说是所杀苗匪，清廷也当他是个善于以夷制夷的能吏良将。当时升官发财，只要事前，勾结得好，这类满汉文武官吏，只知贪污残暴，对于边疆重地，丝毫不在心上，照例敷衍一时是一时，名为镇抚兼施，实则尽量搜刮，不到逼出极大乱子，非但向不过问，反倒于中取利，助长恶霸土豪，和盗贼的威势，何况葡萄墟隔着一条迈立开江，远在野人山下的蛮荒边疆所在，便把人杀光，他也不会动心。如被知道，不过派上两个土委员，带些牛酒花红，名为犒劳，实则想要分赃挂红，把人头讨去报功，毫无足虑，近和驻防满官勾结，换了兰谱之后，胆子越大，一面勾通缅甸外贼，意图待机蠢动，自立为王，代外贼侵占中国疆土，但恐葡萄诸侠作梗，决计先下手为强，将其杀个鸡犬不留。不是有两位前辈剑侠，暗用巧计，使盘贼延迟了几天，日内已快发难，就这样也等不了几天。上次木老夫妇所定下手日期，原因盘贼，人多势强，所藏外国火器甚多，虽然伏有几个内应，但有几位由秦岭赶来的剑侠，尚还未到，全照大侠严陵的布置行事，还以为格外小心，照此做法，比贼党外寇，所定发难日期，早了将近一月，就是众人到得稍迟，也不致于误事，连途中的意

外耽搁，俱都打了出来，没想到突然发生变化。盘贼听一新来老贼的话，改变原计，本来妄想提前发难，加上缅甸国中发生内乱，起初和盘贼所约，里应外合的阴谋，无形搁起，日期无定，越发决计先将葡萄吞并，好在逆酋花古拉，勾结成功，江这面各峒苗夷，又以蓝花家最强，加上盘贼的凶威，不消多时，一路威胁利诱，远近大小部落，必被收服。听他号令，因此凶谋发动更急，葡萄这面，虽然防御也极周密，比起盘贼，却差得多，何况又有逆酋花古拉相助，两面夹攻，如非秦岭来那两位剑侠，先期赶到，与严陵等原有诸侠，想好计策，展缓阴谋毒计，花古拉要等见过盘贼之后再往下手，已无幸理。木芸子因在途中，不曾寻到众人踪迹，估计还有两日才到，业已一路迎去，但恐密林昏黑，万一相左，这一片火烧林，乃预计必由之路，特意削了两片树皮，留书相告，如其到在月圆以后，当日便须下手，上来仍照预计，但要机密。

另外分出一人，去往相隔花蓝家一处小部落中，寻一姓蓝的少年摆夷，照树皮上信号告知，令其速寻两人。一个赶往葡萄送信，一个速往下流，面告摆夷哈瓜布，令其率众，暗中掩来，照预计埋伏江边两处渡口要道，相助众人，遇有过江来的贼党，用计擒捉，不可放逃一个，务使在此三数日内，只是平天寨来的贼党，一个也不使其生还。等到布置停当，再选出一些胆勇之士，假装随同逆酋，往平天寨送礼，到时闻得一声大震，便是贼党火药库爆炸，急速下手，里应外合，不过去时，要将时刻算准，恰在黄昏以后赶到。事前命人送信，时候不要隔得太多，说明此是前队送礼的头目，礼物要多还要贵重，才能引使盘贼高兴，不致生疑。并说，盘贼派往花蓝家的同党，和逆酋花古拉，尚在后面，另

有随身携带的价值连城之宝，不知何事耽搁，跟着再命预先准备的精悍忠心的夷人，前往告急，说后面送宝诸贼，在江边遇见敌人劫杀，花古拉业已送命，盘贼得信，定必暴怒，派人往援，后寨火药库，必在此时爆炸，众人立时乘乱动手，时间配合，必须极准，才能成功等语。稍一疏忽，泄露机密，或被盘贼，看出破绽，就算能够得胜，也必多出阻力。内中两个新由中土逃来的恶贼，如被乘机漏网，又留后患，后又提到符南洲，虽然坚执不肯降服入伙，但因医道高明，又经严俊命人，暗中指点机宜，非但应付巧妙，反因女淫贼和狗子的病，时发时愈，非他医治，不能免于苦痛。初诊之时，又曾明言在先，彼时盘贼，以为正以上宾之礼相待，专请治病，并未要他投降，说明医好就走。因此并未疑心，又见南洲行医多年，始终以救人为志，不管闲事。每日只将命人回家取来的医书，和各种草药，仔细考验，研究药性，用心极专，轻易也不出门。一听要他投降入伙，虽然当时发怒，声色俱厉，可是寨中贼党人多，一遇有人求医，立时笑语温和，词色诚恳。医治尤为尽心，手到病除，其效如神，只当是个书呆子，意欲优礼相待，使其日久回心，一面造些假话，说他徒弟女儿，仍在小江楼行医甚忙。南洲装得又像，只要有人生病求医，越麻烦，越高兴，病人不断，决不吵着要归去，盘贼拿他无法，惟恐那宝贝儿子，病势不能除根，丝毫不敢得罪。并还下令，每日均要寻些病人，前往医治，内有两日，病人缺少，恐南洲发脾气，并还把外面的病人，也引了进去，以为这些都是当地土人，不知何奇父子，和勾少庭，师徒三人，暗中做了手脚，乘机引了几位高人进去，又引进了一些重要的内线，盘贼不知灭亡在即，恶贯将盈，还在睡中梦里。为了所招同党，越发浩大，志得意满，把平

头寨，当作铜墙铁壁，敌人插翅难飞。每日行乐豪奢随意残杀，骄狂已极。自己这面，成功无疑。众人看完，喜出望外，互一商计，照两小夫妇所说日期，还差两天。明日才是月圆之夜，相隔这近，尽可从容，幸而大男兄妹相助，否则还要误事。议定就在当地睡上一个够，养足精神，不等月圆先自起身，仍由象群带了避毒的药，往前开路。明日黄昏，赶到妖巫所居峒后，正是时候，好在他那族中的祖传三宝均已带来。只要冷不防将人擒到，一看即知，无用多说，便可放开，只在擒他以前，不使惊呼张扬，妖巫回峒行乐，照例是在夜里开始。如与格旺多在一起，成功更易，大家兴高彩烈，饱餐一顿，因此去都在夜间行事，特在日里，支起篷帐软床，在群众四面守护之下，安安稳稳，先睡他一个够，以便半夜出发。因阿成是摆夷，不易引人生疑，先又告了岔勇，龙都、鸦鸦也要跟去，前往花蓝家附近小部落中寻人，分头送信。除却鸦鸦年幼，双珠怜爱太甚，坚执不令同行而外，率性连菜花峒，与哈瓜布送信之事，均令阿成前往，不必另外寻人，就便使其回峒探望亲友。只等明夜，出了那条暗谷，不等除去妖巫，先照树皮所画图像，翻山赶去，众人睡时天已近午，到夜方始起身，收拾停当。明月已上中天，大郎兄妹，事前便说，开路的事，由他兄妹承当，吃完夜饭，便先起身。龙都、鸦鸦天性喜动，又觉前途将到，不能再骑大象，坚执跟去。大郎兄妹也最爱这两个小人，慨然笑诺，指挥群象，往谷中进发。

大小四人，在后押队，业已先走。路清为了成功在即，心中喜慰，睡前所谈，均是杀贼除害之事。醒来忙着准备，大郎兄妹，又已固执先走，去往前途相待，不在旁边，只顾盘算此去如何下手，竟将想对大郎兄妹劝告的话，忘了一个

干净。

第四十三章　斩妖巫大郎立功
施巧计逆首授首

老人阿庞，人最胆勇，但极稳练，早想带上些人，作第二队，随后跟去。先因大郎兄妹，极力劝阻，说恐妖巫警觉，如其谷口那面，地势不宽，象群没有掩藏之处，所带大象，还不能全数都去，象背上所带食粮用具，连人均要归并。一面又朝内中两只老象，抱着长鼻抚弄，低声说了几句，随着二三十只大象，分头走开，众人均未留意，只阿庞一人看出，因是素来心实，不曾想到别的。大郎兄妹，再一坚执要众人得到信息，前面业已看好地势，分人回来招呼，方始起身，也就听之。二女本定上来用象开路，等走得差不多，人由后面，跟踪进发，收拾停当，正是时候。因大郎兄妹，恐谷口那面地仄，须要听他招呼，只得守在那里，所以候到深夜，月影西沉，方始起身。先是龙都、鸦鸦，骑象归报，说暗谷已快开完，口外地势，果然不甚宽广，还未走完，便被大郎登高看出。现在大郎兄妹，正往前行，请众人把空象留下，无须带去，以防敌人警觉。众人事前，原有准备，业已改作两三人同骑一象，就这样先去的不算，还有七八十只之多，那些空象，不等招呼，一只也未同行，各自坐卧，静立不动。众人仍未理会，见谷中野草灌木，不是被象踏平，便被卷起，甩向一旁。当中空出一丈多宽的道路，两边山崖，却是高低不等，形势险峻，二女正说，这次全仗二位表兄表姊相助，免去许多险阻艰难。老人忽然谈起，方才

有象走开之事，这时，路已走了一多半，天也离明不远，遥望前途，不见人象影子，路清因听三人议论，方始想起前情，忙对二女说了。二女知道先除妖巫逆酋之事，关系最大，惟恐大郎兄妹，万一冒失下手，将事铸错，闻言大惊。一问龙都，又说，大郎行至中途，由象背上，纵往崖顶，看了一看，下来便说，前面就是谷口，令照所说归报，可是那地方，业已走过，众人一算谷径远近，龙都、鸦鸦中道折回时，路才走了一半。两小兄妹，始而只想骑象，后见开路艰难，走得又慢，常被断树残枝带起来的沙土，洒得满头都是，时闻腥秽霉湿之气，甚是难耐。正想回去，奉命即行。虽听两兄妹，互相说话，似在争论，语声甚急，只顾来与众人会合，并未留意。

众人闻言，越发忧疑，忙即往前赶去。刚刚望见前面谷口，忽见大郎兄妹，每人象背上，横着一人，急驰而来，开路的大象，并未赶来。定睛一看，双珠眼尖，认出内中一个，正是花蓝夷的装束，年貌身材，均与凌汉所说格旺多差不多，方疑另外一个，必是妖巫，因在后面，没有看清，正不知如何擒到手内，有无将人惊动，忽然认出那是一个汉人，并有一点面熟，再定睛一看，刚噫得一声，忽听路清惊道，那不是赵乙哥么，如何被大表兄擒来。话未说完，人已抢向前去，转眼临近，果是赵乙。未容开口，大郎已先笑道："你们也许以为我兄妹冒失吧，此是事情凑巧，如今非但妖巫，业已除去，连峒中妖徒，俱都被人制住。今日恰是他们闭洞祭神之期，要等月上中天，外面跳月时，妖巫方始奏乐出动，装神闹鬼，帮助逆酋花古拉，欺骗那些无知族人，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事情虽然不忙，你们到底早点赶到为妙，峒中还有数人，在彼相待，等和你们见面，附近林中象的食

物甚多，那几十只开路的象，我已留在林中，准备你们随时应用，和老公公手下这些壮士，回山时乘骑，省得长途跋涉，险阻难行。这厮口称是个好人，却与妖巫一党，后又问出与路兄和二位表妹相识，我不大相信，带他来此对质，就算是你朋友，也非好人，否则他也不会帮助妖巫，暗下毒手，如非洞中赶出一人，我便难免于中他毒刀了。”说时么女看出赵乙，果与路清相识，已先将人放落，见乃兄口气严厉，赵乙满面愧愤之容，路清正代他将身上搭的一根套索去掉，静听乃兄发话，两次想要开口，欲言又止，料知所说不虚，连声劝阻，不令多说。大郎心直口快，偏不肯听，后面众人，他帮赶到，听说妖巫已死，所居山峒，已被自己这面的人占据，喜出望外，双珠终是厚道，见赵乙连声向众分辩，脸胀通红。天已大亮，大郎似因赵乙，行刺生气，几次呼叱，骂他说谎，恐其难堪，忙使眼色，暗中止住。众人且谈且行，相隔还有好几里路，榕旺多已早放开，还未赶到后洞，大郎便将前事谈完。

原来大郎兄妹，从小养成一种强毅之性，人虽心直口快，因其久居山中，祖父母去世时年纪尚轻，共只兄妹二人，无多商谈，照例做了再说，极少放在口上，和双珠等聚这数日，平时所谈都是山外的事，又见来客，不曾邀他相助，一面想到祖母生前教训，事须自主，只要事前仔细想定，不背情理，那是一件应做的事，不问多么艰险均要以全力下手，不可靠人，加以初次听说，这等不平之事，和逆酋盘贼的许多罪恶，由不得激动义愤。回忆祖母所说，遇上这类济困扶危的事，必须勇往直前，不能袖手旁观，何况内中被困的符南洲，又是祖母多少年来，心心念念，形于魂梦的亲人，早将主意打定，打算跟去。么女心思细密，听说贼

党，人多势盛，祖父母生前，再三叮嘱不许出山一步，双珠姊妹和自己那么亲热，看得事情，那么严重，从未露过求助之意，反说他兄妹，人太高大，如往山外，必惊俗人耳目，可知其中定有碍难，当中隔着一条大江，水流甚急，听说比平日所见溪涧，深阔不止十倍，大队象群，无法带去，又是初次出山，人地生疏，不与众人同行，连路都不知道，如何走法，身在山中，有大队象群保卫，自然什么都不怕。到了山外，共只兄妹二人，便成虎落平阳，到处皆敌，如与众人同行，以双方的情义，此行如其有益无害，对方必早开口，不会一字不提，越想顾虑越多，虽也激动义愤，并想去往山外走动，看是什么景象，一开眼界，心却迟疑不定，大郎却是心意坚決，为了众人，不曾有邀他同行之意，有时还要故意把话岔开，反更有些负气。暗忖，他们这几人，和我那等亲密，偏不约我同去，必有原因，多半见我兄妹人太高大，容易触目，此去行动机密，恐被仇敌看出之故。我祖母为了娘家，久无音信，每一想起便是流泪，临终尚怀隐痛，说起伤心。我兄曾经力保，将来如其遇见母家的人，有什事情，赴汤蹈火，均所不计，当时祖母曾经点头，还露出一点笑容，如今好容易遇见亲人，表伯却又身陷贼巢，我如袖手旁观，只把人送出山去了事，非但对不起去世的祖母，也与祖母平日教训违背。他们不要我去，必有为难，不如单走一路，就逆酋恶贼，见有人上门作对，也决想不到会是他们一起，怎么都是有益无损，本和么女商定，将众人送到妖巫所居洞后，因恐当地崖势高峻，不能由妖巫洞中穿过，打算另走一路，连象群也带出山去。照着平日经历，一般苗儸夷人，均对大象敬畏，便这些象群，先就把他镇住，就是大江天险，不能带了象群飞渡，好歹先将花蓝家逆酋，连他同党除去，众人也

恰将妖巫除去，正好两下夹攻，成功更易 第一个一到，便将夷人，包围吓倒，要省不少的事，免得象他们那样，暗中偷袭，样样顾虑。一个不巧，稍为泄机，便误大事，照此做法，夷峒全被象群包围，连逆酋带贼党，一个也难逃走，岂不是妙，惟恐事前明言，众人一劝不能尽心，不听又不好意思，所以一直未提。

到了途中，方向路清设词探询，到了火烧林，问得更加仔细。一面又分出一些聪明的大象，令往探路，最后问明山外夷峒形势，和下手方法，还没想到提前下手，及至发现凌汉、木芸子所留树皮，得知细底之后，才知此事，果有许多危难，胜并不难，最可虑是，逆酋花古拉峒中那些贼党，如被乘机溜脱一个，逃过江去，便要影响全局。无论如何上来均不宜于明做，自己想用大队象群，围攻之计，决不能用，休说花蓝家，贼党凶夷，逃走几个，便是附近那些部落，发现这多象群，也必互相惊传，成群逃避，非泄漏机密不可。看那意思，非但象群，不能出山，自己前往，也难免于多生枝节，心里一急，同时想到往擒格旺多，暗除妖巫师徒，先占后洞之事，看似容易。实则动作更要机密，否则，妖巫洞中，地势广大，并有一些骗人的机关，容易隐迹，稍一疏忽，被其警觉，便误大事。最难是格旺多不知来意，被擒时难免惊呼，非但事要机密，动作更非极快不可。自己身高力大，攀援上下，纵跃如飞，身边又带有专门网取大小野兽的套索，如照树皮所说，偷偷掩往格旺多孤身往来之地，冷不防将其网住，用平日手法，兄妹合力，将其挟往远处。他见这样两个大人，吓也吓死，决不敢强，等与说明经过，就势令其引路，引往洞内。乘着闭洞祭神之时，一个把住洞口，一个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假装天神，将其吓倒，再行下手。

洞中共只妖巫师徒十来人，和全峒那些男女苗羅，上来又装好意，等其人都聚在一处，借口妖巫触怒天神，冷不防突然发难，成功无疑。真要不巧，后面的人，也是赶到，估计断无不成之理，总算多少尽了一点心力，比众人做得更加机警爽快。自信之念甚深，到夜起身，便借开路为由，挑了二十多只聪明儿警，最通人意的大象，由暗谷中穿将过去，为防众人疑心，恰巧龙都、鸦鸦全要跟走，故意把两小兄妹带上。入谷不远，见象鼻卷起来的沙土残枝，满空飞舞，便令两小兄妹，合坐一象，在后相随。中途遣回报信，自往前面赶去。么女恐乃兄，行事冒失，再三劝告，事关重大，就要出力相助，也等和众人，商计之后，再作打算。大郎执意不听，后经力劝方允。出谷之后，相机行事，等把谷径开通，出去一看，谷外虽有一片树林，但是四面峰崖环绕，又高又险，如当地逃出，只有一条从无人行的险径，非但长满野草灌木，崎岖险阻，常人决难在那方圆好几里，长满荆棘野草，比人还高的荒野之中，随意通行，过去又是大片密不通风的黑森林，林中不时还有各种虫鸣兽啸之声，隐隐传来，一听便知林中，伏有大量蛇虫猛兽。这条暗谷，出口地势，更加隐秘，藤草灌木，多得出奇，未出以前，还恐象群折木之声太大，惊动敌人，特意由崖顶上，费了许多事。翻越过去，亲往附近，转上一圈，查看好了地势，登高遥望，妖巫所居后洞，比树皮上所画更远，阻隔也更多，决不致于惊动，重又回转谷中，指挥群象，将这末一段谷口打开。

两兄妹守在崖顶，仔细眺望后洞那面，方想，当地居高临下，后洞一面，全可看到，似这样静悄悄的。不知何时，才可下手，难怪格旺多，身受逆酋迫害，几遭残杀，又被妖巫，强逼奸淫，不敢由此逃走，原来没有逃路之故。忽听咔

嗾连声，满空残枝碎叶飞洒如雨，因谷口一带，藤蔓草树，较多较密，地势也较宽大，前后二十多只大象，几于同时发动。内有一些大树，根深蒂固，被象群以全力进攻，突然打通，其势太猛，非但响声太大。那飞舞空中的沙土残枝，高出地面，竟达好几丈，往上蓬起，飞舞而下，声势分外惊人。谷口本就斜对妖巫后洞一面，中间虽有阻隔，地势较高，经此一来，只要人立洞口附近，象群被崖石树木遮住，虽看不见，这突然涌起来的尘雾，却是一望而知。二人惟恐惊动，忙打手势，刚将象群，引往谷外林野之中，各自觅地埋伏，隐藏起来。猛一转身，瞥见侧面山径上，有人影一闪，往旁边树林中隐去，好象是一个夷苗影子，心中一惊，又知当地只格旺多一人，避居妖巫洞中，终日忧急烦闷，独自往来走动。偶在附近，打些蛇兽之类解闷，别无二人，料定是他，由直径看去，相隔还有半里多路，如由山径，顺路走往，虽然这一带石多土少，也要绕上两里来地才能赶到，惟恐自家踪迹，已被发现，以致误事，仗着身轻力健，善于爬山，动作尤为轻快。不顾中途那些危崖陂陀险阻，竟由大小森列，高低不等的乱石陂陀之中，横断过去。二人动作捷如猿鸟，人更机警，一路借着石树掩避，纵跃攀援，向前急驰，一面留神，向前注视，见那人影，是在斜对面，道旁树林之中，过去不远，横着大片峭壁，无法上去，如被警觉逃回，更是一望而知，那人始终不曾再见，不象逃回神气，转眼赶到。因那隐藏之处，是在对面树林里面，中间隔着一片两丈多宽一条浅坡，地势明显，不敢冒失冲过，又防方才登高遥望，不曾看清，树林远看地方不大，地势并不算小，形如月牙，并无出路。林边怪石甚多，大小不等，容易掩藏，正想看准藏处，猛扑过去，忽听笑语之声，似有男女两人走

来，忙各打一手势，往侧面探看，果是一男一女。女的年约三十来岁，上下赤裸，只腰间围着一片极华丽的短裙，头颈上带了许多五颜六色的珠串宝石，和金银项圈之类，腰间插着几把短刀，有弯有直，神态甚是妖淫。男的穿着一身葛布短裝，象是汉人打扮，头上却带着一个花圈，并插着三枝鸟羽，双手头颈均带有金圈，腰间围着一片镶有锦绣的兽皮短裙，却将下面短裤遮住，也插有两柄尖刀，映着朝阳，看去似颇锋利。二人互相搂抱调笑而来，神情甚是丑恶。

二人看了，心已不快，虽断定不是好货，但因以前，不曾见过这类妖巫，不知细底。么女行事，尤为谨细，惟恐忙末帮成，反而误了别人的事，心有成见。觉那男的一个，与众人所说格旺多的年貌不符，打扮又象一个汉人，惟恐冒失下手，误了时机。正指大郎，不可妄动。来这男女两人，业已停在来路转角，大花树下互相搂抱，坐在山石上面，神态越发不堪入目，相隔颇远，先听不清说些什么，后来双方调情，高声说笑，和初闻时差不多，这才听出双方，都是汉苗语言，同时并用，互相对学指教，彼此语均生硬，才知少年，果是一个汉人，心中奇怪，暗忖，树皮上说，这里只格旺多一个，如何会有汉人，又多出一个女的。妖巫此时，正在准备祭神之事，按说不会出来，心疑妖巫，手下女徒，勾引男子，来此私会，不敢冒失下手。对面那人，倒象是格旺多，偏又有这两个狗男女，坐在前面，只一出手，当时惊动，想想不妥，只得守在那里，后来越看越不顺眼。大郎性子又急，恰巧狗男女，因嫌斜对面树下太热，移往二人这面，另一树荫之下，当地还横着一块大平石。女的一到，人便横倒，男的偎坐身旁，调笑越发放纵，相隔却远了些。二人心想，再等下去，等到几时，互一商计，狗男女坐卧之处，正是后洞

来路转角，前有大堆巨石遮蔽，后洞那面，决看不见，相隔也有里许长一条山径，管他是谁，先轻悄悄探听明白，突然发难，将这狗男女擒住，再朝回路，搜寻先那一人，路只一条，前面又有象群，这三人退路已断，决不会被其逃走，擒到无人之处，问明之后，再作计较。

正商谈间，二女忽然想起，此女装束打扮，如此华丽，头颈上挂满珠宝，象是一个为首的人，如是妖巫徒弟，决无如此大胆。心中一动，立告大郎，正在悄声商计，汉人忽然纵起，往来路飞驰而去，走时语声更高，走出之后，还在回首呼喊。二人听出女的，果是妖巫，男的是个汉人，名叫赵乙，奉命往取酒食，并还商计，想害一人。心想，本来不伤汉人，剩下妖巫，先见那人，定是格旺多无疑，正好同时下手，侧顾汉人，业已走远，刚同掩将出去，乘着妖巫，仰卧石上，不曾留意，往前猛扑，眼看快到，猛瞥见斜对面有一株五六尺高的小树，似在移动，晃眼之间，到了山路这面，相隔妖巫卧处，只有丈许光景，二人原借左近草树山石遮蔽，掩身前进，为恐妖巫警觉喊人，赵乙人未走远，被其惊动，泄漏机密，全副心神，都在妖巫身上，先未留意，还是大郎无意中，看出那树在动，再定睛一看，随同妖巫身子一侧，那树竟飞一般纵起，到了妖巫睡这一面，这才看出那是一个夷人，伏身地上，手里拿着一株小树遮蔽，由斜对面掩来。身材形貌果与格旺多相似，经此一来，越发省事，忙朝妹子，把手一比，本意分头下手，一杀妖巫，一去擒人。又因妖巫，似已听到树枝移动响声，有些警觉，翻身坐起，正朝前看，回手便要拔刀。二女百忙中，看出妖巫，先说要杀的人，正是格旺多，来时曾听说起妖巫毒刀利害，正要抢先下手，大郎也是看出，惟恐格旺多，为妖巫所伤，心里一急，

首将套索发出。同时纵身一跃，径由妖巫身旁越过，一纵老高，超过格旺多的前面，随手将网套一抖一收，便将人拖出丈许远近。大郎身高力大，纵跃矫健，所用套索，乃是平日精心特制，前段形如一网，虽只稀疏疏十几根大小八九个大网眼，平日用来专擒猛兽，上面许多活结，多利害的猛兽，被其网住，也是连头带脚，全被网紧，何况是人。因不愿伤格旺多，恐被拖伤，刚刚回身拔刀，待要威吓，不令声张，忽听后面一声惊叫。抬头一看，原来二女，因恐妖巫出手太快，不及上前，也将套索发出，把妖巫套紧，那柄毒刀也落在地上，这男女两夷人，初次见到这样大人，全都心惊，妖巫还惊呼了一声，格旺多吓得连声都不敢出。大郎兄妹到底初次经历，人一擒到，便想起祖母所说，擒到敌人，如有话问，须分开，以防互相串通之言，又觉妖巫已擒，只要问明虚实，便要可占领后洞，这比当时杀死，要强得多。念头一转，便令二女，先把格旺多带往隐僻之处，仔细盘问，告以来意，自己也带了妖巫，藏向一旁，分头问明洞中虚实，立往下手。二女依言行事，两兄妹觉着当地明显，有一汉人还要回来，特意避往两旁石树丛中，本意问明这两人的口供，如是一样，便可相机行事。么女到了林中，刚问了一阵，忽听大郎怒吼，忙即带人赶去，见妖巫已死地上，另外擒到一人，套索网得甚紧，正是那叫赵乙的汉人，朝着大郎，哀声求告。前面还有一个白衣汉人，如飞往后洞驰去。两兄妹见面一谈，才知妖巫凶狡，看出来人，只是身材高大，共只两人，先是卖弄风情勾引，巧言利诱，哀声求告。后见无用，又要大郎，将她放开，才说实话。大郎到底忠厚，生平第一次出手擒人，虽未受愚，但听妖巫哭诉，说她被绑疼痛，难于开口，并说洞中机关甚多，信以为真，又太自恃，竟将套索松开了些，见妖

巫还在苦求，刚刚看出有诈，忽听哭喊之声，由侧面绕来前见汉人赵乙，一到便跪在大郎面前，说他被妖巫掳来，受了许多苦痛，欲逃不得，想起恨毒，又知洞中机密，要代大郎拷问，杀以报仇。

大郎虽因方才目睹赵乙，朝妖巫献媚，互相搂抱调笑，种种丑态，分明出于自愿，不全相信，心有成见，偏爱汉人，平日见不到一个，这次才遇见路清、双珠等三人，偏都那么好法，由不得生出偏向。再想赵乙，种族不同，此是蛮荒之区，就算受逼是假，前半被掳的话，也必是真，赵乙话说既巧，又谈到他和双珠姊妹是一家，妖巫又当赵乙变心，切齿咒骂，神情狞厉，不象是假，立即答应。赵乙便将所得毒刀讨去，还斫下一根树枝，先问大郎，可通夷苗语言。大郎告以只懂两三种。赵乙似有失望之容，跟着转身，朝着妖巫，厉声喝骂。大郎人本聪明机警，见妖巫被套索罩住，跪在地上，满面惊惧之容。先对赵乙低声咒骂，好似狠毒，两次手伸腰间，均因自己目光专注，又知网套虽然松开，但这十几根互相交错的绳结，又长又大，活扣巧妙，稍为一动立时绑紧，反而弄巧成拙，欲发又止。看神气，对自己远在其次，对于赵乙，简直愤怒如狂，可是男女双方，刚一对面，赵乙骂不几句，妖巫面色立转，似现惊喜之容。赵乙背向自己，虽看不出面上神色，语声却有一些发颤，骂得只管刻毒，声音不似方才那样严厉，心方一动，赵乙忽然侧转，说要解手，手中刀随同手指之处扬起，人也似在作势欲纵，面色惶急，虽然有些疑心，还没想到赵乙，色迷心窍，相隔这近，敢于行刺。方问，你这人如何词色不定，不象路清、阿成那么好法。话未说完，赵乙原因临时胆寒，为大郎雄威所慑，举棋不定。闻言，只当阴谋识破，心虚情急，口里说声我去去就来。身纵

人起，便往旁边一株大树下纵去，回手就是一刀飞来。大郎见状大怒，正要闪避追去，心神一分，妖巫已乘机掀开网套，冷不防由下面钻出，往旁窜去，同时那口毒刀，映着朝阳，也似尺许长一溜寒电，迎面打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大郎往旁闪避，一面用左手套索的头，想将那毒刀打落，时机不容一瞬之际，耳听铮的一响，紧跟着一声惨号，那刀快要临身，好似被什么东西打飞，忽然转弯，朝斜刺里，激射出去，妖巫刚由地上纵起，恰巧被那毒刀由后心钉进，扑倒地上。跟着便见一个白衣人，飞驰而来，还未到达，便喊，你将那厮擒回，大郎看出毒刀，是被白衣人打飞，日前又听路清说过大侠严陵的打扮，和那终年只穿一件白单衣的标记，一望而知，忙即应诺，当时追去，追出不远，扬手一套索，便将赵乙擒回，严陵随说，先因事情紧急，迫不及待，至迟后日晚上，便要分头下手，特意同了两个好友，来此窥探，相机行事。不料你们，来得正好，如今我已分人，占领妖巫后峒，峒中只有一些夷女苗罹，容易制伏，此时想已成功，你兄妹二人，可速去喊同行的人，赶来后峒，在夷人跳月以前，下手更极容易，说罢，不俟答言，匆匆走去。

大郎也忘了问赵乙如何发落，因其苦苦哀求，推说受了妖巫邪法禁制，身不由己。妖巫死后，方始明白等语。大郎自然不信，幺女一到，又问出赵乙，是因想念双珠，不听田四相劝，私自出走，过江寻访，本意把在小江楼偷出的银子，和平日积蓄，雇上几个探荒夷苗，入山搜寻，不料意志薄弱，只是好色心盛，还未走到野人山脚，见那些生苗野儸，凶恶之状，又听说起山中奇险，业已胆寒，因其生性狡猾，所雇熟苗，都知他是符南洲的手下，心生好感，不接酬劳，也肯同去，连安家银都未付，这一气馁变计，恐苗人

追讨银子，竟出菜花峒，丢了所雇苗人，偷偷逃走，又无脸面回去，仗着出来，偷有不少成药，意欲改业走方郎中，胡乱去往别峒，行医骗财。等药卖完，钱财越多，再往远方，安家立业。谁知地理不熟，平日又不问对方穷富，一体勒索，性又多疑，财物均在随身行囊之中，即此已易惹祸，又打着符南洲的旗号，在外招摇，刚到花蓝家境内，便被逆酋手下擒去，不是妖巫在座，看中他年轻力壮，强要了去，几乎送命。赵乙贪恋妖巫淫荡，非但把小江楼老少诸人，抛向九霄云外，并还向其讨好，把所知道的机密，全数泄了出来。幸而田四虽然出身穷苦是个粗人，人却忠实谨慎，虽不知象赵乙这类破落户出身的人，靠不大住，却抱着少一人知道，好一点的心理，有许多要紧话并未对人说过。赵乙所知无多。就这样逆酋贼党，也都得知南洲，决不降服，并有两女，入山寻人，想要救父报仇。葡萄这诸侠和白衣人，都是南洲父女同党，如非大江阻隔，来那几个贼党，又被逆酋留住，终日酒色荒淫，强奸夷女，乐不思蜀，连大盗盘庚，也都知道，众人急于下手除害，此也原因之一。

赵乙本来心术不端，妒念又重，见妖巫还有一个格旺多，人又喜新厌旧，立意将其除去，妖巫竟被说动，不料被格旺多偷偷听去，先就掩往后峒外面埋伏，意欲行刺，与之同归于尽。赵乙奉命，往取酒食，走出不远，偶然回顾，瞥见妖巫旁边，伏有两个大人，心中一惊，忙即赶回，妖巫已被擒住，暗听二人议论，竟与双珠姊妹相识，女的一个恰又走开，立生毒计，妄想救了妖巫，逃进后洞，便可发出信号，引来逆酋贼党，将另一个大人，一同除去，不料奸谋败露，弄巧成拙，依了大郎，当时便要杀死。二女虽看双珠等三人情面，将其劝住，两兄妹都不相信。三人会与这类淫凶

无耻的恶人交好，特意带回对质，因防逃走，格旺多虽已满口答应，面容惊喜，但见大象十分害怕，自愿横伏在二女所坐大象之后，以防滚落。只是网得极松，众人见面，谈完经过，便照所说，赶住后洞一看，只严陵一人尚在。全洞巫徒苗儸，均被关禁起来，匆匆指点机宜，严陵先走，众人见天气尚早，便在里面，休息饮食，因知这些苗儸，都是无故掳来，首先分别询问，告以不久便可回乡，只是在此十日之内，必须守在洞中，由同来壮士分人看守，不许走开一步。下余小女巫，也经分别审问告诫，暂行禁闭，事完再看轻重发落。到了黄昏将近，耳听外面广场上，芦笙四起，皮鼓砰砰，夷人跳月，快要开始，各照预计，由双珠假扮妖巫，头上扎满鲜花，遮蔽面目，再将那些小女巫，选出几个，令其折箭为誓，恩威并用，许以将功折罪，事成还有奖赏，然后提前开洞，往逆酋洞中走去。大郎兄妹，也都同往，扮作两个新请来的天神，同来壮士，便算神兵，尽量装扮得奇形怪状，仗着事前，准备得快，早有指点，演习过几次，礼节也都问明，为防万一，一直走到正峒前面，方令四个貌相威武的壮士，暗中监视两个小女巫，一言不发，紧随身后，同往通报。人还未到逆酋花古拉，已由格旺多当先，装作奉了妖巫之命，向其通报，说在洞中行法，请来许多神兵，还有十多条大象，助他成事，命其伏地迎接。到了正峒里面，再行相见，花古拉因是喜出望外，便是盘庚派来的一些贼党，虽料妖巫，装神弄鬼，将信将疑，因知夷苗风俗多半如此，正当收揽人心之时，管他真假，敷衍一阵再说，连同照办，跟着便听飞报，说神巫峒内，果有骑象的天神出现，逆酋群贼，掩往洞口一看，果然是真。大郎兄妹本就高大威猛，再用妖巫洞中的现成装饰一打扮，又骑在两只大白

象上，连群贼也都生出信仰，赶忙回到峒内，摆上香花，伏地迎接。这时后队大象，已经赶来，由众壮士率领，将大片广场，三面包围，那象都是立在当地，一动不动。好几千个夷苗，全被镇住，跪伏在地，不敢仰视。花古拉听说，象群甚多，不止方才所闻，正在惊喜，以为妖巫请来神兵，此后更可尽情杀掠，为所欲为。双珠姊妹等一行数十人，已装模作样，缓步走进。逆酋先未看清，旁一贼党人最凶狡，看出来人面貌，虽被花朵遮住好些，披着妖巫所穿长衣，但是容光焕发，腿脚也有不同，决非本人，如说尚在后面，又不应这样打扮，心中生疑。正在低告同党留意，忽听一声清叱，寒光闪处，二贼立被路清、双玉，每人一枝弩箭打倒在地。群贼看出不妙，纷纷纵起，无奈贼党不多，共只五六个，众人发难又快，凑手不及，当时分别斩翻，逆酋花古拉迷信太深，还不知道细底，正在惊慌欲起，吃大郎上去，只一把便象提小鸡一般抓了起来。下余大小头目，均被大郎兄妹，和象群吓倒，转眼镇住。格旺多早在外面发动，当众取出祖传信物三宝，历数逆酋妖巫的罪恶，自立为主，问众人是否愿意，这群夷人，自从逆酋做了峒主，苦难日深，格旺多本得人心，又听以后可以安居乐业，公平度日，不再受害。再见大人大象同来，祖传三宝，也被取回，全都惊喜，喜出望外，欢声雷动，一同伏地立誓，随照格旺多所说，分头四外通知，不令泄漏出去。象群也被老人阿庞等引开，因为逆酋，自与盘庚勾结之后，凶焰越高。远近部落，日常胆寒，谁也不敢入境一步。在场的全是当地夷人，地方又大，外人不易得知，发难又快，共只不到半个时辰，只杀了几个首恶，便即平静。

众人估计，不会被人晓得，好生欢喜，格旺多回到洞

内，又指认出十来个助纣为虐的大头目，绑将起来，拿了祖传三宝，向众一说，全都畏服欢喜。双珠传令，夜来照样跳月，就便暗中查看动静，并请大郎兄妹，带了十来个壮士坐镇，以防不测，因听严陵说，下手越快越好，指令一人，往莱花峒送信到时相助，埋伏各处江口，以防贼党，渡江漏网，一面分头出发，稍为分班歇息。到了深夜，快要起身，便凌汉、木芸子忽然领了楠木林那一群野人来会，说在途中相遇，因其奉了老人阿庞之命，虽然起身在前，途中无多耽搁，但走的是另一条路，快到以前，忽然遇阻，幸而凌、木二人，归途相遇，同时又遇一位老前辈，得知双珠等一行，业已过去，快要到达，难得这等凑巧，提前下手，容易得多，连夜赶来出山路上，又遇严陵，知道众人，业已成功，赶来会合，双方说完，越发高兴。便照严陵所说，分头上路。

第四十四章　大破平天寨
同返黑森林

双珠姊妹，急于救父出险，本巴不得当时起身，再听赵乙业已泄机，惟恐敌人知道，于父亲不利，心中愁虑，先想连夜渡江。后经路清再三力劝，必须候到葡萄墟这一面的人到达之后，算准时机，同时发难，不能太急，以免到得太早，被贼党看破，反而有害。双珠姊妹无法，只得等候路清、阿成、龙都带了夏乌古率领的一群野人，赶往葡萄墟先走。自己和凌汉，木芸子夫妇，老人阿庞，以及所率领大队野人，坐了当地藤舟，候到天明，方始上路。

江流甚急，众人渡过之处，又是极隐僻的所在。对面均

是山崖野地，地势虽然隐秘，江面却宽，仗着时间富余，风向又顺，照直走去，不到黄昏，便可由偏僻小路，抄往木里蒐的大道，中间并有停歇之处，稍为绕远，不在心上。赵乙自从被擒释放之后，二女对他本已厌恨，当着大郎兄妹无法说谎，只得跪在众人面前再三哭诉，不该贪生怕死，作此对不起人的事，苦求宽容。二女本想将他留在当地，等将老父救出再说。后因赵乙人前背后哭诉苦求，表示忏悔。双珠外和内刚，疾恶如仇，还只付之一笑，双玉却与乃姊，性情不同，外表刚直，心肠却软得多，只管以前，轻视赵乙卑鄙无耻，这时竟被他一路软功，逐渐打动，觉着怕死贪色人之常情，这样一个年轻人，应本与人为善之意，使其痛改前非，不应就此坚拒，使其无家可归，逼得更做恶人。

路清又念以前旧情，同向双珠劝说。双珠觉着赵乙，被迫从贼妖巫，情有可原，便当大郎擒到妖巫之际，不知来意，误认森林中的野人，也还罢了，往好的说，当时固是脱身良机，退一步说，本身业已走开，大郎又无伤他之意，竟敢冒险行刺，欲救妖巫，并杀大郎报仇，最可恨是，见面之后，大郎已因他是自己这面的人，不与计较，并还任其拷问妖巫，他明知不是对方敌手，仍用阴谋暗算，可见此人，丧心病狂，色胆包天，勇于为恶，并还忘恩负义，专向妖巫一面，一切不顾，所说胆小怕死，分明是在力竭势穷之际，方始贪生惜命，这类人一旦得志，非但照样为恶，胆子只有更大，听路清夫妇不住劝说，始而坚执不允，并说："我们又不伤他一根毫发，也非不令回去，不过我们事关机密，不愿与之同路，等到事完，禀明爹爹，请其另觅生理。我们并没有亏负他，他这次背了田四哥哥逃走，又将小江楼万花谷大家一点积蓄，和十多种成药全数盗走，照他自供，单是所得金

沙和别的珍贵之物，就骗得了不少，这都是那些成药换来，被逆酋夺去，与我无干，就这样，因他说得可怜，杀死逆酋之后，并还给了他两袋金沙，助他将来谋生，共只停留数日，我们业已留话，就是格旺多恨他蛊惑妖巫，吃醋暗害，我们话已说在前面，无人敢于加害，何况他那对头情敌，又和我们同行，何必非走一路不可。赵乙仍是苦求不已，最后双玉和双珠把话说僵，便叫路清把他带走。老人阿庞始终在旁静听，一言不发，忽然笑对赵乙道："照你所说，这般白夷都是格旺多的心腹，他们恨你入骨，又不怕死，如其留在这里，必遭惨杀，大郎兄妹又见你不得，非但不肯保护，恐怕还要给你气受，心中害怕，又因自己，不会做人，万分愧悔，意欲跟去将功折罪，非要同行不可，这个无妨，我这干女儿最听我的话，你只真个洗心革面，我带你走就是。照你所为，天良已丧，等我们事完再走，与我无干。如其不守我们规矩，过江之后，休说闹什花巧，只要离开我们，私自逃走，我这老野人，却先容你不得呢。"

赵乙闻言，诺诺连声。双珠知道老人性情，虽觉赵乙本领有限，遇敌难免胆怯，或是露出破绽，带了同行，有损无益，想要婉言劝阻，猛瞥见老人，抽空把眼一眨，赵乙业已转悲为喜，满脸感奋之容，念头一转，也就罢了。路清走前，赵乙见二女说过拉倒，词色仍和往日一样，便试探着劝说，阿成精明强干，勇猛多力，又是一个摆夷，贼党不会疑心最好同去，好在路清只代众野人，向葡萄诸侠引见，无须多人等语。双珠知他看出自己和阿成情厚，借此讨好，笑答："此是严师最后所示机宜，人都均他派定，如何违背？"赵乙便未再说。风顺流急，众人假装的礼物，均已办好，那藤舟乃逆酋新近特制，每只可坐六七人。双珠姊妹、凌汉、木芸

子、格旺多为首五人，同乘一舟，因要先过江去，观察地势，指挥一切，人数较少，也未带有东西。老人阿庞本来也是同船，瞥见赵乙试探着凑将过去，想要上船，并还通身都是夷苗打扮，腰间还插着两把白夷喜用的月牙环刀，肩后梭镖弩筒之外，手里还有一支短矛，人本强壮，看去也颇威武，忙即将他喊住，笑说："你和格旺多有仇，不要与之同坐。"随令鸦鸦坐将上去，强着赵乙和头目加加，两个同行勇士，五人并坐，紧傍前船，一同进发。不消多时，便被江乱流而渡，到了对岸江滩之上，再往上走，便是大片陂陀冈崖，险甚难行，到处长满野草灌木，从无人迹往来，比双珠姊妹，以前逃过江来的那一条路，还要险僻，同行只格旺多手下，一个心腹老夷人，曾因昔年渡江掳劫，由此逃回，往来过两次，那老夷人，乃格旺多的嫡亲娘舅，甚是忠心可靠。此外还有两个年轻的，也是格旺多以前暗中结纳的心腹，此外全是黑森林中同来的壮士，装束已均换过，由那三个夷人，向前带路，就便通报。双珠姊妹和木芸子，扮作少年夷童，各人的兵刃暗器，也都设法掩蔽，不令露出。到了中途，山凹里面，见天气还早，相隔木里戛，却只二十来里，中间隔着大片险峻的山崖，如非前途横着两道绝壑，无法飞渡，便由当地，直上平天寨山顶，去攻贼巢后背，均可办到。

众人略一商计，决定就在当地，吃饱上路，各将所带干粮饮食，取出饱餐，准备养足精神，缓步迎去。到了走往木里戛的大路，再往前面急赶，一面由格旺多领头去见盘贼，众人因觉功成在即，全都兴高彩烈，聚在一起，互相谈论。双珠姊妹虽是女中英侠，性情温柔，和这些野人，处得极好，又都大方天真，不露锋铓。对于赵乙虽然不免轻视，见

其一路巴结，自告奋勇，指天誓日，想要将功折罪，除双珠认定他不是好货外，双玉童心未退，照样兄妹相称，随意说笑。赵乙先见老人阿庞，神态威猛，一双目光，老是注定在他身上，由不得有些情虚胆怯，自己的心事丑态，又被众人当面叫破，心有顾忌。每次想与二女接近，均因老人对他注视，不敢上前，等到停将下来，老人吃完干粮，忽说要往高处，查看地势，带了两人，往旁边崖上走去，上了崖顶，人便不见，只剩同行二勇士，不时隐现。赵乙估计老人走远，便凑到二女身旁，说笑了一阵。忽然惊道老公公如何一去不回，此崖居高临下，我小时在崖那面生长，曾经到过多次，方才想起，老公公去的这一面还不对，如往东面崖顶，无论哪一面，连木里戛的虚实，均可看见。二位妹子，何不同往一观。

二女原知此去木里戛，二十多里，全是山路绕越，如往直看，相去不足十里之遥，听木芸子说，崖那面便是贼党往来出没之区，当日还有不少外贼要来，又见凌汉、木芸子二人，先已走开，也是去往崖顶眺望，非但一面，走时曾约同往，因恐对方少年夫妇，情爱深厚，自己又是分配众人之后，再进饮食，刚刚开始，腹中又正饥渴，因此没有同去。闻言竟被说动，为防人多，恐被贼党发现，虽然装扮得巧，终恐事先泄机，并令头目加加，和格旺多，带人守在下面，不令同上。双珠见赵乙，好似欢喜非常，以为苦恋自己，还未死心，心中好笑，仍其与双玉并肩同谈，故意闪向前面，不去睬他。双玉走到崖顶，见这一面，都是陂陀起伏，只有一两条山沟，也望不见木里戛那面，心方不快。赵乙忽指前侧面惊道："这等荒山深谷里面，怎会有人？"双玉心急，因前面有崖石，遮蔽目光。双珠立在石旁，正在朝下注视，也似有

什发现，忙即赶去。两姊妹相去，也只一两丈远近，快要赶到，忽听身后，丁丁两响，和人怒吼号叫之声。回头一看，赵乙已顺来路陡坡，一落十来丈，翻滚下去。老人阿庞，立在当地，手指下面喝骂，命众野人，快擒奸细，气得须发皆张，地上落着两柄月牙毒刀，正是赵乙腰间之物，知已发生变故。赶往一看，赵乙业已撞在下面山石之上，人已晕死过去。老人怒说："我见这厮未过江以前，先是羞愧怕死，后来你们饶了他。带到峒中，他表面装腔哭求，说尽好话。我便觉着奇怪，天底下哪有这样不要脸的人。后来见他老是背人咬牙切齿，也还当是心中愧悔。最后看出他对阿成简直恨毒。两次怒视，手摸腰间毒刀；又向阿成故意讨好，劝他和女儿做一路，不要离开，以防前途遇险，无人保护。及见人已派定，女儿不大理他，又是几次目射凶光，嘴皮乱动，越知不怀好意。我知他以前爱着女儿，一听嫁与阿成难免妒忌。恐其行刺，一路都在留心。快到以前，说起他上辈做官，流落这里，家又住在崖那面，地理甚熟。我忽然心动，又恐他真心悔过，冤枉好人，假装上崖，故意给他，一个空子。到了上面，我便偷偷绕了过来，早料这类恶人，无论心肠多么阴毒，全都怕死，就冒点险，也必先把逃路看好。到时他又在东张西望，连干粮都无心吃，算计他当着下面这许多人，决不敢于下手，事前必要将人引开。果然料得不差，不知说些什么，将你两姊妹领上崖来。这一面崖顶我已看过，偏在木里觅之旁，前有高山，什么也看不见，而他方才所说，昔年常时往来的路，恰正是这一面，断定把人引到崖上，暗放毒刀，把人杀死，立时翻崖而逃。仗着路熟，我们难于追踪，只一逃到木里觅，非但无事，还可去向贼党报功讨好。就这样，我还恐他下手得快，仗着这一面，树石较多，容易隐

身，暗中掩了过来。相隔也只丈许远近，果然他将人支开，便咬牙切齿拔出毒刀，想朝你们姊妹甩去，被我由侧面扑过，未容刀斫，他竟心慌胆怯，往后逃退，一脚踏空滚跌下去，这样恶人实在可恨。你如不信，等他醒来一问自知。”

二人忙说：“这都实在的事，哪有不信之理。”赵乙也是痛醒过来，老少三人，互相喝骂，果然料得不差。起初只想杀阿成、双珠，同归于尽，后见二人分开，老人看得又紧，贼巢快到，先说了许多大话，必须当先上前，无奈本领不济，又是胆寒，正打不起主意，忽然发现所走山路，昔年曾经来过多次，地理甚熟，沿途洞穴又多，容易藏躲。暗忖，照自己为人，就是勉强同回小江楼，也无颜立足。双珠更是无望，田四人最刚直，如知前事，决不能容，又恨双珠姊妹，看他不起。见众停下，忽生恶念，意欲相机行刺，给二女每人一毒刀，然后翻崖逃去，共只十来丈的山崖，一到下面，到处都是大小洞穴，凭这般粗心的野人，决难搜索，难得老人阿庞，和凌汉夫妇，俱都走开，正是机会，反正孤身逃走，对头必要疑心，此举非但两得，还可就势逃往木里冕报警，盘庚人多势盛，双珠这面人少，只要事前得信，一有准备便无败理，有此奇功，盘庚定必另眼相看，那时做上一个大头目，什么美女都可抢来受用，岂不快活。不料弄巧成拙，自寻死路，等到三人，问完事情，人已奄奄一息。依了老人，恨不能将他撕成几片，才可消恨。双珠姊妹，见他转眼必死，不为已甚，听其自然，将老人拦住，凌汉、木芸子，在对面崖顶望见，赶来询问，说不几句，赵乙人已断气。双珠便请众人相助，将其埋葬山中。又待了一会，估计时候快到，正要起身，见有汉人飞驰而来，对面一谈，正是勾少庭，说奉诸侠之命来此，转告众人，有一女贼，由外赶回，曾和

逆酋花古拉相识，预计由格旺多，假装逆酋，出面之事，恐被识破，最好到晚一点，一与盘贼对面，立时下手，不必再等信号，好在贼党，今夜到齐，自己这面的人，也越来越多，便被警觉，也是必胜。如在天黑以后上路，直奔木里戛贼巢，仍借送礼为由，只将前面寨门冲进，便可相机行事，蘭莳诸侠，也恰将盘庚派去偷袭的贼党，全数杀死。渡过江来，刚巧赶到，比预定更加妥当。

少庭原因盘贼近来，对他师徒，越发相信，奉命出来迎接各路贼党，路遇诸侠，令代送信，并引众人同行，到了贼巢，还可由他，前往送信，就着盘贼所接信符令箭，作为奉令迎接，一路传达过去，少却许多盘问耽搁等语。众人又听说，自己这面，严陵所约能手甚多，来得最迟的也在当日一早，赶到小江楼见面。此是业已起身，符南洲虽然始终不肯露出从贼之意，因其医道高明，贼子昨日，旧病又发，南洲得到内应传递消息，知将出困，假说用心医治，药已配好，七日之内，便可除根。人却不肯留居贼巢，非要回去不可，盘贼夫妇因想贼子病好，连回去俱都答应。对于南洲格外礼待，除却不能出寨而外，到处都可随意走动。所到之处，群贼恭敬非常。决可无虑。众人自更宽慰，又多留了些时。黄昏月上方始起身，众人脚程都决，二十里山路，中间又有两次抄近，翻崖而过，不消多时已到正路，相隔木里戛贼巢，只三数里。勾少庭早将藏向僻处的快马，寻来骑上，手举令符，向沿途三处守望群贼传话，以免众人，是由中间穿出，引起疑心。对外假说，奉令由山僻小径，迎接来宾，到了寨中，盘贼正在大开夜宴，又假说偶然登高眺望，发现来人，上前窥探，得知花古拉，率领众人，来此拜见，就便住上几天，看戏开眼，途中曾见一伙可疑的人，往江边奔去，因后面还有

押运礼物的贼党未到，为了带人太多，藤舟不够分配，过江之后便起大风，久等无音，只得起身。不料把路走错，径由山僻小径穿出，如今快要到达等语，盘贼素来心贪，听说逆酋花古拉，送来大量礼物，内有不少金沙象牙，兽皮药材之类，均极尊贵，好生欢喜，只顾当着新来外客夸口，说他威名远震，将大江两岸的蛮夷苗㑩，全都归向，只剩蔺蔺一区，被几个无知鼠辈占住，不肯降服，业已选出一些能手，假扮苗人，混将进去。另一面又派多人，偷渡大江，前后夹攻，今夜也许便有喜信，再如不能成功，便令花古拉，率领对江各峒蛮苗，听令大举，自己也带了大群人马，由水路攻将过去，断无不成之理。说完，便命大开寨门，奏乐迎接。为表自己尊严，只命勾少庭师徒带人出迎，自己仍是居中端坐，并嘱同坐贼党，务要端起架子。一面传令手下贼党，穿好整齐服装，刀枪雪亮，两面排列，以示威风，准备一下便将这最强盛的夷酋镇住，以便为他所用，不敢违命，何奇父子，和勾少庭师徒三人，见盘贼装模作样，把下余贼党聚在演武厅前。少时下手，只更容易，心中好笑，一面迎了出来，勾少庭本和众人，算好时刻，双方相去不远，等由寨中迎出，众人也是到达。双珠姊妹接到来人暗号，知盘贼丝毫不曾疑心，好生欢喜。男女四小侠，便装格旺多所带苗童，紧随身旁。余人也照预先排演的队伍，齐整整从容往里走进。双珠姊妹虽知此行必胜，终觉诸侠，一个未见，厅上聚有那多恶贼，自己所带不满二百个野人，均不会什武功，只仗力大身轻，刀矛镖弩，又准又急，贼党这等人多势盛，如其刚一照面，便被看出，动起手来，这般忠勇的野人，万一伤亡太多，怎对得起人家好意。心中顾虑不觉快要走到。可笑盘贼夫妇和在座群贼，死在临头，还要耀武扬威，端足架

子，遥望大群来人，整队走进，头都不往侧看，自己那面强盛的军容，宛如未见，一个个形态威猛，体力强健，动作又都一律，自觉添了一些得力党羽，心中暗喜。刚刚传令左右头目，往请花蓝家峒主，和同行头目，入坐相见，不必行礼，礼物照数收下，同来的人，就在演武厅外广场上，盛宴相待，无须同进。话未说完，双珠姊妹见寨墙高大，山崖险恶，贼党人多，凶焰甚盛，知这一对面，十九被其看破。前面就是厅门，相隔又近，这座演武厅，又极宽大，贼党酒席，做一弧形，分前后两层排开，约有好几十桌。盘贼夫妻妾三人，居中高坐。旁边还有几个老贼，另外当中几桌均是一些首恶，和著名的凶孽。双珠姊妹正代众野人担着心事，哪知时机已至，样样凑巧，当头的人刚刚走近那九开间的大敞厅。身后壮士，在老人阿庞，暗中指挥之下，也做八字形，往两旁分开，作出向前合围之势。盘贼只当来人展成一字形，向他礼拜，一点也未留意，还待往下说时，旁桌男女三贼，似已看出有异，刚喊寨主且慢，猛听惊天动地一声大震，双珠姊妹知道火药库已被炸开，发出信号，自己动手，恰是时候，更不怠慢，因恐格旺多受伤，忙取银笛一吹，当时发难。格旺多立时退下，人还未到二女、凌汉、木芸子和同来壮士，已各照预计，将手中梭镖矛弩之类，暴雨一般朝群贼打去。这时，后寨中部贮藏火药兵器的石库，业已爆炸崩塌，贼巢地面广大，又是因山而建，前后寨相去，虽有一二里之遥，库中所存火药兵器甚多，内中更藏有许多外洋来的火器，盘贼野心甚大，老想勾引外寇，侵犯疆土，杀害人民，自立为王，非但平日掳掠所得，和大片土地的收入，十分富足，并有外国接济，一面又与汉城官吏勾结，无恶不作。二女入山前后，短短几个月工夫，又由外面，抢劫了许多财

物，一同存向两座利用天然形势建成的石库之中，火药库爆炸之后，立似万千霹雳，一时怒鸣，轰隆砰訇之声，震得山摇地动。大片山石，随同无数火团火块之类，当空飞舞爆炸，激射如雨，声势猛烈，甚是惊人，象这等利害猛恶的威势，在座群贼，也是初次经历。又见那么坚固宽敞的演武厅。屋瓦梁柱一齐震撼，地皮也在那里摇动，上面沙尘石块纷纷下坠，多一半当它地震，不由一阵大乱，仗着前厅开敞，前面没有遮拦，离门又近，一声变起，纷纷往外逃窜，心慌情急之中，内有许多，连放在旁边的兵器，都忘了取走。同时又见当空红光照耀，那由火药库震起来的巨石，又有两块落向前寨，叭嚓哗啦，一片巨响，将前寨堂旁房舍，砸坍了大小两处，寨墙也被砸坍了一个缺口。碎石残瓦，雪崩也似，往下坍落，连伤亡了好些头目喽罗，前面这些野人，如非相隔较远，也几乎遭了波及，看去声势越发使人胆寒。双珠姊妹发令以前，先吹银笛，不往前进，又先后退了几步，非但群贼误认来人，受惊吓退，连盘庚等首恶骤出不意，也有同样感觉，这原是转眼间事，双珠姊妹因恐格旺多受伤，特意让其退下，再行发难，没想到事情，这样巧合，竟减少了为首诸恶的疑心。大群闻变惊逃的群贼，更是出于意外，刚刚逃出厅门，正往台阶下纵，大量梭镖矛弩，已似暴雨一般，迎头打到。同时又听四面火起，和敌人大群来攻的紧急信号，远近相应，接连传来。当头群贼措手不及，野人所用梭镖矛弩，都是又长又大，力猛势急，打上透穿，中人必死，为首六七人，本领更高，老人阿庞虽然不守成法，动起手来，仗着多年经验，力大身轻，耳目灵警，自然生出来的变化，领头杀向厅外群贼丛中，纵横飞舞，捷如猿鸟。群贼酒色高兴头上，忽然变生仓猝，没有防到，又当心慌忙

乱，不知出了什么祸事，忽于逃出之际，竟被杀了一个手忙脚乱，所向无敌。加加虽然较弱，急于立功，也极勇猛，群贼刚一照面，便被打倒一大片。内中还有许多好手，盐蹻等首恶先听巨震，便接紧急信号，得知火药库爆炸，又有强敌侵入，还不知道所有重要所在，均被敌人占据，那些警号，多半敌人发出，引使分心，减低群贼斗志，正在情急暴跳，大喝："诸位不要慌乱。"不料一句话未说完，眼看新来送礼的大群夷人，刚往外退，不似有什阴谋，念头还未转完，随在峒酋后面的四个少年，口中银笛一吹，大群来人，忽将梭镖弩箭，迎面打到，许多新出去的同党，凑手不及，当时打翻了七八十个，受伤的还不在内，中坐诸首恶，也伤了两个，还是刚到不久的能手，因那夷人的镖矛，又猛又急，中间还杂着为首少年，所发的连珠暗器，乱箭一般打到，不及闪避，以致同坐三个最利害的异派凶孽，连手都未出，两个被暗器打中面门，又各中了一两长矛，一个刚刚大怒，拔剑而起，接连两支梭镖，几件暗器，迎面打到，本已凶多吉少，又有一支短矛飞来，透胸穿过，全数死于非命，自己如非身材矮小，眼明手快，应变神速，见势不佳，立将桌面推翻，连桌子往上一扬，稍挡来势，也是不免。就这样因为敌人所用镖矛，又重又急，内有几支竟将桌面透穿，几乎钉中身上，急怒交加中，以为这般夷人，打远不打近，只凭镖矛弩箭利害，不会武艺，只将上来狂风暴雨之势避过，便可杀光，好在身边能手甚多，上来不过误中敌人诡计，转眼便可反败为胜，急怒交加中，人往后纵，耳听一声惨号，又有两贼倒地，回顾正是两个代他捧拿兵器的心腹头目，被敌人三枝镖矛，钉翻地上，刚把兵器，取在手上，将破桌子放落，又是两支短矛，一串弩箭，斜飞过来，仗着本领高强，所用兵器，又是一柄

铁团扇，和一柄三轮钺，最善防御暗器，虽被挡开，众声号叫纷乱之中。旁坐妻妾动作比他还快，已先离席纵起，刚把兵器取出，待要迎敌。一个正在发令怒叫，忽由对面，飞来一串弩箭，中有两支，竟由口中，透颈而过。一个又被斜刺里飞来的一口月牙弯刀钉向头上，一同翻倒，越发悲愤填胸，怒发如狂，耳听四面告急信号。射入的镖矛弩箭，仍是连片打来，空有那许多本领高强的党羽，休说应敌。急切间想要冲出，都办不到。

后面火药爆炸之声，和地震山崩一般，震耳欲聋，整座演武厅，已震塌了两处，接连摇晃不停，似要大片崩塌神气，先出去的贼党，已伤亡了十之七八。剩下三四十个，又被野人包围，转眼死伤了好几个。内一老人，和四个少年，在群贼丛中，纵横飞舞，所向无敌。不时又纵到正面，发上一些恶器，再扑回去，只将正面封住，并不往里攻进。为了当日同党太多，演武厅前半，到处摆满桌椅酒席，人多杂乱，接连发生巨变，十九胆寒，无什斗志，只见同党，伤亡翻倒，对面只是一些夷苗野人，不知怎的，竟是一个未伤。最奇怪是手下那两三千头目喽罗照着平日训练，哪一个都有一点本领，这时不知怎的，竟未前来应援。只有演武厅前，一二百个示威摆架子的，先被那一声大震吓倒，再听四面火起，告急信号越来越多，全都惊慌起来，刚往上一围，便被敌人打死了一大片。余者正在逃窜苦斗，吃那四个少年，一阵大声疾呼，只听到放下兵器，避向一旁免死，并说来人有两万之多，前后寨均被包围，非但无人来援，连演武厅直达寨门，方才排队的贼党，均被敌人截断等语，这一惊真非小可，一看同坐诸首恶，和新来的一些能手，只死了一小半，还有一二十个之多，最利害的几个，只有一人受伤，业已纵向后面，各将兵器取出，

有两个已由厅侧绕出，欲往杀敌，口中怒骂急呼，要人同去。

另外本寨原有的巨贼，尚有八九十个，内中无一弱者，心想，来敌只得二百人，自己这面不算，后寨和全体部下，就眼前合在一起，也比敌人多出一两倍，稍占上风，立可转败为胜，立可将其杀光，这等心慌作什，怒极心横，就算敌人所说，真有两万，也打定主意，与之拚命，连声大喝，带了一些凶孽恶贼，便由两旁厅侧，急匆匆绕将出去，先后也只几句话的工夫，后寨火药爆炸之声，越来越猛，火光上腾，天都映成了红色。群贼原因敌人，镖矛弩箭，利害难当，先前手捧头顶的筐篮盘架之内，全是兵器，并非真个礼物，取用不完，正面已被封闭，就能冲杀出去也难免于伤亡，先还想来者都是夷苗野猓之类，只知自己这面，杀法利害，不往里攻，专用梭镖矛弩乱打，封闭正面。侧面却空着两个大漏洞，一冲出去，凭群贼的一身本领，多么凶恶的敌人，也必不是对手。谁知敌人，早有成算，一听火药库爆炸，更知必胜，勇气大增。同时又得到符南洲业已脱险的信号，越发心定，又见贼党太多，在援兵未到以前，先就合成一个圆阵，一齐向外应敌，专一封闭正面，沉着应战，相机行事。先见群贼，纷纷伤亡，大出意料。中坐男女首恶，又被除去了几个，正在兴高彩烈，随同众人，往来杀敌。因外面还有二三十个贼党冲出，内中虽有不少负伤，本领均非寻常，又当情急拚命之际，恐众野人，为其所伤，更恐老人阿庞勇猛犯险，便和凌汉、木芸子、老人、加加六人一起，往来接应。凌木二人剑术高强，暗器利害，逃贼当着就死，转眼又去了一多半，下余十来个，已有好几个负伤甚重，虽在苦斗，决难逃走。为防正面群贼逃出，刚反扑回去，瞥见大

盗盘庚，带了两群贼党，正分两面，绕路逃出，正面已无贼踪，演武厅上，横尸满地。

野人事前奉命，不许随便前进，见贼一逃，各用镖矛，往两旁乱刀，都被群贼兵器拨开，当中隔着大量桌椅，满地狼藉。众野人正往两旁堵截，暗忖，诸位师长援兵，为何还不见来，贼党这多，同作困兽之斗，就是得胜也必不免伤亡，岂不冤枉，心方一急，盘庚当头，已同了一伙恶贼，冲杀过来。二女看出来势利害，尤其盘庚，和左右同来二贼，更是利害，手中兵器，多舞一起片寒光。众野人的梭镖矛弩，全被打得叮叮当当，乱响乱飞，一支也未上身，人还未到，先就呼呼风响，所有贼党，都似恶神凶煞一般，休说是众野人，能胜而不能败，一被近身便必难当，照此利害声势，便自己也非敌手。凌汉、木芸子又往另一面赶去。最可虑是老人阿庞，不顾命的打法，一与群贼对面动手，凶多吉少。共只姊妹两人，自顾不暇，如何兼顾他和加加。义女鸦鸦，偏又不知利害，人小胆大，一心想和去往藿蔔嘘的龙都，争比杀贼多少。仗着人小轻快，近日路上，又强着自己，教她暗器用法。恰巧木芸子，无意中得了两筒毒弩，见面时取出，说是回山以前，杀贼所得，嫌它凶毒，想要毁掉，被鸦鸦讨去，芸子也爱这两个小人，又加指点，本来又有底子，当时学会用法，刚一动手，便在人丛之中，东奔西纵，专放冷箭，为首女贼，便是被他所杀，来贼这等利害，丝毫不怕，越想越担心事，正传急令，命众野人，专发梭镖矛弩，莫与敌人对面，以退为战。双珠更是情急，一手将鸦鸦，往后一推，人往老人身前抢去，未容劝告，先是何奇父子和勾少庭师徒三人，挟了狗子，由厅旁小门抢进。看意思，似想拿狗子做押头，因见群贼利害，临时变计，想要行刺。口喝：寨主且

慢，盘贼也真狠毒手快，一见他师徒三人，忽然想起，敌人乃他引进，心中一动，又见鬓脚上，插着一朵红花，忽然醒悟，事有凑巧，勾少庭挟着狗子，正往前奔，胆大心粗，自恃带有红花标记，野人不会伤他，跑得太急。盘贼机警，虽听三人呼喊，瞥见狗子，被人夹来，兵器仍在舞动，并未停手，内中一支短矛，恰被铁闭扇打飞，朝勾少庭，激射过去，少庭闪避不及，拿狗子一挡，自无生理，何奇父子，看出不妙，忙即纵身闪避。方喝，少庭速退，为首诸贼，已朝少庭大怒扑去，同时耳听喊杀之声，马蹄奔腾震撼山野，后寨爆炸之声，本更猛烈，忽又惊天动地，一声大震，就这时机不容一瞬之际，突然人影连闪，箭一般先由斜刺里飞来两人，间伸一手，蜻蜓点水般，将少庭操起，往众人这面，斜飞过来。群贼正往前冲，连后面赶上的，共有十来个能手，最厉害的，业已发出暗器，本意就势杀死少庭泄恨，便朝野人扑去，双方相隔，也只四五丈远近，那两条人影飞过时，另外还有十来个，都是鬓戴红花，一色标记，一同急如飘风，由众人身前扑到，同声大喝，你们速退，这原是同时发生，时机不容一瞬之间。贼觉这面，眼前人影一闪，少庭被人凌空操起，纵落一旁，忿怒交加，心神已分，加上后面爆炸之声，天摇地动，四外火起，乱马奔腾，满空火烟交织，屋雨横飞，声势越来越惊人。外面和后寨，信息隔绝，报急的贼党，已不再见，估计敌人决非少数，听说多半是真，否则不会这等大胆，只管怒发如狂，心却慌乱，震声杀声，喧成一片，全未顾到别处。正想往前追扑，猛觉头上呼的一声巨响，眼前微微一黑，因正纵起，无法收势，多一半连头都未及抬，轰隆叭嚓，连声大震，紧靠寨旁的一片高崖，突然倒断了两亩方圆一片，分成三段，同时倒将下来，正压在群贼头上，连盘

贼和当头十几个首恶凶孽，全被打个筋断骨折，血肉狼藉。

野人这面，虽因立处，地方凑巧，相隔较远，未被打中，也有数人，为飞来的碎石所伤。双珠更险，不是闪避得快，连头也被打碎。尘沙未歇，寨墙上忽然立满了人，无数火枪火器，暴雨一般，照准后面群贼打去。演武厅上，立时火起，此是前寨群贼，聚众专门演武之地，地方虽大，因山而建，寨堂正侧两面，均是高崖。群贼后退无路，几次重创，是为首的差不多死去十之八九，同时又有大群壮士，带了好几百个夷苗蛮猓，分两路杀进，厅后高崖上，也布满了人，符南洲便在其内。二女正在狂喜，忽见路清和展鹏、韩云燕夫妇，均在上面壮士丛中，指挥杀贼，大群头目喽罗，业已降伏，剩下少数恶贼，尚在拚斗，不消多时，多半杀死。有的跪伏求饶，不到天明，全数停当。父女见面一谈，得知诸侠事前，早有详细准备，动手时刻早就算好。满拟和为首凶孽，还有一场恶斗，不料盘贼和诸首恶，会被崩崖坠石打死，不是严陵警觉得快，连勾少庭，也被压死。死的这伙，都是最利害的凶孽恶贼，一点没有费事，便是废命，事情顺手，时机巧合，均出预计之外。最利害的首恶一死，后寨最重要的火药库，又被炸开。路清、阿成、龙都带了戛乌古等，大队野人赶路又快，还未赶到葡萄墟，盘庚派去的贼党，已为展鹏等所杀，刚一会合，便渡过江来，提前到达，正恐来得太早，敌人看破，何奇父子见事紧急，乘着盘庚夫妇大会群贼之际，又将令箭盗出，假传密令，将全寨贼党，诱往左近山谷之中，被葡萄墟诸侠困住，通体只剩下那些列队迎宾，摆架子的小贼。何奇父子正在担心，惟恐贼党走得太多，机密泄露，准备稍有不测，便照诸侠所说，带了何进、勾少庭，先与葡萄诸人会合。不料平日人缘太好，应付巧妙，人都相信，先又引进不少内应，时

间更是短促，刚回到寨堂，窥探消息，便听少庭来报，逆酋送礼，盘贼恰命他三人，整队迎宾，本身端着架子，并不出去，竟被蒙过，心中暗喜，知道狗子，正请南洲医病，住在附近小楼之内。火药库一炸，立即赶去，将小贼擒来。南洲也就势与内应联合，后寨虽是盘贼根本重地，因其骄傲自恃，内里机关又多，只有限一些亲信防守，向来认作铁桶一般，没想到会被敌人混进，将火药库点燃，连那通往上层的总机关，全被炸碎。为首诸侠，再将平天寨贼巢根本重地占据，几面夹攻，分头杀来，共只半夜工夫，火还未熄，爆炸刚刚停止，朝阳刚起，大功便是告成。众人见面，略一商计，当时召集附近土人，分配完了田地资财，将火救灭，办理善后。只停了三日，一面分人警告，汉城官府，和附近那些峒官土豪，说明盘贼罪状，从此不许过问三镇的事，以防连累好人。一面把人合在一处，连同降人，和情愿随同入山的土人，大张旗鼓，整队过江，先往野人山黑森林，拿月儿湖白象林作根基，就着所得财货，和在当地收买的农耕樵采应用之物，一面开荒自给，一面教以读书习武，准备将来起义，驱逐外敌，光复原有河山，为已死先烈义士，报仇吐气。双珠姊妹、路清、阿成和龙都、鸦鸦这三对夫妻，不久也相继成婚，日子越过越好，美满已极。

黑森林（上、下）

Hei Shen lin

还珠楼主 著

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3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

印数：1—20,046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彻 丁炳麟 版式设计：赵耀今

高虹 那荣利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赵多良 曹雅文

ISBN 7-80507-031-8/I·17

定价：8.40元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第一套

《金瓶梅》研究丛书

首批已推出五种

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刘辉著

金瓶梅书录……胡文彬编著

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吴敢著

金瓶梅论稿……郑庆山著

金瓶梅考论……黄霖著

辽沈书社首批推出
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

黑森林	上、下	还珠楼主著
龙山四友	上、下	还珠楼主著
续鹰爪王	上、下	郑证因 著
毒砂掌		白 羽 著

武打技击　　情节跌宕
扣人心弦　　雅俗共赏

责任编辑：徐　彻　丁炳麟
　　　　　高　虹　那荣利

ISBN 7-80507-031-8/I·17
定价：3.40元